武俠世界

野火

是一部：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小說。
它是表露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它是襯托出人世間的喜、怒、哀、樂！
它是揭開人世間的眞、僞、善、惡！
它是發掘出人世間的眞理與邪魔！
是東方英先生經年構思、精心輝煌巨著。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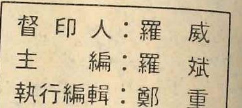
我們爲了在數期前，業已調整售價起見，對本刊內容及份量方面的研討改進，已作不遺餘力的儘量適應一般讀者所需，每期革新，去蕪存菁，增添名家巨著作品按期推出，本着我們過去悠長誠摯服務讀者宗旨，做到一份給予讀者們每週不可忘記的最佳消閑閱讀刊物。

＊＊　＊＊　＊＊

今期刊出的特別〔巨型〕大小說，是由我們巡廻式選載之東南亞名家東方英作品：〔野火〕。這是一篇超逾十萬大言而保証令你有滿足感之創作精品，該故事是以血淚、情義構成，感人肺腑，描述中，把人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表露無遺，同時，故事題材正確中肯，正邪之間的分野，有精警刻劃入微之叙述，誠屬一部不可多睹佳作……

＊＊　＊＊　＊＊

下期裡，我們推出的新作繁多，除了固定的各大長、中篇連載外，還有秦紅先生最新作品：〔還君明珠血雙流〕，顧名思義，肯定是一部哀艷俠情的巨著，相信在秦紅君筆下之流暢描述裡，定當有一番不同凡响令你拍案叫絕之感，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100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玄奘（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唐高宗麟德元年，西元五九六—六六四）

玄奘，俗姓陳氏，名褘，河南偃師人。窮研佛經，以東土諸師，宗途各異，聖典亦有隱顯，不知所從，遂發心願，往印度求經，於貞觀元年潛行出玉門關，越葱嶺、中亞而抵印度，歷盡艱險。至摩揭陀國，入那爛陀寺，以戒賢為師，學瑜伽論等，研鑽梵籍，計十七年，經遊五十餘國，攜梵本佛經六百五十七部歸國，其後譯經說法，成書七十六部，一千餘卷。創法相宗，着重心理學（唯識）及論理學（因明）之研究。為宏揚佛法大師。

程光裕敬撰
李仲篪拜書

一期完巨型俠義故事

野火

東方英·文
子成·圖



延客回家 伊人留字歸寧

四五間竹樓茅屋，依山畔水的立在一片竹林之前，茅屋左邊是幾畦菜圃，右邊是一口養魚池，茅屋前面種植了幾團花草，茅屋四週圍了一圈人高不到的竹籬，竹籬上爬滿了青翠欲滴的長春籐。

魚池岸邊，排了幾株垂楊，垂楊下散置着五六座石墩。

石墩上正坐着一位青色衣衫的樸實少婦，她正一心一意的注視着水面上的浮標，希望釣上幾尾大魚，招待即將來到的佳客貴賓。

一陣脚步聲從門外傳來，驚動了那少婦，那少婦放下手中釣竿，旋轉身形，人已奔了出去，同時，口中還笑哈哈的呼喚，道：「大哥，你接到了貴賓麼？……」

她身形奇快，呼聲出口後巳看清來人並不是她心目中的大哥，而是一個背上揹着一個包袱，鬍子業巳花白的半百老人，她話聲一歛，柳眉輕挑，頓時隱隱升起了些許薄怒。

那半百老人，迎目望見那少婦，巳先抱起雙拳一禮，道：「請問一聲，夫人可是姓林？」

那少婦先是一怔道：「你…你……」接着「哦」的一聲，大喜叫道：「啊！你不就是郭大叔叔嗎？」

郭大叔郭子青是她娘家的總管，幾年不見，幾乎不認識了。

郭子青老臉生輝，上下打量了那少婦幾眼，打着顫聲道：「姑娘！姑娘！你眞是香香姑娘！」

原來這位少婦就是林香香，早年人見人怕的花蝴蝶林香香，想不到現在巳經變成了一位賢妻良母。

林香香嫣然一笑，道：「郭大叔，人總有長大的一天，你說是不是？」

郭子青笑道：「你眞是長大了，老夫人看到了……」臉上的笑容突然一歛，換上了無比焦慮的神色，用一聲長嘆，打住了未完的語意。

林香香心神一震，急口道：「我娘怎樣了？」

郭子青黯然道：「老夫人只怕看不到姑娘了。」

林香香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這些日子來，她眞忘了遠隔千里外的老娘，這時聽了郭子青的話，心中說不出的內愧，同時，也强烈的產生了慕孺之念，囁嚅的道：「是的，我該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

郭子青冷冷的說道：「要回去就要快啊！」

林香香聽出郭子青的語氣不對了，怔了一怔，愕然道：「郭大叔，你不遠千里遙遙而來，可是……。」

郭子青臉色一緩，嘆聲道：「老夫人危在旦夕，心中掛念姑娘，所以子青日夜趕來請姑娘回去與老夫人見最後一面。」

林香香神色大變道：「她老人家生了什麼重病？」

郭子青答非所問 道：「老夫人命在頃刻，急如星火，請姑娘立刻啓程。」

林香香心急情切，腦中紛亂如麻，失了主意，當下一點頭道：「好！我們這就去！」

說着，連屋都不回，就向外面走去，走了兩三步，腦中才冷靜下來，身形一停道：「我現在還不能走，家裏馬上就有客人來，而且，無我也不在家。」

郭子青點頭道：「姑娘說的是，不過子青却要爭取時間，急着回去向夫人復命，那麼子青告辭了，請姑娘隨後趕來，莫叫老夫人失望。」匆匆一禮，回身走了出去。

郭子青沒有勸說林香香什麼，却用行動表示了他的意思，當然，他所表示的意思非常明顯——不滿。

林香香心裏急得要命，在郭子青刺激之下，也就顧不得丈夫和客人了，當下急口叫道：「郭大叔，等一等，待我留幾句話給無我，隨你立刻就走。」

郭子青停身止步，道：「姑娘巳是有家室的人，急也不在這片刻之間，等姑爺回來後再走也不遲。」

林香香也顧不得請郭子青入屋去休息，一面急步向屋內走去，一面回話道：「不要緊，留句話給無我就行了。」

她走進屋內，迫不及待的就用指力在桌上寫道：「家母病急垂危，方寸巳亂，先歸，請速來！」

她回身奔出屋外，匆匆的和郭子青走了。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左右，鐵血行者任無我陪着董春暉一路笑談而來。

董春暉就是從前的「修羅三妖」張不棄，如今他已復姓歸宗，用父親金槍大俠董天成留下來的名字改稱董春暉。

他們離茅屋還有很遠，便聽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吼大嚷的叫道：「香香，貴客來了，還不快來迎接！」

董春暉笑道：「大哥，你胡嚷什麼？大嫂說不定還恨着我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道：「他從沒有恨過你，尤其聽說她舅舅是自絕死的，她不但不恨你，而且，還非常佩服你的胸襟偉大，光明坦蕩。」

董春暉嘴角泛起一絲苦笑道：「大哥，有一件秘密，小弟最好現在告訴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隨口問道：「什麼秘密？」

董春暉道：「其實林童就是大嫂的親生父親！」

鐵血行者任無我面色一肅，搖手道：「你可絕不能向她說明。」

董春暉道：「小弟怎會向大嫂提說此事，只是小弟不能欺瞞大哥。」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嘆一聲，道：「多謝你這番心意，這件秘密只有留待她老了以後，再告訴她了。」

董春暉道：「有時候善意的謊言是必要的，最好能不告訴她，就讓她永遠不知道的好，也讓她對自己的身世有個美好的回憶。」

鐵血行者任無我沒有再說什麼，搶先急行兩步，他又叫開了，道：「香妹！香妹……」

一點動靜都沒有，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鐵血行者任無我警覺的停止了呼叫，向董春暉打了一個手式，身形疾射而起，向屋內衝去。

董春暉心領神會，閃身貼在屋外左側，全神應變。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屋內呼聲道：「暉弟，你大嫂回娘家去了。」

董春暉心中被人打了一拳似的道：「大嫂不是有意避開我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大笑，道：「你大嫂母親病危，所以，她聞訊趕回去了，怎麼是避開你。」

董春暉走進屋內，看到了桌上的指力留字，皺了一皺雙眉道：「事情發生得眞巧。」

鐵血行者任無我楞了一楞，點頭道：「天大的事情，也不該這樣急如星火。」

董春暉道：「小弟陪你趕到她家中看看如何？」

鐵血行者任無我歉然道：「兄弟，這次太對不起你了。」

董春暉笑道：「知道了你的住處，還怕將來吃不到你，走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雖然有了家，還是不改江湖人的性格，一拍大腿，道：「走！」連大門都不關的，就和董春暉走了。

千多里地，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董春暉不多幾天就趕到了地頭。

林香香的家遠在安徽丹陽城外，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莊院，鐵血行者任無我這還是第一次上岳家的門，當他報出自己姓名時，立時轟動了全莊上下。

老夫人傳命在花廳接見他，當時，就把他愣住了，老夫人沒有病，香香難道眞

的不顧和董春暉見面？

他不敢帶董春暉一同進去，先留董春暉在外廳休息，他獨自去見老夫人。

老夫人很慈祥，身體也健朗得很，鐵血行者任無我以子婿的禮拜見老夫人之後，老夫人笑着問他道：「無我，香兒爲什麼不和你一同回來看看老娘？」

事情再明顯不過，林香香根本就沒有回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不免大吃了一驚，重複的問道：「香妹她沒有回來？」

老夫人一怔道：「你是說香兒先你動身回來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香妹留書先去，小婿是隨後趕來的……也許小婿趕得快，趕到她前面了。」

老夫人一笑道：「你們吵架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有，香妹是說你老人家病了……看來其中只怕有些不妥。」

老夫人愕然道：「她留書說我病了……」接着環顧左右道：「你們可知有誰傳過這種訊息給姑娘？」

陪老夫人接見鐵血行者任無我是四個貼身丫環和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老夫人沒有要鐵血行者任無我拜見那中年婦人，鐵血行者任無我無法知道那中年婦人的身份。

這時，那中年婦人起座欠身道：「沒有人傳任何訊息給姑娘。」

夫人神色一凝道：「香兒不會隨便信人的話，一定有使他相信的理由，春梅，你看有什麼理由使她盲目相信？」

那中年婦人名字叫春梅，憑鐵血行者任無我的頭腦，不難知道她是什麼身份了，她一定是老夫人的心腹老侍女，熬到今天，在老夫人面前有了座位。

果然，老夫人提到春梅，必想起了女婿還不認識春梅，當下馬上又指着春梅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春梅是老身老年的閻件，賢婿就叫她春姨吧！」

老夫人這樣介紹春梅，只感動得春梅連忙起身搖手道：「不可！不可！姑爺，你就叫老婢春梅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面行禮，一面道：「春姨替香妹侍奉娘，禮當受此稱呼，請受小侄一禮。」

春梅慌得還禮不迭，心中對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尊敬她，又受用又感動。

禮貌過後，春梅沉思了片刻道：「夫人不是江湖人物，平日也沒有什麼信物，要得香姑娘信任，除非是香姑娘熟知的人親口傳訊，不然，香姑娘她是不會隨便受騙……。」

老夫人點頭道：「你的話很有理，你去查一查，這幾天有什麼人離莊他去？」

春梅不加思索地搖頭，道：「我們莊子裏，這幾年來只有三十八個人了，近來忙，沒有一個人離莊他去。」

這是一個精明的女人，治家的好手，不但回答了老夫人的問話，同時，也向鐵血行者任無我說明了莊中的情形。

老夫人又說道：「香兒怎會這樣糊塗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動了一動，道：「這兩年來，香妹並不知道家中人事異動，如果有離去的老人，去向香妹行騙，香妹就難免要中計受騙了。」

老夫人點頭道：「賢婿想得週到，春梅，你看那些人能說得動香兒？」

春梅思索了半天，道：「去年離莊歸里的共有十一個老人，如說眞正能說動香姑娘的，大約只有前總管郭子青，採購吳天德和馬房許勝三三個人。」

老夫人對春梅的話是言聽計從，當下一點頭，道：「不錯，這三個人都和香兒很好，如果他們去騙說香兒，沒有騙不動的，快派人去找他們三個人回來……。」

春梅道：「夫人，他們三個人離這裏都不近啦！如果眞是他們騙了香姑娘，只怕也不會再聽夫人的召喚了。」

老夫人怔了一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人在人情在，過些日子，我們索性把其他的人也散了算了。」

春梅曉得這是老夫人的感慨之詞，無需答腔，只陪着嘆了一口氣，便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姑爺，事不宜遲，我這裏有他們三個人的住址，麻煩你去找找他們，查個水落石出。」

話聲微微一頓，不待鐵血行者任無我說話，接着又解釋道：「近二年來，家中人口減少了不少，留下來的都是普通人手，也沒有能眞正辦要事的人了，所以，姑爺親自去查最可靠。」

鐵血行者任無我情急的站起身子道：「梅姨說的是，小侄這就去找他們三個人去……。」

老夫人搖手道：「急也不在這一時三刻，休息一晚，明天再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小婿現在片刻不安，還是早去早好。」

春梅含笑道：「姑爺心急，夫人就讓他去了吧。」

老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娘沒有好好欵待你，心裏不安得很。」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以後日子長啦！小婿和香妹還要好好的來孝敬你老人家啦！」

一個孤獨的老太太，境遇是非常可憐的，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看不過去，要担起這副担子來。

春梅一面將寫好的地址交給鐵血行者任無我，一面接話道：「姑爺能搬回來同住，那是最好不過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鐵定地道：「小婿一定要奉養你老人家！」

老夫人含笑撇開話題道：「和你同來的那位朋友是誰？」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董春暉，是小婿和香妹最好的朋友，有他插手，香妹的事，你老人家儘可放心。」

老夫人點點頭道：「董春暉，老身知道他，老身也不和他見面了，你替老身致意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想不到老夫人知道董春暉的爲人，當然也知道董春暉就是逼死林童的人，當時，一陣尷尬，不知如何分說才好。

老夫人對董春暉顯然並無太深的記恨，只悽然的笑了一笑，道：「孩子，你既然要去，那就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辭別老夫人出來，和董春暉離了林府，當天又趕了五十多里地，才落店住下。

他們兩人計議了一下，決定分頭進行，鐵血行者任無我前去找許勝三，董春暉去找吳天德，然後，齊會於郭子青家中再定行止。

鐵血行者任無我是找人的大行家，何況有明確的地址，可說一直就到了許勝三家中。

許勝三開了一家車行，連同出租騾馬，生意非常興旺，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不但近幾天沒有離開過家，就半年來都沒有走開半步，完全沒有嫌疑。

鐵血行者任無我馬不停蹄的向郭子青家中奔去，當他看到郭子青後，先自洩了一半氣，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董春暉的身上了。

原來，郭子青回家不久，就生了一場大病，右腿抽筋，瘸了一條腿，走路都不方便，自然，無法去騙香香。

郭子青雖然沒有見過鐵血行者任無我，却早已知道鐵血行者任無我娶了林香香，因此，對鐵血行者任無我接待得非常熱誠。

第二天，董春暉接踵而到，吳天德更是沒有絲毫可能，因爲，他早在一年前就離開了人世，死人自然不能復活去騙林香香。

郭子青對董春暉和對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一樣，他對董春暉打從心底就有着無法抑制的惶悚和恐懼、不安的態度，把這種心理完全表露出來了。

董春暉乘間安慰郭子青，道：「郭大俠．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算了，誰也不用再放在心上，人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有清清白白的環境，我的過去，你不會不知道，前些時候，我解散了天人帮，並沒有爲難任何人，連歪鼻子林正我都給了他退隱的機會，由此你當瞭解我爲人作事的原則……。」

正當董春暉　得郭子青連連點頭，寬心大放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人，向郭子青耳邊說了些話……。

只見郭子青臉色立時大變，顧不得有人在旁，撲地拜倒在地，哀求道：「董大俠，小老兒眞的洗心革面，　過向善了，請你饒了小老兒全家大小吧。」

董春暉大吃一驚，拉起郭子青說道：「這話從何說起，你一定是聽了什麼謠言了。」

目光轉動，落到了剛才跑來向郭子青耳邊說話的那人臉上。

那人但覺一股寒氣從脚底升起，直透腦門，不由自已的打了一個冷顫，雙膝一軟，跪了下去，也哀告道：「請大俠饒命，小的不是造謠生事的人，實在是傳言太眞實了，不由得小的不告訴郭大爺。」

董春暉雙眉一蹙，道：「什麼傳言，請你照實說來。」

那人跪在地上，也不敢站起來，結結巴巴的道：「大家都說，許勝三和吳天德兩家全家大小都被兩位大俠殺得鷄犬不留，請大俠饒命，小的……小的……。」

董春暉與鐵血行者任無我齊皆猛震，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瞪目張口，半天說不出話來。

最後，還是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一嘆道：「郭大叔，我任某人可是有一句說一句，說一句算一句，你放心，我們不會動你全家半根毫毛。」

接着，轉頭向董春暉使了一個眼色，道：「兄弟，咱們走吧！」邁開大步，就走出去了。

董春暉心中一動，恍然而悟，忖道：「這時他們先入爲主，縱是說乾了口，也難消除他們心中之疑，大哥這種應付方法倒是不錯。」笑了一笑，隨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後走出了郭家。

他們兩人一口氣走出四五十里地，找了一處隱密的地方，停了下來，鐵血行者任無我首先發話道：「兄弟，這件事情不簡單了。」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準是衝着小弟我來的，哼！我眞後悔，一念之仁，反而給大哥招來這場無妄之災。」

鐵血行者任無我說道：「眞象未明，不要妄下斷語，咱們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回去看個究竟，如果人家眞要嫁禍我們，今晚他們少不得會用同樣手段對付郭家的。」

董春暉點頭道：「小弟與大哥齊有同感。」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咱們先找點吃的東西，然後，調息一下，我倒要看看他們有多大的氣候。」

夜幕低垂之後，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董春暉放腿疾馳，初更未起之前，他們已隱身在郭家的屋簷一隅了。

他估計得一點不錯，二更時分，對面屋脊上先出現了三條黑影。

好大的胆子，那三人落地後，居然朗聲叫道：「郭子青，你出來領死！」

他們胆子雖大，可惜臉上用了面巾，顯見顧忌很多。

郭子青好像也有先見之明，聞聲之下，便空着雙手從屋內走了出來，他似乎沒絲毫反抗的意願，雙膝一軟便跪在地上，哀求道：「子青死有應得，自願束手就死，但求手下留情，饒過子青家小人等，子青死後有知，也感激你們的大德。」

鐵血行者任無我生怕那三人出手就傷了郭子青，枉死無辜，好在他們三人已經現身，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當下示意董春暉暫時隱身不動，自己却發出一陣哈哈朗笑，道：「朋友，寃有頭，債有主，任某人親自在此，犯不着轉禍他人了。」

他聲到人到，話聲未了，已伸手一把拉起郭子青，輕輕一送，送回屋內。

那三個蒙面人大出意外的楞了一下，當時沒有答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劍眉高挑，虎目之中，精光暴射，冷笑一聲，接着又道：「朋友，該不會不認識我任某人吧？」

其中一人一挺胸道：「認識你任無我又怎樣，老子們敢惹你，就不會把你放在心上。」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頭道：「好！好！三位既然不在乎我任某人，就請三位把臉上那勞什子取下來，也讓我任某人，見見你們的廬山眞面目。」

那爲首的人冷笑一聲，道：「你有本事，你就自己來取……。」

話聲未了，只見鐵血行者任無我人影已動，眞是快得像閃電一樣，那人但覺微風一動，臉上已是一涼，而鐵血行者任無我已經回到原處，但是手中却多了一塊黑布。

那人臉色急變，全身都發起抖來。

要知，鐵血行者任無我自得一聲雷傳授之後，用功至勤，功力大增，尤其他鑒於自己身材魁偉，小巧工夫吃虧太多，於是對一聲雷所傳的一種「六九」步法，特別下了一番工夫，練得出神入化，所以，一出手就把對方面巾取下。

同時，也一舉之下震住了那三人，不知鐵血行者任無我有多大的本事。

鐵血行者任無我原就不是無名小卒，這一手到拿來，更顯出他的威風，不由對方不胆戰心驚。

鐵血行者任無我借勢使威，伸手一指另外二人道：「兩位是自己動手取下臉上幪面巾呢？還是要本人代勞？」

那二個人顯然也失去了鬥志，聞言之下，各自將幪面巾取了下來。

那三個人年紀都在四十左右五十不到，看他們太陽穴鼓得老高，顯然都不是普通庸手，只可惜相當怕死，被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招就震住了。

這時，被送回屋內的郭子青也支着腿，回到了門邊，忽然大叫一聲，道：「任姑爺，子青認識當中爲首那人，他叫血手杜五……。」

話聲未了，董春暉已飄身而下，望着血手杜五冷笑一聲道：「杜五，你可還認得本人？」

董春暉當過天人帮的帮主，歪鼻子林正都被他逼得收山退隱，其名頭之大，懾人之威，比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知大上多少倍，尤其，董春暉自己就是有名的殺手，比血手杜五他們高明得多。

血手杜五見了董春暉當下就打了一個冷噤，連最後掙扎的意志都消失了，肅然垂手道：「杜五見過帮主。」

董春暉峻聲喝道：「誰是什麼帮主，小心你的舌頭。」

血手杜五連忙改口道：「是，杜五見過董大俠。」

董春暉冷冷的道：「杜五，你也和本人混過幾天，可還記得本人臨別贈言。」

血手杜五道：「杜五記得。」

董春暉道：「本人說的是什麼話？你說來聽聽。」

常言道：「惡人只怕惡人磨」，血手杜五雖然名頭沒有「修羅三妖」大，在職業殺手羣中，也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可是，這時他就是發不出兇威來，乖乖的答道：「大俠曾說『天地間最骯髒的錢，就是滿手血腥替人殺人賺來的錢，天地間最可憐的人，就是見了錢就把命賣給別人的人。』杜五沒有忘記大俠的話……。」

董春暉冷笑一聲截口道：「這次作爲，就是你對我的答覆！」

杜五悚然一震，道：「大俠，我們這次可不是爲的錢。」

董春暉道：「那是爲了什麼？」

血手杜五道：「朋友的義氣。」

董春暉打了一個哈哈，大笑道：「你們也懂得義氣兩字？」

血手杜五道：「這都是你大俠當年的教導。」

董春暉想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不由得楞了一楞，啞然笑道：「好一個朋友義氣，可是你們對我董某人，就太不講朋友義氣了。」

血手杜五道：「杜五實不知此事與董大俠有關，要早知道，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犯大俠你的虎威。」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們隨在我們身後，一路狂殺而來，會不知道此事與董某人有關……。」

血手杜五急口道：「大俠有所不知，我們這次行動，只管殺人，該什麼時候殺人，殺什麼人，都另外有人安排，不到動手的時候，事先什麼都不用費心，也都一無所知。」

董春暉雙眉一皺道：「此話當眞？」

血手杜五道：「杜五眞的不敢欺騙大俠。」

董春暉面色一冷，道：「這樣說來，你們是越活越回去了，替人殺了人，還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事，簡直叫人太笑話了。」

血手杜五被說得面色一紅，囁嚅地道：「我們也不是全無所知，至少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帮什麼人的忙。」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插口道：「你們是受了誰的利用？」

這種話，董春暉絕不會問，因爲他最知道他們這一行的行規，絕不會將幕後人說出來的，可是，杜五的答話，居然大出董春暉意料之外。

只見血手杜五不加猶豫地便道：「令正夫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張大了眼睛，大叫一聲，道：「什麼？你是說『花蝴蝶』林香香？」不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董春暉也同樣的大感意外，現出一面驚訝之色。

血手杜五道：「在下曾經親受林姑娘面托，絕錯不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可知被你所殺那些人與林香香的關係？」

血手杜五道：「不大淸楚。」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們是什麼時候見到林姑娘的？」

血手杜五默默的計算了一遍，道：「那是半個月以前的事了。」

半個月以前，林香香還和鐵血行者任無我斷守在一起，杜五口中的林香香，自然不是林香香本人，而有人冒充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杜五，你這就不實在了，林香香十天前還和在下在一起，如何能在半月之前見到你，朋友……。」

血手杜五接口道：「杜五說的全是實話，如果事實不實的話，問題就在林姑娘身上了。」

董春暉道：「你們見到了一個假冒的林姑娘！」

血手杜五頓足說道：「那麼我們上當了。」

董春暉道：「許勝三、吳天德兩家人口，總數在三十口以上，他們不能白死，杜五，你說該怎樣辦？」

血手杜五長嘆一聲，道：「殺人償命

，但憑董大俠處置。」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你們殺了三四十個人，就想一死了之麼？」

血手杜五可知道董春暉的厲害，當下臉色慘變道：「董大俠，我們原是上了人家的當……。」

忽然，暗影中有人截口道：「其實林姑娘並沒有欺騙你們，因爲你們所見的，是眞眞實實的林姑娘。」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朋友，你終於忍不住現身出來了。」

一點驚訝的意味都沒有，因爲他早已發現了暗中有人。

暗中說話那人，緩步走了出來，是一個四十左右的讀書人，他當然不是眞的讀書人，只不過打扮得和讀書人一樣。

董春暉眞不認識這個胆大包天的人，方待問話時，鐵血行者任無我已先冷笑一聲，道：「百面書生，咱們又見面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雙手抱拳，呵呵笑道：「故人別來無恙。」

鐵血行者任無我「哼！」了一聲，道：「咱們够不上朋友，不必客氣。」

百面書生魏無常碰了一個釘子，不以爲意的轉向董春暉雙手一抱拳，道：「兄台想必是近年來名動江湖的董春暉董大俠了，在下百面書生魏無常，有幸識荊，還望多多賜教。」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久仰！久仰。」

鐵血行者任無我對百面書生魏無常其人印象壞到了極點，非常不客氣地道：「魏無常，你這次可別想幸免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嘻嘻地道：「任大俠，在下既不是血洗許吳兩家的殺人兇手，又不是幕後主持人，大俠憑什麼爲難在下？有請明教。」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聽你剛才說話的語氣縱然不是主謀之人，也必是同謀共犯，就憑這一點，本人就可以向你討回公道。」

百面書生魏無常哈哈大笑道：「任大俠說得有理，看來在下這次是百口莫辯了，只是在下也有一句話請問任大俠，不知任大俠何以自處？」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冷笑着，沒有答理他。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接着又道：「林姑娘是我們的頭兒，也是負全部責任的人，我們替她辦事的人，固然帮兇有罪，但林姑娘與大俠乃是連理夫妻，禍福與共的終生伴侶，若說林姑娘有罪，不知你任大俠又當何罪？」

鐵血行者任無我被他一頓歪理，說得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心裏生氣，氣得鬚髮皆張，却一籌莫展。

董春暉也看出這位百面書生不是好惹的人物，尤其他那張嘴巴，自忖，自己也對付不了，當下面色一板，道：「這裏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你要再耍嘴皮子，本人就要先撕下你的嘴皮子了。」

他邊說，邊移動身形，直向百面書生魏無常逼去。

在某些地方說，董春暉是不大顧忌別人的觀感的，因此，他比鐵血行者任無我更難惹，更可怕。

百面書生魏無常就怕蠻幹不講理的人，見董春暉虎虎生威的逼來，當時臉色就變了，變得又青又白，一面搖手，一面向後退着，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下有話奉告。」

董春暉忍俊不禁，笑道：「有話就快說。」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兩位是不是想找林姑娘？」

董春暉道：「正是，她在那裏？」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她行踪無定，在下說不上來。」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又要嘴皮子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急了道：「不，不，在下說的是實話。」

董春暉道：「你一問三不知，算是什麼來使。」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在下帶來信物一件，請任大俠一看，便可證明在下所言不假。」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支玉釵，交給鐵血行者任無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了一點頭，虎目中的淚水已是泉湧般流了下來。

百面書生魏無常面色一正，道：「半月之後，持此玉釵，前往岳陽樓，自有人領引大俠前往會見林姑娘，但，請記住，只限大俠獨自一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精神一振，道：「好，在下準時必到。」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至於許吳兩家被殺之事，自有林姑娘向大俠承担，請大俠先放血手杜五等三人離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了董春暉一眼，董春暉一點頭道：「冤有頭，債有主，只要有人出面，你帶他們走就是。」

百面書生魏無常轉頭向血手杜五他們三人一揮手道：「你們沒事了，走吧！」

誰料，血手杜五一搖頭道：「我們不走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一怔，道：「你們瘋了，還不快滾！」

血手杜五回顧另外兩人道：「兩位兄弟，請自己作主吧！」

那兩人齊口同聲道：「我們皆爲杜老大馬首是瞻。」

血手杜五一點頭，道：「難爲兩位兄弟不棄，我杜五多謝了。」

忽然，大步向前，直到董春暉面前，雙拳一抱，道：「杜五一生殺人無數，從來沒有眨過眼皮，更沒有在心中留下絲毫歉咎，但，這次血洗許吳二家，我杜五不但深自悔懊，同時也覺得窩囊到了極點，我杜五自知罪有應得，不想再逃避了，願接受大俠任何處分。」

百面書生魏無常氣得失去了表面上的斯文，粗魯的大罵道：「杜五，你這狗東西，不講江湖道義，我總有一天，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血手杜五反唇罵道：「魏無常你們玩弄『江湖道義。』四個字，總有一天要自吃惡果，要不是董大俠在此，老子現在就宰了你。」

董春暉臉色一温，道：「杜兄，請退向一邊去，不必和他鬥口。」

血手杜五一揮手，帶着他同來的二個

同伴，退到董春暉他們一邊。

董春暉俊目一射，盯着百面書生魏無常，冷峭的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百面書生魏無常神色大震地道：「你要怎的？」他以爲董春暉要向他下毒手，能不嚇得全身發顫。

董春暉哂然道：「你放心，我沒有忘記『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風範，可是，我也不能沒了自己威風，照例似乎，也該給你稍示警惕……。」

一語未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大叫道：「董大俠，你是成名人物，名動當今，不能這樣沒有風度，叫天下英雄笑話……」

董春暉笑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壞我自爲之，你如果還想多活兩天，閉着你的嘴巴快滾吧！」

他說話中，也不見他如何動手，只見從他袖中飛出一道白光，一閃而逝，當他把話說完，百面書生魏無常才覺出自己的右耳有點不對勁，伸手一摸，摸了滿手血污，他這才感覺到耳痛穿心，大叫一聲，飛也似的逃之夭夭了。

大家回到郭子青屋內，血手杜五不安的再次向董春暉請求處置，董春暉面色一正，道：「照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管你有多大的理由，你都要負起這份責任來，可是，我不是許吳兩家的親屬，無權寬恕你們，但，我更不是執法官吏，因此，也無權來制裁你們，我只能够告訴你們，你們和我一樣，是一個負債纍纍的人。」

血手杜五似懂非懂的道：「我們怎樣辦呢？」

董春暉音節鏘然地道：「還，慢慢的還，用我們的心，用我們的血，一點一滴，慢慢的還。」

血手杜五恍然而悟道：「對，這也叫『血債血還』，只是用我們自己的鮮血吧了。」

董春暉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別，我們欠了債就不逃避，雖不能死得重於泰山，但也不能死得輕於鴻毛，至少要死得心安理得，無負死在我們手中的無數寃魂債主。」

血手杜五點頭道：「多謝指教，杜五立志追隨大俠，洗淸自己滿手的血腥。」

董春暉笑道：「追隨之說不敢承當，今後我們互策互勵，共慰共勉好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難得杜兄如此明智，在下爲剛才的不禮貌致歉。」

杜五連連揖讓道：「不敢，不敢，杜某自取其辱。」

鐵血行者任無我朗笑一聲，道：「彼此，彼此，今天任某人高興極了，郭兄，你也得請大家喝兩杯了。」

郭子青應聲道：「子青已準備好了，請姑爺代表子青請客。」

席間，話題少不得還是集中在林香香的身上。董春暉眉峯不展地道：「任大哥，大嫂近來有沒有什麼異狀。」

鐵血行者任無我信心十足地道：「兄弟，不要胡思亂想，百面書生魏無常口中的香香，定然是假的。」

董春暉道：「事情萬一……。」

鐵血行者任無我截口道：「什麼『萬一』」

董春暉道：「萬一出現了『李代桃僵』之事。」

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讓董春暉把話說完，哈哈一笑道：「兄弟，你看大哥是這樣糊塗的人麼？……而且，你大嫂也不是那種人。」

董春暉點頭道：「大哥說的是，顯然是小弟多慮了，岳陽之會爲期不遠，不知大哥有何吩咐？」對方只約鐵血行者任無我獨自一人前往，董春暉必需有此一問。

鐵血行者任無我沉思了半天，長嘆了一口氣道：「兄弟，這件事情仔細想來，只怕不是表面上那樣簡單，暗中少不得還要兄弟你相助支援！」

董春暉道：「小弟等你的吩咐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咱們在這裏就分手，然後，我明你暗，和他們周旋，你看如何？」

董春暉點頭道：「正合小弟之意。」

單刀赴會　却見眞假嬌妻

董春暉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分手之後，血手杜五和他的二個助手胡龍褚豹，就留在董春暉身前。

後來，血手杜五又和董春暉計議了一番，決定血手杜五他們三人索性明來明往試探對方的反應，而由董春暉暗中接應。

血手杜五等三人明目張胆的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表明了態度，又明目張胆的照他們所知道的綫索追查，照說，必然會遭到無情的殺戮，可是，對方居然相應不理，沒有找他們的麻煩。

自然，血手杜五他們追尋的綫索，也處處中斷，得不到收穫。

對方如此沉得住氣，更顯出他們不是容易對付的對手，董春暉心中像是抱了塊石頭，沉緬緬的。

十五天的日子過得飛快，鐵血行者任無我如期上了岳陽樓，在茶座叫了一壺茶，憑欄遠眺，等待起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來得很早，嚐盡了等人的滋味，把他煎熬得七竅生烟，幾乎難以抑制心頭怒火的時候，才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半大丫頭出現在他面前，打量了他半天，才問道：「大個子，你是不是叫任無我？」

有人出現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心氣已經平伏了一半，對那半大丫頭的言語無禮，也不放在心上，點頭一笑道：「不錯，我就是任無我。」

那半大丫頭嫣然一笑道：「那你是小紅的姑爺了。」接着態度一變，欠身行了一禮。

鐵血行者任無我頗有啼笑皆非之感，站起身道：「我們走吧。」

這時，晚霞也將沉落，湖面上輕輕的拉上了一片霧氣，坐上小艇，駛入湖心，回首再望岳陽樓，已是一片濛瀧，看不淸眞面目。

湖面越來越黑了，槳葉打着水面，小艇走得又輕又快，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心潮隨着湖面水波，一起一落，忽然，耳際響起一聲：「到了，姑爺請上畫舫。」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驚收神，才知道小艇已經靠在一艘華麗的畫舫旁邊了。

畫舫上燈火通明，但却靜悄悄的沒有喧嘩之聲。

艙中靜悄悄的等着他的，正是不辭而別，分手不久的愛妻林香香，迎着他的目光是喜悅中稍微帶了些幽怨。

鐵血行者任無我熱血沸騰，他幾乎忍不住要撲向林香香，以解近月來的相思之苦。

但，他到底不是常人，終於化熱情爲平淡，輕輕的道：「你一向可好？」

林香香却沒有鐵血行者任無我他那份冷靜，大叫一聲：「大哥。」人便撲到他懷裏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眞僞莫辨之情況下，心慮有詐，暗中移宮過穴，作了萬全的準備。

詎料，林香香並沒有暗算他，可見這位林香香眞是他的愛妻了。

他撫慰着愛妻，拉她併肩坐在一條錦墩上，嘆息一聲，道：「香妹，這次可苦了你了，他們沒有虐待你吧？」

林香香紅着一雙秀目道：「還好，他們沒有爲難我，只是無法和你連絡，心裏急得很，你是怎樣找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爲了想愉快林香香的心情，忽然笑着道：「還不是你接我來的麼？」

林香香楞了一楞，點頭道：「這樣看來，他眞是沒有惡意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是誰？」

林香香道：「大哥，你看過兩個音容面貌完全相同的人沒有？」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已知林香香要說什麼話了，但他不願打斷林香香的興頭，順着她的口氣，道：「沒有。」

林香香道：「這裏就有一個和小妹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現在我們已經結成姊妹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眞的麼，那就請你請她出來，讓我開開眼界。」

林香香笑着站了起來，點着頭道：「好，不過……」忽然，又低了頭來，似乎有話要告訴他……

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不再懷疑林香香，可是世事就這樣叫人不可捉摸，他已經認爲無可懷疑的事，居然出了意外，正當他仰起頭，欲待站起時，林香香忽然伸出一雙玉手搭在他肩頭上。

這也是很平常的舉動，而令人有着情意綿綿的幽思。

可是，林香香雙手搭上鐵血行者任無我肩頭上後，鐵血行者任無我便已發覺情形不對，心中一動，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抗時，兩根鋼針已深深的刺入他肩井穴內。

那不但是兩根鋼針，而且還是淬毒鋼針，毒性又奇快無比，任你任無我的本事通天，除了自嘆霉氣之外，也只有聽天由命。

林香香雙手搭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肩井穴上的雙手，並未因暗算得手而收回去，反而更深情欵欵的媚笑，道：「大哥，你不會怪我吧，我也是不得已啊。」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口氣，道：「女人心，海樣深，我……唉……。」

林香香「噗哧！」一笑，道：「任大俠，你眞是至死都是糊塗虫，再看看本姑娘可眞是你的香香。」

不必再看，聽她的語氣，她已自己承認她不是林香香了，可是，鐵血行者任無我還是忍不住再向她臉上望去。

不論從什麼角度衡量，她實在就是林香香，無法找得出她不是林香香的不同之處。

鐵血行者任無我慘然笑道：「你燒成灰之後，還是林香香，只有一點，我眞想不到……。」

「那一點？」

「你的心變得比湖上的風雲還快。」

林香香樂得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接着也哈哈一笑截口道：「我看出來了，你畢竟還有破綻。」

那林香香笑聲一收，問道：「什麼破綻？」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香香縱是開懷大笑，也沒你這股的與生俱來的野氣。」

那林香香收回雙手，訕訕的道：「這只是百密一疏吧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笑，道：「只要你不是眞的香香，我就是被你暗算，心裏也好過多了。」

那假林香香不發一言的轉身走了出去，過了不久，又進來了一位林香香，這位林香香雖然和前一位穿着一樣，但却比前一位清瘦多了，臉上罩着一層非常明顯的憂思。

這不是能够快樂的時候，就從她臉上的憂慮神情看來，她必然是眞林香香無疑了。

林香香看到鐵血行者任無我之後的眼神，更是黯然了，她輕輕的叫了一聲：「大哥，這都是我連累了你……」便低聲悲泣起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中暗算，不但提不起勁道來，就是想站起來都無能爲力，只好輕輕的拍了一下身旁的錦墩，道：「香妹，你坐下來。」

林香香挨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身旁，輕聲問道：「大哥，你是怎樣看出她破綻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有，我是唬出來的，想不到她居然經不起攷驗，自己先自承認了。」

林香香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你眞壞。」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聲，道：「你要不是清瘦了許多，我想再見到你們時，實在分別不出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你們長得這樣相像，是不是一母雙生的姊妹？」

林香香道：「我也不大清楚，就我個人的瞭解，我是獨生女兒，並沒有什麼姊妹……但……唉，我也糊塗了。」

鐵者行者任無我暗暗忖道：「狡兔三窟，林童暗中也許有很多的家，她能把自己的父親當作舅舅，自然更不知道林童的眞實生活……」

林香香望着鐵血行者任無我發楞的神態，推了他一下，道：「大哥，你在想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收回神思，道：「我在想，你父親也許另外還有一個家。」

林香香點點頭道：「我也這樣懷疑過，可是，找不出事實也只有懷疑吧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林香香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她一直就把我的姓名當姓名。」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對我們有什麼目的？」

林香香道：「她一直沒有透露半點口風。」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一動，忽然道：「香妹，她一定沒有安着好心，爲了防她一點，我們得有個計較了。」

林香香道：「什麼計較？」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聲在林香香耳邊說了一些話，林香香不住的點頭相應。

他們隔艙顯然有人暗中監視，當他們聲音小了下來時，另一個林香香已現身出來，笑哈哈的道：「不要咬耳朵了，有什麼計較，小妹也參加一個好不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光一轉，看到假林香香的面孔時，倒抽了一口冷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敢情，就這片刻之間，那位假林香香也變得清瘦了，清瘦得和他身旁的林香香一模一樣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比較了她們兩人一番，心意忽然混亂了起來，不敢確定誰眞誰假了。

後進來的那位林香香一笑，道：「有點作難了是不是？……不用作難，我老實告訴你，你身邊的才是你眞的妻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爲什麼要說實話呢？」

假林香香搖頭嘆息道：「你眞蠢到極點了，難道這點道理都想不通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不是一個笨人，但，他眞沒有想通，又問了一句，道：「什麼道理？」

眞林香香忽然笑道：「她怕你毛手毛脚呀！」

鐵血行者任無我「啊！」了一聲，臉色頓時變得通紅。

假林香香的臉色也紅了一紅，但，接着便一冷，道：「在稱呼上我們之間也該有個分別，以後，我叫香香，她叫香妹，你可要記住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忍着一肚子氣，說道：「現在我們可不可以談談你的用心和要求？」

假林香香點頭道：「咱們先把話說開了也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假林香香道：「這一點現在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那就說你的目的吧。」

假林香香道：「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和董春暉眞有過命的交情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錯，我們的交情很深。」

假林香香道：「你們交往的時間並不長呀！」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笑一聲，道：「交朋友，貴在知心，你們怎麼會懂得這些道理。」

假林香香道：「這樣說來，我要殺了你們，他一定會代你們報仇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會。」

「爲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們有約在先，所以，你要殺我，最好趁早，否則，我一得到機會，決不輕易放過你。」

假林香香道：「你是我的妹夫，我再狠心也不能看着我的妹子守寡……。」

林香香插嘴道：「什麼？你是我姊姊！別胡說八道了。」

假林香香道：「不信就算了，你這種妹子呀，實在丟人現眼了。」

林香香反唇相譏道：「我有什麼不好，至少不像你這樣，自甘下流，冒認別人的老婆。」女人一發起脾氣來，她就不顧一切了。

假林香香嗤笑一聲，道：「人家把他看成狗屎，你却把他當成寶，你什麼人不能嫁，偏要嫁給他，他……哼！……」到了口邊的話，忽然忍住不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念電轉，憑他的經驗智慧，已看出一個大概情形了，當下心中暗自思量，忖道：「這假林香香定然是林童的女兒，董春暉想得不錯，確然是衝着他來的，我何不索性把話說明，也看看香香的反應。」

打定主意，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聲，道：「你不說，我替你說了吧，你是說，我是香妹的仇人，是不是？」

假林香香道：「你倒聰明得很。」

林香香愕然問道：「大哥，此話怎麼說？」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今有人借題生非了，我也不能再不告訴你了。」

林香香面現不愉之色，叫了一聲，道：「大哥，你有什麼事瞞着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首先，你要相信我，過去我並沒有瞞你什麼事，如說我現在要說的事，那也是你離開後董老弟告訴我的，你能不能相信這一點？」

林香香點頭道：「我相信你，只要你過去沒有瞞我，我就不怪你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輕嘆息一聲，道：「香妹，你想過你舅舅也可能就是你父親的事沒有？」

林香香一震道：「你是說，我舅舅眞是我的父親！」她心裏有過那種想法，所以才發出這種話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點頭，道：「大約錯不了……你父親臨死時，不希望你知道這一點，所以，董春暉一直沒有告訴你，直到最近才告訴我。」

林香香木然地道：「他……他……我父親爲什麼不讓我知道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你父親一定是特別愛護你，不願意因他遺害你們母女。」

林香香凄然道：「我……我……眞是一個不孝的人了。」

假林香香冷笑一聲，道：「妹子，現在，你什麼都知道了，你說，我們該不該替父親報仇？」

林香香和鐵血行者任無我成親以來，爲人行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像從前那樣，喚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她先望了一望鐵血行者任無我，囁囁嚅嚅地道：「我……我……不知道。」

她實在打不定主意，所以她無法把話說成。

假林香香氣得跺脚道：「眞是女生外向，不爭氣的東西。」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冷的道：「三思而行，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條件，你是不是她的姊姊，你自己都沒有交待啦！你怎能叫她盲目的跟着你跑。」

假林香香到底沒有結婚，還沒有完全成熟，受不住鐵血行者任無我的激，冷笑一聲，道：「不錯，我就是她同父異母的姊姊，我叫林楚楚，我娘和香香的娘，也是姊妹，所以，我們長得非常相像。」

接着轉向林香香大聲叫道：「妹子，你該相信我是你的姊姊了吧。」

林香香輕輕的叫了一聲：「姊姊！」可是叫過之後，又沒有了下文。

林楚楚點頭道：「好，你知道了我是你姊姊，你就要相信姊姊，妳姊姊絕不會害你。」

林香香心情沉重的道：「我想，你大約是我的姊姊。」

林楚楚道：「你相信我是你姊姊，那就好了，我們可以携手合作，替我們父親報仇了。」

林香香自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相處以來，對是非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很能將心比己，持平判斷，她雖然傷痛父親的死，但却皺着眉頭，嘆了一口氣，道：「姊姊，替父親報仇的事，我們多想一想，好不好？」

林楚楚道：「父仇不共戴天，替父親報仇，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這又有什麼可想的！……啊！你可是害怕董春暉的厲害，鬥不過他，這一點，你放心，姊姊自有取他小命的手段。」

林香香搖了搖螓首，道：「不，小妹倒不是怕他厲害，而是覺得這件事，非比等閑，不能意氣用事。」

林楚楚黛眉一揚，冷笑一聲，道：「不要顧左右而言他，直說吧，你是不是怕因此而失去你那笨牛丈夫？」

林香香叫了一聲，道：「姊姊，你不能這樣說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微微一笑，道：「沒有關係，我本來就生得笨，她說得一點不錯。」

林楚楚看出他們夫婦情深義重，不敢馬上揭開正面衝突，心機靈敏的一笑道：「看你不出，你原來還是一條粗中有細的漢子。」

林香香望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道：「姊姊，這件事，小妹還想請示我娘她老人家一聲。」

林楚楚笑笑道：「這本來就是娘的意思。」

林香香道：「小妹的意思是請示我親生的娘。」

林楚楚道：「我娘說了話，你娘還有什麼話說，我娘是姊姊，你娘是妹妹，你娘一向就聽我娘的話，不必再拐這個彎子了。」

林香香道：「姊姊的意思是，就這樣決定了？」

林楚楚道：「是，就這樣決定了。」

林香香道：「姊姊，小妹想說幾句話，不知你願不願意聽？」

林楚楚道：「你是我妹子，有話你說吧。」

林香香道：「你知不知道，父親他老人家並不希望我們替他報仇。」

林楚楚問道：「他老人家親口告訴你了？」

林香香道：「這倒沒有。」

林楚楚冷笑一聲，道：「你既然沒有親耳聽到，又怎樣知他老人家的意思？」

林香香長嘆一聲，道：「姊姊，你不見他老人家的種種安排，就說明了他的意思麼？」

林楚楚淡淡地道：「我看不出。」

林香香道：「你我是姊妹，是他老人家的親骨肉，而我們過去，竟然彼此都不知道，想來世人知道此情的只怕少之又少了，他老人家爲什麼要這樣做？……」

林楚楚截口道：「他高興這樣做，誰管得着。」

林香香接着又道：「他老人家臨終之時，居然不認小妹是他女兒，你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林楚楚道：「你眞差勁，這也看不出，他是怕當塲的人，斬草除根呀！」

林香香道：「可是在小妹離開之後，他却告訴了董春暉，認了我這女兒，而且，還要董春暉不要讓我自己知道，你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這當然不是怕董春暉斬草除根了，林楚楚啞口無言了半天，蛾眉一揚道：「董春暉的話，你能相信麼？」

林香香道：「父親他老人家，殺孽滿天下，所樹仇敵車載斗量，不這樣做，那能保得住你我姊妹的命在，他老人家一片苦心，我們應該體念才是。」

林楚楚道：「就因爲他老人家這番愛護之心，你我姊妹更應替他老人家報仇才對。」

她反正就是要報仇，林香香搖了一陣頭，不惜喉乾舌苦的又道：「姊姊，我們出面報仇之事，一旦傳揚出去，只怕仇未報成，天下找我們報仇的人，已蜂集而來，落個報仇不成反遭仇報了。」

林楚楚黛眉跳了一跳道：「這話說得有理，我們雖然不怕別人來報仇，但敵手太多，總是碍手碍脚，不勝其煩……這樣好了，我不打替父報仇的旗號……有了，我們就說董春暉得了先父……不，得了殺手之王林某一處藏珍寶庫，要他交出來，修造天下的橋路，造福衆人，這豈不正反都有利，佔盡了上風。」她的腦筋轉動得眞快，說出來的辦法，使鐵血行者任無我先就替董春暉頭痛起來。

林香香暗叫了一聲：「眞是弄巧成拙了！」但她還不死心，接着又道：「姊姊，父親他老人……。」

林楚楚一揮手道：「你的那套話，聽厭煩了，不要再說了，我只問你，跟不跟着姊姊走？」

林香香雖然心性與往昔大是不同，但她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主意和性格的人，過多的忍讓使她生出了自然的抗力，接着

，面色一變，道：「我要說『不』呢？」

林楚楚道：「你只要說半個『不』字，你就不是父親的女兒，也就不是我的妹妹，我就用對付路人的手段對付你了。」

林香香冷冷的道：「現在我還沒有說『不』字，你就先把你妹夫整治得慘兮兮，那又有半點姊妹之情。」

林楚楚一笑道：「你原來是爲了這件事，心裏不高興，那好說，只要你點頭和姊姊携手合作，姊姊馬上就還你一個生龍活虎的丈夫。」

林香香「哼！」了一聲，道：「說得好聽。」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插嘴道：「香妹，她如果能夠說話算數，我們不妨和她談一談。」

林香香泛發一抹疑訝的目光，道：「大哥，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誰教她是姊姊哩！我們退讓半步，是應該的。」

林香香嬌嗔猛發，嘔氣地道：「你要說你說，我不說了。」

林楚楚一笑道：「妹妹，你這就不對了，常言道『出嫁從夫』，妹夫的話，你怎可不聽？……妹夫，你深明大義，姊姊眞錯看你了，姊姊先向你陪不是，……妹夫，你有什麼意見，請說吧。」

別看她年紀不大，倒是很會見風轉舵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不願你們姊妹因我反目，姊姊，你給我們一個時間，先商量一下，好不好？」

林楚楚滿口答應道：「好！好！好！你們先說好，姊姊回頭再和你們討論。」

轉身退了出去。

林香香橫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道：「大哥，你怎麼想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笑一聲，道：「香妹，你那裏知道，插在肩井穴上的那二根金針，使人比死都難受。」

林香香凄然道：「大哥，這都是我連累了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要報仇，站在人子之情來說，不能說不對，所以，我們就帮她了了這番心意吧。」

林香香尖聲叫道：「大哥，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向她使了一個眼色，截口道：「你不要提董春暉，無論怎樣說，他的份量都不能和你比較，可是你却不能不顧自己的骨肉親情。」

林香香道：「我還是要聽我娘親的吩咐。」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要是你娘點頭了呢？」

林香香道：「那我就沒有話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這方面，你儘可放心，我總是支持你的。」

林香香說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聲叫道：「好了，請進來，我們可以重新計較了。」

林楚楚笑哈哈的走進來，道：「兩位商量好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差不多了，我們兩個人的意見已經一致了，現在就看大姊你了。」

林楚楚道：「只要你們肯合作，什麼話都好說。」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原則上，香妹也不反對替父報仇之舉，小弟也願意婦唱夫隨，助你們一臂之力，不過……」

林楚楚一笑道：「有條件是不是？」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這不算是條件，香妹是一個孝女，她不願不聽她娘的話，所以，一定要她娘點頭，她才眞心誠意的和你合作。」

林楚楚點了一點頭道：「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難事，她要這樣固執，我就將就一點好了，至於你呢？你有什麼要求？」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笑，道：「我想大姊當不會虧待我，大姊看着辦吧。」

林楚楚一笑道：「你這樣通達，倒顯得姊姊小心眼了，……。」

沉思了片刻，搖了一搖頭，莫可奈何地取出一紅一白兩粒藥丸，交給林香香，道：「香妹，先把這粒白藥丸給妹夫服下，然後替他將肩上銀針拔去，將紅色藥丸一分爲二，揉在傷口，就沒有事了。」

林香香喜色盎然，接過藥丸，馬上動手，治理鐵血行者任無我傷勢。

處理好鐵血行者任無我傷勢，林楚楚吩咐擺上酒菜，替鐵血行者任無我接風壓驚。

× × ×

董春暉眼看着鐵血行者任無我被一艘小艇載着駛入夜幕沉沉的洞庭湖，心中一動，也跳上一艘小艇，吩咐落在五十丈外，緊追不放。

湖中夜色加上水霧，五十丈外已是一片漆黑，看不見前面行船，前面的船當然也看不見後面有人尾隨，但董春暉功力深厚，却可憑藉默察神功，掌握前船的行止方向。可是，追了一陣之後，前面的小艇越駛越快，而董春暉乘坐的小艇却有似强弩之末，越追越慢，越落越後了。

董春暉催促地道：「快！快！快！只要不落後，我加你外賞十兩銀子。」

他不催還好，他這一催促，那划船的船夫忽然停住雙槳，嘆了一口氣，道：「公子，小老兒實在盡了最大的努力，划不動了。」

董春暉上船時，暗中原有選擇，選的是一個精壯漢子，這時聽他自稱小老兒，心中一震，已經知道自己一時大意，中了對方的圈套了。

董春暉聲色不動地道：「老丈，你就多多帮點忙吧，前面船上那人，眼看就有性命之憂了。」

後面船夫索性把雙槳收起，架在船緣，喘着氣道：「公子，小老兒實在愛莫能助，半點力氣也沒有了，公子心急，那就請公子帮個力吧。」

董春暉生長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並不完全是隻旱鴨子，水上功夫，也有兩手，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就看本公子的。」伸手接過雙槳，定好位置，雙臂一用力，兩槳向後一壓，小艇便箭也似的飛射出去。

三槳兩槳，怕莫追上了二十多丈，董春暉心中方自暗暗得意之時，忽然水聲中

傳來一聲輕響，接着便覺得手中雙槳一輕，船勢一緩，慢下來了。

原來，董春暉手中雙槳忽然在這緊要關頭齊皆折斷了。

董春暉心裏有數，人家是有意害他，當下忍不住火氣一冒，冷笑了一聲，回頭說道：「老丈，好高明的『隔物留功』手法！……。」

後座老人哈哈一笑道：「法眼更是高明，老夫惹不起你，失陪了！」身子向後一翻，水花輕揚，便投入水中不見了。

董春暉原可揮手一掌，用劈空掌力，將他打傷，可是他念動之下，終於沒有出手。

小艇餘勢未盡，緩緩向前走了三四丈，終於完全停了下來。

董春暉臨機應變，取出一塊艙板，以掌代刀，略加修整，又成了一支可供使用的小槳，只是這種小槳長度不够，吃水不深，無法快速行駛了。

董春暉只有搖頭一嘆，掉轉船首，向回程駛去。

船行未久，耳際忽然傳來一陣水响之聲，隱約間四週同時出現了不少黑影，向董春暉小艇圍堵而來。

董春暉冷笑了一聲，索性把小艇停了下來，三二下脫下衣服，就用那支小槳支在艇中，使看來像個人的樣子。然後，一翻身溜入水中，向一艘小艇潛去。

董春暉目力過人，其實，他發現別人的時候，別人並沒有看見他，當來人看到他的小艇時，他已暗暗附在一艘來艇後面了。

這些來船都是輕舟快艇，船身狹長，每船五人，一人划槳四人手執兵刄弓箭；人手配合得有攻有守，倒是內行的佈置。

快艇共有八條，遠離董春暉小艇三丈左右，便圍成一圈，不再前進。

就在董春暉附着的快艇上忽然有人輕笑一聲，道：「你看，那小子準是睡着了，一點動靜都沒有。」

另一個人道：「睡着了更好，大家免得多費手脚。」

又有一個人忽然道：「領班有命，要我們過去看看。」

董春暉身子一沉，潛到另一條快艇後面，當他一露出水面時，只聽那艘前去察看的快艇上有人大叫一聲，道：「那小子不在船上，開溜了啦！」

前面叫聲一起，董春暉附着的這艘快艇接着便有人冷冷的吩咐道：「回航，把小艇帶走。」

董春暉樂得省力，就附在那快艇後面，任由他們駛去。

快艇從大湖之中駛進了一條蘆葦夾岸的港汊，快艇靠岸之後，一聲吆喝，人都登岸走了。

董春暉從水中起來，只見不遠處有一座大房子，他不慌不忙的把衣服上的水擰乾，然後才一長身形，向那座房子掩去。

祗見屋裏亂嘈嘈的，都是一些橫眉毛瞪眼睛，殺氣騰騰的漢子，沒有什麼重要的人物。

董春暉眉頭一皺，隱身向裏面內廳掩去。

內廳坐了有七八個人，當中首座一人，正是那百面書生魏無常，這時廳中正站着一個漢子，向百面書生魏無常報告剛才圍攻董春暉的經過情形。

董春暉再仔細打量廳中另外五人，那五人中有三人乃是林童的手下助手，另外二人，董春暉却從未見過，不知是何來路，看他們那精光四射的眸子，其功力之高，顯然比廳中所有的人都高。

董春暉對全盤情勢作了一番瞭解之後，便靜靜的守在一旁，伺機採取最有利的措施。

董春暉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殺手，一位成功的殺手，除了有殺人的本事外，更要有隨機應變的急智，和靜如泰山般的堅忍。

董春暉藝高人胆大，又加上他另一方面的修養，使他成爲一位活力與持重兼優的青年絕頂好手。

那報告圍攻董春暉的漢子言辭雖然略有誇大，總算離譜不遠，而百面書生魏無常聽得已是皺眉不止。

那漢子留下董春暉的外衣後，退了下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各位再看看這衣服，想想他可能是什麼人？這人不但胆子大，而且水中功夫也高人一等，要不他絕不會棄船而去，此人的出現，對我們的壓力非常大，不能等閒視之。」

董春暉的那件衣服在他們手中傳來傳去，他們各人提出各人的看法，幾經研究之下，已把董春暉的身材大小說得十不離八九了。

最後，一位林童的助手名叫夜貓子東方杳的忽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一定是少山主找來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一怔，道：「什麼少山主？」

另一位林童的老人斷命鈎李定道：「東方兄說的就是董春暉，一時脫口，把老關係說出來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道：「東方兄，你憑什麼認定這是董春暉的衣服？」

夜貓子東方杳提起那件衣服，指手劃脚的道：「各位看，這件衣服材料好，手工好，它的主子，一定是一位非常講究穿着的人，這種人，武林之中並不多見，因爲一般武林朋友多半寧願把錢財花在酒色上，而願意自找罪受，穿一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好衣服。」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這種說法很有點理由，但是，只能縮小對象，並不能認定他就是董春暉。」

夜貓子東方杳道：「兄弟還有話說哩……這件衣服，看似一件儒服，其實並不是一件眞的儒服，它外形是儒服的樣子，但許多碍手碍脚的地方，都經過非常精良的改變，尤其，這道衣縫和這隻口袋，更非普通儒服所能有，……。」

百面書生魏無常點頭道：「除非這條衣縫和這隻口袋是董春暉的習慣，否則，並不能說這衣服就是他的。」

夜貓子東方杳一笑道：「魏兄說對了，這正是他自己設計的衣着，所以準是他，錯不了。」

林童另一位老人假瞎子張目冷冷的道：「你怎樣知道少山主的習性？」

夜貓子東方杳道：「長話短說吧，總之，我有過一次知道這種情形的機會就是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的眉峯一陣跳動，轉着眼珠子，道：「要是他，那就有點痳煩了。」

一位生面孔的老者忽然接口道：「你不是說你已經另有佈置，派人途中截住他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這還用說，那些沒有用的東西當然是失敗了。」

另一位老者道：「那他一定是找到林姑娘船上去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可是那邊並沒有驚變的訊號傳來呀！」

那老者又道：「也許他尚在等待時機，所以尚未動手。」

百面書生魏無常點頭道：「石老言之有理，我們該通知林姑娘才是，……來人呀！」

應聲走進來一條漢子，百面書生魏無常吩咐道：「傳出訊號，知會林姑娘，小心董春暉潛入。」

那漢子剛轉身出去，百面書生魏無常心中一動，變顏變色的說道：「不好，他隨船到這裏來的可能性更大，我們不可不防。」

百面書生魏無常不錯，總算想到了這一點，接着，一陣大亂，緊張得不得了。

結果，董春暉的影子都沒有，更沒有出面找他們的痳煩，他們空忙了一陣，却嚇得林童手下三個老人，匆匆交待了幾句話，就離開了這裏。

他們三人也沒有走一條路，三人走了三條路，各自東西而散。

夜貓子東方杳惦記着岳陽城裏一個中年寡婦，跑得飛雲閃電，身形似箭。

忽然，半路他覺得身後多了一個人，猛然一回頭，那人却輕輕的叫了他一聲：「東方大叔。」

夜貓子東方杳這一來，雙腿可就再也跑不動了，接着勢子的猛刹，聲音也打了顫，道：「原來是少山主，少山主一向可好？」

董春暉笑道：「東方大叔，別忘了，我已經不是少山主了。」

夜貓子東方杳忙又改口道：「是！是！老朽糊塗，忘了公子你的吩咐了。」

董春暉忽然停下脚步，道：「東方大叔，我有一句話，想請教你一下。」

夜貓子東方杳提心吊胆地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董春暉道：「聽說大叔在岳陽開了一家糧行，生意非常興隆，可是眞的？」

夜貓子東方杳道：「這都是公子你的關愛，老朽感激不盡。」

董春暉道：「這樣說來，大叔是很喜歡這種無驚無險的生活了。」

夜貓子東方杳道：「喜歡極了。」

董春暉面色一正道：「大叔，那你現在爲什麼不珍惜你辛苦得來的安樂？……」

夜貓子東方杳猛然一震，道：「我……我……。」

董春暉聲音一冷道：「大叔，你們剛才做什麼來着？」

夜貓子東方杳背脊上冒起一股冷氣，雙膝忽然軟弱無力的跪了下去，道：「請公子饒命。」

董春暉發出一股掌風，凌空托起他的身子，道：「從前我遣散你們的時候，說過一句話，你們犯在我手裏時，可以還有一次改過的機會。」

夜貓子東方杳希冀地道：「公子是說，可以饒過老朽這次過失？」

董春暉道：「我說的話永遠有效，只是我饒過你之後，別人能不能饒過你，如果，你仍執迷不悟，你在我手中就不會再有另一次機會了。」

夜貓子東方杳嘆息一聲，道：「老朽懂得，可是，老朽……。」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我並不要你明目張胆馬上脫離他，也不在乎你眞刀眞槍對付我，只要你暗中替我做事就行了。」

夜貓子東方杳就怕兩邊不討好，聽了董春暉這種話，當時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老朽但憑公子吩咐。」

董春暉問了夜貓子東方杳一些話，又吩咐了他一些話，拍了一拍他的肩頭，道：「大叔，多多重托了。」

董春暉飛身離了夜貓子東方杳，轉身又向假瞎子張目追去。

假瞎子張目的性格比較懶散，很會用錢，却沒有賺錢的本事，當年董春暉至少給了他們每人一萬兩銀子自謀生活，夜貓子東方杳都成了大老板，可是假瞎子張目沒闊到半年，銀子成了別人的，他連半片瓦都沒置得，最後落得住在來福寺，算是來福寺的居士。

他有一間靠邊端頭的房子，房子不大不小，但却進出非常方便，無論是白天和夜晚，都保有充份的自由活動。

他離開百面書生魏無常他們之後，心頭上像是壓上了一大塊石頭。

董春暉來了，不知知不知道他們三個人的行爲，要是給他知道了，這可令人日夜都睡不着覺了。

他一面想着心事，一面翻過院牆，跨步進了自己的小房間。

房間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習慣的伸手去摸桌上的菜油燈，放菜油燈的地方，忽然等着一隻手，他的手正好送到了那手中，他心中一凉，動也不敢動一下了。

只因爲這時他心中正念着董春暉，這隻手說不定就是董春暉的手，他心有所忌，那還敢自速其死。

別人也許不知道董春暉的厲害，他，假瞎子張目可知道得太多了。

那隻手並沒有用力，忽然縮回去，同時，一股熱氣吐在他臉上，有人說道：「我們彼此時間不多，不說廢話了，我問你，等會董春暉來找你，你準備怎麼辦？」

對方不是董春暉，假瞎子張目的胆氣可就壯起來了。冷笑一聲，道：「朋友，你是那條路上的？」

那人道：「那條路都不是。」

假瞎子張目道：「那你何必多管閒事，請吧！」

那人果然是到了門口，借着天然微光，現出了一個影子，那影子走到門口，停住身形又道：「如果董春暉問起誰是眞正主持人時，你就說『使君子』好了。」

假瞎子張目心中一凉，暗忖道：「原

來他就是眞正的主子！」

接着，聲色皆恭地回答道：「請恕屬下……。」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會錯意了，我說過，我和你們什麼關係都沒……。」

話聲未了，那影子一淡，便什麼也沒有了。

假瞎子張目並不是一個只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人，腦筋倒很能轉幾個彎，可是現在他却抓不住重點，楞在那裏，不知該如何想？想些什麼？

「哼！你做了虧心事，心神不安是不是？」

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在他耳邊响了起來。

「你是什麼人？」旋身用肘「倒打金鐘」，雙掌一抖，掌力一吐而出。

掌力輕飄飄的，掠空而逝，什麼東西都沒有沾上。

假瞎子張目大喝一聲，「夜戰八方」展開身形，劈出了八八六十四掌……

「哼！你那六十四招追魂掌，唬不倒誰，你還是歇歇吧。」隨着一亮火光，照亮了一個人的面貌。

那道火光，就是那個人用火摺子亮起來的，他高擧着火摺子，在假瞎子張目如濤的掌風勁力之中，火苗拉起一尺多高，一點也不受假瞎子張目掌風勁力的影响。

別看那人的面貌了，就這份功力上的造詣，也足叫假瞎子嚇破苦胆，何況，那張面孔正是假瞎子張目最担心遇到的人。

他，就是董春暉。

假瞎子張目全身的氣力，似乎突然之間消失了，他虛脫似的雙膝一軟，跪在地上了。

他叫了一聲，沒有出聲的「公子」，這是心虛的表現，是否叫出了聲，只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董春暉伸手拉起假瞎子張目，微笑道：「張大叔，你不認識我了吧？」

假瞎子張目亦紅着一張老臉，訕訕的說道：「剛才老朽不知是公子，要早知道是公子，老朽天大的胆，也不敢向公子無禮。」

董春暉笑道：「大叔，你剛才在想什麼心事？」

假瞎子張目緩過一口氣來，定了一定神，道：「想公子你。」

董春暉道：「你想我？」

假瞎子張目道：「公子，老朽有一機密大事欲向公子禀告，正不知如何與公子連絡，想不到公子却忽然出現在眼前。」

董春暉微笑道：「什麼機密大事？」

假瞎子張目道：「公子，你可是失落過一件外衣？」

董春暉暗暗忖道：「這人不問自招，莫非別有用心，我可要小心了。」

他心中念動，却是不動聲色的裝出一副驚訝之狀，道：「你怎樣知道的？」

假瞎子張目細察董春暉眉目之間的反應，料想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近況，惶悚之情漸漸消失，態度自然的一笑，道：「因爲老朽看到了那件外衣。」

董春暉大叫一聲，道：「你怎樣看到的？」

假瞎子張目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老朽意志不堅，又和他們搞在一起了。」

董春暉劍眉一蹙，道：「他們……你的意思是……？」

假瞎子張目道：「就是最近和公子你爲敵的那批人呀。」

董春暉一怔道：「他們眞正的目標是我！難道不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他們？」

假瞎子張目道：「他們只是陪襯的配角，眞正的目標還是公子你。」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好，我倒要看看他們是那些三頭六臂的人物！」

發過脾氣，語氣又和緩下來，道：「他們以誰爲主？」

假瞎子張目道：「聽說是林香香，但老朽沒有見到她，老朽只見到代她出面的百面書生魏無常。」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就憑了百面書生魏無常一句話和我作起對來。」

假瞎子張目急口道：「不，老朽那敢和公子作對，老朽實乃情非得已，才和他們虛爲委蛇……。」

董春暉又是一聲冷笑，道：「情非得已，情非得已，這句話成了推却責任的萬應靈丹了。」

假瞎子張目以爲董春暉眞的發脾氣，嚇得臉色一變，道：「公子，你有所不知，我們這次不聽公子的話，再作馮婦，實是因爲百面書生魏無常用了老山主的信符，所以，老朽等無法不從。」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這樣說來，那就難怪你們了……。」

說到「你們」兩字，董春暉故意一頓，觸動心念地道：「你們，你們，那是不祇你一個人了。」

假瞎子張目道：「這裏有三個人，除了老朽之外，另有夜貓子東方杳斷命鈎李定二人。」

董春暉道：「其他還有些什麼人？」

假瞎子張目道：「其他的，老朽就不知道了。」

董春暉道：「這裏就由你們三個人負責，那麼在湖中計算我，也是你們三人的傑作了。」

假瞎子張目搖手急道：「不，不，這都是百面書生魏無常親自安排指揮，我們只是聽命行事。」

董春暉想知道的，已經從夜貓子東方杳知道了不少，他這樣明知故問，一則是印證夜貓子東方杳的話，再則，也就是研判假瞎子張目是否眞情實意。

董春暉接口又道：「湖中圍攻我的人不少，他們是些什麼人？」

假瞎子張目面對着董春暉就是想說假話，都假不起來。只有老老實實的道：「那些人都是洞庭雙蛟的手下，他們爲什麼也聽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差使，老朽就不十分清楚了。」

假瞎子張目的話則是說得很實在，只是，他說話的時候，目光流轉不定，引起了董春暉的迷惑與懷疑，難道他們早就串通好了？其實說的並非眞話？不，這種情形不大可能，那麼他的心神爲什麼這樣不定呢？奇怪！

董春暉放心不下他，也不敢輕於信任他了，當下有口無心的拜托了他一番，便

轉身欲將離去。

當董春暉身形一起，人尚未翻過牆頭之際，假賭子張目忽然叫了一聲，道：「公子，請回，老朽另外還有一事相告。」

董春暉回身落地道：「要緊麼?」

假賭子張目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老朽聽說，這次和公子作對的人，林香香之後另有主腦人物……」

假賭子張目換了一口氣，未見董春暉接口追問，便又說道：「有人說，有一位『使君子』，才是眞正的主腦，只不知確也不確。」

董春暉抬起驚訝的目光，望着假賭子張目，道：「這事非常重要，絕不會空穴來風，你是聽誰說的?」

看來不交待明白，董春暉絕不會放過他。

假賭子張目雖然被董春暉的眼光鎮得頭皮直發麻，但他心中反而輕鬆了不少，於是，將剛才遇見那人影的事，和盤說了出來，最後，吁了一口氣，道：「老朽打不定主意該不該將那人的話說出來，心中一直不安，公子能不能相信，那就全看公子的了。」

董春暉總算知道了假賭子爲何心神不安的原因，但這個原因却使他不安起來。

那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據假賭子張目說：聽那人的說話聲音，年紀應在五十以下，三十以上，同時功力奇高，如此而已。

他到底有什麼用心呢?那就一時猜不出來了。

董春暉離開假賭子張目之後，本想再去看看斷命鈎李定，由於那神秘的人，神秘的消息，把他原有的構想完全推翻了，勢非重起爐灶，重新衡量不可。

漫長的黑夜已將過去，天邊已經出現了魚肚白，董春暉可以不去睡覺，但是，不能不吃東西，尤其他優裕生活的習慣，就是早上的早點，也不能過份馬虎，能有好一點的食物，絕不吃壞一點的東西，就是辛苦兩條腿多跑不少路，他也寧願多跑不少路，去吃一頓比較可口的飲食。

附近，只有岳陽的東西最好，所以，他又回頭向岳陽走去。

半路上，迎面飛也似的衝來一個人，董春暉眉頭一舒，攔住那人道：「小狗子，你到那裏去。」

現在的小狗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小狗子了，他雖然趕不上他師父鐵血行者任無我般高大魁偉，但也比一般人壯實得多，而且，穿得整整齊齊，顯得更見精神和幹練。

小狗子猛然一刹身子，喜得跳起來道：「張大哥，不，董大哥，能遇上你這可好了。」

董春暉道：「我想你也應該來了。」

小狗子道：「什麼誰該來了，早就該來了，只是……」皺起了一雙劍眉，搖了搖頭，苦笑一聲，接着道：「我路上上了一個當，才遲來一步，董大哥，可有我師父的消息?」

董春暉道：「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小狗子瞪着一雙眼睛，道：「董大哥幾年不見，更會說話了。」

董春暉笑道：「你更是不得了，也會罵人不帶髒字了。」

小狗子哈哈大笑了起來，笑了一陣，才又憂心忡忡的道：「說實在的，我師父到底怎麼了?」

董春暉把昨晚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接着又道：「眞正是目標既然是我，你師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就算你師父將來會有什麼問題，也是在我失敗之後的事。」

小狗子嘆了一口氣道：「聽說這都是我師娘……」

董春暉截口道：「她不是你師娘，是一個假冒你師娘的人，你不可錯怪了你師娘。」

小狗子吁了一口長氣，道：「這就好了。」

董春暉道：「你現在到那裏去?」

小狗子道：「我師父留得有信香，找我師父去。」

董春暉道：「你師父明明是被對方賺上了對方的大船，你這樣找得到他麼?」

小狗子一笑道：「找不到了。」

董春暉又問道：「如果你沒有遇上我呢?」

小狗子道：「我一定不知道師父上了對方的大船，也一定繼續追了下去。」

董春暉道：「於是，你又去上了一次當。」

小狗子一怔道：「那我現在該怎樣辦呢?」

董春暉張目四望，找了一個隱密的地方，一拉小狗子道：「走!我們到那邊去想個辦法，對付他們。」

小狗子最後還是與董春暉分道而行，小狗子不知去了那裏。董春暉却還是回到了岳陽。

回到岳陽正趕上吃早飯的時候，董春暉要的不多，但都是非常精製的食品，精製食品當然比普通粗食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所以，也不是一聲吩咐就會馬上送到。

董春暉倒不心急，很有耐性的等着，有耐心的人，才能享受到眞正的口福，董春暉很能明白這一點。

熱騰騰的美食終於送來了，那是一個小堂倌送來的。

董春暉挾起一只水晶包子，正要送到口中時，忽然，對那堂倌一笑，道：「這水晶包子色香味高明極了，是那位大師傅的手藝?我眞捨不得把它吃掉。」說着，把包子又送回盤子裏去。

那堂倌原凝足了精光，看着他手中的水晶包子，臉上充滿了迫不及待的神情，見董春暉把將要到口的水晶包子又送回盤子去，先是一怔，接着一笑道：「公子儘管請用，如想帶回去，我們還有哩!」

董春暉忽然問道：「小哥，你是初來的吧!」

堂倌一怔道：「公子好利的法眼。」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我看你除了送菜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任務……。」

那小堂倌忽然退了一步，道：「公子，你在說什麼?」

董春暉道：「沒有說什麼……。」右手一伸，就抓住了那小堂倌一隻手腕。

那小倌堂心理上原已做好了應變的準備，可是董春暉的快，快得叫他縱有準備

也來不及去避，就被董春暉扣住了腕脈。

那小堂倌急得掙了一掙，尖聲叫道：「公子，你抓我做什麼，放尊重些!」

那聲尖叫，顯然引起了所有坐客的注意，當時便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董春暉沉着的一笑，道：「小哥，你袖子裏這把匕首是做什麼的?」

左手再揮，居然從那小堂倌袖中取出一把藍光閃閃的匕首。

一把身淬劇毒的毒匕首，這是鐵一樣的證物，急得那小堂倌變顏變色，差不多要哭了起來，可是，腕脈被制，就是哭了出來，也帮不了他的忙。

「什麼事?什麼事?」一個身穿長衫的漢子擠了過來。

董春暉目光一寒，射在來人身上，道：「你是掌櫃的?」

來人被董春暉的眼神罩得氣勢一衰，欠身道：「是!是!在下正是小號的掌櫃，公子有話好說，請放了這不懂事的小子，在下向公子你老賠禮。」

董春暉凝目問道：「這小子眞是你們店中的堂倌。」

那掌櫃連連點頭道：「是!是!是!他眞是小號的堂倌。」

董春暉只冷笑一聲，左手一拉，揭下了他頭上的帽子，一頭烏雲似的秀髮，立時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她是個大姑娘!」看熱鬧的人，不由得轟了起來。

董春暉面色一寒道：「掌櫃的，咱們到官裏說話去。」拉着那大姑娘，也帶了那盤包子，便向外面走去。

「報官」可是正大不過的理由，誰敢擋他，看熱鬧的人先自一分，讓開了一條路。

那掌櫃的也一時沒了主意，楞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董春暉却利用這機會，拉着那大姑娘假堂倌出了店門，一拐彎奔向了湖邊。

一路上，居然沒有人出手阻攔他們，也許因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顧忌之故。

董春暉拉着那大姑娘去的並不是前往官府的道路，那大姑娘心裏也明白，這不是去官府的路，但她却一點不掙扎，任由董春暉拉着行去。

轉過湖濱，董春暉脚步加快，四週已經沒有了人家，那是一片荒野地。

董春暉鬆手放開了那大姑娘，冷笑一聲，道：「姑娘，這裏很好談話，你爲什麼要謀害我，說個理由出來。」

那大姑娘一面搓着自己的手腕，一面悻悻的道：「你該死，所以本姑娘就要你死。」

董春暉笑道：「你太幼稚了，既沉不住氣，又沒有殺人的經驗，豈能要得了我的命……。」

話在口中，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道：「百面書生魏無常是一個多麼狠毒的人物，怎會派出這種經不得世面的人暗算我，莫非這件事另有別因?……」

董春暉疑念一生，忽然把語氣放得和緩下來，道：「姑娘，你我素未謀面，你怎能肯定的說我該死呢?」

那大姑娘道：「我是問你，你是不是『修羅三妖』?」

董春暉暗中一皺眉頭，但却搖着頭道：「我不是什麼『修羅三妖』，我叫董春暉，姑娘想是認錯人，既然這樣，在下也不怪責姑娘，姑娘你請去吧。」

他現在雖然已經不再是「修羅三妖」，但，他過去可曾是過「修羅三妖」，這一定是過去的仇恨，過去，給他壓滿了全身的懊惱和悔恨，他當然不能再責怪那姑娘什麼了。

那大姑娘睜着大眼睛，迷惑的道：「你就這樣放了我?」

董春暉道：「你要我殺了你以絕後患?可惜，我不是『修羅三妖』，也沒有斬草除根的必要，姑娘，得罪了，你請回去吧。」

那大姑娘沉吟了半天，道：「你爲什麼這樣寬宏大量呢?至少你也該打我一頓，痛罵我一番才對，你說是不是?」

董春暉搖搖頭，道：「我不是這樣想，姑娘，你請走吧!不要胡思亂想了。」

那大姑娘道：「不，我不走，除非你給我一個明明白白。」

董春暉頭痛地道：「我肚子餓極了，對不起，你不走，那麼我就告辭了。」

那大姑娘叫道：「且慢，你肚子餓了，我請客好不好?」

董春暉抱拳道：「不敢領情，告辭了!」身形猛轉，下定了決心，非走不可。

可是，他的去路却被人擋住了。

擋住他去路的，共有五個人，一個五旬左右的中年人爲首，另外四人都是精壯的漢子，五人手中都亮着兵刄，殺氣騰騰的瞪着他。

董春暉一擺手，笑着道：「剛才是一場小誤會，現在已經解釋明白了，沒有事了，……。」

那爲首的半百老人冷冷的問道：「貴姓?大號如何稱呼?」

董春暉說了自己姓名，回問道：「請教尊駕如何稱謂?」

那半百老人道：「老夫柳中元，他們都是老夫的子侄輩，叫柳大權，大業，大開，大勇和飄香。」

董春暉雙手抱拳一禮，道：「幸會，幸會!在下失陪了。」

柳大業身形一錯，攔住董春暉道：「請稍留片刻，在下還有話請教。」

董春暉捺住性子，吸了一口氣，道：「兄台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清聽。」

柳大業神色一肅道：「你知不知道有位禪指金環柳中秀的人?」

董春暉點點頭道：「禪指金環柳大俠名動江湖，在下久仰得很，只可惜緣慳一面，未曾識荊。」

禪指金環柳中秀就是死在他手中，可是董春暉無法直認事實，因爲，他已把私恩私怨，升華到另一個境界，他只能向廣大的人們贖罪，而不能爲了某一個人，作輕如鴻毛的犧牲，所以，他只能含糊的回答。

柳大業雙目猛然一瞪道：「沒有見過面，你眞會張眼說瞎話，老實說，他老人家是不是死在你暗算之下?」

董春暉咬牙搖頭道：「沒有!」

柳大業冷笑一聲，道：「你有暗算別人的本事，却沒有担當的勇氣，算是那門

子人物，呸！雜種！」

董春暉氣得一雙眼睛赤紅，臉色青裏帶黑，殺念陡的冲腦而起，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穿雲裂石，高亢震耳，柳氏六口，無不心神大震，血脈賁張，急急運功抵抗。

董春暉長嘯了片刻，心情平息了不少，見了柳氏一門那種狼狽情形，知道再長嘯下去，他們可就有得罪受了，忙的一歛口，收了嘯聲，再一抱拳，道：「對不起，在下實不知柳大俠之事，失陪了。」身形微動，掠空而逝。柳氏家族根本不知道董春暉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他們運功抵抗都來不及，那顧得董春暉的離去。

很久很久，柳氏家族才緩過氣來，可是這時早已失去了董春暉的影子。

柳大業首先頓脚大駡道：「好小子，又給他逃跑了。」

柳飄香對董春暉的看法，似乎有了根本上的改變，接口道：「四哥，也許他眞不是『修羅三妖』，他要是『修羅三妖』，那還會有我們的命在。」

柳大業死心眼的道：「他絕對是『修羅三妖』，錯不了。」

柳飄香道：「傳言不可盡信，就算他是『修羅三妖』，我們也不能說大伯就是被他殺死的。」

柳大業愕然道：「五妹，你怎樣了，怎麼替那小子說起話來。」

柳飄香道：「我不是替他說話，我說的是事實，想那『修羅三妖』號稱殺手中的殺手，向來殺人不眨眼，眞要是他，我想他不會在乎多殺我們六個人。」

柳中元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他不是兇手，我們還有報仇的希望，他要眞是兇手，我們就永遠沒有報仇的希望了，唉！我們走吧。」他的意志突然消沉下來，人也突然蒼老了許多。

一陣颯颯風聲，接着人影連閃，凌空飛瀉到來七條漢子。

這七個人打扮怪異，樣子奇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那下降的身形快速到了極點，落地之後點塵不揚，就像是原來站在那裏似的。

柳中元輕輕「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中條七煞駕到，想老朽……。」

中條七煞落地之後，目光四搜，原沒打量他們，及至柳中元說了話，大煞才冷冷的道：「你們還不配我們兄弟來找，剛才是誰在這裏發嘯？」

柳大業初生之犢，可沒把中條七煞放在眼裏，聽大煞那目中無人的言語，先自忍捺不住，胸脯一挺，張嘴說了一聲：「你……。」

柳中元那能讓他出口不遜，得罪中條七煞，倏然出指點了他的穴道，適時截斷了他惹禍的根源。

就這樣，中條七煞老大已是雙目一寒，冷冷的問道：「小子你……。」

柳中元身向前一橫，抱拳一禮道：「小子是說剛才在這裏發嘯的另有其人，與我們無關。」

大煞「哼！」了一聲，又道：「憑你們也有那個氣候，廢話，快說，那是什麼人？」

柳中元忍着氣道：「那是董春暉。」

大煞急口又問道：「他那裏去了？」

柳中元指出方向道：「他就從這個方向離開的……。」

大煞一揮手，七條人影，像來時一樣，去的沒了影子。

柳中元搖一搖頭，伸手解了柳大業穴道，道：「大業，你這魯莽的脾氣幾時能改。」

柳大業悻悻的道：「怕什麼，大不了一死。」

柳中元肅然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別，你這樣不愛惜自己的死了，算是爲了什麼？有什麼意義？」

柳大業一時語塞，訕訕的道：「他們只比我們多一個人，我們未見得就敵不過他們。」

柳中元正色道：「人貴自知，才能自重，你道你有多大的氣候，憑你們兄妹五人，也難是大煞一人之敵，剩下爲父一人，也只能和二煞打成平手，你想，這個結果將是多麼的不幸，究其原因，就爲了你一時之……。」

「好了！好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孩子們也該知道警惕了。」隨着話聲，緩步轉出一位五十歲的長袍老人，向着他們立身之處走來。

柳中元道：「伍兄，小弟好慚愧。」

伍占奎號稱多臂熊，是江湖上有數的暗器名家，柳氏家族的向董春暉尋仇，就是他送的消息。

伍占奎於是嘆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是小弟我料錯了董春暉那小子的功力，走，我們再想別的法子去。」

柳中元望了一望環繞身旁的五個子侄，只見他們滿臉希冀之色，顯然都未死心，事實上就此頓萌退志，也有未妥，微一猶豫之下，只好點了一點頭，道：「好吧，我們再從長計議，羣策羣力對付他。」

他們默默的隨着多臂熊伍占奎一路行去，剛轉過蘆葦地不遠，只見中條七煞橫七豎八的倒滿了一地，早已氣絕多時。

四週並沒有留下猛烈打鬥的遺跡，中條七煞除了額前有一個流血不止的小洞穴，全身再無其他的傷痕，甚至所穿衣服都還是整整齊齊的，未見絲毫零亂。

中條七煞號稱武林之狠，都不是好惹的角色，七人同行更沒有被偷襲的可能，唯一致死之因就是對手太强，不容他們七人有抗拒的機會，就奪去了他們的性命。

他們七個人看過現場之後，除了直皺眉頭之外，更沒有任何一人有興趣說話了，就那好强過人、死不輸口的柳大業也發現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這時，他心中的感觸又騰勝於任何人。

沒有人表示任何意見，都心情沉緬緬的離開了現場。

中條七煞的死，是不值想憐憫的，因爲他們實在早該死了。

能屈能伸　易容扮作癡呆

董春暉經過岳陽一鬧，雖然肚子還沒有進飲食，却也不便再回到岳陽去了，因爲，那太教人注意，也太顯眼了。

除岳陽外，最近的市鎭是麻塘，董春

暉在麻塘出現了，麻塘不錯，也有二家像樣的館子，董春暉選了一家，叫了幾樣愛吃的菜肴，準備吃過飯之後再作打算。

這幾天的遭遇，使他很是煩惱，接二連三出現的尋仇者，教他應接不暇，又輕重不得。

過去原是他的不是，現在又怎能怪他們聞風前來尋仇搗亂；當然，他也看得出來，這些尋仇者的出現，定是對方對付他的手段之一，但是，這種手段實在困擾和拘束他，使他無法全力和對方周旋。

思潮起伏間，菜肴送上來了，他却忘了飢餓，也忘了動筷子。

「堂倌！加一副碗筷來！」一個其貌不揚的矮小個子，大模大樣的在董春暉對面坐了下去，就好像他是董春暉等候的客人似的。

董春暉皺了一下眉頭，心中暗笑一聲，忖道：「好，我就看看你能有多大的氣候。」

碗筷加來了，那人熟絡的一笑，道：「別想心事了，請吧！」也不管董春暉反應如何，就狠吞虎嚥的大吃大喝起來。

董春暉樂於精食，却不慣狠吞虎嚥，他筷子還沒有動，桌上的菜肴已被那莫名其妙的漢子吃了一大半。

董春暉一賭氣，吩咐道：「堂倌，外加一隻燒鷄，四斤牛肉，二斤洞庭春。」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要得，够朋友！」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可認識我是何許人？」

那人笑道：「你不就是董老弟，董春暉，你忘了老哥哥，老哥哥吃定你了。」

董春暉一陣納悶，腦中可想不出這樣的朋友來，可是，由於那人能一口叫出他的姓名，他倒不能不加多一份謹愼了。

酒醉飯飽之後，那漢子一拍肚皮道：「能有你這個朋友，五臟神可有福了。」轉身走出去了，口中沒帶半個「謝」字。

董春暉沒想到他說走就走，他還要付賬，無法立時追出去，當他付完帳追出時，那還能找到那人的影子。

董春暉啞然失笑，猛低頭，忽然發現衣襟上多了一角小紙片，取過紙片一看，不由大叫一聲，道：「好小子，你向那裏逃。」身形一長，不顧驚世駭俗，飛也似的向鎭外追了出去。

三轉二轉，追到一條小河前面，蘆葦中忽然揚起一支船槳，有人叫道：「請上船。」

董春暉一分蘆葦鑽了進去，點足上了小船，船上船夫正是那吃他喝他的那人。

董春暉雙拳一抱道：「老丈上下如何稱呼，寵召在下而來，有何指教？」

那人一起雙槳，先把小船划了出去，然後說：「老夫說一個人，你可知道？」

董春暉道：「你請說。」

「四相先生。」

董春暉點頭一笑道：「有勞了。」

洞庭湖濱港汊特別多，橫豎交叉，不是熟習地形的人，稍一失神，就會迷失方向，董春暉坐在小船上也不知轉了多少灣，最後停在一間小房子前面，上岸入屋，四相先生果然坐候佳賓。

那接董春暉的人入門便笑道：「老四，這趟差事不惡，好好的打了次牙祭。」

董春暉抱拳一禮，道：「春暉見過四先生！」

四相先生指着那接董春暉的人問董春暉道：「老弟可認識此公？」

此人在四相先生口中以「公」相稱，看來定非等閑之輩，董春暉轉向那人一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有請前輩賜教。」

那人一翻眼道：「老夫沒有名字，不敢高攀尊駕這類武林新貴。」忽然扭頭走出去了。

董春暉想不到會碰這種釘子，面色一紅，訕訕的道：「此公……。」

四相先生一笑道：「此公是個怪物，不要放在心上，任他去吧。」

董春暉很想知道那人到底是誰，不覺又問道：「此公是……。」

四相先生又打住他的話頭道：「他自己既然不願表露身份，那就算了。」

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好！好！好！本來就不相識，又何必再相識？」他笑得很勉强，說的更勉强，那人臨去時的那些話和那種態度，很使董春暉感到難過。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今天的作爲，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和無比的心血了，想不到還有這樣輕視他的人。

四相先生也看出董春暉大爲不樂，暗暗嘆息一聲，道：「老弟，我們爲人行事，但求無愧我心就够了，不必多想了，我們談我們的吧？」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四先生說的是，但不知四先生有何見教？」

四相先生道：「聽說任老弟最近有了麻煩，不知此事究竟如何？」

董春暉道：「他是池魚之殃，受了在下之累，對方眞正的對象其實就是我。」

四相先生點了一點頭，道：「這就是了！」

董春暉聽他話中有話，心中一動問道：「四先生，您可是別有所聞？」

四相先生道：「不錯，外面有很多傳言，對你老弟甚爲不利，所以老夫特來走告。」

此老古道熱腸，令人感動，董春暉心中一暖，道：「多謝關注。」

四相先生搖手一笑道：「你這樣說就見外了，其實老夫又何嘗不是爲了自己……唉，老夫有很多朋友也捲進來了。」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那是說好人難做了。」

四相先生急口道：「老弟，快不要這樣說，我担心的就是怕你再走極端。」

董春暉一笑道：「四先生，你過慮了，晚輩立志如山，心堅似鐵，那會如此經不起磨練。」

四相先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老弟有這種皎潔的胸懷，老夫就放心了，不過，有許多事情，常常會令人忍無可忍，終於事出意外，發生不幸的結果。」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四先生的意思，晚輩已知道了，以後晚輩加倍的忍讓就是。」

四相先生道：「光忍並不是善善之策，老夫有一釜底抽薪之計，不知老弟可願接納？」

董春暉微微一笑，先不作承諾，却問道：「四先生有何釜底抽薪之計？」

四相先生道：「如果老弟能改容易服，暫避鋒頭，使那些找你麻煩的人找不到對象，豈不把一片腥風血雨化解於無形，不知老弟可願受此委屈。」

董春暉面現不愉之色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晚輩這算是什麼？」

四相先生微微一笑，道：「能大能小是條龍，只能大不能小是條虫，老弟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又何必在乎暫時的屈辱呢？」

董春暉嘆了一口氣，道：「晚輩罪孽深重，這點屈辱總算不得什麼，只是賺囚鐵血行者任兄那批人如果找不到晚輩時，豈不另生事端。」

四相先生點頭道：「老夫也曾想到這一點，你何不再製造一種身份，代表你現在的身份和他們周旋，這樣就可兩面兼顧了？」

董春暉首肯了，但却苦笑一聲，道：「晚輩眞成了無立錐之地的喪家之犬。」

四相先生寬慰他道：「眞金不怕火，事久見人心，大家總有一天會瞭解你的苦志，尊敬你的爲人的。」

董春暉道：「瞭不瞭解晚輩，晚輩倒不在乎，晚輩却要先父死能含笑。」

四相先生贊許道：「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你這種心意，定能感動大家，化干戈爲玉帛。」

董春暉道：「到時候還望四相先生美言化解。」

四相先生道：「義不容辭，老弟但請放心……」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指裏面道：「房內準備得有易容化裝應用之物，老弟乃是此道中高手，請自去易容吧？」

董春暉曾以「修羅三妖」行世，歷久無人知曉，其易容之術自亦非常高明，不過片刻之間，他再回到廳中時，已變成了一個呆頭呆腦的大小子。

廳中已經不見了四相先生，他已先行離去，他實在是一位古道熱腸的長者，他這樣悄悄的來相會，又悄悄的離去，自是亦有着滿懷難以言宣的心事。

四相先生不便明說什麼，但董春暉不難從近日問的情況，明白他要說些什麼話的。

早日他趕來岳陽途中，被一批尋仇的人截擊過，今天又接連遇到柳氏家族和中條七煞，由此可知其他要來找他的人，自然是以尋仇爲主了。

想起當年從事殺手業時，不知殺了多少各式各樣的人物，今天他們這時蜂擁來尋仇，時間又來的這樣巧，最簡易的推斷，自然是幕後有人鼓動慫恿，使他應接不暇，自亂陣脚，授人以柄。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發出一聲苦笑，自言自語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他們來尋仇沒有什麼不對，可是，我不能就此捨命償債，我欠的債遠勝於他們的仇人，我應該以有限的生命，有爲的身手，向人們作更大的補償……。」

「哼，聽你說的倒比唱的好聽得多。」接他進來的那人，忽然走了進來，正面指摘他。

董春暉心裏一笑，暗忖道：「他原來是根本不高興我，只因受了四相先生之托，才不得不勉强把我接來。」偏頭重新看了那人一眼，微笑道：「老丈，何以認爲在下乃是口是心非之人。」

那人道：「老夫只問你，中條七煞可是死在你手中？」

董春暉點頭道：「不錯，是在下利用這機會除去了他們七個武林敗類。」

那人冷笑一聲，道：「尋仇的人不錯，難道他們就不能向你尋仇。」

董春暉「哦！」了一聲，道：「老丈有所不知，他們與在下並無私仇，只是像在下過去一樣，受了人家的金錢，代人尋仇而已，在下對自己過去的行爲至爲恨惱，是以對他們另有看法，何況他們積惡如山，怙惡不悛，人性早泯，留他們多活在世上一天，便多增加許多孤兒寡婦。所以，在下不惜被人視爲嗜殺之徒，而除此惡獠，以保善良者的安寧。」

那老人眨了一眨眼睛，沉思了半天道：「你這話好像說得有點理由……。」

董春暉微微一笑，接口道：「請老丈再看看柳氏家族與另一批向在下尋仇的太湖三義，在下可曾對他們下過毒手？」

那老人微微一怔道：「太湖三義也向你尋過仇？」

董春暉道：「那是三天以前的事，我們相遇於前來岳陽途中，他們率領了二十餘人，將在下圍困於死地，在下苦戰突圍而出，却始終未下重手，是以他們雖略有損傷，却並無一人身受重傷之事，老丈，在下當時如果出手稍重，便不會給他們圍困時達半天之久，而及時到達岳陽，防止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失事了。」

那老人心中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不過他綳得緊緊的面孔，却鬆弛了不少，點了一點頭道：「老夫送你出去。」

董春暉雙拳一抱道：「不敢再勞大駕相送，在下就此告辭了。」

說着，身形猛然平地而起，落在蘆葦梢上，就踏着起伏的蘆葦尖梢，一去就是七八十丈，直到人影消失不見，都是踏着蘆葦而行，未曾落下蘆葦一次。

董春暉施展了一次「天寶神法」上的奇學「一瀉千里」，「一瀉千里」就是「草上飛」神化後的功夫，比「草上飛」，又省力又持久，就以這一望無盡的蘆葦地來說吧，他只要展開身形之後，便可利用蘆葦尖梢起伏之微力，一直走到盡頭，而不損絲毫眞元內力。

那老人可是一個識貨的江湖奇人，直眼望着董春暉身形消失了半天，還是回不過神來。

他先被董春暉說了一頓，現在又看到董春暉這手震撼心神的神功，他能不感慨叢生，從頭檢討麼？

「富老，你在發什麼楞？」

猛然一震回頭，只見在他身後併排站着三個人，三個身材高大，一色葛衣長袍的人。

富老，他就是富連山，富連山就是君山逸叟，君山逸叟就是南拳北腿雙天豪的南拳。

後面來的這三個人呢？他們也不等閑，三人併稱天星三傑，他們是同胞手足親兄弟，大爺佟智，二爺佟仁，三爺佟勇，他們三兄弟光明正直功力高，在江湖上人緣好，朋友多，和富連山是多年老朋友。

君山逸叟富連山呵呵一笑道：「稀客，稀客，請屋內待茶。」

肅客進入屋內，三爺佟勇性子急，開口便問道：「富老，聽說你把董春暉弄來了，他人呢？」

君山逸叟富連山長嘆一聲，道：「走了？」

佟勇疑訝的道：「你老就這樣把他放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老夫沒有放他，也沒有留他，他是自己走的。」

佟勇道：「你們動過手？」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沒有，老夫不是他的敵手。」

佟勇哈哈一笑道：「那怎麼可能呢？憑你老的神拳，那小子能擋得住麼？說笑話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指着外面，一望無盡的蘆葦地道：「各位見過從這裏施展『草上飛』功夫，一口氣走完這塊無盡的蘆葦地的人沒有？」

天星三傑齊皆一驚，道：「他有這份功力？」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這可能他只是稍露顏色，各位可知道中條七煞是怎樣死的？」

君山逸叟富連山問話出口之後，並沒有希望他們答話，接着又道：「他們動手的時候，老夫正好從附近經過，只見他身形一動，中條七煞別說還擊，簡直連招架之功都沒有，便一齊命喪黃泉。」

佟仁面色一變道：「他也太心狠手辣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最初老夫也是這樣看，可是，現在我不是這樣想了。」

佟勇笑一笑道：「富老，您怎會有這種想法呢？你向來都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

君山逸叟富連山截口道：「對於這一點，老夫現在也還是一樣，佟三爺，老夫先請問你一句話，如果中條七煞被人買動了來加害你，而你又有一舉除去他們的力量，你會怎樣辦？」

佟勇不加思索的道：「先殺了他們，以免他們再害別人。」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你老弟這樣做，算不算心狠手辣呢？」

佟勇道：「除暴安良，怎能算是心狠手辣呢？」

君山逸叟富連山一笑，道：「董春暉這樣做，又有什麼不同呢？」

佟勇一怔，道：「他……」他實在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佟勇的話也接不下去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其中還有一點，他是不是『修羅三妖』也有問題，『修羅三妖』雖然殺人無數，但始終神秘莫測，實在很難把『修羅三妖』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佟勇道：「這一點錯不了，他實在是『修羅三妖』無疑，因爲這話是從他繼母口中說出來的。」

君山逸叟富連山笑了一笑道：「我想不會有人親耳聽到他繼母說的，如果是從他家人口中傳言而出，這話值得懷疑。」

人，就是這樣怪，當你對他懷有成見時，他全身上下，沒有一根毫毛是對眼，一旦消除了你心中的成見，你却能想出很多理由爲他分說。

其實，君山逸叟富連山是一個很正直的人，這時說的話，就很偏袒董春暉了。

他的這樣改變看法，固然是董春暉一番話說得他心中點頭，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大大的受了四相先生的影响，他要沒有受四相先生的影响，他當初就不會去接董春暉來和四相先生相會。

大爺佟智皺了一皺修眉道：「富老，你可是要打退堂鼓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這件事情，既然搭上了份，老夫也不會輕言退出，不過老夫還要多看一看，多想一想，我們都是在江湖打了一輩滾的人物，臨告隱之前，裁不起任何跟頭，更不能爲自己製造終生的悔恨。」

二爺佟仁沉吟出聲的自言自語：「這這……」半天之後，一抬頭，左右盼顧老大老三一眼，接着道：「大哥，三弟，富老的話，不無道理，我們要多思而行。」

三爺佟勇微微一笑道：「富老，四相先生來過你這裏沒有？」

君山逸叟富連山不是一個說得出謊話的人，別人不問他，他儘可不提，現在佟勇問出了口，他只有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頭，道：「他確然來過了。」

三爺佟勇一笑道：「他似乎有點口是心非，他答應置身事外的，却暗中替董春暉做起說客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四相先生的爲人，我想三位比老夫還清楚，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他是怎樣的，三爺可記得？」

三爺佟勇道：「他說，對於董春暉這次的事情他決不偏袒，但憑武林公斷。」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他來老夫這裏，也沒有多說什麼，他只是要老夫三思而行，其實說來，他這話算不得偏袒，他只是要老夫三思而行，該如何而行，還是由老夫自己決定。」

大爺佟智道：「老三，富老的話不錯，四相先生就是說了話，也很公正，我們都知道他對董春暉的觀感，他能這樣委屈求全，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就老夫現在的看法來說，也是違反老夫心意的，三位可知老夫三個劣徒，在三天之前被董春暉打得落花流水，照說，老該和大家一個鼻孔出氣才對，可是，老夫不那樣想，老夫還是認爲應該三思而行。」

二爺佟仁轉臉向着大爺佟智，道：「大哥，依小弟之見，還是先看看情形，再作進一步舉動，比較妥當。」

三爺佟勇大嚷道：「二哥，你怎麼啦，好像食言自肥了。」

大爺佟智道：「老三，老二的持重是應該的，我們這一趟算沒白來，走，我們回去再商量。」

天星三傑告辭走了，君山逸叟富連山也忽然作了一個決定，划着他的小船離開了自己的家。

× × ×

董春暉離開君山逸叟富連山後，也不回岳陽，却奔向了一座香火全無的冷廟。

這座廟雖冷，但却很大，顯見過去這裏有過非常風光的歷史。

廟中只有一個老道士和一個小道士，他們住兩間進出最方便的房子，其他的空房多得很，根本沒有人管。

董春暉翻牆而入，進入了一間房子。房子裏小狗子正獨自一人對着一大包鹵菜和一壺美酒邊飲邊皺眉頭。

董春暉輕咳了一聲，驚得小狗子猛的一震，跳了起來。

董春暉一笑道：「小狗子，是我，別怕。」他化了裝，却用本來聲音說話。

小狗子一笑道：「原來是董大哥……該叫您董大叔才對……。」

董春暉道：「小狗子，你爲什麼忽然改變了稱呼呢，我們不是說好了各交各的麼？」

小狗子道：「這個稱呼，我剛才才想透，從前你與家師雖然是朋友，但沒有結盟，後來你們結了盟，我再這樣稱你大哥就沒大沒小了，所以該改口稱您大叔，同時朗軒也請大叔不要再叫我小狗子了。」

董春暉笑了笑道：「朗軒，你眞的長大了，我尊重你的意思就是。」

柯朗軒（小狗子本姓柯，以後就以他柯朗軒行文）雙拳一抱道：「朗軒重新見過大叔。」

董春暉一揮手道：「你這就多此一舉了。」

柯朗軒道：「禮當如此。」

柯朗軒不但長大了，似乎還讀了不少書，與從前完全不一樣了，二三年不見，眞是叫人刮目相看。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你進行的結果如何？」

柯朗軒道：「果然不出大叔所料，有人找上了朗軒。」

董春暉道：「你怎樣脫身的？」

柯朗軒道：「我們彼此保留了一份客氣，還沒有破臉。」

董春暉道：「那是說，他們向你提出了某種條件。」

柯朗軒道：「他們要朗軒把大叔賺到一個指定地點，就釋放家師。」

董春暉道：「你答應了沒有？」

柯朗軒道：「我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却也向他們提了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柯朗軒道：「我要先見到師父。」

董春暉道：「他們答應了沒有？」

柯朗軒道：「搭幾人不能作主，約定今晚三更時分再談。」

董春暉點頭道：「好，到時候由我去赴約。」

身入虎穴　只望兄嫂脫困

三更時分。

董春暉化裝成柯朗軒的樣子，到了約定的地點——一棵老槐樹下面。

四週死一般的寂靜，教董春暉等了很久一陣時光。

當董春暉等得不耐煩，大光其火，頓脚要走的時候，遠遠傳來一聲呼叫道：「柯少俠……。」三條人影如飛而來。

董春暉暗笑了一聲，罵道：「我早就知道你們藏在附近，這種手法，何異班門弄斧……哼……。」

來人很快的到了身前，領先一人，年約五十左右，身穿長衫，有幾分斯文樣子，他身後另有二人，都是四十左右的壯漢，身上都帶了兵刃，氣勢非常威猛。

董春暉打量來人，正是柯朗軒說的那僞秀才王富學。

他打量假秀才王富學時，假秀才王富學也把他看得非常仔細，同時，也皺起了眉頭。

假秀才王富學的反應，早在董春暉意料之中，因爲董春暉到底不是柯朗軒，任他化裝術如何高明，也難化裝得和柯朗軒完全相同，除非，董春暉有柯朗軒的人皮面具或用特殊手術把容顏改變成柯朗軒，才能眞假莫辨。

可是，這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甚至，根本辦不到的事情，譬如，柯朗軒的人皮面具，柯朗軒不死，他的人皮面具從何而來，但，柯朗軒又怎樣死得了。

不過，董春暉是有備無患，心中篤定，但見假秀才王富學眉峯一動，便冷笑一聲道：「姓王的，皺什麼眉頭？莫非是你做不得主。被你們的頭兒打了回票？」

假秀才王富學搖頭一笑道：「沒有的事，我們說定的話都算數，只是……。」

董春暉現出一臉不屑之色，道：「只是什麼？」

假秀才王富學訕訕的道：「柯兄，你可是眞的柯兄？」

董春暉一笑道：「你這話又從何問起呢？」

假秀才王富學道：「你好像和我們初次相見時不一樣哩！」

董春暉神色自若的道：「不錯，是有點不一樣，你的眼力倒是相當厲害。」

假秀才王富學當時臉色一變道：「朋友，你到底是誰？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老虎嘴裏拔牙。」

董春暉忽然哈哈大笑道：「姓王的，我又沒有說我與昨天不是一個人，你發什麼橫？」

假秀才王富學楞了一楞道：「那你爲什麼今天和昨天不一樣。」

董春暉道：「那是在下的高興，不可以麼？……」忽然，原地打了一個轉，轉身之間，伸手又在臉上動了一動手，面貌又有了不少改變，接着，一笑道：「你再看我現在，與剛才又有什麼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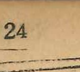
假秀才王富學能說什麼嗎，只有打着笑容道：「柯兄，你的易容之術確實很高明。」

董春暉道：「你昨天見的我不一定是眞的我，今天的我，更不會不是我，要分眞與假，見到了家師自然分明，你煩什麼心。」

假秀才王富學被董春暉唬得只瞪眼，一時之間，不知該怎樣說話才是。

董春暉話鋒一回又道：「我們好像約定過一種暗語，你爲什麼不先試試呢？」

假秀才王富學被董春暉搶盡先機，這才緩過口氣來，笑道：「說得是，我眞糊塗得可以，怎會把這重要的事給忘了。」



假秀才王富學神情一整道：「請問柯兄，你昨天是幾時幾刻起床的？」

董春暉道：「子時一刻。」

「幾時幾刻啓程？」

「丑時三刻。」

「身上帶了幾兩銀子？」

「七兩三。」

假秀才王富學一笑道：「柯兄，你眞是柯兄，請！」

董春暉站在原地，紋風不動地道：「且慢，我們的話還沒有說明白。」

假秀才王富學道：「敝東有候柯兄多時了。」

董春暉搖首道：「第一個要見的是我師父。」

假秀才王富學道：「先與敝東談談，又有何妨？」

董春暉道：「見不到家師，一切免談，再見。」忽然身形一轉，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假秀才王富學叫道：「柯兄，請你留步。」

董春暉不聞不問，人已走出二三十丈外。

假秀才王富學拔身而起，飛落董春暉身前，攔住董春暉，道：「柯兄，在下帶你去見令師就是。」

董春暉一笑道：「多謝了。」

假秀才王富學道：「不過有一件事情，柯兄得完全與在下合作，才能够見到令師。」

董春暉一笑道：「見不得人的事，總是掩掩飾飾，你可是要制住在下穴道和蒙住在下雙目？」

假秀才王富學道：「咱們是誠心交你這個朋友，豈敢冒犯，制你穴道之理，但爲了你我大家方便，却要蒙住你雙目，你可願意稍受委屈？」

董春暉笑道：「在下不願意行麼？……把蒙目的東西拿來。」

董春暉蒙好雙目，假秀才王富學接着輕嘯一聲，附近樹影中抬來一乘便轎，請董春暉坐了上去。

董春暉騎過馬，行過船也坐過車，就沒有乘過轎，人坐在轎上，有如騰雲駕霧一般，別有一番風趣。

由三更時分走到黎明時分，到了目的地——一所新蓋的大茅草屋。

董春暉走進茅屋，只見大廳上正坐着鐵血行者任無我和他的夫人香香……

不，怎樣有二位香香？……董春暉以爲是自己眼睛被蒙花了，立時閉上雙目，定一定神，再仔細望去，依然還是二個香香併坐在一起。

董春暉楞了一下，先向鐵血行者任無我行禮，拜見師父，口中却沒把師娘稱呼在內。

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看得出董春暉絕不是柯朗軒，不過他經驗豐富，臉上鎭靜如常，微微一笑，道：「不要多禮了，見過你師娘。」

董春暉忍不住問道：「那一位是師娘，徒兒實在迷糊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二位都是。」

董春暉猶豫的望了鐵血行者一眼，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笑一聲，道：「二位都是，你就稱大師娘二師娘吧！」

至於誰是大師娘？誰是二師娘？鐵血行者任無我却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董春暉向二位師娘行過禮，在下首落了座。

鐵血行者任無我咳了一聲，說道：「好，現在你已經見到爲師了，你可以回去了。」

董春暉口中叫了一聲：「師父……」暗中又傳音道：「大哥，我是春暉……。」

鐵血行者任無我揮手道：「多言無益，你回去吧！」

董春暉雙眉一蹙，說道：「師父，弟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根本不讓董春暉把話說完，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叫你走，你就走，難道你以爲你現在翅膀已經硬了，可以不聽爲師的話了……。」

話聲未了，人已站了起來，走出大廳去了。

董春暉一向深知鐵血行者任無我的爲人，但他這種行爲却把董春暉弄糊塗了，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誰，怎樣會放過這次交談的機會呢？

是我來錯了？

還是他已經失去了自己？

微一失神之下，兩位師娘也都悄悄的退出去了，大廳之中，只留下了董春暉一人。

董春暉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可從來沒有遇過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現在正應了「有興而來，敗興而返」的寫照。

身後，假秀才王富學悄悄而來，悄悄道：「柯兄，你已見過令師了，請吧！」

董春暉下意識地道：「去那裏？」

「去見敝東主呀！」

董春暉訝然問道：「令東主就在這裏嗎？」

假秀才王富學道：「敝東主爲了柯兄方便，也移駕而來。」

董春暉點頭道：「好。」

假秀才王富學領着董春暉穿過一片密林，來到另一所茅屋之前，這所茅屋前面，分列着四個黑袍老人，一字排開擋住了假秀才王富學和董春暉去路。

假秀才王富學打着笑臉向最前面一位黑袍老人，欠身行禮，道：「煩請禀報一聲，柯少俠駕到……。」

「王富學，請柯少俠進來！」不待通報，屋內已自傳出一道話聲，聲音不大，但却聲節鏘然，入耳震入心弦。

這是有意賣弄功力，顯示威風，董春暉微微一笑，便隨着假秀才王富學進入屋內。

假秀才王富學把董春暉送入廳中後，便先自退了出去。

廳內，只有董春暉和一個臉色木然，端坐在正中太師椅上的紫袍人。

紫袍人上下打量了董春暉一眼道：「你就是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徒弟柯朗軒？」

董春暉應了一聲：「是！」

紫袍人一擺手道：「坐！」

他沒有說「請」字，董春暉便也不說「謝」，在另一張太師椅上落了座。

紫袍人道：「你見過你師父了。」

董春暉又道了一聲：「是！」

紫袍人明知故問，董春暉更是虛應事故，答了話，却顯得非常不調和。

紫袍人雙眉揚了一揚，道：「對你師父的安全，你現在可完全放心了嗎？」

董春暉依然機械似地回答道：「放心了。」

紫袍人道：「聽王富學說，你有辦法把董春暉賺來，此話可是當眞？」

董春暉道：「在下向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紫袍人道：「你什麼時候可以把他賺來？」

董春暉道：「什麼時候都可以。」

紫袍人一笑，道：「年輕人，你的信心倒是十分動人。」

董春暉道：「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人，又豈能叫別人相信。」

紫袍人道：「老夫希望三天之內見到董春暉。」

董春暉道：「可以。不過……。」

紫袍人道：「不過什麼？希望你不要另生枝節。」

董春暉道：「好像我們的條件還沒有完全談妥。」

紫袍人道：「你把董春暉賺來，我們立時放你師父，此外，老夫另外送你私人十萬兩銀子，算是老夫交你這一位少年朋友。」

董春暉道：「銀子在下倒不在乎，倒是家師現在多了一位師娘，那多出來的一位師娘，是不是也一併隨同家師離去？」

紫袍人道：「老夫最愛成人之美，自然由他隨同令師一同離去。」

董春暉道：「說了算數？」

紫袍人道：「老夫說話算話。」

董春暉道：「有何保證？」

紫袍人道：「老夫的人格。」

董春暉一笑道：「人格！如果在下以人格担保，叫你們先放走家師，你們信不信得過在下？」

紫袍人一怔，道：「你可是不相信老夫？」

董春暉道：「相信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至少在下人單勢孤，最是吃虧，尊駕要來點什麼花樣，在下可就吃不着只有兜着走了。」

紫袍人沉思了一下，道：「依你之見呢？」

董春暉道：「由我指定交人地點和時間。」

紫袍人道：「這個……。」不免猶豫沉思起來。

董春暉道：「就算在下有什麼企圖，難道還逃得過你們的人多勢衆。」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對令師徒，向來最是看重，亦從無與令師徒爲敵之意，就是上少俠一個小小的當，又有何妨，老夫同意少俠的意見。」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如果在卜能把交人時日提前，尊駕同不同意？」

紫袍人道：「常言道『夜長夢多』，你如能提前交人，最好不過，老夫豈有不同意之理。」

董春暉緩緩站起來道：「請尊駕傳命下去，我們立時起程，在昨晚在下與王富學相會之地，了結這次交易。」

紫袍人大感意外地道：「你已經制住了董春暉？」

董春暉說道：「有些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在下遇上了這機會，向來都很會把握。」

紫袍老人哈哈大笑道：「少俠，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老夫佩服之至，走！老夫親自陪你走一趟。」

這次沒有再要董春暉坐轎子了，同時，假秀才王富學也沒有和他們走在一起。

他們一路只有紫袍人帶了四個護衞和董春暉六個人。

董春暉和那紫袍老人一路有說有笑，就像老朋友一樣，打發了漫長的旅途。

約在黃昏時分，董春暉和紫袍人一行六人，最先到達了目的地。

到達目的地方後，董春暉若無其事的只顧和紫袍人拉東扯西的聊天，好像忘記了交人的事。

紫袍老人忍不住問道：「柯少俠，你要不要去準備一下。」

董春暉笑道：「不用，在下保證只要家師一到，就可將人交出就是。」

紫袍人道：「你可是早已把董春暉藏在附近了？」

董春暉笑笑地道：「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紫袍人道：「打什麼賭？」

董春暉道：「尊駕如果找得董春暉的藏身之後，在下認輸，轉身就走，也不等待家師了。」

紫袍人道：「這個對你太不公道了，我們賭點別的東道如何？」

董春暉道：「願聞高見。」

紫袍人道：「老夫很喜歡你這人，如是老夫找到了董春暉，老夫要你歸於老夫旗下，爲老夫出力辦事。」

董春暉道：「有期限沒有？」

紫袍人道：「以你看呢？」

「三年如何？」

紫袍老人點頭道：「好！我們就以三年爲期。」

董春暉道：「要是你輸了呢？」

紫袍人道：「老夫聽你的意見。」

董春暉道：「化解了你與董春暉之間的恩仇如何？」

紫袍人凝目注視着董春暉道：「就算老夫有此心意，你又如何作得了董春暉的主？」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你可知道董春暉與家師之間的交情，有家師一句話，包你恩怨全消。」

紫袍老人搖了搖頭道：「這件事……你還是另提別的條件吧。」

董春暉和他一路談說而來，對這個紫袍人暗暗下了一番分析研究的工夫，覺得這紫袍人壞是壞，但還不是壞到無藥可救的人，所以很想借此機會消弭這場流血慘事，這時心意難達，只有暗暗嘆了一口氣，道：「那麼今後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擾我們師徒的生活爲條件如何？」

紫袍人道：「老夫對你們師徒本來就無敵意，這件事老夫保證做到。」

董春暉道：「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紫袍人轉頭向隨身四衞一揮手道：「你們去搜！」

那四位黑袍老人分頭飛掠而去。

董春暉暗暗估量那四個人，起落之間就上七丈，而身形之輕靈巧快更似四朶烏雲，浮空而去，這份功力，實在已經到了三花聚頂，五嶽朝元的境界，是爲當代不可多得的絕頂高手，也是他非常扎手的對手。

董春暉暗中咋舌之下，不由回頭望了紫袍人一眼，豈料，這時那紫袍人也正向他望來，兩人目光一對之下，紫袍人微微一笑道：「少俠可想知道他們四個人的身份？」

董春暉道：「身份唬不倒人，倒是他們四人練的那身『浮光步』堪稱天下奇學之一，令人驚服之至。」

紫袍人目光連閃，臉上的表情更勝於董春暉對那四人的驚服。

董春暉心中暗道一聲：「糟了，多言必失，莫要被他猜出了我的身份才好……」

心驚之下，瞥目間，只見遠處已有十幾條人影，疾奔飛掠而下。

董春暉暗暗吁了一口氣，大聲叫道：「看！那邊來了不少人物。」

董春暉這聲呼叫暗中可注進了一種震撼功勁，震得那紫袍人思維一斷，皺眉望去……。

董春暉可不能再讓他集中思維去回想原來的問題，馬上又道：「你看他們是不是家師等一行人？」

紫袍人點頭道：「應該是他們，他們也該趕到了。」

董春暉故作驚人之語道：「他們好像不是啦！」

紫袍人一笑道：「當先一位就是假秀才王富學，少俠，你難道沒有看出來？」

董春暉聽他語氣，看他神情，他剛才的疑心，似乎已因自己這番做作而消除了不少，暗笑一聲，忖道：「我要再逞能，這次打賭可就一敗塗地了。」

他故意瞪大着眼睛，凝神望了半天，才驚叫一聲，道：「不錯，就是他們，家師不就走在第二麼。」

紫袍人忽然輕輕的叫了一聲：「董少俠……。」

這一聲「董少俠」可把董春暉的三魂七魄叫得脫體飛去，當時只覺頭皮一麻，全身虛脫似的泄了氣……

但，董春暉可不是一個甘願認輸的人，心急之下，仍不現形色，故作無聞地自言自語，道：「奇怪，二位師娘都是空手而來，難道他們不準備離開？……」

緊鎖着雙眉，不得其解的深思起來。

紫袍人見董春暉全神貫注在來人身上，對自己試探性的呼聲，沒有任何反應，不免眉頭一皺，又猶豫了起來。

就這片刻之間，鐵血行者任無我等一行人已停身在他們面前了。

董春暉好容易吁了一口氣，大聲道：「師父，他答應放我們回去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驚訝地道：「什麼？他們會放我們？」

董春暉一指那紫袍人道：「話是這位紫袍人說的，師父您要是不信的話，可以問他。」

鐵血行者任無我驚愕得失神了半天，邁開大步走向紫袍人道：「此話當眞？」

紫袍人道：「話是不假，不過……」

董春暉心中最提心吊胆的事，就是怕紫袍人想出他的身份，先出口把他身份叫破，所以，董春暉一聽紫袍人話中有話，馬上接口道：「咱們有言在先，現在請你下令放人，在下馬上交人……。」

紫袍人急口道了一個「你」字，却又被董春暉搶先道：「區區在下，就是董春暉，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尊駕該不會反覆無常吧！」

同時，以奇快無比的手法，從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現出本來面目，昂然而立。

紫袍人讚嘆了一聲，問道：「董春暉，你够機警，也够厲害，老夫豈能落人口實……」

話聲一頓，隨又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錯，任大俠，你可以隨時離開這裏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問道：「連賤內一起嗎？」

紫袍人道：「兩位夫人一併在內，你們現在都自由了。」

「萬總管，你好大的胆子，誰叫你擅作主張的？」鐵血行者任無我的一位夫人，寒着面色，走了出來。

紫袍老人微微一笑，道：「夫人，這裏的任何事情，向來都由老夫作主，甚至，夫人與任大俠的婚事，也都是老夫的主意。」

林楚楚氣得杏眼圓睜，上氣不接下氣的戟指着紫袍人道：「你……你……。」

紫袍人面目一冷，目光寒芒似劍的射

在林楚楚臉上，峻聲道：「任夫人，你的春秋大夢也該醒一醒了，你從來就不是主子，現在更不是主子，你不信的話，你可以試一試，看看有誰會聽你的話。」

林楚楚當然不會相信天下有這樣莫明其妙的事，立時嬌軀一擰，尖叫一聲：「天香四鳳何在？」

四位身配長劍的妙齡女郎原本身影不離的隨在她身後，那就是她視爲心腹的「天香四鳳」。

她叫聲出口之後，「天香四鳳」倒是聞聲出來了，可是她們走到林楚楚身前時，並未停下來請示，却從她身前一直走了過去，正眼也不再瞧她一下的，走到紫袍人身後，恭立不動。

林楚楚心中知道不妙了，可是，她却無法接受當前的現實，額前的汗珠，爆得比黃豆還要大，搖着頭，頓脚說道：「不！不！不！這一定是在做夢，不是眞的事實……。」

「夫人，這是眞的事實，令主替你找了一位英雄夫婿，已是對你天高地厚，酬勞你出過的一份心力了，夫人！你就隨任大俠去吧！」假秀才王富學走過來勸慰林楚楚，同時，插身在林楚楚與紫袍人之間，以免林楚楚想不開時，做出自取其辱的事來。

同時，董春暉轉身向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抱雙拳道：「大哥，這裏沒有你的事了，請你帶了二位嫂夫人離此而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了一搖頭，道：「這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先讓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說。」

董春暉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一時也說不清楚，事後小弟再慢慢向你說明，你們先離開這裏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正色道：「兄弟，你不說個明白，小兄如何可以獨善其身，留下你獨自一人在此。」

董春暉一笑道：「我一人在此，安如泰山，你担什麼心。」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縱然安如泰山，小兄也是不能獨自離去，除非你和小兄一同走。」

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大哥，你想到那裏去了，你道我們還會動刀動槍麼，其實，我們早已化敵爲友了，否則，人家豈會如此輕易的讓你們回去。」

紫袍人忽然自動接口道：「任大俠，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只是朋友初交，要好好的談一談，好好的聚一聚，大俠儘可放心。」

鐵血行者任無我暗暗思量了一陣，忖道：「看他們貌合神離，分明各有圖謀，春暉顧慮着我，我又爲什麼這樣不通竅哩！我不會想別的辦法麼。」

心意一通，當時也就順水推舟，哈哈一笑，道：「兩位既然這樣說，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抱了一抱拳，算是向他們告辭，轉身走到林楚楚身前，溫言道：「楚楚，我們走吧！」

林楚楚深受刺激，神智已是失去控制，口中不住的念念有詞地道：「這不是事實，絕不是事實……。」

但，她却還是聽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話，隨着鐵血行者任無我離開了。

董春暉目送他們身形遠去消失之後，這才輕咳一聲，發話道：「朋友，你很够風度，在下敬你三分。」

紫袍人微微一笑道：「你也不錯，剛才你有很好的機會向老夫出手，但你却沒有利用那機會。」

董春暉道：「人總有改變的一天，今天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

紫袍人道：「不出沒有把握的手……。」話聲中，他忽然倒抽了一口冷氣，說不下去了。

因爲，這時董春暉手中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把狹長的奇形怪劍，劍鋒正抵在他腰眼之上，一股劍氣透體而入。

在這種情形之下，紫袍人那還有什麼話好說。

董春暉用事實作了答覆，可是，他並沒有眞的把劍鋒送入紫袍人體內，也沒有藉此威脅紫袍人，出人意料之外的將寶劍收了回去，接着淡淡的一笑，道：「不是不能，是不爲也。」

紫袍人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道：「你又失去了一次機會。」

董春暉道：「這個機會，對你太不公平了，所以，在下寧可放棄。」

紫袍人瞪目望了董春暉半天，忽然，向隨從屬下一揮手，道：「你們大家退出五十丈之外去。」

一聲令下，只見人影紛飛，片刻之間，四週已是靜得只剩下了董春暉與那紫袍人的呼吸之聲。

董春暉錯步退出一丈之外，道：「現在，我們的機會，就公平均等了。」

紫袍人忽然淸脆的一笑道：「我們今天不打了……」

聲音好奇怪，董春暉楞住了，瞧着紫袍人半天轉不過眼來，這紫袍人……眞敎人看不穿，想不透。

紫袍人銀鈴般的笑道：「你會變來變去，老夫又豈能讓你獨自專美，你再看看老夫。」

一個旋身，回過臉來，居然，完全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一位淸麗絕俗的世間絕色，同時，人也忽然矮下去三四寸，原來他那全身的紫袍，也突然變得又寬又大，敎人看了忍不住想笑。

董春暉笑了。

紫袍人嬌羞的一頓，道：「有什麼好笑。」

急急的轉了一個身，又恢復了原來的老樣子，同時說話的聲音也變了，冷冷的道：「董春暉，你可以走了。」

董春暉笑容一斂道：「你……。」他如同墮在五里霧中，不知道他在玩什麼花樣。

紫袍人其實是一位紫袍少女，現在又恢復了紫袍人的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董春暉這聰明的人，似乎一下子也適應不了，無法採取明快的對策。

紫袍人頓足，喝道：「你爲什麼還不走？」

董春暉幌動了一下頭腦，抱起雙拳，道：「在下有請姑娘見示尊姓芳名。」

紫袍人道：「爲什麼要告訴你……你不走，那就我走好了。」

說着，人已平飛了出去，不等董春暉打定主意時，她的影子已經消失了。

董春暉發了半天呆，不但未能想出頭緒來，根本無法想起。

忽然，身後有個人叫了他一聲：「大叔！」

董春暉猛然一震，回過神來，搖頭苦笑道：「朗軒，是你，什麼時候來的？」

柯朗軒道：「來了有一會了，因大叔在想事情，未敢驚動你。」

董春暉道：「你見到你師父了嗎？」

柯朗軒道：「見到了，他老人家請你去相會啦！」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口中剛說得一個「不」字，心念一動，暗忖道：「這次的事情，太奇怪，太不合情理了，或許從那位大嫂身上能找出一部份答案來。」於是，搖頭改作點頭，道：「好吧！」

路上，董春暉還是掩去了本來面目。

鐵血行者任無我落身在湖邊一條漁船上，漁船不大，幾個人促膝擠在艙中，一面行船，一面交談。

林楚楚神智回復了淸醒，她對董春暉還是沒有好感，但，經不住林香香和鐵血行者任無我你一言我一語的勸慰，最後，她心思稍微活絡的嘆了一口氣，道：「我能說什麼呢？我要是自己明白，也不會突然間變成喪家之犬。」

董春暉點頭道：「大嫂，你最初着手招集人手時，有幾個心腹之人？」

林楚楚道：「當初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慫恿家母起用先父一處藏鏹，着手佈置人手，他就是我的第一任總管，後來，事情越來越繁雜，於是，他就把總管的位置交給了萬松年。」

董春暉問道：「那個萬松年是什麼來歷？」

林楚楚道：「現在他是不是就叫萬松年都有問題，那來歷還會眞的麼？」

董春暉道：「你這話說得不錯，他那會把眞話告訴你，……大嫂，你有沒有眞正的心腹呢？」

林楚楚嘆惜一聲，道：「現在，我誰也不敢相信了。」

董春暉道：「大嫂，你如果還有機會回去時，你還願不願意回去？」

林楚楚搖了搖頭道：「醒了！醒了！爭強鬥勝的事，還是讓你們男孩子去逞能吧。」

林楚楚自以爲了不起，誰知一聲晴天霹靂，不但把她的美夢驚醒了，而且，是這樣殘酷的撞擊在她身上，把她整個的信心都擊潰了。

董春暉本想從林楚楚口中探查一些有價値的內幕情形，就這幾句談話中，不難看出林楚楚打開始就被百面書生魏無常玩弄於股掌之上，她那裏知道什麼眞實內情，再談下去，只有更增加她心理的不安，於是，轉變話題，安慰了林楚楚一番，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大哥，你是因禍得福，載得美人而歸，但不知你現在心中有何打算？」

鐵血行者任無我原是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人，他第一次和林香香的結合，是爲了董春暉的目的而結合，可說是一種爲了友情的自我犧牲，誰知婚後的林香香竟是脫胎換骨，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出奇的好。

這次，他再和林楚楚結合，事先雖然也是出於戲劇化，但事後，他却爲董春暉着眼，向林楚楚付出無比的耐心和誠意，想不到，這次終於戲劇化，結束得更戲劇化，自己倒變成了見了女人就愛的登徒子，心中不知多麼的不是味。

董春暉忽然說了這句笑話，只見鐵血行者任無我長眉一挑，虎目暴瞪，嚇得董春暉連忙大叫道：「大哥，笑話是笑話，小弟心裏有數，什麼都知道。」

這一句話，比什麼淸涼劑都管用，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兄弟，我這一輩子可給你害慘了……」

董春暉笑道：「你可是說兩位大嫂不好！」這當然又是一句笑話，故意逗鐵血行者任無我發急。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董春暉斜着頭道：「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是說 我……的行動……」望了一望二位夫人，下面的話不敢再說了。

林香香柳眉一揚，道：「大哥，你的行動怎樣了，又沒有人綁住你的手脚。」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站起身子道：「兄弟！走，有了你大嫂這句話，大哥可要去出出胸中這口烏氣了。」

董春暉搖手道：「這可使不得，小弟還想多吃幾次香嫂手燒的四喜冬瓜哩。」

正當他們說笑中，行舟一頓，柯朗軒在船首喝聲，道：「你們所爲何來？」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請問董大俠可在你們船上？」

董春暉一長身，上了船頭接口道：「在下就是董春暉，不知老丈有何見教？」

一隻小划子，划子上只有一個白髮如銀的老人，他不像一般船夫，不但穿着不同，氣宇也是不同。

白髮老人上下打量了董春暉一眼道：「你眞是董春暉？」

董春暉道：「如假包換。」

白髮老人道：「你戴了人皮面具。」

董春暉道：「你見過董春暉？」

白髮老人道：「沒有。」

董春暉道：「你老丈既然沒有見過董春暉，在下戴不戴人皮面具，對老丈來說，還不都是一樣。」

白髮老人道：「你說得有理，就算你是董春暉吧。」

董春暉道：「那麼老丈可以說明來意了。」

白髮老人道：「有人要見見你，你敢不敢去？」

董春暉一笑道：「老丈的激將法並不高明，但在下不能讓你白來一趟，我樂於陪你回去覆命。」左脚一抬，跨步似的，跨到了丈遠開外的小划子上。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藝高人胆大！」撥轉小划子，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叫一聲，道：「兄弟，大哥陪你走一趟。」身子凌空飛了過來。

董春暉雙掌一托，發出一股奇强無比

的勁力，阻住鐵血行者任無我來勢，叫道：「大哥，你保護二位嫂夫人要緊，請回吧！」同時，雙脚一用力使勁，把脚下小划子逼得加快的射了出去。

方家相邀　竟爲座上貴客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子被董春暉勁力所阻，下面又失去了落脚的小划子，換了任何一個人，都非洗個冷水澡不可，可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並沒有遭到什麼困難，只使了一招，「秋去冬來」，身子非常自然的一轉，就借着董春暉的來勁，輕飄飄的落回自己船上。

這一手看來似乎很簡單的工夫，其實都是驚世駭俗的絕學，先就看得那白髮老人一震，道：「此人是誰？」

董春暉道：「被在下尊爲大哥的人，普天之下目前就只有他一人，老丈不難猜想得到。」

白髮老人「啊！」了一聲，臉上並未現出瞭然的表現，顯見他還不知道鐵血行者任無我是誰，但他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董春暉心念轉動，根據白髮老人的反應，他却對白髮老人作了一番分析：「一，此老不常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不知道他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的關係。二，此老氣概不凡，不是普通聽使喚的人，想來必有相當身份，憑他的身份，而親自受命前來接他，那約見他的人更不是普通人了。三，由於此老的不大明白當前後起之秀，料想他的主人也是不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其爲武林隱者料無疑議……那麼那約見之人會是什麼人呢？……」

最後一個疑問，佔住了董春暉整個的行船時間。

「到了！」董春暉問題還沒有想清，便已到了一艘大船之前。

白髮老人放下手中小槳，向董春暉道：「少俠，請！」

董春暉飛身上了大船，白髮老人跟在他身後，同時上了大船。

大船艙面上站了七八個人，都是一臉恭敬之色，向着他們哈腰行禮。

董春暉暗忖道：「我沒有猜錯，這個老人身份果然不凡。」

去到大艙之前，那白髮老人忽然向前一步，道：「老夫有僭了。」

大艙門上還垂得有五彩珠簾，珠簾由一位錦衣小丫環掀了開來。

白髮老人當先大步走了進去，董春暉在他的身後，只聽他道：「幸不辱命，榮昌已把董少俠請來了。」

「兄弟，多謝你了。」

白髮老人讓開身形後，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白髮老人讓開身形後，董春暉才見迎面錦榻上端坐着一位童顏白髮的老夫人。老夫人身後，另外站着兩位穿着淡黃色衣裳的少女。

董春暉跨步向前，有禮的作了一個長揖道：「晚輩董春暉見過老前輩。」

老夫人含着微笑，欠了一欠身，道：「少俠，少禮！請坐。」

不待老夫人吩咐，便見後艙走出一位身穿水綠色衣裳的少女，把香茗獻上。

老夫人慈和的目光，在董春暉臉上打量了一下，微微一皺眉頭，望了望白髮老人，白髮老人心意相通的點了一點頭，笑向董春暉道：「老夫人有一不情之請，想請少俠除去面上人皮面具，一認少俠廬山眞面目……」

董春暉不待他把話說完，便連連點頭道：「晚輩失禮，請老夫人賜諒。」立時將臉上人皮面具除去，現出本來面目。

董春暉已是二十五六歲了，面上的稚氣早褪，代之而起的是一股英朗之氣，配合着修長的劍眉，挺直的鼻樑和明澈的星目，不凡之中，閃灼着智慧的光芒。

老夫人又望了白髮老人一眼道：「老弟，你怎麼看？」

白髮老人道：「依榮昌的看法，傳聞或許不可盡信。」

老夫人點點頭道：「可是耀東……」

白髮老人沒讓老夫人把話說完，截口道：「他樣樣都不錯，就是耳根子軟。」

兩位老人家，當着董春暉的面，談着董春暉的事，聽得董春暉心跳不止，坐立不安。

老夫人忽然說道：「你好好的問一問他。」

白髮老人輕咳了一聲，叫了一聲，道：「董少俠，請恕老夫無禮，老夫要不客氣的問你幾句話了。」

董春暉心中打定了主意，欠身，改口稱呼道：「老前輩有話盡管直詢，晚輩無不坦誠相告。」

白髮老人道：「少俠，看來你不但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也是一個很自負的人。」

董春暉道：「自負不敢，晚輩只是不甘自棄。」

白髮老人哈哈一笑，道：「出語不凡，後生可畏！」

接着，面色一沉，又道：「聽說你過去就是江湖上聲名懾人的殺手之王『修羅三妖』，此話可是當眞？」

董春暉臉上泛起一片羞愧之色，點頭道：「晚輩慚愧，少不更事，如今已是後悔莫及了。」

白髮老人又道：「聽說，令尊就是死在你自己手中，此話能相信麼？」

董春暉咬緊牙關，含着熱淚，道：「不錯。」

老夫人半起着身子，顫聲道：「你……你爲什麼這樣狠心呢？……」

董春暉淡然一嘆，道：「不知老夫人可願聽晚輩說明情由？」

老夫人點點頭說道：「最好說得越明白越好，老身看你也不是那樣沒有心肝的人。」

老夫人最後一句話，給了董春暉無比的安慰，也鼓起了他對老夫人無盡的敬意，這個老夫人的主意一定是公正的。

董春暉於是含着血和淚，把自己的一生經歷，一絲不漏的說了出來。

最後，慘然笑道：「晚輩罪有應得，所以也不敢怨尤別人了。」

老夫人臉上也佈滿戚容，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倒是眞難爲你了。」

白髮老人也聳然動容的道：「你這些話都當眞？」

董春暉道：「晚輩說的都是實話，別人的看法和說法，晚輩就不敢批評了。」

白髮老人道：「你能不能找出正直的人替你作證？」

董春暉道：「有二個人。」

「那二個人？」

董春暉道：「一位是神州四異之四的四相先生，另一位就是老前輩剛才見到的那位大漢，晚輩稱呼他大哥的鐵血行者任無我。」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神州四異這四位晚輩倒也不錯，但那位魯莽漢子……」

董春暉笑道：「鐵血行者兩肩担道義，有人無我，在江湖上是人人皆知的鐵血漢子，老前輩又不問世事，自是不知道他的爲人。」

老夫人道：「兄弟，這件事還得麻煩你去證實一下了。」

白髮老人頷首道：「榮昌見過神州四異，很是方便，一點不麻煩。」

老夫人轉問董春暉道：「少俠，老身有心留你在此作客數日，不知少俠可願賞臉。」

董春暉雖不知道這位老夫人是什麼人物，但從他們語氣中，不難想像他們的身份定然極爲不簡單，只是，現在的事情太多了，一時難以決定，不免猶豫地道：「這……」

白髮老人截口道：「少俠，老夫人留你作客，那是你天大的福氣，還有什麼猶豫的，快快謝過老夫人。」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道：「晚輩目前有很多待辦之事，實在清閒不下來。」

白髮老人道：「誰要你清閒來着，有老夫的一句話，你的麻煩就可以減少一大半。」

董春暉借着此一機會，問道：「老前輩是……」

白髮老人道：「老夫人……」

老夫人截口含笑道：「你不要打着招牌唬人了，倒是白老弟，董少俠却不可不知……」

「白榮昌，白榮昌……。」董春暉腦中激起了無盡的景慕之色，止不住興奮地道：「老前輩姓白，可是武林雙奇的南刀白老前輩！」

白榮昌笑道：「老了！老了！你就留下來吧！老夫走了。」

白榮昌走了，董春暉留了下來。

老夫人含着微笑給了董春暉一小張老黃紙，道：「這幾天，你就自己打發時光吧！」

然後，命身後一位少女把董春暉送到靠船尾的一間小艙房裏住下。

董春暉打開那小黃紙一看，原來是三招劍法，白榮昌沒有說錯，這在一般人來說，眞是天大的福緣。

可是，這時董春暉的心情不同，想心事都來不及，那有心思注意那三招劍法。

第一天，他根本沒有翻那三招劍法，第二天，才在想煩了心事之後，翻開那三招劍法來解悶。

詎料，這三招劍一經貫注全神之後，便不能自已的非研鑽下去不可。

不知不覺，那三招劍法足足花費了他三天時光，才心領神會的瞭然於心，而深深的領會到那三招劍法的神妙無比，威力無倫。

三招劍法融會貫通之後，董春暉感到非常疲憊，倒頭便睡，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睡夢中忽然聽到了一陣脚步聲來到艙房外。

董春暉一驚而起，只聽艙外有人嬌喝道：「姓董的，你滾出來，你好大的胆子，居然騙起老奶奶的武林絕學來……。」

「砰！」的一聲，艙門被掌力震開了，接着一道白光，疾射而入，直向董春暉心口刺到。

董春暉人雖在夢中，但那三招劍法一直繚繞腦際，這時人一清醒，要命的劍勢已經到了胸前。

還好，董春暉身上帶得有劍，吃驚之下，扭腰轉向一側，讓開來劍，回手擋出一劍。

董春暉殺人的手法，就是攻其不備，他雖然對這種襲擊手法，有獨到的經驗，但向來都是他殺人，而不是被人攻擊。

他應變奇快，還是慢了半分，嗤的一聲，他的衣襟被劍鋒對穿而過，只要再慢半分，少不得皮開肉綻，傷及肌膚。

董春暉回手一劍，出手得恰到好處，正好迎上來人第二劍……

三劍……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在小小艙房之中響成了一片。

董春暉連接數劍之下，已看出來人使的就是他新學到的三劍，於是，他冷笑一聲，就用新學的三劍招和來人動上了手。

董春暉本身功力奇高，三招新學的劍法雖然初次上手，但使開之後，却較來人更見威力，只殺得來人驚叫一聲，退出了艙房。

董春暉心中惱怒，追出艙房，剛才和他動手的那人只是一位少女。

這時，她已是衣衫零亂，狼狽極了。

仔細再看之下，董春暉不由得張大着眼睛，驚訝的道：「怎麼是你？」

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以男裝與他鬥過心機的紫袍人。

那少女杏目一橫，嬌嗔道：「我自己的家，難道不該是我。」扭頭轉身走了。

董春暉楞住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董春暉頭腦剛恢復正常功能的時候，走來一位少女，欠身道：「老夫人有請少俠小飲。」

董春暉進入大艙間，只見那行爲離奇的少女正依偎在老夫人身旁，臉上堆滿了春花似的微笑，對董春暉也不再橫眉豎目，好像剛才要殺董春暉的事，不是她所做似的。

老夫人笑向董春暉道：「聽小玲說，你的大方三劍已練得非常精純了，而且，把小玲也打敗了。」

董春暉轉目向那少女望去，那少女向他擠眉而笑，這倒把他弄糊塗了，更不知他剛才是善意還是惡意？

老夫人望着他也只是微笑，並未因他沒有答話而稍有不愉之色。

還是董春暉自己發覺了失態，唔「啊！」了一聲，忙道：「這位小玲姑娘，晚輩好像在那裏見過？」藉詞把剛才的失態

掩飾過去。

其實，這也是老實話，他們本來就見過面。

老夫人含笑一低頭，話還沒有問出口，那小玲姑娘便先自急口道：「沒有！沒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她爲什麼要否認呢？難道那是她個人私自在外的胡作非爲？

董春暉有心試她一試，輕輕的一聲，道：「好像……。」故意頓了一頓，等待她接話。

她果然接話道：「別胡思亂想了，快坐下來喝一杯吧！剛才小妹嚇了你一跳，先敬你一杯，算是向你賠禮。」借着敬酒之機，一連向董春暉使了好幾道眼色，制止他胡言亂道。

董春暉微微一笑，輕輕的頷了一頷首，舉杯道：「姑娘好厲害的劍法，要不是姑娘手下留情，在下可要出乖現醜了。」

小玲姑娘道：「你眞了不起，三天就把大方三絕招練成了，而且快得叫人吃驚，記得我練這三絕劍的時候，足足練了半個月才練成，和你比起來，我眞成了大笨牛了。」

董春暉客氣地說：「那定是姑娘玩的時候多，練劍的時候少，雖說是十五天，眞正思索的時間，總加起來，也不會有在下苦思三日三夜之多。」

小玲姑娘「哦！」了一聲，恍然而悟的道：「你這話大有道理，這樣看來，我不是大笨牛了，……喂！你這個人很明事理，看來很是不錯。」

她亂扯一頓，就是怕董春暉拋不開心中的結癥。

董春暉道：「姑娘過獎，在下很是榮幸。」

小玲姑娘回頭望着老夫人道：「奶奶，您要他稱呼隨便一點好不好？」

老夫人微笑點頭道：「說得也是，少俠，你的年紀比她大，就叫她的名字小玲吧。」

董春暉道：「這個，晚輩……。」

小玲姑娘截口道：「不要客氣了，奶奶的話就是聖旨，你叫我小玲，如果把小玲叫做玲妹，那就更好，我麼，先叫你董大哥了，董大哥！」

董春暉見小玲一味的討好，已可證實她在外面的作爲，老夫人完全瞞在鼓裏，心裏衡量了一下事理輕重，覺得這小玲撒嬌賣乖，定是老夫人至爲寵愛的小孫女，事情挑明了，也許適得其反，倒不如將小玲身上下手，將來的收穫也許更大。

董春暉心中打定主意，笑道：「這樣說來，晚輩過於高攀了，這……。」似乎不能答應得太快，還得再看看老夫人最後一句話。

老夫人道：「春暉，老身先不客氣，托大叫你一聲春暉了，你就小玲的意思稱她吧……不過……。」

董春暉和小玲齊皆一楞，不知老夫人要說出什麼話來，都不由自主的向老夫人望去。

老夫人頓了一頓，接着道：「不過，我家小玲這丫頭，可是個惹禍精，搗亂鬼，你當了她大哥，將來可有得痲煩，老身可要先向你說明。」

小玲嬌嗔地偎在老夫人懷裏，道：「唉呀！奶奶！您就不會替小玲說兩句好話，你要把小玲新認的大哥嚇跑了，小玲可不依你老人家。」

董春暉笑道：「看來玲妹實在不好惹，不過不遵命，只怕將來的痲煩更多，春暉只有恭敬不如從命了。」

小玲跳起來笑道：「大哥，看來你也是一個惹禍精，所以，才有這樣大的胆子，敢當小妹的大哥……白爺爺，你回來了。」說着，向董春暉伸了一下舌頭，忽然規規矩矩的不敢放肆了。

看來，小玲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頭，對白老俠心裏甚是顧忌。

白榮昌向小玲點了一點頭，道：「小玲，你倒先回來了，你在外面……。」

小玲面色大變，急口叫道：「白爺爺，小玲這次在外面帶回來半斤『玉筍毛尖』，你好厲害呀！小玲還沒有拿出來，你就知道了。」

此老對「玉筍毛尖」似乎有專癖，聞言色喜，到口的話，忽然一改，笑喝道：「有寶爲什麼還不快獻出來，難道你還要老夫……老夫……。」此老可也不簡單，抓住了機會，半點也不放鬆。

小玲一面轉身跑了出去，一面笑道：「白爺爺，遲早都是孝敬你老人家的，你還怕小玲賴皮麼？」

白榮昌哈哈大笑道：「你最好不要賴皮……。」

「啊！」白榮昌突然想起了什麼，訕訕地道：「只顧逗玲丫頭，忘了外面的客人了，老夫人，榮昌作主，已把神州四異中的老四，給老夫人請來了。」

老夫人揮手道：「老弟，你也眞是，爲什麼不直接把他請進來，快！快！快！快請進來。」

四相先生進入大艙間，見了老夫人一臉錯愕之色，惶悚的長揖作禮道：「晚輩單侗，參見老前輩。」

董春暉和四相先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直到現在才知道他的本姓本名。

老夫人楞了一下道：「你就是單侗，單家的那野小子？」

四相先生含笑道：「老夫人不記得野小子了？」

老夫人含笑道：「你現在斯斯文文的，眞叫人想不到你會有今天的成就。」

接着，又伸手讓客道：「坐！坐！不要客氣。」

向老夫人行過禮，四相先生才轉頭向董春暉點頭打招呼，道：「小兄弟，你怎樣也來了。」

白榮昌接口道：「老夫把他約來的，單老弟，老夫今天把你約來，也就是爲了他的事。」

四相先生神色緊張地說道：「他……他……。」

白榮昌一笑道：「不要緊張，董春暉現在還是客人。」現在還是客人，也可能馬上就由座上客，變作階下囚，這種話，那能叫四相先生安心得下來。

董春暉不知老夫人是何許人，還能處之泰然，可是，四相先生就完全不同了。

因爲，他知道這位老夫人在當今之世，實在沒有幾個人惹得起她，要惹惱了她

，天下可要大亂了。

原來，這位老夫人早年在江湖上是有名的辣手觀音，嫁了一個丈夫，又是當年江湖上不作第二人想的奇劍方正，生了個兒子，又在江湖上出足了風頭，打遍武林鮮遇敵手。

只是，他們父子都不永年，若干年前都先後作了古，現在這家大族的武林世家，就由方老夫人統率了。

四相先生對這位老夫人知道得非常清楚，那能不爲董春暉提心吊胆。

四相先生望着董春暉，希望董春暉能事先給他一些暗示，事先也好有所準備。

可是，董春暉除了一臉微笑之外，什麼暗示都沒有。

老夫人輕輕咳了一聲，道：「單侗，聽說你和董春暉交往很久，你對他的事情，最是淸楚，你給老身說一遍聽聽。」

四相先生只有硬着頭皮，把認識董春暉的經過和對董春暉的瞭解，仔細無遺的作了一番說明。

老夫人聽完之後，吁了一口長氣，道：「瞧你這樣說來，春暉倒是知過能改的回頭浪子了。」

四相先生不知董春暉如何投了老夫人的緣，在方老夫人口中，竟「春暉」的叫得非常親近，大感驚奇的暗暗爲董春暉欣喜。

因爲，只要方老夫人說一句話，敢再找董春暉痲煩的人，只怕絕無僅有了。

四相先生一面暗自思量，一面接話道：「董少俠改過自新，力求上進之心，世人多不能諒解接受，如果夫人能出面說兩句話，則董春暉幸甚！武林幸甚！」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單侗，你認不認識周耀東其人？」

四相先生肅容道：「他老人家乃是晚輩大師伯。」

老夫人道：「老身就是他再三邀請出山來捉董春暉的，你說該如何是好？」

四相先生雙眉一皺，道：「他老人家對聲討董春暉一事，非常固執，晚輩曾再三向他要求解說，他不但不聽，反而發誓，非替武林除去董春暉不可，因此，晚輩亦非常作難。」

老夫人道：「他與董春暉有什麼深仇大怨，非除去董春暉不可？」

四相先生道：「老夫人是知道的，他老人家素以古道熱腸見稱，自己雖與董少俠沒有切身仇怨，但他老人家，却把所有的恩怨都挑在自己肩上了。」

白榮昌忽然接話道：「老夫人，你先作個主，管不管這件事情？」

老夫人道：「正道人物，最容易犯的大毛病，就是『矯枉過正』，你大師伯過去好像並不是這種人呀！爲了他，也爲了春暉，這件事老身不能不管。」

白榮昌道：「好！這件事我們管定了，第一步，榮昌認爲最好由老夫人出面，先和周耀東談一談，能了則了，他不點頭時我們就表明立場的，各行其是好了。」

董春暉插嘴道：「老前輩，這樣不大好吧，如果各走極端，豈非又是一場武林紛爭。」

白榮昌道：「如果眞要各走極端，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董春暉道：「晚輩剛才聽老夫人說起周老前輩過去爲人行事，極有分寸，如今忽然與過去完全不同，他會不會別有難言之苦呢？」

白榮昌怔了一怔，道：「這……單侗，你那大師伯可有什麼難言之隱？」

四相先生沉思了一下道：「家師伯這次出頭向董老弟算賬，起因是由於人情關係，有無其他隱情，晚輩就不得而知。」

董春暉忽然皺起眉頭沉思了半天，接着又自己點了一點頭，然後凝目望着老夫人，恭愼的道：「老夫人，請恕晚輩唐突，晚輩有請老夫人見賜一事。」

老夫人見董春暉那愼重的樣子，不由得神態也是一凝道：「什麼事？」

董春暉道：「晚輩想老夫人退隱林園已久，應無出岫之意才對，爲什麼這次一經周老前輩邀約，老夫人便應約出門，這在平常人說來，並無可奇之處，但以老夫人來說，其中就不簡單了，不知老夫人以爲然否？」

老夫人臉上泛起一道驚訝之色，點頭道：「春暉，你沒說錯，老身出山，確有別的原因……。」說到這裏，似乎拿不定的主意，該不該把內情說出來，話聲一頓，猶疑了片刻，又望了一望白榮昌，最後，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老身也有老身的一本經，老身獨子早逝，留下孫男孫女各一，小玲你已經見過了，還有一位孫男叫方鳴皋，今年已經卅多歲了，年前忽然離開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老身明爲應周耀東之請出山，實則是爲了尋老身那孫男。」

董春暉道：「有他的消息沒有？」

老夫人搖了一搖頭，道：「沒有，就像大海撈針，毫無消息。」

董春暉道：「玲妹經常外出，可是在找鳴皋兄？」

老夫人點頭道：「小玲這孩子，平日淘氣頑皮到了極點，遇到了正事，她倒非常得力，到處奔走，不畏辛勞，很難爲了她。」言下之意，不勝欣慰之至。

董春暉暗嘆一聲，忖道：「老夫人，你可完全被瞞在鼓裏了，她人小鬼大，正在替你闖禍啦……」

心念一轉，又思忖道：「常言道『欺瞞』一人容易，欺瞞大家難』，小玲在外胡作胡爲，要瞞老夫人一人不難，但要瞞住所有的人，只怕不大容易，……剛才，她和白老前輩之間的話，大有問題，莫非白老前輩……」想着想着，一雙眼睛不由得轉到了白榮昌臉上。

白榮昌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的主意可是打到了老夫身上？」

董春暉被說得臉上一紅，收起遐想，訕訕的道：「沒有！沒有！晚輩只是在想以鳴皋兄的身世年齡和一身出奇的武功，一旦出現江湖，勢必轟動一時，引起一片話談，可是，江湖上却沒有絲毫消息，這不是有點奇怪麼？」

老夫人點頭道：「這一點老身也覺得甚是奇怪，這也就是找遍天下找不到他的原因。」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晚輩想，總有辦法找到他的。」

老夫人精神一振道：「你是不是已經

想到了辦法？」

董春暉道：「確切的辦法，晚輩還沒有想到，但晚輩料想不久之後，老夫人定可見到令孫。」

老夫人笑道：「那就謝天謝地，太好了。」

到底如何着手去找方鳴臯，老夫人沒有追問，董春暉也沒有再說什麼，因爲他們都是實事求是的人，口頭高興高興可以，但絕不會過份的空想。

其實，董春暉倒不是一點綫索都沒有，只因爲那僅是他自己的猜想，也許一猜就猜中了，也許還隔着十萬八千里，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董春暉不敢在老夫人面前隨便出口。

但董春暉却把話題一轉，含笑說：「人人有本難唸的經，也許周老前輩，有他的苦衷，所以，依晚輩之見，最好先查清周老前輩有無苦衷，然後對症下藥，再加上老夫人與白老前輩的化解，想來他也不會過份堅持，非與晚輩作對到底不可。」

老夫人點頭道：「春暉言之有理，但是用甚麼方法去調查他呢？」

董春暉道：「要明白一個人的隱秘，最好的辦法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從日常生活中去注意他，時日一久，他就隱秘不住自己了。」

老夫人笑道：「看來你年紀輕輕的，有些看法却是非常深刻。」

董春暉嘆惜一聲，道：「晚輩身爲職業殺手時，常把『知彼』視爲成功的第一要素，而一般正派人士，却視『知彼』工作爲有欠光明，因此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晚輩提出這個辦法，實在慚愧，但，這却是很有效的辦法。」

老夫人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老身贊成這個辦法，白老弟，這件事只有你去進行才適合了，不知你屑不屑爲？」

白榮昌笑道：「老夫不在乎這些，而且，這也是爲了周老兒好，老夫樂意去和他住些時日。」

董春暉道：「爲了方便起見，晚輩毛遂自薦，以老前輩隨身侍童伴往，替老前輩辦事，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白榮昌笑道：「好極了……」

「你們去那裏？我也要去！」方小玲嚷着跳了進來，其實，她早該回來了，只因她爲人鬼得很，怕白榮昌揭她的短，所以，盡量避開他，不給他挑毛病的機會。

老夫人道：「他們到你周爺爺那裏去，你受得了周爺爺的那木板面孔麼？」

方小玲伸了一下舌頭，搖首道：「去他那裏呀，算了算了，你們去吧！」

白榮昌望着她一裂嘴道：「丫頭，你剛才是去做甚麼事情的？」

方小玲一怔道：「甚麼事情？」

白榮昌笑道：「你又要賴皮了是不是？送老夫的『玉筍毛尖』呢？」

方小玲訕訕的道：「玲兒原是包得好好的，不知怎的，現在就是找不着了……白爺爺……下次……」

白榮昌笑道：「下次，下次只怕你連話都忘了啦！算你運氣好，白爺爺沒有時間享那淸福，暫不與你計較，不過，你記着，白爺爺的帳可不好欠啊……」

方小玲忙又道：「你們是不是現在就走，玲兒去叫他們替你們備船去……」說着一溜烟的又跑出去了。

老夫人笑道：「白老弟，小玲有甚麼把柄落在你手裏了？」

白榮昌笑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我們這就到周老兒那裏去了。」

時明時暗　兩度查尋根源

周耀東住在一座大宅第裏，同他住在一起的有二十多位江湖名人，大家以周耀東爲首，儼然成了圍捕董春暉的發號施令總部。

白榮昌的名頭尙在周耀東之上，又是方老夫人派來的代表，身份特殊，所受的禮遇自然也非常特殊。

董春暉雜在一班門人弟子羣中，裏裏外外跑進跑出，對於這批人的言行思想觀察得非常淸楚！這時，他也不由得深深佩服四相先生要他改容易裝的遠見，因爲這些人由於失去了他的踪跡，終日無所事事，原來那股同仇敵愾的氣勢，已大大的消失，而且無聊得有些厭倦了。

這種鬥志消失的情形，周耀東也非常明白，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要大家各自回去，只是勉力的穩住大家，等候機會。

有時，也有些董春暉出現的消息傳來，大家空忙一陣之後，遺留下來的是更消沉的意志和更想家的心情。

董春暉聲色不動的在周耀東身旁隱伏了十幾天，觀察了十幾天，發現周耀東附近有三個人最是可疑。

那三個人都算是正派人物，平日不苟言笑，望之儼然，但暗中他們三個人聚在一起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鬼鬼祟祟，不知有甚麼圖謀。

他們是：單掌開山成繼中，八爪神鷹陸健雄，千里追風胡飄萍，成陸二人年在五十開外，但千里追風胡飄萍只有三十左右，却老成得和五六十歲人差不多。

這天，白榮昌開始向周耀東施加壓力了，他老實不客氣的道：「老周，我們到底甚麼時候可以找到董春暉的行踪呢？咱們的方老嫂子，可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周耀東苦笑道：「老哥哥，你就勸方老夫人多等幾天吧，小弟保證，不出十天，定可查出董春暉的下落。」

白榮昌道：「我們這裏人手不少，就憑你我兄弟兩人。還怕制不住董春暉麼？爲甚麼一定要方老嫂子在此苦等呢？」

周耀東道：「老哥哥，這個你就不知道了，你可知道董春暉不但自己功力奇高，而且，也有不少死黨，如果沒有方家大嫂的威名鎭壓，只怕很難收拾他。」

白榮昌道：「可是，小兄剛才接到方老嫂子傳信，她準備三天之後，就要回山了，到時候，小兄也愛莫能助了。」

周耀東道：「老哥哥，你可千萬不能讓她走，至少你得替小弟多留她十天。」

白榮昌道：「方老嫂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她說過的話，有誰能勸得回來。」

這是事實，周耀東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無法勉强白榮昌替他講情，可是他却急得只搓手，坐立不安的自言自語道：「這……這……這却如何是好……」

白榮昌暗暗點頭忖道：「看他這副着

急的樣子，故意要方老嫂子留下來，必有非常的用心，眞瞧他不出，他居然也不老實起來，哼！可惜你的用心早被我們料着了。」

周耀東着急了一陣，忽然站起來道：「白老哥，小弟多派些人去搜查董春暉的下落，你請坐坐，小弟失陪片刻。」

說着，忽忽的走出去了。

過了不久，董春暉進來，點頭微笑道：「他果然中計，帶着千里追風胡飄萍去了。」

白榮昌說道：「他們的去向你能掌握麼？」

董春暉點頭道：「老前輩放心，管他上天入地，都逃不出晚輩的掌握，現在，晚輩只担心一件事……」

白榮昌道：「甚麼事？」

董春暉神秘的一笑，道：「你老人家可是明知故問？」

白榮昌神色一凝，半天沒有作聲，董春暉也不追問。面對面的和他耗着！

白榮昌道：「你可是担心方鳴臯在搗甚麼鬼？」

董春暉道：「你是說，你也知道方鳴臯就在附近？」

白榮昌道：「老夫確信他就在附近，只是老夫始終找不到他……小玲這丫頭定然知道他的下落，眞不知他們安的是甚麼心？」

董春暉問道：「老夫人知不知道此事呢？」

白榮昌搖首道：「她還不知道，同時也不能讓她知道。」

董春暉說道：「爲甚麼不能够讓她知道？」

白榮昌道：「方家是何等家世，如果她知道了眞情，她如何承受得了。」

董春暉一笑道：「老前輩，你的心事都讓晚輩給唬出來了，就請你老人家說個明明白白吧。」

白榮昌一楞道：「你原來並不知道甚麼，只在唬人。」

董春暉道：「並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知道得不大淸楚罷了。」

白榮昌道：「那你知道些甚麼？」

董春暉道：「晚輩只知小玲姑娘是一個集團的大總管，由此推想，要小玲姑娘做大總管的，自然是他哥哥方鳴臯了。」

白榮昌搖頭笑道：「錯了，根本就錯了，你想想，小玲這次隨她老奶奶出山前來這裏，前後不到二個月，怎會是那集團的大總管，那集團的大總管，可是早已有了的啊！」

董春暉眯着眼睛，疑惑的道：「那就怪了，晚輩當面和她打過交道，那時，她就是大總管的身份。」

白榮昌楞了一下道：「你不會認錯人吧！」

董春暉道：「晚輩絕沒有看錯人，而且，她已用一種曲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白榮昌道：「再說下去。」

董春暉道：「老前輩，你道她爲甚麼認晚輩作大哥？」

白榮昌暗笑一聲，忖道：「看你小子精明透頂，怎會對男女之情就這樣笨得出奇？」瞧瞧董春暉，放聲笑了一聲，却暫不點破他，故作糊塗地道：「爲甚麼？」

董春暉道：「她要晚輩替她保密，不向老夫人面前追問她的行爲，正像她用『玉筍毛尖』堵老前輩的嘴一樣。」

白榮昌哈哈大笑，道：「你把老夫看成了甚麼人？」

董春暉道：「等待時機的人。」

白榮昌收住笑聲，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不能讓老夫人知道，她知道了，以後的事情便不好辦了。」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晚輩也想到了這一點……哦！晚輩想起一事，有待老前輩明示。」

「甚麼事？」

董春暉道：「老夫人召見晚輩的眞正理由？」

白榮昌道：「那是老夫的主意，而老夫又是受了單侗的影响，你明白了吧？」

董春暉一聽又是四相先生，心中那股感激之情、那就不用說了，星目之中，熱淚盈眶，只喃喃的說了一聲：「生我者父母，知我愛我者就是他老前輩了。」

白榮昌道：「好，我們不談單侗了，老夫問你，你對這次洞庭風雲，有甚麼看法，說給老夫聽一聽。」

董春暉沉思了一下道：「晚輩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不知是否有理。」

白榮昌道：「你說話好像和老太婆一樣，不要客氣，簡單明瞭的說吧。」

董春暉道：「晚輩覺得這次的風波，表面上是集中晚輩而來，其實晚輩只怕還不是眞正的目標，眞正的目標只怕別有圖謀，晚輩所受只不過是池魚之殃罷了。」

白榮昌一震，道：「你不是在嚇唬人吧。」

董春暉道：「嚇不嚇人，唬不唬人，我想不久就會有較明確的答案了。」

白榮昌似乎因董春暉的話，給了他某種提示，忽然面色一凝，蹙起雙眉，沉入了深思。

董春暉在這時候，也心念連轉，作了很多種推測和決定。

兩人相對無言的過了不少時光，直到外面傳來一陣脚步之聲時，才打斷他們兩人的思潮。

周耀東回來了，回來得好快。

董春暉故意大聲，說道：「白老爺子，老夫人又有話傳來，請你老人家回去一趟。」

白榮昌問道：「甚麼事？」

董春暉道：「傳訊的人沒有說。」

周耀東跨步而入，接口道：「老哥哥，甚麼？老夫人請你回去了。」

白榮昌苦笑一聲，道：「想必是等得不耐煩了，所以要找我先回去。」

周耀東道：「巧極了，小弟剛才得到一個消息，有人發現了董春暉的行踪，現正設法把他誘入一處絕地中，老哥回去之後，務請留住老夫人，等待小弟最後的消息，再定行止。」

白榮昌道：「有董春暉的消息，那就好了，至少我在老夫人面前還有話說，不過你可要加緊進行，拖延天把二天，我或許還能想點辦法，時間久了，我就愛莫能助了。」

周耀東滿口答應道：「是！是！小弟這次一定要盡最大的力量，圍住董春暉，不能再令老夫人失望了。」

白榮昌與董春暉離開周耀東之後，白榮昌搖頭大嘆道：「想不到周老兒居然也學會了說鬼話，交了數十年的朋友，好不叫人寒心。」

董春暉道：「說來，他實在是個老實人，只因身不由己，所以才出此下策，你老人家難道沒有看出來，他說謊話的時候，臉紅氣促，不知費了多大的力氣。」

白榮昌被說得一樂笑道：「活該，活該。」

董春暉道：「晚輩覺得他很可憐。」

白榮昌嘆息一聲，道：「這個不說了，你派人跟踪他的結果呢？」

董春暉道：「請老前輩隨晚輩來。」轉了幾個彎，穿過一片蘆葦，蘆葦深處有一艘破船。

董春暉走到破船前面，只見破船下面，鑽出一條漢子，董春暉問道：「柯爺有消息傳來沒有？」

那漢子欠身道：「有，請公子過目。」說着，遞了一張紙條給董春暉。

董春暉看了那字條一眼，隨即將字條毀去，轉向白榮昌道：「老前輩，事情有點麻煩，晚輩要親自去看看，你老人家請先回去如何？」

白榮昌搖頭道：「老夫回去也是無事，我們一道去吧。」

董春暉猶豫了一下道：「這個……你老人家的身份……不大方便……」

白榮昌道：「大丈夫能伸能屈，老夫變一變就是。」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面具戴在臉上，變成一個四十多歲的壯年人，接着，脫下外衣，翻過來，三不弄，二不弄的再穿回身上時，完全變了一個樣子。

敢情，白榮昌這套衣服是經過特別設計的，一套衣服能夠變化四五種花樣，實在高明極了。

董春暉笑道：「看老前輩不出，你老人家原來還是變化莫測的高手。」

白榮昌笑道：「老夫要沒有兩手，又如何發現許多眞像隱情。」

笑談之間，董春暉和白榮昌經過一番疾馳，來到一片竹林地裏，董春暉輕咳了一聲，唸道：「二分山色三分水，一片竹林一片心。」

話聲方落，只見竹林深處走出來一位斯文打扮的年青人來。

董春暉向來人一招手，指着白榮昌道：「朗軒，過來見過白老前輩。」

當柯朗軒向白榮昌行禮參見時，董春暉把柯朗軒的情形，簡要的告訴白榮昌。

白榮昌直口問道：「柯少俠，剛才周老兒去會見的是什麼人？」

柯朗軒道：「他出來一趟，沒有與任何人打交道，只轉了一圈，就回去了，晚輩覺得非常奇怪。」

白榮昌望了望董春暉，沉吟着道：「難道他發現了柯少俠的跟踪？」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朗軒是當今江湖上追踪覓跡的有數人才，周前輩不容易發現他。」

柯朗軒道：「晚輩遠離他至少在五十丈開外，他要發現晚輩，非常困難。」

白榮昌暗忖道：「那他說的那些話是自己捏造的了。」

董春暉道：「他要打誑語，心眼一轉，就可以說出來，何必跑出來打圈子，依晚輩推斷，定是有人幕後授意，甚至可以大胆假設，其中必有陰謀。」

柯朗軒摸着自己的腦袋道：「他一路上確未與任何人接觸……莫非……莫非……他們有特定的地方交換訊息，這樣就看不到他和任何人接觸了。」

董春暉點頭說：「此言有理。」

柯朗軒悔愧莫及地嘆了一口氣，道：「唉！我當時眞是太笨了，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白榮昌皺着眉頭，搖了一搖頭，道：「其中還有說不通的地方，這不僅是通通消息就了事，而是要馬上作決定，他那幕後人又不知道我們來的這一手，如何能夠事先把決定想好，留在那隱秘之後，等他去取……所以，老夫認爲決定是他自己作的，至於，到外面跑這一趟，沒有什麼意義，就像有些人遇到困難問題在自己房中直打圈子是一樣的道理。」

董春暉道：「如照老前輩的看法說來，那他自己就是主腦了，你看，他有可能麼？」

白榮昌思索了半天，搖頭道：「周老兒一身功力，算得上是登堂入室，列入高手中的高手，但他功力雖然出衆，但要他出個點子，想個計謀，可還趕不上老夫，而老夫心裏有數，只可應付小問題，眞要運籌帷幄，就不是材料了。」

董春暉道：「也許他是屬於『大智若愚』之類的人物？」

白榮昌道：「幾十年的交往，老夫看不出他是那類人物。」

董春暉不由一皺雙眉，道：「這就奇了……。」

心念突然一轉，接着便問柯朗軒道：「朗軒，我們先把這周老的事放過一邊，你傳信說，出了一點小問題，那是什麼問題？」

柯朗軒說道：「家師他們又突然失踪了。」

董春暉一震道：「他們又失踪了！可有什麼綫索？」

柯朗軒搖着頭說道：「沒有！」

董春暉道：「你們的連絡香訊呢？」

柯朗軒道：「什麼都沒有留下，看來向家師他們下手的人，對家師摸得非常清楚，把家師可能做的手脚，都預先有了防備。」

董春暉道：「當今武林之中有這種人麼？」

柯朗軒道：「很難說，小侄年紀越大，胆子倒是越小了……。」

董春暉一笑道：「你倒眞是長進了不少，放心，令師不會有問題的。」

柯朗軒那能放心得下，憂心忡忡的道：「大叔……」

董春暉搖手道：「不要說了，好好守住你的崗位就是。」

柯朗軒無可奈何的應了一聲，道：「是。」

董春暉笑着道：「我們走了，你等我的消息。」

董春暉和白榮昌離開了柯朗軒，董春暉道：「老前輩，現在可要麻煩你了。」

白榮昌道：「你有什麼主意，就直說吧。」

董春暉道：「現在我們只有找小玲了，老前輩想必有辦法找到她。」

白榮昌笑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我只是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可是我從來沒有去找過她。」

董春暉道：「我們不能再和他們捉迷藏了，現在正是到了找小玲的時候。」

白榮昌沉思了一下，點頭道：「好，我們就去找她去。」

董春暉又換了一副容貌，才和白榮昌去找方小玲。

方小玲就住在岳陽城一座大宅第裏。

白榮昌要董春暉找了一處地方等他，他出去轉了一圈，回來點頭，道：「安排好了，咱們晚上去見她。」

董春暉覺得太容易了，不免懷疑地道：「老前輩有把握？」

白榮昌道：「老夫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老夫在這顆棋子上至少已經花了上萬的銀子，你說這銀子能白花麼？」

三更過後，董春暉和白榮昌以絕頂身手進入了那座大宅第，宅中雖然暗中隱伏了不少一流高手，由於暗中有了內奸，加上白榮昌和董春暉出神入化的身手，那些高手對他們簡直形同虛設。

沿途都有一顆小石子引路，每見到一顆小石子，白榮昌便拾起一顆小石子，放在口袋中。

白榮昌拾了十顆小石子，人便到了一間面臨荷花池畔的綉房之前。

房門也顯然早動過手脚，白榮昌輕輕一推，聲息全無的就被推開了。

他們兩人進入房中，關好了房門，方小玲竟然一無所知。

這不是方小玲睡得太死，也不是警覺性不高，只因白榮昌和董春暉兩人的身手太高了，所以方小玲毫無所覺。

白榮昌望着睡得又香又甜的方小玲，不由得輕輕嘆了一口氣……。

這一聲嘆惜，可把方小玲驚嚇得從床上跳了起來……。

幸好，白榮昌這時已將臉上人皮面具取下，現出了本來面目，方小玲雖然嚇了一跳，當看清白榮昌之後，總算把即將跳出口腔的一顆心收了回去，可是，她還是羞得玉面一紅，扯過一件外衣，披在身上，口中方說得一個「你」字，瞥眼間又看見了白榮昌身後的董春暉，她的臉色却變了。

原來，董春暉却沒有恢復方小玲認識的容貌，一個陌生人也到了她房中，她那能不生氣。

董春暉笑着向前道：「玲妹，我是董大哥。」

方小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驚訝不止的道：「你們怎樣找到我的？」

白榮昌道：「小玲，如何找到你，這不是重要的問題，你爲什麼在這裏自己有了一個家，倒是非常要緊，白爺爺很想知道眞像。」

說着，先自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董春暉便坐在門口，有意無意之間，阻住了方小玲的出路。

方小玲楞了一下，展容笑道：「白爺爺，你好兇啊！」

白榮昌寒着臉色道：「少來這套，老夫問你，你在老夫人身上施什麼手脚？」

方小玲大驚失色道：「白爺爺，我奶奶怎樣了？」別人的事，她不會在乎，老奶奶的事，她可沉不住氣了。

白榮昌「哼！」了一聲，道：「不要裝聾作啞，老夫問你啦！」

方小玲壓着聲音叫道：「白爺爺，你寃枉小玲了，我什麼都不知道。」

白榮昌道：「好，我們到外面說去，不要驚動了別人。」

董春暉接口道：「不必，外人聽不到我們的談話聲。你們放心的說罷。」

白榮昌愕然道：「少俠，你可是練成了隔音罡氣？」

董春暉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

方小玲大叫一聲道：「我眞有點不相信，就憑你這點年紀。」

她口中說着，暗裏使壞，柔細罡勁，已隨着話聲發了出來。

她心中有鬼，白榮昌他們的出現，已使她大大的不安，如能因此驚動外面的人，他們便不能不走，這樣自己豈不安然脫離了困境。

可是，她話聲說出之後，外面的人像睡是死了，什麼反應都沒有。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小妹，你最好不要使壞，否則，你可不要怪我告你的御狀了。」

方小玲伸了一下舌頭道：「老奶奶，還不知道我的事？」

白榮昌「嗯！」了一聲，算是回答。

方小玲道：「那你們的意思是……」

白榮昌道：「那得看你的態度了。」

方小玲道：「白爺爺，請你相信我，我眞沒有在奶奶身上動什麼手脚。」

她當然沒有在老夫人身上動什麼手脚，因爲，老夫人根本就沒有什麼事，這只是白榮昌故意說來唬詐方小玲的。

白榮昌冷笑一聲，道：「不是你，那是誰？」

方小玲苦着臉道：「我……我……實在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怎樣也不會讓人在奶奶身上動手脚。」

白榮昌大吼一聲道：「你一直就在騙人，誰能相信你的話。」

董春暉接口又道：「小妹。你這便可要實話實說了，否則，你的一片好心，却弄巧成拙，要闖下瀰天大禍了。」

方小玲目光一亮，道：「董大哥，你知道我沒有壞心腸？」

董春暉點頭道：「我知道，你原是一片好意，只是你人雖聰明，却江湖經驗不足，總有些事情想不到，中途不是有參錯，就是奇裏奇怪的發生意外，所以，你現在進退維谷，心裏窩囊極了是不是？」

白榮昌和董春暉兩個人，一個做紅臉，一個做白臉，你一言，我一語，把一個自作聰明，但又世故不深的方小玲說得失去了方寸，嘆了一口氣。道：「大哥，你說得不錯，你看我該怎樣辦呢？」

白榮昌與董春暉正要她說這種話，有

了她這句話，兩個人相視一笑，心裏都樂了。

董春暉道：「好，小妹，現在我們先把事情理清楚，然後再想辦法好不好？」

方小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個包袱我實在不想再揹了，你們要來援手最好。」

董春暉道：「我問你，你們這個集團，叫什麼名稱？」

方小玲道：「還沒有名稱。」

董春暉問道：「誰是你們這些人的首腦？」

方小玲道：「湖主。」

董春暉道：「湖主又是誰？」

方小玲猶豫起來了……。

董春暉道：「小妹。你不說我也知道是誰。」

「誰？」小玲反問道。

董春暉道：「你哥哥，方鳴臬！」

方小玲驚訝地道：「你都知道了。你是怎樣知道的？」

董春暉道：「這個你就不用管了，我再問你，周耀東是不是你們一夥的人？」

方小玲點了一點頭，道：「他是我們的總護法。」

董春暉和白榮昌交換了一下目光，微微一笑，道：「我好高興，爲了我一個人，居然把你們大家都驚動了。」

方小玲嗤鼻一笑道：「董大哥，你別自美吧，你以爲眞是爲了你麼？你只不過是個幌子而已。」

董春暉道：「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方小玲道：「好像是要成立一個什麼門派吧！」

董春暉道：「奇怪，憑你們方家在武林之中聲譽，比那一個門派都不遜色，還要成立什麼門派，豈不顯得多此一舉。」

方小玲道：「這個，我也弄不清楚，哥哥的想法，總是那樣奇奇怪怪。」

董春暉斜着腦袋，問道：「他有些什麼奇怪的想法呢？」

方小玲道：「一、他要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事業；二，他要集黑白二道於一爐，化解武林中許多不必要的紛爭；三，他要……反正，他有很多偉大的抱負，將來，他一定是一個最了不起的人。」

董春暉道：「他既然要自己創一番事業，不願仰仗祖宗餘蔭，那爲什麼又想着法子，把老夫人騙了出來呢？」

方小玲道：「因爲老奶奶聲望高，有她老人家的名望，當然更能够號召四方來歸。」

董春暉一笑，道：「玲妹，你不覺得你哥哥的話有毛病麼？」

方小玲鎖起秀眉道：「什麼毛病？」

董春暉道：「你哥哥不願靠祖宗餘蔭創立事業，却又想着法子要老奶奶出來替他撐場面，不知你們老奶奶算不算是你們祖宗？」

方小玲瞪着眼睛發了半天楞，一拍大腿跳了起來，叫道：「對，哥哥的話，大有毛病，而且……。」眉頭一皺，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

董春暉忽然啊了一聲，道：「玲妹，有一句話，我早該向你說，却一直沒有機會說……。」

方小玲不自然的泛上一抹紅暈，笑盈盈的道：「什麼話？」

董春暉道：「謝謝你！」

方小玲臉上微現失望之色，道：「謝我，爲什麼？」

董春暉道：「謝謝你解了我一次圍，放了我任大哥夫婦。」

方小玲淡淡一笑，道：「小事一件，算不了什麼。」

董春暉道：「你哥哥責怪你沒有？」

方小玲道：「他敢說什麼，我要連這點主意都做不得，我就不再替他當大總管了。」

董春暉抓住語病，追問道：「替他當大總管。你並不是眞的大總管？」

方小玲道：「要眞當大總管，那可眞要把人煩死了。我只是在哥哥分不開身的時候，替替他。」

董春暉道：「你哥哥不是首腦麼，怎麼又是大總管呢？」

方小玲一笑，說道：「這叫能者多勞呀！」

董春暉道：「只怕別有隱情。」

方小玲翹着鼻子，冷笑一聲，道：「你好像是隱情專家，無論什麼事，什麼人，在你眼睛裏，似乎都別有隱情。」

董春暉道：「難道我說錯了，由你說起，你現在的話就不一定可靠。」

方小玲秀眉一揚，說道：「你說我在說謊？」

董春暉道：「我並不是說你說謊。」

方小玲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董春暉道：「也許你所知道的只是表面上的說法，而眞正的實情，你並不知道，所以你說的話，就不能全信。」

這話也許說中了方小玲的心事，她低頭不語，不再强辯了。

董春暉接着又道：「目前就有三件事情，你一定不知道，足證你所知有限。」

方小玲惱怒地說道：「你是說那三件事？」

董春暉道：「一，你放了任無我夫婦，他却暗中又把他們夫婦擄走了；二，他們有一個逮捕我的計謀；三，他們更有一個强拉你老奶奶入夥的陰謀，就這三件事，你知不知道？」

這三件事，其實只是二件事，而且剛剛發生的，但董春暉把它分作三件事說，眞眞假假，就好應付了。

方小玲一楞道：「有這等事，我怎的一點也不知道，哥哥也太沒道理了，我要向他問個明白去。」

她眞生氣了，站起來，就要向外面走去。

董春暉笑着叫住她道：「玲妹，你現在去不得。」

方小玲道：「爲什麼去不得？」

董春暉道：「如果你哥哥問你，你從那裏知道這些事的，你怎樣回答？」

方小玲道：「當然實話實說。」

董春暉道：「第一，你自己就先有不是之處！」

方小玲道：「我有那裏不是？」

董春暉道：「你隱瞞了我的身份，所以，他們才一直找不到我，這一點，你就有通敵之嫌！」

方小玲嬌嗔道：「人家爲了你，你倒說起人家來！」

董春暉道：「玲妹，你隱瞞我的身份，我很感激你，但這總是事實，由這一點事實推測，我想你內心之中，一定不大滿意你哥哥的作爲，否則，你沒有理由處處向着外人。」

董春暉這種方法，像是討論問題，衝破了方小玲的心防，使方小玲沒有壓迫感，自然而然的告訴了董春暉想要知道的情形。

方小玲嘆了一口氣，道：「不管怎麼樣，我都不能出賣他。」

其實，他所說的話，在一個長於觀察分析的人來說，已經有足够的資料理出一個頭緒來了。

白榮昌接口道：「那你就能出賣你奶奶。」

這話太重了，方小玲張着小口，說不出話來了。

白榮昌冷笑一聲，說：「你要知道，你這不是出賣他，你是帮他的忙，救他的命，同時，也是挽救你們方家無數生命換來的武林聲譽。」

方小玲心地善良，又涉世不深，又是情，又是理的說得她方寸大亂，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別看白榮昌七老八十的，拿女孩子的哭，先自慌了手脚，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他只有向董春暉猛瞪眼，要董春暉想辦法安慰方小玲。

董春暉平時點子最多，可是對女孩子的哭，也大感頭痛，什麼主意都沒有了，只覺喉乾舌燥，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嘭！嘭！嘭！嘭！外面忽然有人在敲房門。

方小玲忙忍住哭泣，問道：「什麼人？半夜三更來吵什麼，有事不能明早來說麼？」先發了一頓脾氣。

「玲妹，是我。」

「你是誰？」她明明已經知道來人就是她哥哥方鳴臬，却故意要顯顯顏色，表示她心中正不愉快，同時，給白榮昌他們走避的時間。

方鳴臬道：「妹妹，我是你哥哥呀，你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麼？」

方小玲一萬個不高興的打開了房門。

方鳴臬見到方小玲臉上淚未乾，雙目紅紅的，不覺的怔道：「玲妹，你哭過了，是誰給你氣怒了？」

方小玲直統統的道：「就是你。」

方鳴臬愕然道：「我……。」

方小玲恨恨的道：「都是爲了你，害得老奶奶不喜歡我了。」她靈機一觸，用起心智來了。

方鳴臬嘆了一聲，頹然坐下，道：「別提奶奶了，她出了事了。」

方小玲原已聽到董春暉告訴她，老奶奶被人動了手脚，因此心中甚是沉着，口驚心不驚的道：「出了什麼事？」

方鳴臬頓脚道：「她老人家被人擄走了！」

方小玲心中一震，大驚失色道：「什麼！她被人擄走了！」

這個消息不但方小玲心驚不已，藏在暗中的白榮昌與董春暉也聽得驚悸無比。

白榮昌白髮一甩，虎目神光暴射，就要親身出來，向方鳴臬問罪……

幸好，董春暉伸手按住他，傳音道：「老前輩出去不得。」

白榮昌恨恨地傳音道：「定是這小畜生暗中弄的鬼，這時又來欺騙妹妹，可恨！可惡！」

董春暉傳音道：「先聽他們說些什麼再作主張。」

方小玲尖聲大叫道：「哥哥，你怎樣可以這樣對待奶奶啦！」

方鳴臬急口道：「妹妹，你怎可這樣想呢？哥哥又怎會做這種事哩！」

方小玲氣勢洶洶的道：「你說，不是你，能是誰？」

方鳴臬突然笑道：「你要相信我，實在不是我。」

方小玲道：「不是你，那你快派人手去找呀！」

方鳴臬搖頭嘆惜道：「沒有用的。」

方小玲道：「你怎樣知道沒有用？」

方鳴臬搖了一搖頭，不說話了。

方小玲氣得抓住對方的肩頭道：「你說話呀！你爲什麼不去找？你怎樣知道沒有用？」

「玲妹！我們去！」反手拉着方小玲，飛身而去。

白榮昌和董春暉不敢怠慢，隱身追了出去。

方鳴臬拉着方小玲急步如飛，出了岳陽，到了一處僻靜之處，停了下來，道：「這裏說話方便些，我們在這裏候她。」

方小玲在一頓奔跑之下，倒把一股怒氣跑消了，心氣平和的叫了一聲，道：「哥哥，你……你怕什麼人？」

方鳴臬一挺胸脯，作模作樣的道：「哥哥怕誰來着，只是有些話不能叫別人聽去，免得被人笑話。」

方小玲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你這是何苦來？那裏像是什麼頭兒，我看呀！你這個頭兒不當也吧。」

方鳴臬訕訕的笑道：「妹妹，我這頭兒那裏不對了？」

方小玲道：「我說不出來，就是不對味兒，我想你該自己心裏有數是不是？」

方鳴臬强打笑容道：「妹妹，頭兒也不能一個勁的不講理呀！所以自己總要檢點注意。」

方小玲「嗤」！笑一聲，道：「可是有很多該講理的事情，你却半點理也不講，哼！你道我不知道麼？」

方小玲本來沒有懷疑過方鳴臬，可是經過董春暉一訪之後，想起很多事情，都不對勁，越想越可疑，於是，在言語上動了心機。

方鳴臬臉色一變，道：「妹妹，快不要這樣說，需知言多有失。」

方小玲暗笑一聲，忖道：「他果然在口風上有了破綻，我且再逼他一逼。」冷笑了一聲，又道：「你可是想殺我滅口！」

方鳴臬大急道：「妹妹，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那哥哥還是人麼？」

方小玲問道：「如果我不是你的妹妹呢？」

方鳴臬順口道：「那我……。」

方小玲一笑道：「哥哥，你要承認的巳經承認了，你就老實將內情說出來吧，也許我還能替你出個主意哩！」

方鳴皋這才知道原來妹妹在使詐，自己竟被她詐出了口風，當時只氣得頓脚罵道：「妹妹，你這太不應該了，你居然這樣對付哥哥。」

方小玲溫言叫了一聲，道：「哥哥，常言有道『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妹妹是想帮你的忙，可是你不說出內情，我怎樣插得上手呀！」

方鳴皋長嘆一聲，道：「妹妹，你這份心意，哥哥領情，可是，哥哥沒有什麼可說的。」

方小玲道：「你可是要我自己去尋查內情，走！哥哥，我就查給你看。」

說着生氣的一甩頭，轉身就走。

方鳴皋叫着攔住方小玲道：「妹妹，你可胡來不得，這樣要出大事情的。」

方小玲冷笑着道：「縱然出事，那也是我的事，與你何關？」

方鳴皋道：「你要出了事，將來第一個遭殃的就是奶奶。」

方小玲任性的道：「我不管！」

方鳴皋可眞怕方小玲任性亂闖一通，當下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妹妹……」

方小玲一挺胸膛，道：「除非你現在把我殺了，你不說，我決不罷休。」

方鳴皋搖了一搖頭，道：「妹妹，你們知道了並沒有好處。」

方小玲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既然是你妹妹，就應該和你禍福與共，沒有好處，我也認了。」

方鳴皋並不是窮兇極惡的人，所受的家庭教育更是可圈可點，兄妹之間更是手足情深，他拿方小玲輕重不得，實在無可奈何，不得已苦笑一聲，道：「妹妹，我拿你眞沒有辦法。」

方小玲道：「哥哥，我們聯合起來，顯顯我們方家的顏色吧。」

浪子回頭　覺昔非而今是

方鳴皋向方小玲說出了一番話。

原來，方鳴皋仗劍江湖開始行道時，就遇上了一位溫柔美麗的少女，他們倆人一見鍾情，於是在女方寡母肯首之下，與那女子結爲夫妻。

起初，他們夫妻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後來他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發現林楚楚暗植勢，準備向董春暉尋仇，他們夫婦忽發奇想，打入了林楚楚的組織，慢慢暗中控制了整個的組織，而鵲巢鳩佔了。

方小玲聽完之後，笑問道：「哥哥原來有了嫂嫂，爲什麼不早說，小妹該去拜見她才是。」

方鳴皋苦笑道：「我們有約在先，在未拜見奶奶之前，暫不向任何人表明。」

方小玲笑道：「這倒是好主意，但不知是誰的主意？」

方鳴皋道：「我們兩個人的主意。」

方小玲道：「這樣說來，你們什麼事都是兩個人的主意麼？」

方鳴皋道：「這……這……。」

方小玲一笑道：「我知道了，她出主意，你辦事。」

方鳴皋笑而不答，等於默認了。

方小玲笑容忽然一收，肅然道：「哥哥，你是眞的不知道呢？還是裝糊塗？」

方鳴皋一楞，道：「妹妹，你這是什麼意思？」

方小玲道：「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你打開始就中了嫂嫂……那女人的圈套。」

方鳴皋又悶聲不响了，他不是笨蛋，那有眞不知道之理，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欲回頭已百年身，有苦說不出啊！

方小玲算是完全明白了哥哥的處境，心中除了同情哥哥的處境，更是佩服董春暉的料事如神。

嘆了一口氣，方小玲道：「哥哥，事到如今，你還能敷衍因循下去麼？」

方鳴皋攤着雙手道：「妹妹，不敷衍又能怎麼？你道我們方家那點點力量，能敵得過人家麼？」

方小玲道：「只要你聽我的，我就有辦法。」

「有什麼辦法，說出來大家聽聽！」一聲意想不到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接着一條人影輕飄飄的飄到了他們面前。

方小玲一見來人，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百面書生！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來……。」

方鳴皋急急喝聲，道，「妹妹，不得無禮！」

方小玲氣道：「哥哥，你……。」

方鳴皋那能再讓方小玲說出不中聽的話來，面色一冷，怒叱道：「妹妹，不要說了。」

方小玲恍然而悟，哥哥顯然甚是[illegible]這百面書生魏無常，心念一動，忖道：「他如此畏忌這百面書生也有原因，我倒不可就此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因此，方小玲沒有再說刺人難聽的話了，可是，她的態度並沒有放好，生氣的一扭頭，把身子轉向一邊，望着一片掠過明月的浮雲。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道：「在下來得實在不當，打擾了賢兄妹的雅興，罪過！」

方鳴皋陪着笑臉道：「沒有的事，沒有的事，舍妹有點小性子，魏兄可不要生氣。」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令妹的脾氣，在下久巳領教，那有生氣之理……但是，你們剛才談的那些話，可教人聽了好不寒心，方公子，你說我們那點虧待了你？」

方鳴皋訕訕地道：「魏兄，千萬不要生心……」

方小玲見哥哥那副小心翼翼的樣子，實在忍受不住，猛然轉身，戟指着百面書生魏無常喝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對我的哥哥如此無禮，本姑娘可要教訓你這狂夫。」

她罵聲出口，右手一抬，一道耳括子，便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臉上括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臉色一變，斜身側頭，讓過方小玲來掌，怒喝一聲，道：「丫頭，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右掌一穿而出拍向方小玲右肩……

方鳴皋急急叫道：「打不得……」幌身而入，擋在他們兩人之間。

可是，百面書生魏無常那一掌却落到

了方鳴皋身上，打得方鳴皋悶哼一聲，臉色一苦……

百面書生魏無常掌力一送，道了一聲：「去你的！」

方鳴皋的身子便被送得飛了上去……

方小玲見哥哥受傷而退，心中更是惱怒，大聲喝道：「好一個魏無常，竟敢出手犯上，看今天姑娘非收拾你不可。」

隨着喝聲，方小玲展開身形，使出家傳絕學，猛力攻向百面書生魏無常。

百面書生魏無常冷笑一聲，道：「你們方家那點鬼劃符，只能唬唬別人，在本……書生面前只有丟人現眼。」

談笑之間，抬手揮袖，輕靈巧快的把方小玲的攻勢一一化解於無形。

方小玲一連換了三種手法，對百面書生魏無常竟然毫無辦法，不但威脅不到他，反而使方小玲越打越是心驚，越打越是胆怯，也越打越是迷惑。

百面書生魏無常對他們方家武功不但瞭如指掌，而且，練有一種專門對付他們方家武功的手法，不論方小玲如何變化騰挪，百面書生都能制服先機，方小玲未動，他巳先動，打到後來，方小玲根本遞不出招式了。

這種打法，百面書生巳是穩操勝算，可是他偏不急於取勝，儘量的形成一種心理上的壓力，向方小玲作心理上的擊潰。

這種情形，看得暗中的白榮昌也緊張起來，他幾次都想現身出來，替方小玲解圍。却被董春暉暗中止住了，並且傳音說出他的心意道：「不到非出手不可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能出手，這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功力，太出人意料之外，也許事情最後的發展，會給我們帶來想不到的收穫。」

什麼意外收穫，董春暉沒有詳細說明，可是白榮昌對董春暉巳有了非常的信心，因此，硬着心腸，等待最後的變化。

方小玲與百面書生魏無常之戰，結束得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百面書生魏無常絕沒有傷害方小玲一根毫毛，方小玲在全無勝算，完全絕望的情形之下自動收手停了下來。

方小玲雙手一背，長嘆了一聲，道：「要殺，要剮，但憑處置。」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道：「我不想殺你，也不會放你，我要你跟在我身前一輩子。」

方小玲大笑道：「你是什麼東西，也不去照照鏡子，憑你……哈！哈！哈！哈！……。」

百面書生魏無常不再理會方小玲，好像方小玲已是他俎上之肉，不値得再在她身上空費口舌，轉身走向方鳴皋身前，笑了一笑，態度非常和善的道：「傷得不要緊吧！快把這粒『三花丹』服下，我們也該帶着小玲回去了。」

方鳴皋服了他送過來的「三花丹」，走到方小玲面前，伸手拉着方小玲的手，道：「妹妹，我們先回去再說吧。」

方小玲一甩手，道：「要走，你自己走，我不去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冷笑一聲，道：「賤丫頭，你最好識趣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自討苦吃。」

方小玲可也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哼！」了一聲，道：「大不了一條命而巳，你能再把我……。」

方鳴皋陪着笑臉道：「妹妹，你不要說了，你先隨我回去，保你不會受什麼委屈。」

方小玲一搖螓首，斬釘截鐵地道：「不去！……」話聲未了，事先毫無徵兆的忽然一式「鷲鶴橫空」冲天射了出去。

打不過人家，只有先跑了再說。

方鳴皋伸手一把，未能抓到方小玲，百面書生魏無常冷笑一聲，道：「看來，今天非好好的教訓你這丫頭不可！」身形平飛而起，居然後發先至，擋住了方小玲的去路。

方小玲身形連閃之下，不但未能闖關而過，反而右手的手腕巳經落到了他的手中。

白榮昌實在看不下去了，再也顧不得董春暉的用心，大喝一聲，叱道：「放開她！」

他聲如宏鐘，喝聲之下，有如一聲炸雷，百面書生魏無常竟被震得神情一驚，方小玲乘機擺脫了百面書生魏無常，移步躲到白榮昌身後。

百面書生魏無常打量了白榮昌一陣，臉上堆上一臉笑容道：「來者可是白榮昌白老前輩？」

白榮昌沒好氣地道：「你是什麼東西，報上名來。」

百面書生魏無常對白榮昌這種不友善的態度，一點也不在意，恭聲道：「晚輩魏無常，有請老前輩多多指敎。」

白榮昌「哼！」了一聲，道：「原來你就是百面書生魏無常，好，老夫正要找你，你就隨老夫走吧。」說着，右手一探，便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肩頭上抓去。

白榮昌出手一抓，可非比等閑，手指未到，五道勁力巳經罩定了百面書生魏無常肩頭。

要是平常功力稍差的人，別說閃躲避讓，光只那五道指力就能把他定住，任他宰割。

可是，百面書生魏無常身如游魚，脚下一錯，巳經脫身而出，他姿勢是那樣美妙，態度是那樣輕快，就像是一隻燕子般，飛出了他的掌握。

白榮昌可是一位前輩英雄，平生不知遇見過多少武林高人，可沒有遇見過這樣隨隨便便，便能避過他一擊的人，當時，楞了一下，唔了一聲，道：「好！眞是英雄出少年，老夫倒小看你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可不敢輕視白榮昌這位前輩英雄，站得遠遠的道：「老前輩過獎，晚輩不過是一時僥倖，其實那能是老前輩三合之將。……」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接着又說：「晚輩久仰老前輩手中一把紫金七星刀，打遍天下無敵手，今日有幸得遇老前輩，晚輩倒很想在刀法上請老前輩指敎一二。」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天下第一名刀白榮昌叫起陣來。

白榮昌哈哈一笑，道：「小子，看你不出，你倒很有幾分豪氣，老夫就和你在刀法上研究研究。」

當時兩人手中都沒有刀，可是附近有的是樹木，以掌伐木，削木爲刀，在他們

說來，那是輕而易學之事。

片刻之間，各人手中，都有了一把木刀。

百面書生魏無常握刀在手，心中又有了主意，笑了一笑，道：「老前輩，晚輩是末學後進，你老人家是刀法名家，如果動起手來，沒有什麼限制，那對晚輩來說，多少有點不太公平，不知老前輩以爲然否？」

白榮昌點頭道：「說得有理，你有什麼公平之法？」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晚輩有是有一個辦法，只是對老前輩又不太公平了。」

白榮昌被百面書生魏無常那謙恭的言詞，恭維得心中大是受用，剛才心中那股怒火，已自消失了不少，語氣和緩的道：「什麼方法，你說罷！」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說功力，老前輩深厚無比，世人有此境界者寥若晨星，晚輩更是不堪比擬，說刀法，老前輩以數十年去精修，晚輩更難望項背，晚輩想討個便宜，請老前輩只守不攻，接我十刀，晚輩如果在十刀之內，不能稍佔上風，算是晚輩落敗，如果，晚輩幸得稍稍得勢，則請老前輩輸一點東道，不知老前輩認爲當否？」

他佔盡了便宜，白榮昌輸了，就得輸一點東道，要是他輸了，就略而不提了。

白榮昌當然聽得出來，只是他自恃刀法天下無雙，那裏把百面書生魏無常看在眼裏，反正自己穩操勝算，當勝過他之後，還不由自已要他怎樣就怎樣，這樣只不把話扣死，看似自己吃虧，其實，倒未必盡然。

白榮昌有白榮昌的想法，只是他雖然江湖經驗豐富，却心性已然定型，爲人行事所走的路子，是有相當的限制，那裏比得上這鬼計多端的百面書生魏無常花招百出，變化無窮。

白榮昌打好了主意，方點得一下頭，話還沒有說出口，董春暉踱了出來，接口笑道：「你們打什麼東道賭呀！在下也參加一個好不好？」

白榮昌一瞪目，耳中已傳來董春暉的傳音細語，道：「老前輩，你已經上了他的圈套了，再和他纏下去，你就只有硬着頭皮任他來宰割了，還是讓晚輩來對付他吧。」

白榮昌心裏是一百個不願意，但是，這些方面實在遠遠比不上董春暉，幸好，他還不是一個認定了某一點，就絕不放口的那一種人，心中頗有容人之量，因此，故作不認識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好！好！好！老夫是多多益善，你們就一同出手吧。」

他說出來的話，不但表示了他不認識董春暉，而且，更把董春暉認作對方的人，這樣使百面書生魏無常對董春暉的戒心要輕得多了。

董春暉走到三角地帶，向着百面書生魏無常微微一笑道：「魏兄，寃家路窄，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見面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眼睛速連翻轉，冷笑一聲道：「這次你可不會再有機會了。」

照說，董春暉目前的尊容知之者甚少，而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口氣，好像他們是老對頭似的，百面書生魏無常眞能認識他麼？那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事，那他爲什麼要當作認識董春暉呢？其中最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他根本就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本人。

因爲，他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本人，所以，百面書生魏無常到底有多少朋友，多少仇家，他無法完全清楚，爲了怕人懷疑他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他只有自作聰明，見話答話了。

而他現在的自作聰明，正成了「弄巧反拙」的寫照。

董春暉原就覺得這位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功力，比他從前所見那位百面書生的功力，高出至少一倍以上，這等大相逕庭的情形，不是用「深藏不露」四字解釋得了的，那種體認，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

董春暉心裏有數，笑道：「這樣說，你這次是放不過我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再沒有另外一次了。」

董春暉仰臉一笑道：「你可眞的認識我？」

百面書生魏無常暗中一楞，想道：「敢情是在戲弄我，莫非他已看出了我的本來面目，這可更留不得他了。」心念一動，雙目之中便已射出了兩道凌厲的殺光，冷冷的道：「你燒成了灰，我也認識你，莫說你只在臉上動了些手脚。」

董春暉道：「那就請你說說看，我是誰。」

一句好强的話，想不到招來一個難題，百面書生魏無常意味到對方那人不大簡單了，他不但觀察銳利，而且更能不失時機的擊中對方弱點，這樣互鬥下去，等於是自找麻煩了，百面書生魏無常當機立斷，口中道：「你是……」「是」字出口，身形已動，一式「閻王請客」已隨着「是」字發了出來。

那是一招致命的奇襲殺手，乘對方心神不集中之際出手。

董春暉是這一行中出類拔萃的天才，當下哈哈一笑道：「你就這一點點本事，就想要人的命，也未免太小看本人了。」

董春暉身形一仰，背脊貼到了地上，隨即左手一按地面，身子衣不沾地的翻了一個面，同時，他的右手一穿而出，立掌爲刀，向百面書生左肩之上切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那一招，打的是孤注一擲的主意，錯非是董春暉，只怕很少人能讓得開他這要命的一招，偏偏他遇上的就是董春暉，而董春暉不但讓開了他這一招，而且，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穿掌而出，回敬了他一手殺着。

董春暉這一招他却沒有本事躲讓得開，只聽「拍！」的一聲，那一掌實實在在的落在百面書生魏無常肩頭上，只打得百面書生魏無常「唉喲！」的尖叫了一聲。

那是一聲，非常出奇的尖叫，是一聲不折不扣的女人叫聲。

百面書生魏無常是一個女人，那眞是誰也想不到的事，當場除了方鳴臯之外，誰都止不住一楞。

董春暉微一失神之下，反應却是出奇的快，左手交互而出，五指一搭，又扣住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右手腕脈，喝聲，道：

「你是誰？」

同時，右手一翻，便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臉上抓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原也有一身出奇的功力，只因爲那聲意外的驚叫，不但驚嚇了別人，同時也驚動了自己，惱恨不已，雙方失神之下，董春暉却棋高一着，掌握了先機，使百面書生魏無常英雄沒有用武之地。

就當董春暉的右手快要接觸到百面書生魏無常臉上時，方鳴臯搶身過來，大叫一聲，道：「放手！她是我老婆，你怎敢如此無禮。」

話聲和着掌力，已迎頭蓋臉的壓向董春暉。

董春暉如眞要摸百面書生臉上的人皮面具，方鳴臯那能喝阻得及，方鳴臯之所以能够阻止董春暉，當然是董春暉有意的安排。

當方鳴臯一聲道出百面書生底細時，董春暉已是放開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哈哈大笑道：「得罪嫂夫人了！」身形飄出一丈開外，向着百面書生魏無常深深一禮。

百面書生魏無常好像突然失去了神智，木然站在那裏沒有絲毫反應。

方鳴臯橫身護住百面書生魏無常，臉上殺氣騰騰，大有誓死護花，不惜五官流血的豪情。

白榮昌望着方鳴臯那種氣概，搖頭大嘆道：「鳴臯，你這樣太不值得了。」

方小玲直趨方鳴臯面前，叫道：「哥哥，你要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過來？」

方鳴臯冷然道：「廢話少說，讓我們離開此地。」

方小玲搖頭道：「不，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豈能就此放手。」

方鳴臯道：「那你是要逼我們各走極端了。」

方小玲道：「你就不顧老奶奶了？」

方鳴臯道：「我也是爲了老奶奶打算呀！」

方小玲回頭叫了一聲道：「白爺爺，你看怎樣才好？」事關老奶奶的安危，她可不敢答話了。

白榮昌也同樣的甚是顧忌，不敢亂出主意，他轉向董春暉道：「少俠，依你之見呢？」

董春暉道：「看方大哥剛才那捨生誓死的護花決心，已經可以證明一件事。」

「什麼事？」方小玲冷冷的問道。

董春暉道：「他們夫婦之間還有眞實的感情存在，這份感情非常珍貴，晚輩認爲値得尊重，讓他們去吧，老前輩以爲如何？」

方小玲道：「白爺爺，我們至少要他們把老奶奶送回來。」

方鳴臯的妻子忽然道：「我們沒有擄走老奶奶。」

方小玲叫道：「那我們老奶奶那裏去了？」

方鳴臯的妻子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確實沒有擄走老奶奶。」

白榮昌沉吟着道：「這就奇了。」

方鳴臯的妻子忽然又向董春暉道：「你到底是誰？」

董春暉道：「區區董春暉！」

方鳴臯的妻子驚嘆了一聲，道：「你原來就是董春暉。」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見面不如聞名，是不是？」

方鳴臯的妻子道：「我姓常。」

董春暉一抱拳，道：「常姑娘！」

常姑娘道：「董大俠，你可願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幾句話？」

董春暉道：「行！」

常姑娘道：「聽說你是殺手之中的殺手『修羅三妖』，請問你，爲什麼不珍惜自己的成就，寧願爲黑白兩道所棄？」

董春暉道：「爲不爲黑白兩道所棄，現在言來，尚未免過早，至於，我爲什麼要改變我自己，那是因爲我過去並不眞的快樂，心頭上老是壓着一塊石頭，無日能安。」

常姑娘道：「那你現在是很快樂的了吧？」

董春暉道：「不，我現在是不快樂，但我心頭上那塊亙石却沒有了，我現在雖然仍不快樂，可是我却心安理得，對快樂的遠景有了指望，我想，總有一天，我會得到快樂的。」

常姑娘道：「你是說你這樣做，就有得到快樂的一天，不這樣做，就永遠得不到快樂？」

董春暉道：「姑娘慧心人，道中了精要。」

常姑娘道：「好！現在我想和你放手一搏，……」

方鳴臯截口道：「青娘，你難道還不明白……。」

常姑娘態度變得非常柔和的道：「大哥，你先不要胡思亂想，小妹自有主張，你且站過一邊去，等最後的結果好了。」

董春暉神色一肅道：「全力一拚。」

常姑娘道：「絕不容情。」

董春暉道：「可是姑娘的一隻肩頭已經受了傷。」

常姑娘說道：「傷得不重，無關緊要了。」

董春暉大步走向前，道：「常姑娘，請！」

常姑娘說了一聲：「小妹有僭！」

他們兩人說打就打，根本不讓旁人有插嘴的機會，兩人身形一動，就拳掌交加的打在一起。

他們兩人這一交手，便有一圈奇强的勁氣，隨着他們移轉的身形發射出來，逼得大家，退出了三丈之外。

打得猛烈，結束得也快，雙方大約只拚了七八招，常姑娘的一條身子已被打得橫飛了出來，方鳴臯雙手接住常姑娘，常姑娘却張口噴了方鳴臯一頭一臉的鮮血。

董春暉神色穆肅的走上前道：「常姑娘可有大礙？」

常姑娘喘過一口氣，道：「我還不想死。」

董春暉道：「想追求人生的快樂？」

常姑娘點了一點頭，道：「七天之後，咱們約地再見，大哥，你抱我回去。」

方鳴臯恨恨的橫了董春暉一眼，抱起常姑娘如飛掠去。

方小玲大叫一聲，道：「大哥……。」

董春暉攔住她道：「讓他去吧。」

方小玲頓脚道：「唉，你這人眞怪，留住他們不是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白榮昌也皺着一雙眉頭，道：「董大俠，你怕老夫上她的當，看來你反而要上她的當了。」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我們走着看吧！兩位請便！晚輩也失陪了。」展開身形，獨自一人飛掠而去。

董春暉找到了柯朗軒，問道：「有你師父的消息沒有？」

柯朗軒苦着臉道：「沒有，這次可眞把小侄難倒了。」

董春暉道：「你隨我來吧！」

柯朗軒隨着董春暉在崇山峻嶺之中走了一天一夜，最後董春暉帶着他走進了一座深邃的山洞。

柯朗軒可是追踪覓跡的大行家，人到洞口之前，已是喜上眉梢道：「董大叔，你們原來整我的寃枉。」

敢情，柯朗軒已經察出了他師父在這洞中了。

山洞很深，同時也沒有防衛，兩人摸黑了一段路，董春暉忽然從一塊洞石之後，取出了一盞提燈，點上提燈，又走了一段路，只是這一段路支洞分歧，如果沒有提燈，就很難走對正確的道路了。

走到洞底，又有一道石門，叫開石門，裏面不但燈光輝煌，而且還有柯朗軒未曾見過面的陌生人。

進門是一座石廳，正中坐了一位老夫人，柯朗軒的兩位師叔，正陪着那位老夫人說笑。

董春暉的出現，頓時給全廳帶來一陣興奮的情緒。鐵血行者任無我首先迎上來，把他擁向方老夫人面前，其他的人，也都圍了上來！

董春暉先向方夫人行了一禮，道：「老夫人，這次辛苦你老人家了。」

方老夫人呵呵笑道：「孩子，快不要這樣說了，老身幾十年沒有過這樣有趣的生活了，有什麼辛苦可言，倒是你，爲了舍下的事，勞心勞力，老身眞不知該說什麼好了，……外面的事情怎樣了？」

話聲頓了一頓，吐出了心中最關切的問題。

董春暉道：「事情看來已是大有轉機了。」接着，將夜戰常姑娘的經過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老夫人聽得先皺了一陣眉頭，道：「你是說那死丫頭有心棄暗投明？」

董春暉道：「晚輩可以說，她追求光明生活的願望，比什麼人都強烈，只因爲她沒有表達的機會，也沒有反叛的力量，所以才昧着良心，犧牲了自己，做那損人不利己的事，一旦機會來臨時，她就不顧一切的爭取了。」

老夫人道：「他有明白承諾沒有？」

董春暉道：「沒有！但晚輩看得出，她已下了生死決心，勢在必行了。所以晚輩先來向老夫人稟明，並商定大計，以免臨事倉皇。」

老夫人點頭笑道：「你是不是已經有了主意？」

董春暉道：「晚輩想是想了一個腹案。只怕年輕識淺料事不週，貽誤大局。」

老夫人笑道：「不要謙虛了，先說出來吧。」

於是，董春暉說出一番早經熟慮的話，他話聲剛落，老夫人已是連連點頭道：「好！好！就這樣辦！」

老夫人點了點，別人自然沒有不同意的了，其實，別人也提不出更詳盡週密的辦法，誰又能有什麼話可說。

吃過晚飯，董春暉別過大家，帶走了柯朗軒。

他把柯朗軒帶到數十里外的另一座山洞之內，向柯朗軒道：「我們就住在這裏了，我要盡這有限的幾天時光，趕練一種武功，你要寸步不離的替我護法，同時，你也不能閑着，我這裏有幾種功夫，你也利用這時間，用用功。」

柯朗軒與董春暉相處愈久，愈覺得他可親，也愈覺得他可敬，所以才不敢與他稱兄道弟，退居晚輩，可以說，當今之世，除了他師父鐵血行者任無我之外，董春暉就是他唯一可以全心全意付託的人了。

七天不到，董春暉已精神煥發，神采奕奕出了關。

一切果如董春暉所料，當董春暉回到岳陽時，方鳴臬已在約定的地方等他了。

方鳴臬把董春暉和柯朗軒引進一條密道，在一間密室之內見到了常姑娘。

常姑娘和董春暉見面之後，也不再客氣，開門見山的道：「小妹想去作一次生死賭博，不知董大俠可願相陪？」

董春暉笑道：「在下向來不敢後人，姑娘敢去的地方，在下絕不示弱。」

常姑娘點頭道：「好，我們一言爲定，晚上三更出發，現在我們享受一頓最後的晚餐吧。」

一聲吩咐，房中擺上了世間難得一見的異味佳餚。只是，美酒雖多，佳餚雖好，大家的味口都不大好，尤其方鳴臬更是愁眉苦臉，一副死像。

董春暉暗暗嘆息了一聲，舉起酒杯道：「兩位請乾此一杯，在下有一好消息奉告兩位。」

好消息，三個字就教人興奮的了，席間空氣震盪了一下，他們凝目望着董春暉，二顆心却是跳起來了。

董春暉微微笑道：「老夫人接受了常姑娘，已經承認常姑娘是方家的媳婦。」

常姑娘根本不敢提這個問題，却沒想到喜從天降，董春暉自動替他們想到了，當然，這全是董春暉的大力促成，這份大恩大德只感動得他們夫婦即席相擁而泣。

他們夫婦飲泣了一陣，常姑娘忽然推開方鳴臬，盈盈而起，神色湛然的向董春暉欠身一躬，道：「小妹得蒙老奶奶接受從今以後，可以無憾矣，飲水思源，此皆大俠玉成之德，小妹深致謝意。」

董春暉還過一禮，笑道：「常姑娘，這就俗氣了，這是你願意得的，何必謝我？如果你不該有此報償，我可第一個就放不過你啦！好了，咱們快快用飯，晚餐之後，調息一下，只怕有得一番苦戰哩！」

時到二更時分，大家已是調息得精神飽滿，戰意高昂，臨走的時候，常姑娘又要董春暉化了一個裝，以方鳴臬的身份和她一同走出了秘室。

出了秘室，經過一條甬道，出得甬道時，亮影已經西斜，離三**更時**不遠了。

常姑娘領着董春暉快步如飛，向一處山林奔去。

他們登上一座山峯，峯上一片平坦，幾棵虬松分散四週，中間立着一棟石屋。

石屋不大，遠遠看出像一堆亂石，站在石屋前面，也看不出這石屋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更無法相信這石屋之內是住了一個心懷叵測的大魔頭。但事實上不容他懷疑，裏面已發出一聲陰森森的話聲，道：「外面來的可是錦兒？」

常姑娘應聲道：「正是孩兒錦秀。」

原來，常姑娘閨名叫常錦秀。

屋內又問道：「另外一人又是誰？」

常錦秀道：「是你老人家的女婿方鳴臬。」

「哼！你帶他來做什麼？」

常錦秀道：「他是有事來向你老人家面禀。」

屋內話聲道：「老身不是說過不准他前來，有話由你轉達麼？」

常錦秀道：「他說，是有機密的事，非向你老人家面禀不可。」

「什麼機密大事？」

常錦秀道：「他說，他找不到他家傳武功秘笈的存放處，所以，他要親口把這秘密告訴你老人家。」

屋內語氣突然間變得親切的道：「啊！原來如此，那不能怪他了。進來吧！」

常錦秀走在前面，董春暉走在後面，常錦秀進入石屋之後，身子一閃，站在門的右邊。

董春暉一錯步，佔住了左邊。

石屋不大，只是一個通間，屋內沒有床舖，只有一隻蒲團放在正中央，一個長髮兇狠的老婦人，便坐在那蒲團上。

老婦人目光如電，向董春暉臉上一射，道：「你不是方鳴臬，你是誰？」

好厲害的眼睛，一眼就看出董春暉是冒牌貨。

董春暉笑笑口道：「晚輩董春暉。」

說着，把人皮面具除去，現出本來面目。

老婦人目光一橫，轉向常錦秀道：「你的胆子眞不小，居然勾結外人前來，可是想計算老身？」

常錦秀道：「正是！想向你老人家討一樣東西。」答得坦誠有力，也正表示她是下定了決心。

老婦人道：「什麼東西？」

常錦秀道：「你老人家蒲團下面的『陰陽玉符』。」

老婦人眞沉得住氣，冷冷的道：「要『陰陽玉符』做什麼？」

常錦秀道：「解散你的狐羣狗黨。」

老婦人道：「妄想！」

常錦秀道：「錦兒心意已盡，錦兒迷夢已醒，你老人家如果不聽我言，執意不將『陰陽玉符』交出，錦兒只有和董大俠聯手向你老人家無禮了。」

老婦人瞪目道：「那是說你們都不惜拚死一戰。」

常錦秀道：「正是，我們得不到『陰陽玉符』，絕不活着離開出峯。」

常錦秀與董春暉鬪志高張，表現在外的是一片湛然的神色，視死如歸的氣概。

詎料，這時侯那老婦人忽然聲音一變道：「可惜，我已無能和你們動手了。」

忽然，變了另一個人的聲音，常錦秀猛然一震，伸手抓向那老婦人，喝道：「你是誰，敢來計誆我們。」

董春暉臨機應變，幌身出了石屋，守在石屋外面道：「在下守住門外，姑娘問他個清楚明白。」

常錦秀伸手就翻倒了那老婦人，那老婦人果眞全無反抗之力，五指一落，便從老婦人頭上揭開一張人皮面具，人皮面具後面現出一張更叫常錦秀失驚的面孔，原來他就是眞眞正正的百面書生魏無常。

常錦秀無名怒火高冒三丈，玉掌一揮，打了他一個耳光，罵道：「你如此戲弄本姑娘，你道本姑娘就不敢殺你麼？」

百面書生苦着臉道：「姑娘有所不知，老朽實是身不由主，先被老太君廢了全身功力，留在此地，等待姑娘，老朽雖然明知姑娘定不相饒，但，老太君之命老朽又怎能不遵，何況，老朽功力被廢，縱想不遵老太君之命，亦勢所不能，萬望姑娘明察饒命。」

常錦秀眞恨不得立時將他斃於掌下，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嘆了一口氣，道：「快說老太君那裏去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老太君留了一封信給姑娘，請姑娘過目便知。」

常錦秀喝道：「信在那裏，還不快快取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在蒲團下。」

常錦秀拿出信箋，看了下去……

錦兒知悉：

你近來的轉變和你的苦心安排，娘都知道了。

你雖然不是娘親生的女兒，但你却是娘從你五六個月大小時帶大到現在。

娘知道你最深，更希望你能有一個正常美滿的人生，可惜，你自小生來性情偏激，娘費盡了心機，都無法將你導向正途，看來你今生今世只有伴罪惡以終其一生了。

尚幸皇天不負苦心人，娘在無意之間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替娘想了一個辦法，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教你親身去體認罪惡生涯的本質，如果，你眞能樂此不倦，那是表示你全無人性，爲娘只有放棄你了。

你能迷途知反，及時回頭，娘知道了，眞太高興了，娘爲你祝福。

「陰陽玉符」娘已放在你百寶囊中了，其實那已沒有什麼大用，凡玉符能夠約束的人等，娘已替你安排好了，無須玉符約束的人等，不用玉符，你也可以處理，玉符就留給你做紀念吧。

最後，你告訴董春暉那小子，娘對他頗有好感。娘走了！望你

浪子回頭金不換！

娘留字

常錦秀看完留信，已是傷心欲絕，大叫一聲，痛哭了起來。

董春暉以爲屋內有變，衝回屋內，只見一頁信箋，落在常錦秀身旁，而常錦秀已哭得昏了過去。

董春暉拾起信箋，看了一遍，臉上泛起一片微笑，俯身將信箋放回常錦秀手中，然後拍了常錦秀一掌，把常錦秀拍醒。

當常錦秀一震醒過來時，已經失去了董春暉的影子。

（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揚威·文
子成·圖

排雲島風雲



智定乾坤除巨惡　叱咤風雲靖妖氛

晴空無雲，風和日麗，碧綠的海洋一望無際，令人看起來，開朗而舒暢。

徐志堅站在岩石上，瞭望海天景緻，臉上神色堅毅，緊閉的嘴唇及凝注的目光，表露了內心的堅決意志與不屈的氣概。

他只有二十歲上下年紀，英俊挺拔，多災多難的磨練使他智慧益發成熟；自幼巧遇明師，習就一身絕世武功，秉承俠義門風，天下最艱巨大事，爲害武林最烈之禍患，鋤强梁，斬巨寇，這責任自然而然落在他身上。

今天，是他任務開始的第一步。

精密的設計，巧妙的安排，還有許多俠義同道參與其事，因此不容許錯漏和失敗！

他思潮起伏，如海洋中千層波濤，此起彼伏，前仆後繼。

從各方面去思索，去推理，這海邊即將開始的一幕，影响至巨！

山腰上密林中有道鏡子的反光閃動，對面山上也立即有了相應的反應。

徐志堅緩緩轉過身來，往前走去。

颼颼颼，三條人影如飛趕到，一言不發，將徐志堅圍在當中。

「你們這是幹什麼？」徐志堅問。

「哼，小子做了這等人神共憤之事，竟然想逃，天下雖大，誰敢容你！」一名老者恨聲道。

「你們三位是何來歷，我從未見過尊面，可以說毫無關係可言，更無仇恨，何必擺出這等駭人模樣！」徐志堅侃侃而談，但運用內勁說出，遠近皆聞。

「小子住口，」其中一名神態威猛老者喝道：「當今俠義道，只要有良知的人，就要殺你爲快，快點自裁，免我老人家殺了汚手！」

「哦，三位原來是大仁大義的俠客，失敬失敬，要你們動手殺我，的確是有辱身份，但是，你們總得把大名報一報，免得我死去，也不知是誰下的手呀！」徐志堅神態輕鬆，似乎未把對方放在眼內。

「好，小子聽着，」神態威猛老者答聲道：「老夫血手上官霸，這兩位淮陽雙義，生死判官何宗奇，禿鷹苗七虎，聽清楚沒有！」

「多謝相告，原來是威震江南的三位大俠，小子自不量力，想領敎一下三位一身絕學，那使死了也甘願！」徐志堅笑笑道。

「看老子拳頭！」禿鷹苗七虎是個壯漢，身高膀闊，威風凜凜，聞言首先忍不住，衝上前就是一拳。

徐志堅紋風不動，待拳臨近胸口，手掌微托，施展沾衣十八跌功夫，禿鷹苗七虎「叭！」地一聲跌倒，雖未受傷，但也跌得七葷八素，而且有點莫明其妙。

「很好，讓我來試試！」判官何宗奇上前。

徐志堅淡淡道：「三位一齊上吧，何必麻煩！」

「嘿嘿！」血手上官霸冷笑一聲，喝道：「賊子拿命來，看老夫手段！」

禿鷹苗七虎此時已復過氣來，怒喝一聲：「呔！看老子大刀斬爾狗命！」

徐志堅眉頭微皺，身形陡地閃前七尺，右手一牽一引，禿鷹苗七虎手中刀已失去，徐志堅飛起一脚，禿鷹苗七虎龐大身形直飛出去，「撲！」的直飛上株大樹，端端正正掛在樹幹上，駭得他呱呱怪叫。

判官何宗奇及血手上官霸大驚，一齊撲上，這二人武功較之苗七虎高多了，而且內力也有天淵之別，因此一上手就是殺着，絕招連連，毫不留情打法。

徐志堅竟然不懼，奮起應戰。

血手上官霸這外號不僅說明他本人嫉惡如仇，而且手上確有過人之處，出手見血，幾乎是他作風，他這一全力施爲，當眞有風雲變色，鬼哭神號之威！

判官何宗奇手上這對奇門兵刄——判官筆，確有判生死能力，江湖道上成名人物，在他這判官筆下吃虧的不在少數，今日含憤出擊，當眞不可小覰！

徐志堅應付了二十招，心內漸感不耐煩，陡地身形一凝，雙目神光湛然，右手一划，根本看不清楚他的動作，判官何宗奇手上兵刄換了主人，定睛看時，判官筆已釘入大樹幹上，正在禿鷹苗七虎的頭頂上。

血手上官霸怪叫連連，奪命三招連環施出，「見血封喉」，「手中乾坤」，「雙手遮天」，將敵人所有退路封住，强力進擊對方空隙，而一般怪異迴旋掌力帶動之下，令敵人身不由主跟着轉動，血手正等着！

徐志堅當眞學武奇材，一眼看出對方虛實，及血手武功路子，當下雙脚生根似的屹立如山，絲毫不爲所動，右手突地輕拍而出，一股强烈勁風應運而生，血手上官霸只感到有股大力襲上腰部，急往後退，徐志堅右掌正等在那兒，不爲已甚，只輕輕摸了摸，脚跟微蹭，人已退後二丈有餘，含笑凝立不動。

「你怎麼也會這手法！」血手上官霸大驚，忍不住地問，有點懷疑對方是師門中人。

「武學分歧雖多，原則不外如此，看你出手及變化，已明其理，照樣來一下，不就行了，又有什麼奇怪！」徐志堅溫文有禮回答。

血手上官霸呆了半晌，突然頓脚，狠聲道：「小子，今日敗了，算你狠，只要老夫不死，決報今日一敗之辱，再見！」

判官何宗奇此時已來到樹下，將師弟禿鷹苗七虎救下來，二人自知技不如人，多事糾纏，只有自取其辱，因此也急急離開。

徐志堅目送三人離去的背影，心內頗有感慨；突然，心頭一凜，緩緩轉過身來，只見一名老道，鬚髮皆白，背負長劍，杏黃色道袍，足踏雲履，滿面紅潤，飄飄然有羽化而登仙之概。

「老道雲水到此久矣，見小施主大展神威，趕跑武林中三位强者，好好，很好很好！」

徐志堅臉色馬上凝重起來，久聞這雲水道人是崑崙派長老，爲當今武林中輩份最高之人，一身功力已到達道的境界，五十年來益發精進，今日遇到，眞是有緣。

「小施主，貧道奉掌教之命前來，請亮劍吧！」雲水道人緩緩道。

徐志堅微一沉吟，身形突然斜着縱起，隨手一拂，已採得一梅枝，身形倒折回原地，朗聲道：「小子僅以此枝請教老前輩指教！」

「很好，很好，注意了！」雲水老道見了徐志堅施展的輕功及內力等，知道這青年人一身所學，已到達極高境界，雖然自負武功，但也不敢輕視！

徐志堅此時自然是全神貫注，心與神會，體運自然，整個心靈全部融入劍中，雖然此時手中只是株梅枝，此時絲絲劍氣吐出，嗤嗤聲响不絕！

雲水老道右手伸處，長劍已握在手，颼颼颼，三劍施出，頓時漫天殺氣，風雲變色。

徐志堅遭逢如此强手，提足十二成功力，梅枝當劍，隨手揮舞，看上處毫不起眼，但雲水道人這等大行家，心頭大震，這幾下劍招，當眞是神來之筆，不着形相，空靈自然，無所不在，體運自然，無所不能！

這是至高絕學，不見於任何門派的典籍，雲水老道將近百歲，以他一生經驗及身份，已見過所有名門正派劍路，全不及面前這少年所施展三招！

掌敎所命，責任重大，無論對方武功如何，今日也必要盡力而爲，當下緩緩說道：「小施主留意，貧道要全力施爲了，勝負在所不計，對敝派及天下武林也好交待！」

「道長請！」徐志堅莊容回答。

雲水道長眉頭微幌，劍招發動，看上去平淡無奇，一招一式，來龍去脈，清楚明朗；其實快縱，由於老道修爲極深，已達歸眞反璞境界，表面上並無眩人耳目表象；而徐志堅却不敢稍怠，全力迎擊！

寂靜的山林，頓時漫天劍氣縱橫，嗤嗤之聲不絕。

這一戰，當眞是驚天地，泣鬼神，當世兩大高手搏命出擊，眞是當世不易見到的絕學！

五百招過去，二人仍是不分勝負局面，雲水老道百年修爲，火候深厚老到，而徐志堅神與天會，出招應敵，絲毫不用智力，一味自然，兼且修習正宗內功心法，內力悠長，根本不會疲倦。

雲水老道心頭漸漸不耐煩，突地長嘯一聲，身形凌空拔起，崑崙絕學，飛龍九式展出，「龍翔九天」，「直搗黃龍」，「怒海龍王發雷霆」……這是崑崙派歷代祖師千錘百煉絕學，施展開來，的確奧妙不可方物。

徐志堅逢此大敵，精神陡長，拚力出擊。

剛强易折，這是至理，二人內力貫注，怒意漸生，犯了大意，突然托托聲响，寶劍梅枝折斷，餘勁未洩，趁虛而入，二人身上鮮血迸發，已受了傷！

「好，老道百歲之人，見到如此精妙劍法，死而無悔，今日回去向掌教交待，他日有緣再見！」雲水道人說罷，身形縱起，瞬即消失在山林中。

見過！」排雲島主對徐志堅介紹。

「見過老神仙！」徐志堅恭身爲禮。

「罷了，今天大家高興，讓我不成器的女徒弟來試試，秀華，拿劍來！」老神仙對身旁女孩子道。

「師父，我去見識見識，別怪我使得不好！」少女似乎很得老神仙的愛護，所以有點撒嬌的味兒。

「好啦！好啦，別耍花頭，去吧！」老神仙也是笑容滿面，揮手令女徒弟出場去。

排雲島主又朗聲笑道：「小兄弟，這位小姑娘方秀華，是老神仙得意愛徒，深得老神仙眞傳，尤其是劍法，在島上已屬前五名以內的高手了！」

「見過方姑娘！」徐志堅拱手爲禮。

「請徐大哥多多指教！」方秀華有點害羞，臉泛紅暈，低頭含笑。

此時有名少女奉上一枝青鋼劍，低聲道：「請徐相公用這枝劍試試！」

「多謝！」徐志堅接過寶劍，待那少女退後時，立刻轉向方秀華，輕聲道：「請姑娘手下留情。」

「好說了！」方秀華聲音很輕，充滿了濃厚羞意。

說起來很奇怪，排雲島上人才濟濟，少年英雄很多，方秀華根本連話都懶得同人說，一見徐志堅，反而有股從未有過感覺，這感覺究竟是什麼，不容易說清楚，只有種暖洋洋，微感昏沉似的！

「請出招！」徐志堅朗聲道。

方秀華心頭暗震，收起心頭胡思亂想，抽出寶劍，疑神歛氣，抱元守一，果然是名家風範。

徐志堅自然不敢大意，全神貫注待對方出手。

突然，方秀華肩頭微幌，一劍刺來，沒有赫赫威勢，也沒有破空劍氣，只是平凡一劍，但的確是好劍法，實而不華的一劍。

徐志堅當然識貨，不敢怠慢，也是平實一劍推出。

二人劍式並未接實，立即收招，因此，變招愈來愈快，但却未聽到絲毫兵刄相交聲。

外行人看不出什麼兇險，但廳內全是武林高手，明白二人深得上乘劍法，那種低劣劍術，乒乒乓乓劍身拍接聲音完全沒有。

轉眼已過了百招，二人東畫一下，西刺一下，似乎在鬧着玩兒似的！

突然，徐志堅身形一凝，神態益發誠敬，周身上下眞氣充沛，身前二尺地方，布滿了一道氣牆。

方秀華立即感應到，寶劍碰到阻力，只要劍刄接觸徐志堅身前二尺，立刻碰到有質無形的膠質一樣，不能任意伸展。

徐志堅寶劍，突然有了光度，比平常似乎亮了很多；因此，方秀華知道，自己內力不如人，再打下去，有輸無贏，但她一向自負劍術高強，從不作第二人想；今日就此認敗作輸，心內實有不甘。

大廳內羣豪又何嘗不震駭，徐志堅根本未用全力，即已令得方秀華縛手縛脚，眞個全力施爲，當今之世誰能擋得了！

颼颼颼，突然劍芒暴漲，方秀華全力施爲，這回施展快攻，當眞劍氣如虹，如銀河倒瀉，點點繁星迸射，耀目刺眼。

徐志强也不甘示弱，身形與劍式一變，頓時精光滿佈大廳，比較之下，方秀華黯然失色！

嗤嗤嗤，劍氣破空聲，衆人只看得神移目奪，屏氣凝神，定着眼珠好像傻了一般！

正在難分難解，不知誰勝誰負之際，徐志堅突然一劍中宮刺出，那一劍之速度，簡直不能形容，方秀華根本無法招架，只有乾瞪着眼等死的份兒。

老神仙霍然站起，正想有所動作時，見徐志堅突然收劍後退，抱拳道：「方姑娘使得好劍，日後我們多切磋切磋，說不定大家都有益，不知姑娘可肯賞面！」

「我……」方秀華定下神，明白對方手下留情，而且這番話又是爲自己保存顏面，芳心暗自感激，但不知如何回答好。

「哈哈，」排雲島主朗笑一聲道：「今日得見二位劍法，眞是練武人一生奇遇，大家定然深慶眼福不淺，徐老弟初到荒島，今天累了，比武到此爲止，現在表示大夥兒歡迎這位老弟台，齊敬他三杯！」

「好！」轟然喝采聲如雷鼓施威，聲震遠近。

徐志堅趕緊站起，向四周不斷作揖！

大家有目共見，徐志堅的武技，尤其是劍法，使排雲島上每一位心內，都欽佩得五體投地！

方秀華芳心深處，又何嘗不是印上徐志堅的影子；絕世的劍法，寬厚的習性，並且那出衆風度儀表，無論那一樣都是令人深深之喜愛！

× × ×

狂歡竟日，酒宴盡歡而散！

徐志堅大醉，臥倒之後，被執事人員送到一間特別寬敞房間，四周派下高手嚴密守護。

這座山谷，當眞是好地方，不僅蒔花競放，而且水草也特別清香，一切五穀菜蔬，品質優厚，山明水秀中，有股靈氣孕育其中！

徐志堅漸漸喜愛這座平靜的山谷，漫步其間，確有人間天上之慨！

一天，他正自由自在的玩賞山水之妙，突然三人策馬疾馳而來。山谷裏有馬，眞個令人不敢置信，徐志堅暗自奇怪，知道必有其特殊因素，慢慢總可以查出來，倒不必急在一時！

來騎有如奔雷閃電，排山倒海般衝過來，猝不提防下，眞個危險萬分！

徐志堅猛地看到三騎衝到，向兩旁退讓已自不及，看來極難避開，危險已極！

「颼！」陡地施展「一飛冲天」絕學，身形不彎不曲，也不撐腰作勢，筆直衝天飛起！

三匹馬，驟然見了徐志堅突起，猛地人立，馬上三名騎士凌空幾個空心觔斗，已經翻了出去。

「咦，你是誰？」嬌滴滴的聲音。

徐志堅定睛看時，心頭猛然跳動，暗道：「好漂亮的女孩子！」

「嘿！」這女孩子當眞刁蠻，强橫，徐志堅回答得稍爲慢點，她立即順手抽起鞭子，將徐志堅身上衣服扯去半邊，顯出

肩膊。

「你怎可以打人！」徐志堅怒道。

「嘿……」這女孩子根本不理那一套，兜頭兜腦，一頓鞭子有如狂風驟雨般抽到。

徐志堅的身手，怎會再有這樣的事，右手伸處，精巧的馬鞭已奪到手，定神細看，馬鞭製作精巧，白金爲柄，還鑲了三顆火光隱現的火鑽，不說其他，即這三顆火鑽已是價值連城，這女孩子是什麼人，竟然有如此貴重的馬鞭。徐志堅不敢造次，拱手道：「姑娘尊姓，小可徐志堅，多多得罪！」說時雙手奉上馬鞭。

「嚴正坤，給我殺！」這少女嬌聲喝起。

「是！」右邊馬上一位壯漢轟應一聲，翻身落馬。

徐志堅定睛看去，這壯漢身高肩闊，虎背熊腰，整個人像座鐵塔，威風凜凜，從他落馬時身法看來，顯然是位內外兼修好手，看情況是這女孩子的跟班什麼的！

「小子，識相的，趕快自裁了吧！」壯漢霸氣十足道。

徐志堅心內有氣，這般人如此强橫，不管是什麼來頭，也要給他們一個厲害，想到此處立刻道：「在下這條命不値錢，也不是容易可以取到的！」

「嚴正坤，趕快動手，那有這麼多嚕嗦的！」少女已經不耐煩。

「遵命！」壯漢轟應一聲，立即出拳，同時喝道：「小子，給我躺下去！」

這傢伙拳頭像個醋鉢兒大，迎風出擊，呼呼聲响，端的威勢赫赫！

徐志堅再不客氣，也揮拳迎上，斯斯文文的，看不出絲毫勁道。

少女臉泛微笑，心內得意道：「這狂徒自找死路，獅衞嚴正坤素有鐵拳之稱，你竟然自不量力，比拳頭，只怕是嫌命長了！」

「砰！」聲音不大。

少女總以爲，徐志堅這下定會飛了開去，看清楚時，那有這回事；徐志堅若無其事，站在原地不動，而壯漢却退後一丈，正捧着拳頭，彎下腰去，似乎受了極重傷害，痛得忍受不住之狀！

「狂徒，你使用什麼妖法傷我護衞？」少女怒喝。

徐志堅淡淡一笑道：「武功，很平常的武功！」

「我不信，用兵刄對付他，給我狠狠的砍！」少女又叫另一名護衞。

「是！」這名大漢抽出肩上大砍刀，他知道大小姐脾氣，客套話不多說，大砍刀直劈橫搠，招呼都不打一聲，硬是要命的幹！

「來得好！」徐志堅朗笑一聲，不讓不避，屹立如山，眼睜睜的望着大砍刀劈下去！

「這小子莫不是傻了吧！」少女心內暗自懷疑，眼看徐志堅就要喪生刀下，也不禁有點不忍！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徐志堅右手上伸，用兩隻手指夾住大砍刀，微笑不語。

握刀大漢用力急掙，那柄刀似乎生了根，紋風不動；他大驚之下，手指急忙鬆開刀柄，猛地大喝一聲，鐵拳擊出，眞是致命一擊！

徐志堅陡地施展武當絕學，沾衣十八跌，待對方拳頭上身，却力借力，大漢鐵塔般的身形，陡地飛了起來，「吧！」一聲大响，已跌到五尺開外。

像這樣的武功，他們今日第一次看到，眞有點不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擺在眼前，不容不信！

「你是什麼人，到排雲島有何意圖？」少女喝問。

徐志堅相信對方是島上人，立刻笑道：「在下徐志堅，武當叛徒，避難到此，冒犯姑娘，罪該萬死！」

「嗯，」少女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稍爲有點羞意，「也沒有什麼，我叫陸彩儀，這是我二位護衞，虎衞趙湖山及獅衞嚴正坤，我爸爸就是這兒的島主！」

「原來是陸姑娘，初次見面，就冒犯虎威，死罪！死罪！」徐志堅惟惶惟恐說道。

「不，我也有點任性；你武功很好呀，以後我得跟你學學才好！」陸彩儀這次文雅多了！

「姑娘客氣，島上有多少武林高手，我這又算得什麼！別說學不學的，姑娘高興，我們在一起玩玩好啦！」徐志堅敷衍道。

「別客氣啦，他們武功看得多了，不錯，武功好的大有人在，像你這樣的，我敢保險，決找不到第二家；再說，那班粗裏粗氣，毫無點斯文，我才懶得跟他們學呢！」陸彩儀咭咭呱呱大發偉論。

「眞的，徐相公武功確屬尖頂兒的，俺獅衞嚴正坤平生未服人，今兒眞的心服口服，日後沒得說，也請徐相公指點指點；拜師嘛，我這塊材料你不會收，算是記名徒弟，總可以吧！」

「這……從那兒說起！」徐志堅這一下子不知如何說好，呐呐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不理，他答應也要教，不答應也要教，我這徒弟是收了定，決不更改；師父，再見，今晚我找你！」陸彩儀說罷，如同擺柳，身形輕飄飄縱起，落在馬背上，一鬆韁，疾馳而去！

徐志堅望着三人離去，怔怔的出了神，這刁蠻任性的女孩子，還有一份天眞；只是，島上惡人才多，必須澈底摧毀，自己孤身一人，身負重任，深入虎穴，中原武林千百人等着消息，如今是沒有人帮助，全靠自己了！

「想什麼呀！」又一個嬌美的聲音响起。

徐志堅大驚，急翻身看，鬆了口大氣，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比劍的方秀華。

「嗯，看來心內有鬼，才會這樣賊人胆虛呢！」方秀華臉上露出頑皮的微笑。

「方姑娘，突然跳出來，眞駭了我一跳！」徐志堅定下神來，才出聲答話。

「我如果早些出來，更駭了你一跳呢！」方秀華粉臉上似笑非笑，似乎別有含意。

「原來你早到了，剛才怎不出來，害得我衣服也給扯破了，現在只有一件衣服，赤身露體的成何體統！」徐志堅苦眉苦眼，似乎在埋怨。

這時，平地上三十幾名大和尚，擺好羅漢陣，個個怒目而視，望着徐志堅。

「荒山僻地，今日有緣，高人輩出，在下捨命陪君子，奉陪到底！」徐志堅這回毫不退讓，雖然面對天下聞名的羅漢陣，決定憑自己一身所學，與對方重擊！

當頭一老和尚，一身黃袈裟，正是達摩院首座無因禪師，合十道：「老衲奉命到此，望小施主成全！」

「好，在下接着就是！」徐志堅說時，緩步走入羅漢陣，手上仍是那枝梅枝，經已斷去小半。

這是輕視少林派，還是另有所恃，但少林和尚個個面現怒意。

徐志堅來到羅漢陣中央，立刻出聲道：「出手吧！」

「阿彌陀佛！各位師弟全力施爲，千萬別大意，看天意如何決定！」無因禪師合十道。

嘩啦啦，三十名少林和尚揮動手上方便鏟，走勢相當駭人。

徐志堅却有如老僧入定，絲毫不爲所動。

三十名大和尚分三層圍定，反覆繞着轉了三匝，陣勢立即發動，此來彼往，彼來此往，川流不息，兵刃集中於徐志堅身上招呼，看上去當眞形勢危急。

但是，徐志堅有如海中柱石，屹立不動，抵受千重波濤侵襲。

大約半盞熱茶時份過去，徐志堅巳摸了個大概，再也不願多待，猛地長嘯一聲，掌中梅枝全力出擊，快捷，威猛有力，少林和尚方便鏟出手，慌亂中，徐志堅趁虛而入，隨手一撈，已抓住一人往外擲出，羅漢陣頓時大亂，徐志堅再不容他們有緩手機會，身形一陣遊走，三十名大和尚已倒下大半，餘下的呆呆的站着，似乎傻了一般。

徐志堅身上，也是血漬斑斑，受傷不輕。

「阿彌陀佛，小檀樾好精湛的武功，今日一戰，少林寺已經盡力，看來天意如此，他日有緣，再行相見！」無因禪師合掌緩緩道。

「好說！」徐志堅勉强說了兩個字，其實胸口血氣翻騰，顯然受了不輕內傷。

徐志堅茫然四望，還好再沒有强敵出現，如果再來一位像雲水道人那樣好的高手，今天非倒下去不可，看來這第一關似乎巳經挨過去了！

海空依然呈現悅目的淡藍色，山風習習，天地一片平靜，誰知道片刻前，這和平寧靜的山林中，曾作過幾場生死存亡的爭鬥。

徐志堅緩步往來路走去。

突然，林中有兩名漢子奔過來，徐志堅老早聽淸楚了，仍然裝作不知，往前走去。

「相公，慢走！」

徐志堅茫然回轉身，愕然望着兩名漢子道：「你們又是找麻煩的麼！」

「不，我們躲在上面很久，看到中原各大派的高手，給徐相公打得落花流水，眞是漂亮極了！」其中一名漢子眉飛色舞，顯然也爲這一戰而感動。

「二位找我有什麼貴幹，」徐志堅平靜地問。

「依小的看來，徐相公在中原道上，不容易呆下去了，不如另謀發展。」漢子道。

「哦，什麼地方可以發展？」徐志堅茫然問。

「排雲島！」

「你們……」徐志堅故意問。

「我們二人雖然平凡，却可以引見，至於像閣下這樣特出人材，卽時可到島上，但不知徐相公子心意如何？」

「像我現在這樣，是不容於當今天下武林，有排雲島這樣好的地方，當眞是夢寐以求！」徐志堅道。

「好極了，徐相公請隨我來！」二人引徐志堅往海邊走，突然停在塊石頭上，雙手一陣划動，徐志堅假裝沒有看見，其實很留心，山上又有反光閃動。

密林中有間小屋，牆上掛着獵具，也有捕魚網等，看起來只是百姓人家，其實，正是排雲島的細作。

由於排雲島地勢險惡異常，數十年來，黑道巨寇麕集於此，近十年來，聲勢日益壯大，羣惡相繼，荼毒生靈，有愈來愈烈之趨勢。

武當掌門有見及此，二十年前物色到徐志堅，立刻傾囊相授，並私下約來各大門派掌門人，籌策此次事件，並探明排雲島連絡地點。

徐志堅身負重任，不辭勞苦，決心身入虎穴，各大掌門人定下計策，故意下令派人截殺，徐志堅苦戰之下，僥倖獲勝，但巳筋疲力倦，故此令得對方更相信，所以說苦肉計完全成功。

黑晚，一艘快船靠近，兩名密探帶着徐志堅上船，沒有一句說話，只有幾個手勢。

幾位老年人，躲在密集樹林中，一直心急等待，親目看到徐志堅眞的上了船，大家暗中吐了口氣，又急急回去安排下一步工作。

徐志堅又何嘗不暗自慶幸，深入排雲島，雖然可以混進去，但以後工作更艱巨，而且孤身一人，面對强敵，那是用智不用力，環境陌生不說，那般亡命之徒，動輒殺人放火，生活在那樣地方，當眞不是好玩的！

這艘快船不大，却有十幾人划船，他們對這海面很熟悉，憑着天上星光指引，操縱得很順利，黑黝黝的海上，一片黑沉沉，什麼也看不到。

大約過了三四個時辰，隱約望見一座島，也是黑漆漆的，不見燈火。

徐志堅目力過人，只見水流特急，時見漩渦，不熟悉地理環境及水流等，別說划船，只怕寸步難移。

快船最後靠在石頭上，二人低聲道：「徐相公請跟我們來吧！」

「就到了麼？」徐志堅奇怪地問。

「排雲島見到了，走路還得化一段時間。」引路漢子道。

徐志堅心內暗自欽佩，排雲島主事人的確想得妙。海上船隻不明就裏，只見黑黝黝的山石，寸草不生，自然不會想到這兒是强盜窩；再說，排雲島前急流漩渦，就是最好的防守力量。

走了好半天，仍然不見人影，甚至任何有人的跡象都不見，樹木，房屋，什麼都沒有，只有漆黑光滑的石頭佈滿地上。

徐志堅突然問道：「二位尊姓大名，今次引我到此，無異救命恩人，日後兄弟自有報效。」

「我叫劉二牛，他叫張榮興，引徐相公到此，島上曾派人調查很久，並不是今日我們作的主！」

「不管怎麼說，劉二哥和張大哥總算有緣，一個人總要飲水思源，沒別的說，以後兄弟有的，總有二位一份，目前我是人生地不熟，希望二位多多引導！」徐志堅趁這機會多拉關係。

「徐相公身負神功絕藝，一定是排雲島上的風雲人物，我兄弟二人算得什麼，只要徐相公記得提拔，我們二人就上了天！」劉二牛恭敬道。

徐志堅知道他說的是實情，微微一笑，正想答話，巳走入一道彎曲山道，兩壁高聳入雲，中間一條羊腸小道，大約五十餘丈遠近，一走出羊腸小道，景色一變，與外面可說是完全兩個世界。

蒼松翠柏，綠柳垂楊，滿山綠翠中點綴着繁花，織成一片天然錦繡。

最可愛的是那塊平靜的小湖，湖旁綠竹，茂盛而挺拔，顯然是天竺異種。

依山傍林建築的房屋，也有樓台亭閣，甚至於仙鶴相伴着羣鹿，見人不避，好一片祥和昇平景象，不明底細，誰相信這是殺人越貨的强盜窩呢！

「哈……徐老弟辛苦了！」一位神態威武，眞個是活張飛再世，不過比晝上張飛稍爲高了些。

「這位是……」徐志堅仍然不知對方來歷，所以轉頭問劉二牛。

「我們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劉二牛低聲道。

「小可拜見陸島主！」徐志堅抱拳爲禮。

「哈哈，」雪山魔王陸仲英開心大笑，走上前來，伸手重重拍在徐志堅肩頭上，宏聲道：「徐老弟委曲了，以後我們兄弟倆展開拳脚，叫那些沽名釣譽中原武林人物知道厲害，今天不說別的，先到聚義廳，看各地英雄爲老弟擺下的酒席，好好去痛飲百斤！」

「多謝大哥！」徐志堅恭敬道。

這大廳寬敞高大，筵開五十桌，中間還有一大片空場子，氣派上就看出與衆不同。

雪山魔王陸仲英與徐志堅一走進大廳，頓時掌聲與歡呼聲震動遠近。

徐志堅只有來個羅圈揖，算是回禮。

好半晌，掌聲由疏落到停頓。

「島主，」一位胖矮子突然站起身來，大聲道：「這位老弟武功好，連敗中原高手，可否叫他亮幾招，叫我們大夥兒開開眼界！」

「司徒宗華，」排雲島主宏聲道：「你是否想施展地堂腿，奪命追魂刀？」

「小的這點微末之技，怎敢現醜，再說我這地虎二字名不見經傳，還是讓賢吧！」原來這胖矮子老兒，正是聞名武林的地虎司徒宗華。

「比武只是自家人比劃比劃，老小子嚕嚕囌囌的，快給我讓出來，不行地方，讓我老人家指點指點，聽見沒有！」坐在上首的一名老者像個殭屍，整個手臉上只有皮包骨頭，雙目閉闔之間，精芒暴射，看來是個內外兼修高手，徐志堅心內也暗暗震動。

地虎司徒宗華對這位老人似乎很畏懼，恭敬道：「多謝老人家恩典，小的這就去！」

排雲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哈哈笑起來，一面伸手連拍徐志堅肩頭，宏聲道：「老弟，我知道你武功了得，大夥兒也相信，只是大家想親眼看看，老弟就露一手，來，老哥先敬你三杯，以壯行色！」

「多謝大哥和各位，小弟自當從命！」徐志堅說時人巳站了起來。

司徒宗華早巳站在塲地上，左右手握着長短盈尺小刀，正適合地趟身法使用。

徐志堅緩步而出，氣度瀟洒自然，雙手空空，似乎是想用空手入白刃功夫，大家知道地虎這地趟腿及刀法，有非常獨到功夫，徐志堅實在太過托大了！

「徐老弟，請手下留情！」地虎司徒宗華口內在說，心內經巳怒火勃勃，地虎是容人輕視的麼，不管怎樣，等會要給你好看。

「好說，請出招！」徐志堅緩緩道。

「得罪了！」地虎司徒宗華着地就滾，兩口長短刀飛雪片片，翻翻滾滾，舞到急處，就像個晶亮的球體，間中雙腿飛彈，攻勢綿綿不絕！

徐志堅神態從容，直到現在仍然未攻一招一式，也不見他施展拳脚，只是從容漫步，看去就像在西子湖邊，吟詩弄月！

但那套步法的確妙絕人寰，前三後四，左一停，右一轉，地虎司徒宗華空自舞弄雙刀，飛彈地趟腿，連徐志堅衣角也未沾着。

「好！」衆人只看得心神皆醉，忍不住轟然叫好喝采，頓時聲震屋瓦！

徐志堅向四下微笑點頭，間不容髮之中，避開對方三十六刀，七十二腿！

地虎司徒宗華巳將功力施展到十二成，仍然無法傷到人家，心內怒發如狂，猛地彈身飛起，亡命直撲，想與徐志堅拚個同歸於盡。

嗤嗤嗤，徐志堅眉頭微皺，併天指倏出，勁氣排空，地虎司徒宗華軟麻穴被打中，「砰！」地一响，翻身倒地，動彈不得；但徐志堅併天指再度使出，旁人還未看清楚時，地虎司徒宗華穴道巳解，猛地跳起身來，再想拚命，又感覺不妥，茫然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得罪了，老大哥，小弟這廂陪禮！」徐志堅拱手爲禮，他不願得罪人。

地虎司徒宗華臉色一變，突地又哈哈暢笑，笑聲倏停道：「很好，今日老哥輸得心服口服，沒別的，等會找你拚酒！」

「多謝老哥！」徐志堅也很高興。

「哈哈，」排雲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朗笑一聲道：「兄弟，的確名不虛傳，高明！高明！」

「嗯，後輩中有這樣身手，也是個人才！」上座那位鬍髮皆白的老者道。似乎是自言自語，也像是讚賞徐志堅的身手。

「這位是老神仙，本島總護法，兄弟

「我師父有，等會我取一件你穿好啦！」方秀華道。

「多謝，只是太麻煩了，不好意思！」徐志堅漸漸的也覺得這位方姑娘比較投緣。

「我們這位公主，挺不好侍候；你這位硬蹦蹦的師父，日後有好的吃啦！」方秀華笑得有點怪！

「唉，我眞不知如何說好！」徐志堅只有苦笑。

「我看呀，我們這位公主巳經愛上你，當上了駙馬，別不理人才好呀！」方秀華笑吟吟道。

「方姑娘別說笑，給人聽了，可不是要！」徐志堅口內雖然如此說，心內也興起股別樣滋味。

兩人邊說邊走，天上地下，無所不談，漸漸熟絡，徐志堅心想，瞧這女孩子天性不壞，何以失身盜窟，莫不是別有隱衷，自己倒要好好下番功夫，收爲己用，那才是莫大功德！

「徐大哥，你怎麼也到排雲島，他們說你是武當叛徒，我怎麼也不信！」方秀華沉默了很久，突然說出她心內所想的。

徐志堅深深吸口氣，喃喃道：「世上事有很多是身不由主，背叛武當，的確有我不得已的苦衷，方姑娘雖然與我交淺，但我體驗出方姑娘是位好女子，語重心長，我徐志堅決不肯以謊言相騙，其中內情，日內自會坦誠相告，目前尚不是說的時候！」

「徐大哥如此看得起，我沒別的說，水內火內，有我一份！」方秀華陡地也挺起胸膛，慷慨激烈說出願共患難。

「多謝，日後再說罷！」徐志堅不願太快表露自己身份，必須等待適當機會。

「嗯，這排雲島地勢險惡，內外景緻，截然不同；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獄，反正沒有什麼事做，我們不妨細細遊賞一番可好！」方秀華突然提出做嚮導。

「這樣好極了，只是太麻煩方姑娘，不好意思！」徐志堅心內暗喜，排雲島地理環境，自己毫無認識，有她這位身份特殊的人帶路，那眞是太好了！

這裏有說不盡的泉林勝境，雖然地方不太大，看來十日也不易走完，方秀華大概也有很多地方未到過，只是比較特殊的或風景特佳之處，她都知道，就這樣，在徐志堅心目中，巳有了極大價值了！

直到黃昏，二人才分手。

徐志堅一回到房內，只見陸彩儀正坐在房內，大概等的時間太久，巳沉沉睡着了！

徐志堅眉頭微皺，年青女孩子睡在房內，給人看了，無論如何，都是個麻煩，當下趕快點好燈，然後輕輕叫道：「姑娘！姑娘！」

陸彩儀霍地站將起來，顯然駭了一大跳，看清楚是徐志堅時，不由嬌嗔道：「你到那裏去了，怎麼這樣久才回，人家等得煩死了！」

「哦，這兒風景佳絕，初到這兒，又沒有事，順便四處逛逛，不知道姑娘在這兒，否則，早回來了！」徐志堅當然不會把方秀華同遊的事情說出。

「你看，我帶來了衣服，是我叔父以前留下的，等會試試再說！」陸彩儀說時指着小桌上的包袱。

「多謝姑娘！」

陸彩儀東拉西扯，興緻極好，磨着不走，徐志堅內功深厚，雖說不累，但也想好好睡下，把事情想想，有個準，這位大姑娘不通世務，賴着不走，眞是沒有法子，只好打起精神陪着她窮聊！

「徐大哥，以後你做師父兼保鏢好不好！」陸彩儀突然問出這話。

「保鏢，姑娘，妳大概糊塗了，排雲島上你是何等尊貴的身份，誰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惹麻煩！」徐志堅眞的有點怕上這個大姑娘。

「才不是這樣的，島上一般人都是窮兇極惡之徒，多數犯了大案及惹下極厲害仇家，在中原站不住脚，，才投奔排雲島，這班人不伏王法，更不理什麼規則，想着就幹，試想，我在這地方，豈非危險巳極。」陸彩儀說到此處，眼都紅了，似乎有無限委屈。

「你不是有兩名護衛？」徐志堅問。

「他們二人，是我父親最忠實的部下，自然相信得過，但是，武功不及你，碰上眞正高手，也只有送死，所以我再不想，徐大哥肯可憐我，那才眞的可以過安全日子；試想，一個人沒有安全，做人還有什麼意思！」陸彩儀說到傷心處，瑩然欲淚，楚楚可憐。

「我……」徐志堅想拒絕時，見了陸彩儀一副楚楚可憐樣子，於心不忍，接口道：「這樣吧，日常沒有什麼事，讓他們陪着，我如果有空，就順帶保護，最好你自己學好功夫，就什麼護衛也不要了！」

「好，就這樣好啦，我去跟爸爸說！」陸彩儀說罷，眞像一隻彩鳳翩然飛去。

徐志堅深深嘆了口氣，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打開包袱，內衣及鞋襪，外衣及長袍，色色俱全，對這位姑娘也不禁有點同情！

這兩天忙得可以，經歷了多少危險，如今雖巳深入虎穴，想要剷除島上大盜惡寇，自已一個人，的確勢力太過單薄，事在人爲，總之要想法子才是！

「嗤嗤！」突然兩隻奇形暗器，自窗外打來，徐志堅身形像一枝箭射出，直往窗外大樹撲去。

「颼！」一條人影冲天而起，只聽得一聲蒼老聲音道：「有種的跟我來！」

「嘿嘿。」徐志堅喝道：「有種的不要跑！」

那人個子矮小，悶聲不响，在前面疾馳，輕功極好，徐志堅藝高人胆大，猛吸口眞氣，展開絕頂輕功，全力追去，看看追近，左近又有人大聲喝道：「小子，看鏢！」

徐志堅身形微滯，矮個子老者又跑出二十餘丈，左近只有人聲，根本沒有暗器，看來林中一帶，巳埋伏不少人馬！

無論如何，也要弄個水落石出，徐志堅發力急追，大約半盞茶時分，矮個子巳飛身投入深山谷中，好個險惡的所在，入口只有九尺光景，裏面黑沉沉的，不知有什麼兇險埋伏！

徐志堅微一沉吟，身形「颼！」的一聲猛穿進去。

好一塊山谷，有點像諸葛武侯當年圍困司馬懿的葫蘆谷，中間有三人靜靜站着，一言不發。

「三位兄台，不知有何見教！」徐志堅抱拳道。

「你是武當門下？」中間一名老者問道。

「如今巳被逐出門牆，不敢再說是武當弟子。」徐志堅朗聲道。

「聽他們說，你的武功極好，我們想試試，看看武當派近年有什麼新的成就！」老者緩緩走出。

「晚輩自當遵命，請問三位尊姓大名，免得失禮。」徐志堅拱手道。

「老夫韋秋塵，外號陸地神仙，這是二弟韋秋雁，外號南霸，另外這位是三弟，南溟漁夫韋秋水。」

「原來是南海三仙，」徐志堅聽清楚時，立刻神態變爲恭敬，朗聲道：「晚輩曾聽家師時常說到當世高人，極力推崇三位前輩，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幸甚！幸甚！」

「嗯，清塵老道功參造化，近者九大門派掌教，以他成就最高，看看你這娃兒有什麼成就，我們在這兒試試，然後再談其他的！」陸地神仙韋秋塵緩緩道。

「晚輩請三位老前輩指教！」徐志堅拱手道。

「好，我們先試試掌！」南霸韋秋雁越衆而前。

徐志堅知道這面前三人不是等閒之輩，暗自調元守一，凝神歛氣，全身處在一種虛無境界，意與神會，周圍五十丈，那怕是一枝松針，一片落葉，他都聽清楚明白，看上去雙目半開半闔似乎睡着了！

南霸韋秋雁久久不見對方發招，立刻動手，猛地開聲吐氣，「殺！」掌心疾吐，「轟！」地聲暴响，雄渾巳極的勁氣排山倒海般向前冲擊。

徐志堅右掌緩緩推出，頓時有股柔和輕風吹起，那强横霸道的勁氣，一碰到柔和輕風，立刻風消雲散，霎時間天清氣和，月白風清。

南霸韋秋雁神色微變，猛喝一聲：「殺！」這次他巳發出全力，頓時聲勢赫赫，轟轟發發，大有風雲變色，山崩地裂之概！

徐志堅依然屹立如山，右掌單立，這次反而不見絲毫形跡，南霸韋秋雁强橫霸道掌力，似乎碰到一座無形氣牆，無法輕越雷池半步。

月白風清，徐志堅臉色神態依然平淡和泰。

南霸韋秋雁却巳頹喪不堪。

「很好。」陸地神仙韋秋塵平和道：「果然英雄出少年，你巳練成了三陽眞氣，難得！難得！」

「晚輩初學乍練，貽笑方家！」徐志堅拱手道。

「老朽還有三招劍法，我們再試試！」陸地神仙韋秋塵說得三招劍法，頗有自負之色。

「晚輩益發領教！」徐志堅說時，巳順手摘下一樹枝，神色肅穆，凝神待敵。

陸地神仙韋秋塵伸手處，巳握着把木劍，緩緩在空中劃圈子，看來有點糊塗，毫無理路可循！

徐志堅左手一領，樹枝輕點，然後曲折的劃幾條綫，停在空中不動。

「罷了！罷了！」陸地神仙韋秋塵棄劍長嘆。

「我們走吧！」南溟漁夫韋秋水說時，當先領路，其餘二老也跟着，他們走時脚步踉蹌，似乎站不住脚。

徐志堅有什麼話說，出言安慰，反而更令他們傷心，今日比劍，別說三人，崑崙派雲水道長畢生研習劍法，近兩甲子窮參之功，時至近年悟道之際，才豁然貫通，仍然敗跡，可見自己幸運，蒙師父傳授，習成絕學，當可縱橫宇內，爲天下武林造福祿，才不負師父一番苦心。

「颼！」一枝火箭迎空射來。

徐志堅急閃身避過，谷口巳被火封，三邊山上，站着總有百人，個個高擧火把，引滿待發。

颼颼颼，火箭齊飛，往下射來，還好沒有埋上火藥，所以徐志堅並未受傷，閃避得很輕鬆，只是不容易一下子衝出去。

鬧了好半晌，仍然是僵持局面，徐志堅弄不淸楚這是什麼回事，南海三仙引自己來此，照說他們不會玩這把戲，另外還有何人攪鬼？

「殺呀！」「逃命呀！」山上突然一片大亂，拿火箭的人紛紛逃竄，顯然被人追殺。

徐志堅定神往上看時，突然聽到山上有人叫道：「徐大哥！」「師父！」正是方秀華及陸彩儀聲音。

「我在這裏！」徐志堅大叫。

「老弟，我們來了，這就放繩子下來，小心啦！」聲音雄渾响亮，正是排雲島主聲音。

徐志堅心內感動，這時無暇多說，急忙拉着繩子，幾個縱身，巳到山頂，老神仙也在，其餘二十幾位排雲高手，嚴陣以待。

「多謝各位盛情，還勞動島主及老神仙，罪過罪過！」徐志堅拱手道。

「哈哈，我這女兒所命，要不來啦，只怕有點不方便啦！哈……」排雲島主說出原因！

「嗯，好徒弟，我們給你拉來了。只爲了幾個毛賊，你怎麼賠償我們精神損失？說罷！」老神仙望住方秀華，笑嘻嘻的道。

「明兒我燒幾樣菜孝敬師父好啦！」方秀華道。

徐志堅立刻明白，大概方秀華在自己居處附近，見有人偷襲，立即暗中追踪，直到南海三神仙退出；另有人趁機暗算，方秀華立即回去，拉着陸彩儀，於是大隊島上高手立時趕到，解決了一場危機。

「我們回去再說吧！」排雲島主說時，當先走去，餘人也跟着離開這塊險要地方。

一路上，氣氛有點異樣，徐志堅感覺到有不平常事情發生，由排雲島主及老神仙等高手面色，可以想像到，排雲島有了麻煩！

試想，有人私自縱火，而且是近百人，他們似乎與島主意旨相違抗。

這意味着島上有人意圖不軌，看情況

，那班人見自己武功好，怕被島主引為心腹，趁南海三神仙邀自己比武，窺伺在暗中。幸好方秀華暗中見了。看來這是上天有意安排，令得大破排雲島事情，有了極好開端，如今正走向成功路途。

在島主私宅，四周戒備森嚴，老神仙及島上一批忠貞武士，分坐在大廳上。空氣異常沉悶，顯然事態極端嚴重！

島主緩緩站起身來，沉聲道：「排雲島遠離中原，天然屏障，不愁外敵侵襲，島上五穀豐收，更有海鮮，在這兒住，可說有福之人！」

說到此處，人人臉色越來越凝重！

「誰知道，十五年前，」島主又接着說，「中原一批黑道人士，乘船逃走，遭遇風浪，飄流我們島上，為了一念之仁，將他收留下來，從此中原武林大盜，站不住脚，全逃到此處，以前所訂規則漸漸失去了約束力；不僅如此，陰謀篡奪島上控制權越來越急，徐志堅老弟今日之事，更是明顯大胆表示！」

「爸爸，我們何不派人把反叛狂徒殺了，一了百了，保持排雲島平靜！」陸彩儀突然道。

排雲島主雪山魔王陸仲英望了女兒一眼，沉默了好半晌才道：「如今只怕他們勢力太過強大，蠻幹下去，恐怕是個兩敗俱傷局面，這是我久久不發動的原因！」

這是事實，不容否定！

誰能有法子解決這難題？

想了好半天，徐志堅毅然站起來道：「島主及各位前輩大哥，事實上，中原各大門派尚不知個中內情；今日已決心犁平排雲島，兄弟這次來此，完全負上重要任務，兩日來所見所聞，及剛才經過，已知島主確屬仁義之士，我才坦然相告！」

「怪不得呢，以老弟如此人才，怎會是叛徒，哈哈，看來是排雲島邀天之眷，賜下老弟這樣人來。」排雲島主大喜之餘，立即致謝意。

「為今之計，事不宜遲，島主怕人手不夠，我立即修書送到岸上，九大門派高手，等待候命，島主秘密將他們帶來此處，還不馬到成功！」徐堅志朗聲道。

「我看，修書比較有危險性，不如由你老弟親跑一次，比什麼都妥當呢！」

「也好，事不宜遲，請島主立即派船接人吧，九大門派精銳高手，大約三十人左右，所以不須太大船！」徐志堅道。

「好，讓我親自護送船隻，特級水手，我們立即行動！」島主果然是好島主，再則他對海上特別熟悉，為了萬全之計，只有親自出馬一次了！

事情很順利，九大門派高手，以武當掌門清塵道長為首，大喜之餘，立即上船，當晚即回排雲島。

此時，島主可以說穩操勝券，硬拚總是太傷元氣，當下由武當掌門等議決，用計先消滅他們一大半。

於是在島主大廳埋下炸藥，所有人退至左側山林倉庫中等待。

三日後，對方果然忍不住，派人來偵探。島主等高手蹤跡不見，他們一推測，認為島主自認勢力不足，所以暗中逃去。

叛黨中以天魔手胡三才為首，黑心殺手馬標，地虎司徒宗華為副，幾乎集中原黑道精英，實力非同小可。

「胡老，我們人多勢衆，何必再等呢？」黑心殺手馬標好久沒有殺人，心內不知多難過。

「嗯，好吧，衆兄弟既然齊心合力，立即行動，先佔領全島重地，然後再追殺逃亡者，走！」天魔手胡三才眼見成功在望，精神大振！

二十幾位帶頭黑道巨擘，直撲島主居所，果然不出清塵道長所料，島主屋中珍寶極多，令得那批匪徒，自然先得為快。

「轟隆！」爆炸聲驚天動地，武功最高二十幾人全部喪生。

「殺！」排雲島主有如大鳥飛出，直撲過去，各大門派高手及島上忠貞之士，此時有如猛虎出柙，不消一天，已經控制了排雲島。

徐志堅真的做了陸彩儀的護衛，也是方秀華的師友，三人總是在一起！

三人奉命行道中原，做下了多少驚天動地大事，那是後話！

平和的海風，再度在排雲島吹起，淡淡的花香，清脆的鳥聲，又充塞了排雲島的四周！

—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扼險破敵

西魏時，蕭寶寅造反而率衆進攻華州，長孫稚領兵討伐，經過幾次戰役都沒有成果。楊侃對長孫稚了獻一個計策，說道：「想要戰勝，必須攻取北面的蒲坂，從西面扼住敵人的險要地區，敵人恐怕不能退還老巢，必然會回去解救，那麼華州之圍，不必費力便可解除了 用兵之道，若是想以弱勝強，祇有進襲而佔據險要的形勢。當年曹操在潼關碰上馬超，論馬超的驍勇和手下涼兵的強悍，應可以一鼓作氣而把曹操打敗，可是曹操僅受到一些挫敗，仍然能夠跟馬超對抗，主要是扼住了險要的地勢！」長孫稚聽了，皺皺眉頭說：「這計策不錯，不過，各地響應蕭寶寅那廝的為數不少，處處都有敵人的小頭目駐守着，我們的兵士怎能夠開出一條路去襲取險要呢？」楊侃回答道：「這可不必担心；圍攻河東的是薛修義，他的部下兵衆來自舊村，他們的父母妻子都留在那兒，祇佯稱要攻舊村，那薛修義的部下必定會顧慮父母妻子，我們正面去攻擊，薛軍便不會有什麼鬥志了；另外，駐守虞坂的是珍孫，他本是出身行伍的武夫，靠着人情攀陞為將領，部下對他毫不敬重，當然不會為他賣命！」長孫稚聽楊侃如此分析，會心一笑道：「您既能夠知己知彼，我便相信可以一戰。」於是便命楊侃帶領了騎兵去進襲。楊侃自恆農渡江到北岸，駐守在右錐壁一帶，先探望民情的順逆，而後命士卒向沿途村民傳達令諭說：「明天有大軍路過這兒，你們這些村民，各家各戶都得點燃火把三天三夜，用以助長官軍的威勢，不點火把的，便表示他是賊黨！」令諭下達，一時居民互相轉告，甚至有些依附賊黨的也都悔悟而跟着點燃火炬，火光在夜色中遍佈數十里。薛修義的部下看了這景象都害怕起來，一個個開蹓，使薛修義落得潰不成軍而乞請投降。楊侃因此取得河東之地，長孫稚取因而攻克了潼關。

金蟬脫殼

石達開見到洪秀全、楊秀清胡作非為，並且打算誘殺自己，所以跟他們絕交，率領着手下兵馬進入四川，一路上被清軍追迫得勢力日漸單薄。

話說當年，石達開於攻取廣東時，曾救了一位少女，為她洗雪了姊姊和嫂嫂的寃情，還替她的生父母建造墳墓，少女感恩不盡，情願以身相許，服侍枕席之旁，可是為他所拒絕，他說：「既然我們以寄父義女相稱，我是不能背着道義，納你為妾的，同時，我要求部下凡是姦淫的一律處死，我若是答應你，那將何以禁壓部下呢？我按理應為你選擇一個好的夫婿！」於是凡見到部下有年輕的軍官，長得英俊而尚未成家的，必指着讓義女看見，而後問說：「像那位官軍，你肯嫁他麼？」義女眼睛一掃便搖搖頭，時間過得很快，經過相當時日，少女還是找不到如意郎君。有一次，石達開對她說：「青春不再來，趕緊選個乘龍快婿吧，別讓歲月平白流逝！究竟你要選個何等人才，方才肯嫁呢？」適巧當時有一位書記站在旁邊，少女便用手指着他說：「像那個人與我有緣！」這麼一說，粉臉通紅，害羞得不敢再說什麼；石達開以為兩人已有私情，於是便成全他們，選個好日子結婚，其實，書記和少女直到花燭之夜，才開口交談。

等到石達開被清軍追殺得走投無路，而準備自殺，將所藏的珠寶全部送給義女，義女含着眼淚推辭說：「女兒早已料到有這麼一天，所以別人我都不願嫁，而嫁給書記，乃是因為書記的面貌長得非常像寄父，一旦有急難，可以救命呀！」於是叫她丈夫過來，把衣服和石達開對換過來，起先她丈夫還戀戀不忘她的美色，不肯乾脆地答應，她便提起劍來要自殺，至此，她先生沒有選擇的餘地，把衣服脫下來，石達開為義女的大義深深感動，穿着書記的衣服，收集一些金銀珠寶，就像金蟬脫殼一般的離去，削落三千煩惱絲，遁入五台山當和尚，而讓清軍擒住他的義婿去獻功。

以犬易人計

宋朝的蘇東坡曾對陳季常戲作一首詩：「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而「河東獅吼」四字遂成了悍妬女人的形容詞。

佛家中有一種說法：要是人生前不行善事，死後就會受神的懲責，而變為豬牛犬馬的動物。這雖然是迷信，但寓有勸人為善的目的。

此下所舉的故事，雖然不是死後化為豬犬的例子，但用意是一樣的。

有個叫宗似蘭的人，個性很懦弱。他的太太李氏，長得很艷麗，但卻是個「河東獅吼」型的女人。宗似蘭在夫人的雌威之下，順從得服服貼貼的；誰想到李氏愈加驕橫，把丈夫看成牛馬都不如。

有一天，宗似蘭和婢女二人，在暗地裏切切私語，被李氏看見了，大為光火，就賞了婢女幾個耳光，又把丈夫縛綑在床頭，整整三天才放了。以後只要稍不愜李氏的意，宗似蘭就得像一隻小綿羊似的，任憑太太的擺佈。

宗似蘭真是痛苦極了，只好去向女巫劉媼請教。

「嗯！貴夫人是信佛的，總算還有法子來對付她。」劉媼想了想說：「下次你要是再被捆起來，你就派人告訴我。但可千萬要記住，必須保守秘密，否則我這法子就失靈了。」

過不了幾天，李氏的雌威又發作了，似蘭被捆起來後，就遣婢女去通報劉媼。

「回去告訴妳主人：可在深夜時，解下繩索，然後以犬代替。而妳的主人，可暫時到我這兒避避。」劉媼說。宗似蘭得到劉媼的囑咐之後，就如法泡製。

當李氏發現繩索上所縛的是隻犬，不見了丈夫，這一驚非同小可，以為是妖怪作祟，急急將劉媼請來。

劉媼說：「這叫做自作孽。因大娘平日把夫婿當牛馬般看待，激怒了祖宗，祖宗降下懲罰，所以把妳先生變成了犬。」

李氏百般央求請劉媼代為解難。

劉媼說：「這可要看妳了。必須在神前立誓，改惡從善，保證以後不再虐待丈夫，這樣或許還有一綫的希望。」

李氏即跪地發誓，痛改前非。

劉媼回去之後，叮囑宗似蘭於深夜時悄悄回家，把犬的繩索解開，再把自己縛上。

李氏見了先生已復原為人形，真是喜出望外，親自替他解開繩索，並告訴他已痛改前非。

宗似蘭則編說些謊言，說是做了一場夢，之後就恍恍惚惚，並不知道自己已變了犬。

李氏信以為真，從此夫唱婦隨，不再像以前般的悍妬了。

大刺客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專諸（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專諸於深夜獨闖吳宮，伺機想刺殺王僚，不意被警衛發覺，羣起圍攻，專諸獨力難支，幾番突圍不逞，在危殆時，伍子胥突然而至，救走專諸，兩人逃到一荒山的茅屋中，脫下夜行衣，然後對飲，不久，警衛追踪而來，因兩人在此時此地出現，甚爲可疑，警衛要拘捕兩人回宮審問，伍子胥憤然而起，力加辯白，但終因「民難與官爭」，只得默然承認自己是刺客，要求不要把專諸牽連。但不爲警衛接受，相持不下，專諸要伍子胥共同與警衛一拚……

喬裝庖中人　伺機作一擊

伍子胥苦笑道：「兄弟！咱們赤手空拳，拿什麼拚呢？還是認了吧，好在我們問心無愧，就讓他們綁了去吧，跟這些侍衛老爺是沒有道理說的，到了官堂上，我們還有分辯一下的機會，因爲我由楚出來亡吳，原是想借重吳君一雪家恨的，早些時還上過一道節略，申闡攻楚之策，吳王頗有允意，我怎麼會行刺吳王呢？」

那侍衛冷笑道：「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我才懷疑你，你是四年前上的節略，國君一直沒有採納，你由恨生怨，才有行刺之舉，別的人不會有冒險行刺的理由！」

伍子胥仰天長笑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伍員家遭巨難，豈是銜私怨之輩，假如眞要行刺，我該去刺殺楚平王才對，刺殺吳王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那侍衛道：「伍子胥，你這些年窮途潦倒，吹簫市上，已經不是當年叱咤風雲的蓋世英雄了，我認爲你只想以殘餘之生，再作一件轟動天下的事，所以才有行刺國君的蠢擧，那裏管是什麼國家的君主呢，只是你運氣不佳，沒有得手，又笨得沒選一個好的退路，呆到這個絕地，雖然你備下這半席殘筵，又怎能瞞得過我們的眼睛呢！」

專諸又要拚命，却被伍子胥的眼光止住了，輕嘆一聲道：「兄弟！忍耐一點，你還有家小，千萬不能衝動，否則我眞的有口莫辯了，讓他們綁去好了，有事我一身當了，必要時我拚死頂罪，也會替你開脫的！」

專諸從他的眼中看見了從容與鎭定，知道伍子胥一定另有安排，遂不再頑抗，攤開了兩隻手，學伍子胥一樣，聽任那侍衛把兩人都綁上了。正待押出門口時，忽然遠遠燈火通明，又擁來了一批人，却是公子光與另一個全身武裝的壯士居首，公子光的肋間傷處已用細絹裹紮好，神色顯得很蒼白，這名侍衛立刻上前恭身道：「二位公子來了，卑職已擒獲刺客，請二位公子定奪！」

公子光看了他們一眼道：「就是這兩人嗎？」

那侍衛道：「是的，一個是楚國的逃臣伍員，另一個是他的同伙，卑職追到此地，發現前路已絕，祇有他們兩人在草屋

中飲酒，想來一定是他們了！」

公子光冷笑一聲道：「燭庸！這是你率領的部屬吧，怎麼會如此飯桶呢，難怪連皇宮都守不住而被人闖進去了，國君如果要靠他們保護，那實在太危險了！」

他身旁那戎裝武士，正是吳王僚的次弟公子燭庸，烏黑的臉上泛起一片怒色，走上前就對那侍衛一下猛摑，將他打得滾倒在地，拉出劍來，遂想砍下去，却被公子光拉住了道：「燭庸，不能殺他，因爲這兩名刺客中間，有一個人是我的門客，你最好問問清楚，以免我受嫌！」

公子燭庸道：「怎麼，這裏有你的門客，是誰？」

公子光道：「伍先生是知名人士，不會屈居我門下的，另一個是本國的名劍士專諸，現在居我幕中。」

公子燭庸怔了一怔道：「專諸！我聽過這個人，兄長，他不是那個名琴妓燕娘的知心人嗎？聽說爲了燕娘……」

公子光笑道：「是的！爲了燕娘，我跟蓋餘鬧得很不愉快，幸虧國君把他壓下去，但這專諸却是季叔的布衣知交，由季叔帶來向我說項，我却不過季叔的面子，把燕娘還給了他，還留他在我家裏……」

燭庸道：「這件事怎麼沒聽說起？」

公子光笑道：「季叔那個人你是知道的，一向不肯張揚，如果不答應，他可能會吵到國君那兒去，國君一定支持他的，我只好賣他一個面子，原是想成就他一番義擧的，他却不肯居功了，叫我不要說出去，還把專諸推荐到我門下，好躲開他市義之名！」

燭庸笑起來道：「季叔就是這樣一個老好人，所以大家都尊敬他，倒是兄長，我還一直以爲你把燕娘金屋貯嬌了呢，原來只是担了個虛名！」

公子光道：「這都是看在季叔的份上，至於這個專諸，我倒不敢担保，你要不要就去問了，他是季叔的布衣知交時，對我這個紈袴公子並不尊重，雖然住在我家裏，十天倒有九天不見着人，我也弄不清他的行動！」

燭庸忙道：「季叔的朋友，還會有問題嗎？我也不敢得罪季叔，至於伍先生，那更不可能是刺客了，快鬆綁！」

說着親自替他們解了綁，還對伍子胥道：「先生，對不起，屬下無知，多有冒犯，尚祈寬恕！」

伍子胥冷冷地道：「公子不懷疑是我們嗎？」

燭庸說道：「這完全是誤會，我們追到懸壁端，發現有一根吊索，刺客必然是由那兒攀索逃走了，家兄蓋餘已經帶了幾個人循索追擒，因爲刺客身手不凡，我聽說先生隱居此間，想來請先生助一臂之力的……」

伍子胥道：「伍員雖賤，可不至於淪落到爲人作打手，公子如果想伐楚，伍員必然自行請纓，此外概不從命！」

燭庸笑了笑道：「伐楚之計，敝君尚在考慮中，這是件大事，不能倉猝從事的，待敝君決定了之後，必然會借重先生的，追捕刺客的事，先生既不屑爲之，燭庸也不敢勉強，失禮之處，尚祈先生多多原諒！」

伍子胥冷冷地道：「那倒不敢當，請公子轉告貴君一聲，伍員在貴國既被見疑，只好告辭了！」

燭庸一怔道：「先生要離開敝國？」

伍子胥道：「是的，伍員早有去意，現在又發生了這種事，伍員更無顏居留，只好走了！」

公子光道：「先生不是說笑話吧，楚國對先生追捕之令尚未解除，只有敝國與楚不相往來，所以不理他，先生如果到了別處，恐怕難以逃過楚平王網羅！」

伍子胥道：「越王勾踐頗有賢聲，可能會收容伍員的！」

公子光笑道：「先生如果想報家仇，還是留在敝國的好，越僅彈丸小地，勾踐縱有助先生之心，亦愛莫能助！」

伍子胥道：「好歹總要一試，也比作無限期的等待強！」

燭庸臉色微變，目視公子光，公子光連忙道：「燭庸，你這個手下也太混帳了些，難怪伍先生生氣，你快帶着他們走吧，帮蓋餘去追捕刺客去，我們向伍先生陪罪！」

燭庸道：「是的！這奴才的確太可惡了！」

手起一劍，將那侍衛砍爲兩截，然後朝伍子胥一揖道：「先生，這下子你總該可以消氣了吧？燭庸還要去追捕刺客，失禮之處，由家兄代爲致歉吧！」

公子光道：「專諸！你也帮忙勸勸伍先生留下……」

專諸道：「兄長，你就留下吧，伐楚之計，遲早必行，你要是一走，小弟更難自處了，小弟與先生訂交，也是受季王叔之命，無論如何，也要請兄長給小弟一個面子！」

公子光道：「燭庸，你去吧，蓋餘對我的芥蒂未消，我不想跟他見面，再者我受了傷，也須要休養，挽留伍先生的事就由我負責了！」

燭庸拱了手，帶着一批人走了，公子光這才將自己的心腹密佈草舍周圍，將他們兩人邀請屋中坐定，專諸滿臉羞慚，俯頭不語，伍子胥道：「兄弟！你實在太魯莽了，幸好公子光今夜跟我在此飲酒，聞訊之後，趕緊作了一番部署，才算把你給救了出來，否則今夜縱然能保得你性命，大家也要無以容身，逼得出亡他鄉了！」

專諸俯下了頭，不敢開口，伍子胥又道：「公子！被殺死的那個人身分不會有問題吧？」

公子光道：「不會，他是由齊國來投的劍手，昨天才到我門中，誰都不認識他，不會連累到我的！否則我也不必殺死他了！伍將軍，你那一劍刺得很得體，把我的嫌疑都洗清了，不然的話，我倒是很難推脫開來！」

伍子胥笑道：「還是公子的計算精密，在後山佈了根繩索，不然我們還是很難脫嫌的，只可惜了那一位好漢，白送了一條生命，他的身手很不錯呢。」

公子光強顏一笑道：「比起將軍與專兄弟還是差得多。」

專諸這才紅着臉道：「專諸無能，連累公子！」

公子光道：「兄弟！你別這麼說，我

知道你是爲了我而捨命一搏的，我爲你受點傷又算得了什麼呢？何況今夜這一舉也不算毫無收獲，第一是使兄弟你了解到宮中的禁衞森嚴，以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了，第二，兄弟在宮中往來衝殺，力敵好手數十人，使我對你的神勇更具信心，下次再有機會時，祇要計劃周詳，配合得當，必可成功的！」

專諸聽公子光不但沒有怪責之意，而且還爲他找出了不算成功的成功之處，寬慰他的心，不禁感動之極，泣下無言，公子光用手按住他的肩膀道：「兄弟！忍耐一下！我知道忍耐是很痛苦的事，但沒有辦法，今夜只是僥倖，下次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了！」

專諸只能點頭，公子光又莊容道：「伍將軍，你入越之舉不是開玩笑吧，這可給了我一個難題了，我知道越王勾踐頗有雄心，而且求賢若渴，你到那邊，一定大有發展，我不能不讓你去，可是你眞去了，我又怎麼辦呢？」

伍子胥笑道：「公子放心好了，伍員如果有去越之意，就不會說出來了，吳王雖然不想用我，但絕不會讓我投到越國去的，他一定會狙殺我！」

公子光道：「是的！燭庸比較狡猾，他把挽留的工作硬套在我頭上，將軍一定要去，只有再刺我一劍，而且要出手重一點，好讓我有個交代！」

伍子胥莊容道：「公子這是什麼話，越王雖具賢聲，但魄力不如公子，吳越之勢雖盛，比楚國還略弱，伐楚之舉不能說必無勝望，但一定要有公子這份風度，才能成功，所以伍員是寄望於公子定了！」

公子光才吁了一口氣道：「多謝將軍，光如能收回國器，第一件事就是拜師將軍伐楚！只是將軍既然無去意，爲什麼又要說出來呢？使燭庸多了一重疑惑！」

伍子胥笑道：「伍員是有用意的，第一是我們私下會晤，總有被人發覺的時候，傳到宮中，對公子光就不利了，藉此機會，伍員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留居公子府中，公子對宮中則可以託詞羈留伍員，不會受嫌了，第二，是爲了專諸兄弟，他之所以有今夜冒昧之舉，也是爲了太寂寞的原故，有伍員時常陪着他，可以稍稍遣除一點寂寞，即使有所行動時，伍員也可以爲他拿個主意，以免單獨行動！」

公子光欣慰地笑道：「原來將軍具此深心，那實在太好了，光一直想與將軍多作盤桓，時聆教益，祇是苦無良策，想不到將軍自己倒已安排好了，只是將軍的名義……」

伍子胥道：「去國之臣，還圖什麼名義呢？伍員所望公子在將來，不爭於現在，隨便就行了！」

公子光道：「這不行，將軍不同於專諸，兄弟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名義，對外也很難交代，這樣吧，犬子夫差今年八歲了，頗知上進，就讓他拜在將軍門下爲弟子以求教益，這樣就說得過去了！」

伍子個道：「好是好！就怕伍員才疏學淺，躭誤了世子的學業，到時反而惹人笑柄！」

公子光道：「將軍言重了，小兒能把將軍的武才韜略學個三四分去，也足够他一世受用了！」

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那是一種惺惺相惜，相互了解的笑，是一種屬於英雄們豪壯的笑！

這笑聲驅除了專諸的不安與愧疚，雖然他知道自己與這兩個人是不同一類的，在他們的英雄事業中，也許沒有自己的份了，但他們的英雄事業，却是要從自己身上開始的，要等自己刺殺吳王僚的時候，才能使他們英雄有用武之地，假如他們兩人合作的結果是一支光照四海的巨大火炬，那麼自己就是一個火種，是點燃這枝火炬的火苗，不管燃燒時的火焰是多麼熾烈，仍是要靠着他——專諸。

這一想使專諸臉上的陰翳俱掃，變爲開朗了，雖然不說話，却以一種堅毅的驕傲激起了他的自尊，滿滿地飲了一爵酒，然後把酒爵擲在地下，公子光怔了一怔，不知道他是怎麼了，伍子胥却是深深了解他心情的。

笑了一笑，道：「兄弟！你終於想通了！」

專諸笑道：「想通了！也知道自己的本分了！」

公子光不由一怔道：「兄弟想通什麼了？」

專諸由地下拾起酒爵，黃銅的爵脚已斷了一枝，無法再在桌上擺穩了，他却一笑指着那斷處道：「我就像這一隻斷了的爵脚，雖然缺了我，酒爵就站不穩了，但沒有另兩隻爵脚，酒爵還是站不穩的，我以後再也不魯莽從事了！」

伍子胥笑道：「對極了！兄弟，縱使你今夜行刺成功，但對大局並沒有帮助，公子蓋餘和燭庸手擁重兵與朝局，大統還是輪不到公子光，所以你的行動必須要配合我們，刺僚雖是奪政的必要手段，然行之非時，反足以壞大局，正如你摔斷的這隻爵腿一樣，我却要換個比方，你斷去酒爵的一足，只使酒爵不穩而已，必然要把酒爵的另兩隻腿一齊折斷，才能使酒爵整個地破壞而不能再用！」

專諸笑笑道：「是的！我明白了，今後我祇埋首技藝，培養氣勢，磨練鋒刃，候命而動，其他我都不管了，連如何策劃行動我都不參加意見，到時候只要通知我一聲！」

公子光道：「兄弟！你誤會了，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自然要同心共力，大家一致行動。」

伍子胥却笑笑道：「專兄弟並沒有誤會，他一定同心，也一定盡力，只是他不參與策劃，這是對的，因爲這方面並非他所長，他的工作是雷霆萬鈞一擊，這部份工作我們帮不上忙，祇可以替他安排一個萬無一失的機會！」

三人痛飲一陣，才盡興返歸公子光的府邸，燕娘見專諸已經微醉了，侍候他睡下，等他醒來時，燕娘溫婉沐湯，帮他脫去了衣服，然後替他擦洗背上。

專諸忍不住問道：「燕娘！昨夜我一夜未歸，妳知道我上那兒去了，去做什麼了？」

燕娘搖搖頭道：「不知道！」

專諸道：「可是妳也沒有問我！」

燕娘道：「我不必問，也不想問！」

專諸微異道：「妳怎麼一點都不關心我呢？」

燕娘輕輕一嘆道：「誰說我不關心呢，但我的關心對你並沒有用，反而會消沉你的壯志，因爲你的一切已非我所屬，公子光會比我更關心你！」

專諸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是的！燕娘，我感到很抱歉，我把我的生命給了公子光，留給妳的只有一顆心了！」

燕娘不顧他身上水淋淋的，突然伸臂抱住他，抱得那麼緊，那麼熱烈，將火熱的臉頰也貼在他的背上道：「是的！郎君，但我已經滿足，男的一顆心比什麼都珍貴！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

專諸笑着從浴盆中站了起來，把燕娘也高高的舉了起來道：「燕娘！你眞的沒什麼遺憾了嗎？」

燕娘遲疑片刻才道：「沒有遺憾了，只是有一點希望，希望你能多愛我一點，讓我再爲你生幾個孩子！」

專諸說道：「我們不是已經有孩子了嗎？」

燕娘的眼角有點潤濕道：「那是你的孩子，不是我們的孩子，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意義，不僅是生下他，還希望能每天抱着他，看着他長大！我不自私，勇兒在他祖母那兒會受到很好的照顧，我也很放心，爲了他的將來，爲了他的安全，我不想去看他，但我希望能再有一個孩子，最好是一個女孩子，這樣，我就可以在這兒撫育她！」

專諸笑了一笑才道：「我不要妳生太多的孩子，因爲我們在一起的歲月不知道還有多久，我要儘量與妳相處在一起，有了孩子，分去妳的心我會嫉妬的！」

燕娘神情有點悲戚，含淚懇求地道：「一個！只要一個就行了，郎君，我担保不會冷落你的，我已經跟大姊商量過了，她答應替我照顧，你不在我身邊的時候，我就去看看，郎君，你知道我多希望聽見自己的孩子叫我一聲！」

專諸笑了一下，把她拉近自己，吻着她的臉頰道：「眞的嗎？妳這樣想生子嗎？勇兒已經會叫娘了！」

燕娘道：「我想念的是我那未來的孩子！」

專諸笑道：「未來的孩子，這可不是種豆，到時候就能有收獲的，何況我們的孩子，怎能去煩勞公子夫人呢！」

燕娘一時弄不清他是什麼意思，專諸又道：「勇兒雖然有母親在照料，但他一直在問我要他的親娘，我答應他今天給他帶一個美麗的母親回去！」

燕娘神色微微一暗，道：「是的！他應該有個母親去照料他，娘也應該有個媳婦去侍奉她，你已經找到人了！」

專諸道：「找到了，那個女子與妳一樣的美麗，也善於彈琴，技術與妳一樣的精湛，性情也與妳一樣的溫純！」

燕娘沉默了片刻才道：「那就好了，你愛她嗎？」

「愛！愛得厲害，像愛妳一樣深！」

燕娘笑了起來道：「這太好了，郎君！我求你一件事，把她接到府裏來侍候你，我回家去！」

專諸笑道：「這兒就是我們的家！」

燕娘神色又是一暗，專諸不忍心再逼她了，拍拍她的背道：「換件衣服，回去看看母親，也看看勇兒，告訴他妳就是我給他找來的母親，然後別忘了回來，如果實在捨不得的話，把勇兒帶來住幾天也沒關係！」

燕娘喜極道：「是眞的嗎？我可以回家去了？」

專諸一笑道：「是千眞萬確的！現在沒關係了，昨夜公子已對外宣明，我是他的門客，用不着再躲着怕人知道了！」

燕娘高興得掉下淚來，趕緊就去換衣服，當她脫掉身上的濕衣，露出堅實而圓挺的乳峯時，專諸不禁心動，跳過去抱着她道：「燕娘，妳還要吩咐人備車，這是第一次回家，還得帶點東西禮物去送給四鄰街坊，我已經叫人去準備了，舒齊了會來通知的，趁着這段時間，讓我再溫存一下，這一去也許要幾天才能回來，我怕耐不了寂寞！」

燕娘讓他抱到床榻上，自動地褪去剩餘的衣衫，讓自己赤裸的胴體展示在他眼前，看看他眼中情熱的火燄，不禁對自己女性的魅力感到無限的驕傲，她問道：「她叫什麼名字？」

「誰？」

「你另外找的那個女子！」

專諸哦了一聲才道：「叫燕娘！」

「怎麼也叫燕娘！連名字都跟我一樣嗎？」

「當然了！除了燕娘，誰還能配作我專諸的妻子，又怎能做我兒子的母親！」

燕娘滿足了，輕咬了他一下道：「壞蛋，原來你是在騙我的，這一去我不回來了，讓那個燕娘來替我陪你好了！」

專諸一笑道：「沒關係，我也可以回家的！」

燕娘道：「回家我也不理你，誰叫你騙人的！」

「妳不理我，那個燕娘會理我，我要她在家裏的目的不僅是做孩子的母親，也是做我的妻子！」

燕娘終於在無限的滿足下，無限的欣喜下，帶着許多的禮物，帶着一片喜氣，由公子府的從人簇擁下回家去了，專諸找到前廳，但見公子光正率着世子夫差，陪着伍子胥在廳中敍話，夫差雖是八歲的孩子，却已天生異稟，頭角峥嶸，專諸教過他練武練劍，也很喜歡這孩子。

當夫差叫他一聲：「姨丈！」起立讓坐時，他笑着道：「夫差，你行過拜師禮了，我這位兄長是天下第一英雄呢！」

然後又笑問伍子胥道：「兄長！你覺得這個學生如何？」

伍子胥肅容道：「伍員粗解相人術，認爲世子將來的成就恐怕會超過公子，將成爲一代霸主！然而……」

公子光見他忽然止口不言，忍不住催足道：「將軍！你儘管說好了，我也懂得一點風鑑之術，也覺得此子煞氣太重，跟我一樣，似乎都不得善終！高見如何？」

伍子胥見他自己說出來，才道：「伍員俗見，世子的霸業可期，但恐將罪禍於女色！但相術是死的，並作不得準！」

專諸一笑，說道：「世子！你可聽見了！」

夫差居然笑着道：「聽見了，甥兒很榮幸！」

專諸微怔道：「很榮幸！這是怎麼說呢？」

夫差道：「甥兒以爲權傾天下不足奇，能够把一手創下的霸業再毀在自己的手上才算了不起，尤其是能敗於女禍，則必然有一個艷絕天下的女子爲我之侶，英雄事業中有了美人的韻事，尤足流誦千古，我還不算榮幸麼？」

公子光叱聲道：「黃口孺子，信口雌黃！」

夫差見父親生氣了，倒是不敢再說，

伍子胥却道：「世子以八齡之年而有這種抱負，已是不凡，至於他的見解也不能說錯，夏殷二代，綿傳千餘載，除了兩位開國的賢君爲人所稱道外，只有桀紂兩個末代君主是最難被人忘記的，功過不論，此二人比他們那些碌碌以終的祖先，總是轟動得多，在個人的成就來說，賢與不肖均留傳於後世！」

公子光皺皺眉，顯然是不想在這方面多加談論下去，乃變轉話題道：「專兄弟，我以爲你會跟燕娘一起回去的！」

專諸道：「我不放心昨夜的事，朝中有何動靜！」

公子光道：「蓋餘在山上忙到天亮，仍是空手而回，僚王很生氣，也很高興，生氣的是沒能抓到刺客，高興的是刺客身手雖佳，連他的身邊都挨不到，更有點遺憾，因爲他本人是個技擊好手，很希望能與刺客較量一下！」

專諸一笑道：「有機會的！公子光本身沒有受嫌吧！」

公子光搖搖頭道：「沒有！我挨了一劍蒙他殷勤慰問，但也受了一番奚落，說我身手太差，連一個刺客都鬪不過，還對我誇耀了半天他的劍術！」

專諸問道：「他劍術究竟如何呢？」

公子光道：「很高！不在你兄弟之下，宮中的侍衛雖多，却沒有一個能高過他的！他出手快捷，劍下無三合之敵手，這一點倒是事實！」

專諸笑道：「他身爲國君，誰敢跟他認眞！」

公子光道：「這倒不然，在這方面他很內行，他訂下了一個賞格，能跟他對手十招而不敗的，就可以封上卿，食祿千鍾，並不需擊敗他，可是始終無一人能邀此賞！」

專諸哦了一聲道：「那我倒是該多下點功夫！」

伍子胥道：「是的！兄弟是湖野奇士，技擊之道雖精，却與戰陣殺伐之道略異，這倒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但兄弟對宮廷朝中的武學也悉心研究一下總是好的，愚兄之所以要找藉口到府中來，也是想跟兄弟在這方面多切磋一下！」

日子在飛快中過去，專諸在公子光家中一住九年，後來的五年中，他與伍子胥朝夕研練劍術，技藝精湛了，只是他仍然不肯使用長劍，堅持在他一對短刃上面下苦功！」

這對他的工作是有好處的，因爲他是吳國有名的劍手，公開成爲公子光的門客後，不能不啓人疑竇。

公子燭庸還帶了幾名劍手來跟他切磋劍技，這使他不得不違誓以長劍應敵，由於久年生疏，自然不會很精彩，雖然擊敗了那幾個劍手，却輸給了公子燭庸。

吳王僚、公子蓋餘、公子燭庸都是自命一世的劍中高手，三兄弟中又以吳王僚的技藝最精，燭庸能擊敗專諸，吳王僚自然更放心了，這使公子光的地位也安全得多！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使伍子胥最傷心的事，毀他全家的大仇人楚平王，因疾而薨！粉碎了他的復仇之望！

伍子胥哭了兩天，只有把仇意改爲覆楚之心了！

平王死，子立，剛愎自用而又少不懂事，吳王僚不禁砰然心動，伍子胥供給他伐楚的那份謀略，他覺得可以一試了，利用楚國擧喪的機會，他密令兩個弟弟，公子燭庸與公子蓋餘發兵入楚，與楚軍接觸，兵圍潛城，頗佔優勢，消息傳至吳都，吳王僚十分高興，更因此擧驚動天下，引起了他雄圖天下的雄心。

當時晉公之勢最盛，爲諸侯之首，吳王僚乃遣王權季扎爲使入晉，一面表示與晉修好，希望晉公不要阻撓他對楚國的用兵，同時也觀察一下諸侯的反應與動靜！

小王新立，強隣壓境，幸而平王的族叔屈雲均屈原是幹才，居然能支持住，跟吳國的強兵悍將在潛城對峙，戰事雖不樂觀，但潛城在重圍之下還能守得住。

四月，丙子日的前夕，公子光將專諸密召到室中道：「兄弟！燭庸蓋餘率軍遠出，季權又到晉國去了，這是一個機會，成敗就是明日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專諸興奮地道：「九年來，我天天都在準備，公子都安排好了嗎？明日將如何行動？準備從那一條路殺進宮去！」

公子光搖搖頭道：「不進宮，在我府裏。」

專諸不禁一怔，公子光解釋道：「他的人太多，靠兄弟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又不能大擧地帶人攻進去，只有把他引了來，兄弟在對付他的時候，我的人可以纏住他手下的劍士，伍將軍也能助一臂之力。」

專諸道：「那固然好，但是，他肯來嗎？」

公子光道：「是他自己要來的，他聽說燕娘的琴技無雙，而他自己最近得了一個寵姬，也擅琴事，要來跟燕娘較量一下，他處處都想壓倒我，無形中却給我一個機會！」

專諸道：「燕娘的琴事已經荒廢多年了！」

公子光笑道：「我知道，我並不指望燕娘的琴技能勝過他的寵姬，只希望兄弟你的雙劍能刺進他的胸膛！」

專諸想了一下才道：「愚夫婦受公子恩庇九年，所報於公子的就是這一刻，我們夫婦都可以爲公子死，只是……」

公子光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担心的是勇姪，我也安排好了，明天叫夫差帶着他出城玩去，如果我們失敗，就叫他們即刻出亡越國，由伍將軍帶了去，你可以放心吧，我們哥兒倆的命是連系在一起了。」

專諸道：「伍員兄長不是要參加戰鬪嗎？」

公子光道：「是的！但他要等兄弟得手後才肯出手誅戮殘餘，他立刻帶人衝出去帶走我們的孩子，這是我的要求，也是爲他着想，他的家仇未報，目的在伐楚，奪政之擧我不想連累他太多！」

專諸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告訴燕娘去！」

說着來到自己的棲鳳樓，燕娘已經焚了一爐清香，鳳釵髻，身着宮裝，端坐在矮几前，矮几上放了一具拭得潔亮的桐琴，神態肅穆，好像在等着他！

專諸爲了冲淡氣氛，故意一笑道：「燕娘，妳的消息倒很靈通，知道明天要跟別人較琴了！是誰個通知妳的？」

燕娘道：「大姊才跟我說起了，我的琴事已經荒廢了多年，指法也生疏了，所以想溫習一下！」

專諸問道：「夫人還跟妳說過了些什麼？」

燕娘道：「沒有！還有別的事嗎？」

專諸先是一怔，繼而才想到刺僚之擧是十分秘密，稍一泄漏就關係太大了，公子夫人胆子很小，公子光一定沒告訴她，自己又何必告訴燕娘呢，也許明天要在較琴之後才有機會出手，先告訴了她，反而會誤事，遂笑笑道：「沒什麼，公子不希望妳的琴會輸給宮中……」

燕娘笑道：「是啊，大姊也說要我爭口氣，但琴這樣東西是很難說的，不僅是技藝的問題，也關係着心境，我這幾年來雖然指法生疏了，但生活在幸福中，心情怡淡，應該不會輸給別人的，所以今夜我要好好溫習一下，你到別處去睡吧，我恐怕要練一夜呢！」

專諸只有苦笑了一下道：「今夜妳別趕我走！」

燕娘一怔道：「爲什麼，彈琴是不能受打擾的！」

專諸忙解釋道：「不打擾妳，我有好幾年沒聽妳撫琴了，這使我回憶起從前未婚的日子，我想重溫舊夢一下！」

燕娘道：「今夜我要奏的琴曲與以前不同，以前我身在青樓，太多悲音，今夜，我將要奏的是高山流水之曲！」

專諸盤膝坐下道：「不管妳奏的是什麼，我都是妳的知音，妳不妨試試看，我能否與妳心靈合爲一體！」

燕娘看了他一眼，道：「那你必須要規規矩矩坐着聽！」

專諸道：「我一向都是最規矩的，還記得以前嗎，我們好久才難得一聚，我除了靜坐聽琴外，幾時不規矩過！」

燕娘嫣然一笑，靜坐片刻，才開始慢慢地彈奏起來，起初琴韻怡淡，一派平和之象，但過了一陣，忽而轉爲急促，錚錚有鐵馬金戈之音，跟着拍的一聲，琴弦斷了。

專諸的臉色微微一變，忍不住按几站了起來，他不僅是個武士，文事的修養也極高，知道琴韻爲樂中之聖，暗藏天機，琴弦突然斷去，就是一個極爲不吉祥的凶兆。

可是燕娘却十分平靜，淡淡地道：「郎君！你坐下來，這具琴很久沒撫了，弦上得緊了一點，斷弦是平常的事，犯得上這樣緊張嗎？你坐下來，別擾亂了我的心境。」

專諸只好坐了下，看燕娘以從容的指法，很快地接好琴弦，又琤琤地彈了起來，專諸幾次想阻止她，告訴她明天將要發生的事故，但見了燕娘那份安逸從容的樣子，彷彿什麼事都不知道，又不忍心告訴她。

但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却無法平復，再看看燕娘，神情雖然平靜如恒，却也有點不平常，尤其是她的琴韻，一開始雖是怡淡高雅有出塵之思，慢慢就轉爲肅殺之聲了！

一曲既終，燕娘才皺着眉頭，道：「這樣子，不行呀！」

專諸詫然問道：「燕娘，妳說什麼不行？」

燕娘道：「我是說我的琴，這樣子無法拿出去見人的。」

專諸一笑，說道：「妳太過慮了，別的方面我雖簡陋，在聆琴上我却可以算是個行家了，我認爲妳的技藝已達到登峯造極！」

燕娘搖頭道：「聆琴沒有行家，只有知音。」

專諸道：「是！我是譬喻不當，我可以算得上知音嗎？」

燕娘道：「可以，因此我相信你能聽出我琴中的缺點。」

專諸忙道：「娘子，妳的琴藝中還會有缺點嗎？」

燕娘道：「是的！缺點很嚴重，我不但沒有方法掩飾自己的心事，而且還會受聆琴者的影響，殺伐之氣太重。」

專諸神色一變，道：「這是我的關係嗎？」

燕娘道：「是的！你的眼睛，你的神色，都直接地影響了我的彈奏，使我無法控制，這會破壞明天的計劃的。」

專諸一震道：「妳已經知道了！」

燕娘搖頭道：「我不知道，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但我祇要坐在琴前，身入曲中後，就沒有一件事能瞞得過我。」

專諸俯頭不語，燕娘道：「明天你們將要有所圖謀吧？」

專諸無法再否認了，只得點頭道：「是的！公子光準備在明天擧事，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了！」

燕娘神色很平靜地道：「那是不能失敗了。」

「是的！明天如果失敗，我們也全完了。」

燕娘沉思片刻道：「一切都安排好了嗎？」

專諸輕嘆道：「有什麼可安排的，成王敗寇，一切都寄望於我庭前一擊，生與死就是那一刹那。」

燕娘道：「公子光是個志謀深算的人，伍將軍又是精於策劃的幹才，至少會對失敗的善後作個安排的！」

專諸道：「公子光與我都不能預作安排了，祇是把夫差與勇兒送出城外，如果事情不成，就由伍大哥保護他們出亡越國，本來想叫妳也去的，但吳王明天主要是帶人來跟妳較琴，看樣子只好把妳也留下

了。」

燕娘笑了起來道：「如果不把我留下，你們明天的擧事是一定失敗的，現在還有一半成功的可能，尤其是你把勇兒的事告訴了我，希望又增加了兩分！」

專諸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呢？」

燕娘笑道：「吳王的那個寵姬名叫嫣余，是我學琴的同窗，她的琴技並不弱於我，而且還有一項精長，就是能用琴韻來探測別人的心中奧秘，吳王帶她來較琴不過是個藉口，主要是來探測公子光的意向，如果他知道公子光有不臣之心，恐怕當時就會有所動作了。」

專諸一怔道：「會有這種事嗎？」

燕娘道：「嫣余（女旁．以下同）是我的同窗，我們一起受業於琴神南山子老師門下，對彼此所能還會不知道嗎？琴韻成於心韻，只有互賞，沒有對較的，嫣余怎會提出這麼一個要求呢？」

專諸道：「難怪吳王吩咐明天要準備百人的酒食，却不帶一個朝臣，這百人全是他的侍衞了。」

燕娘道：「一定是的，到時候恐怕除了公子光外，其他的人都不准與席的，只要嫣余在琴中測出公子光的心事，甲兵立出，不等你動手就先把公子光擒下了。」

專諸想了一下道：「琴韻之聲，眞能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嗎？」

燕娘道：「這不足爲奇的，剛才我不就是在琴韻中測出你的心事嗎？否則，我怎麼能知道你們明天的圖謀呢？」

專諸道：「那我得跟公子光再去商量一下。」

燕娘道：「不必了，嫣余的琴技雖神，但她是富貴中人，琴是很清高的樂器，與富貴不能並容的，我相信我的技藝可以壓住她的，先前我心神不屬是爲了孩子的關係，現在知道孩子已有了安排，我的心就定了，明天我相信可以用琴聲誘導公子光，使他不流露出心事的，但是你要告訴他明天在筵上必須全神貫注，聆聽我的琴音！」

專諸說道：「燕娘！妳有絕對的把握嗎？」

燕娘道：「這種事誰也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

專諸道：「那不行，妳必須要有絕對的把握，我們夫婦受公子光之恩深重，殺身在所不惜，公子光却不能失敗的。」

燕娘想了一下道：「郎君，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但我覺得我們並不欠公子什麼，我們所受的一切是付出很高的代價來的，他的施恩是有目的的，而且是爲了他自己的利益，明日如果失敗，我們才是犧牲者。」

專諸嘆了一口氣道：「燕娘！妳的話不能說沒道理，但我的情形不同，如果沒有公子光，我只是一個草野鄙夫而已，公子光給了我一個留名不朽的機會。」

「那是因爲你的才具有值得他借重的地方，府邸中養士近千，並不是每個人都受這種寵遇的。」

專諸沉重地道：「我知道，他在利用我，叫夫人認妳爲妹，伍員認我爲弟，這都是手腕，籠絡我的手腕，但我依然感激他們，至少他們兩位帮助我早一些得到了妳！」

「沒有他們，我也會到你身邊的！」

「是的！可是那要等好幾年，而這幾年却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何況人事多變，等到妳湊足了自贖的身價後，我們是否還能順利地結合呢？」

「應該是可以的，我下定了決心，沒有事情能改變我，我們結合雖遲，却能平平安安地過一輩子，不像現在，我們的日子也許到明天就走到盡頭了。」

專諸道：「燕娘！別這麼說，妳要記得妳差一點就被蓋餘强迎去了，是公子光硬把妳奪的！」

燕娘道：「郎君！我告訴你一件事，蓋餘是個一勇之夫，不解文事，更談不上音律的修養，强迎之事，根本就是公子光授意的，他再硬行出頭奪來成全我們在一起，就是爲了示恩，好叫你爲他賣命。」

專諸一怔道：「這話妳聽誰說的？」

燕娘道：「這種話誰也不敢告訴我，是我自己打聽到的，還記得第一次你到府中來找我時，剛好蓋餘也給了刺客前來行刺的事情嗎？那個刺客並沒有死，只是受了傷而已，現在就隱居在我家的附近，受着公子光的贍養。」

專諸道：「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燕娘道：「這顯示那個刺客根本是公子光的人，派到蓋餘那邊去臥底的，煽動蓋餘强迎我的是他，來行刺的又是他，最後受公子光贍養的還是他，不就够明白了嗎？」

專諸沉思片刻才道：「妳不會再弄錯人嗎？」

燕娘道：「怎麼會呢，這個人以前也來聽過琴，他代表蓋餘前來强行納聘時，我還見過面，怎麼也忘不了的。」

專諸臉上先顯出一陣憤色，燕娘忙道：「郎君，我告訴這些祇是使你明白，在這些權貴豪門之中，沒有眞正的道義，他們祇知道權術，不是你這種人所能久處的，却不是要你退出，因爲我們已無路可退了，除非你出賣公子光去向吳王告密，或許能保全自己。」

專諸苦笑一聲道：「妳想我是這種人嗎？」

燕娘道：「我知道你不是，否則就不告訴你了。」

專諸想了又問道：「那個刺客現在還好嗎？」

燕娘道：「很好，雖然有點殘廢，生活却很富裕，住的房子也變大了，而且還能蓄奴僕。」

專諸道：「這就是了，由此證明公子光畢竟還有點良心，換了別人還會容這個傢伙活着嗎？」

燕娘點了點頭，然後問道：「郎君是決心爲他拚命了？」

專諸沉重地道：「是的，公子光這些行爲雖近奸詐，但其情可諒，那都是爲了我，就憑這份知己之情，也值得我爲他一洒熱血了，還有一件事更令我感動。」

燕娘忙問道：「是什麼事？」

「五年前我一夜未歸，就是到皇宮中行刺去了，那次鬧的事很大，公子光與伍大哥拚了死命將我解救出來，他們可以不這麼做的，但他們做了，足見他們對我是

一片眞心的，他對一個庸俗的刺客都仁至義盡，照顧日後的生活，對我更不會虧待的，爲了勇兒的將來，我必須要成功。」

燕娘默然片刻才道：「好吧！公子光既是一個不忘舊的人，他當國之後，至少對我們的孩子能好好照顧的，祇是爲皇家賣命的事，我們不能再幹了。」

專諸道：「不會的，勇兒我一直沒讓他學劍就是這個原故，我生而不幸做了劍手，不會再讓我的孩子走這條路。」

燕娘苦笑道：「那你再好好坐着，聽我撫一回琴，也許這是我們相聚的最後一夜了。」

專諸苦笑一聲道：「燕娘，妳還要撫琴嗎？」

燕娘莊容道：「是的，我必須撫琴，否則我無法等到明天了，祇有在琴聲裏，我才能暫時忘記一切。」

專諸激情地抱了她起來道：「燕娘，把琴拋開吧，我們有更好的辦法忘記一切，也有更重要的事可做。」

抱着她走向榻上，兩個人緊緊地纏在一起，兩個生命也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了，

燕娘嬌息着道：「郎君，你該節省一點體力，爲着明天的大擧。」

專諸道：「在一個劍手的生命中只有今天，沒有明天了，在我的生命中，祇有擁着妳的時候才是實在的，燕娘，別再說話了，儘你所能地愛我，享受我，我們都沒有明天的。」

在激情中，這兩個人都體會到毀滅的悲哀，也體驗到在塵世間，沒有比此刻再值得眷戀了，因此他們都不再開口，祇以火一樣的熱情，將兩個人溶成了一體。

報曉的公鷄叫了，天亮了！

公子光的府邸中澈夜不停地忙着，爲了接待吳王的蒞臨，公子光尤其忙碌，他必須將一切都安排妥當，刺殺僚手的重担雖然寄託在專諸身上，其他的事却必須自理了，尤其是皇宮中的那些侍衞武士，個個都是高手，而且是皇室的忠心死士，即使僚王死了，還有公子蓋餘，燭庸，仍然可以成爲他們的倚靠，所以這些人必須一網打盡。

這些事他暗中出重金，蓄養了不少的死士與武功好手，這點力量能够與皇室的好手一拚嗎？他實在沒把握，因此他整夜與伍子胥商量着對策，一個一網打盡的對策。

好容易到天亮，才商量出一個頭緒，安排妥當後，伍子胥道：「專諸呢？怎麼到現在還不見他前來。」

公子光笑道：「昨夜他先陪燕娘彈了一陣子琴，然後就閉門高臥，現在想必還在棲鳳樓上溫存着。」

伍子胥一皺眉道：「這傢伙太荒唐了，今天是什麼時候，他還能安心地抱着老婆睡大覺，叫他起來吧。」

公子光連忙搖手道：「不必，我吩咐過，不讓人去打擾他，讓他睡去，能睡多久就多久。」

伍子胥道：「這怎麼行，他也該準備一下。」

公子光道：「沒有他要準備的事，他的工作就是當庭一擊，他能睡，我倒是安心了，就怕他一夜折騰無眠，我才該担心，甚至會被迫放棄今天的計劃。」

伍子胥道：「假如他在睡覺，我也放心，就怕他這一夜跟燕娘纏綿不休，過份透支了精神，誤了大事。」

公子光笑道：「那是一定的，他想到今天的任務，很可能就是在人世的最後一天，還會不儘量溫存嗎？」

伍子胥道：「公子昨夜不該讓他們夫婦倆歇在一起的。」

公子光笑道：「伍將軍，對專諸的了解是你比我深，所以才將他推荐給我，但對一個劍手却是我比你了解，所以我昨夜讓他們在一起，因爲他今天要担任的是一個劍手的工作，不是你的兄弟了。」

伍子胥愕然說道：「公子的話微臣不懂？」

公子光道：「你不會懂的，因爲你率領的手下都是出身行伍的軍卒，那必須以嚴明的紀律來統制他們，但對一個劍王却不行，他們是不受拘策的，必須讓他們放浪於形體之外，才能堅定他們逞命一搏的決心。」

伍子胥道：「微臣還是不懂。」

公子光笑道：「這樣說吧，將士用命，爲的是什麼？」

「自然是因功邀賞晉爵封疆。」

公子光道：「不錯，這是以未來示富貴來激勵人心，但對一個劍士却不能如此，他們自由慣了，不受拘束，視富貴如浮雲，沒有將來，只有現在，所以我昨夜遣出府中的侍兒歌妓，叫她們去陪伴那些劍士，要她們拋棄一切尊嚴，接受那些亡命之徒的任何要求，也是這個原故，專諸人很拘謹，不好女色，對燕娘情有獨鍾，我才沒要他出來與大家一起狂歡，但有燕娘在他身邊，作用是一樣的。」

伍子胥默然片刻，才道：「公子用人之明，微臣不如。」

公子光一笑道：「將軍有强大緯國之才，自然不必懂得這些，今日之擧，一半寄望於專諸，另一半則在將軍手上，我的那些亡命之徒是靠不住的，他們很難截殺所有的侍衞，只要逃出一人，我們的計劃還是無望成功的。」

伍子胥道：「公子放心好了，只要專諸得手，微臣的一把弓，一壺箭，絕對不放過任何一條漏網之魚。」

公子光道：「將軍的神射，我是絕對信得過的，所以我也不多說了，萬一專諸失手，僚王的技擊無人能敵，將軍將不必應戰了，犬子夫差與專勇就全仗將軍保全了。」

伍子胥默然受命，兩人又談了片刻，專諸才叩門而入，眼睛還是紅紅的，證明他一夜沒睡，伍子胥有點担心地道：「兄弟！你的精神還撐得住嗎？」

專諸笑道：「兄弟放心好了，兄弟很好。」

然後轉向公子光道：「我剛才從後面過來，看見府中的劍手們都準備好了，祇是沒多大用。」

公子光道：「他們不能給多大用處，祇是在必要時聊備一格，纏住那些侍衞，以便兄弟得手。」

專諸搖頭道：「連這點忙都帮不上，公子最好把他們都藏起來，放得遠遠的，

等我得手後，再叫他們出來撲殺殘餘，否則今天的事必敗無疑。」

公子光不禁一怔，伍子胥道：「兄弟，！我們都知道你神勇，但五年前宮中一戰，你也知道的，祇靠你一人……」

專諸却道：「今天却必須要靠我一個人。」

兩人都以不解的眼光望着他，專諸才把今天吳王前來較琴的眞正目的說了一遍，然後道：「設若公子將這些人密藏幕後，未待舉事，就會被嫣余測出殺機……」

公子光一怔道：「有這等事嗎？」

專諸道：「這是燕娘說的，我先前也不信，可是她在琴韻中測出我心中的殺機而預知我們今日的圖謀，嫣余自然也有此能，公子不可不信。」

伍子胥道：「音律之道，我也粗知一二，這倒是可信的，燕娘的琴技能夠壓下我的簫音，她的話更是可信了。」

公子光道：「那麼，我就要另作安排了。」

專諸道：「不必另作安排，事情繫乎我的一擊。」

公子光道：「可是兄弟你一擊得手，那些侍衞必然會圍攻上來，我的人無法救應你怎麼辦呢？」

專諸一笑道：「沒有什麼可掛慮的，我儘量撐下去，能撐到公子率衆前來最好，否則公子就多照顧一下小兒吧。」

公子光正待開口，專諸道：「不必再多說了，我進庭的時候，公子就找個藉口出去召人，屆時聽燕娘的琴韻爲號，如果琴韻不斷，就表示我已得手，公子立刻率衆進來撲殺殘餘，如果琴韻中止，表示我已失手，公子也不必硬拚了，趕緊帶人設法突圍爲上。」

公子光道：「那怎麼行，兄弟肯豁出性命爲我，我怎能置身事外呢？何况吳地是我的家國所在，伍將軍流亡到了別國，還可以東山再起，我到了別國無枝可棲了，兄弟，我們生死都在一起，你不必再多說了。」

專諸想了一下道：「好吧，但我在動手的時候，公子必須避席，使我好放手行事，否則吳王的那些侍下挾制了公子，我想拚命也沒辦法了。」

伍子胥道：「這倒是對的，專兄弟以必死之心而逞勇一搏，得手的機會較多，但如果有了牽制就困難多了。」

公子光雖然不同意，可是却不過兩人的再三力勸，只好勉强地同意了，又磋商了一下，公子光才將諸事安排妥當，吳王的先使已經到了，他們是來勘查地方，預作安全措施的，盤查得很嚴密，幸好公子光接受了專諸的請求，把府中的死士都分散在隱蔽的所在潛伏起來，才沒有流露出什麼破綻，等這些專使佈置妥當後，吳王僚才帶着寵姬嫣余，乘着輦車，在衞士的簇擁下呼嘯而至！

公子光祇准單人晉詣，行過大禮後，僚王執着他的手豪笑道：「大兄，孤承見邀作家人歡聚，本來不應該如此排場的，可是他們這些人不放心，說是蓋餘燭庸率軍遠出，京畿空虛，恐有奸民不法，必須要小心一點才是。」

公子光笑道：「大王言重了，以大王天威，誰還敢來冒犯王駕，當眞是不要命了。」

僚王哈哈大笑道：「是啊，上次的刺客到今天還沒有捉到，他們就嚇破了胆子，其實孤倒眞的想有個不長眼的刺客，前來試試孤的寶劍，前幾天孤找越國的名匠鑄了一柄寶劍，肉試可斷牛身，鋒利得很，就遺憾沒機會試鋒！」

公子光心中暗暗叫苦，表面上却不敢露出聲色來，將僚王迎到正廳中坐定，王座是南向獨踞，公子光在東側相陪，對面設了兩座，是爲燕娘與嫣余較琴之用，此外前後左右，都是宮庭中的甲士，與帶劍的侍衞，由正廳一直排到府門外，戒備森嚴，連一點可乘之機都全沒有。

照例由府中的樂妓獻樂完畢後，庖人開始進肴，然後公子光的夫人領着燕娘盛妝晉詣。

僚王朝燕娘打量一下，放浪地笑道：「好，果然是絕色，難怪蓋餘會跟大兄爭得很不愉快。」

燕娘淺笑道：「蒲柳之姿怎敢當君王謬讚，嫣夫人才是眞正的國色，賤妾不如多矣。」

僚王大笑道：「別客氣，孤王對賞識美人的眼光是不會錯的，聽說妳的琴技也是當世無雙，而且與嫣余是同出琴神門下，今天妳們可得好好較量一下。」

燕娘盈盈致禮後，退到她自己的席上，嫣余也相對就坐，兩個女子對視一下，各自奏起自己所擅的樂曲。

在技術上，她們的確是旗鼓相當，似乎都有將人導向琴中的力量，尤其是嫣余，她的琴音慷慨激昂，不住地鼓舞着人的雄心，令人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公子光幸而已得專諸的警告，全神去凝聽燕娘的演奏，那是一種高山流水的出塵之思，充分地流露出恬淡的胸懷，公子光歷次在嫣余的鼓舞下，即將接劍而起的一剎那，很快地又被燕娘柔和的琴音鎭定了下來。

僚王是識貨的，他朝燕娘看了一眼道：「孤作個公評，嫣余的琴技雖佳，總帶着點烟火氣，不如燕娘的幽邃。」

燕娘笑道：「國君言重了，嫣夫人長侍君王，日受薰陶，琴中有王者之音，妾身萬萬不及。」

僚王笑道：「以琴論琴，這本是高雅之器，帶了富貴氣，已落下乘，高下已分，嫣余，這妳可認輸了。」

嫣余嫣然一笑道：「君王高評，妾身十分心折，以琴技而言，妾身甘拜下風，但君王與公子都是富貴中人，理應有大雅之奏，才能配合身份，妾身請單獨一奏爲賀。」

她十分聰明，知道燕娘在琴音擾亂她的試探，也知道自己的琴技無法壓過燕娘，所以提出單獨演奏的請求。

僚王笑道：「好極了，剛才兩琴齊鳴，一邊是人間富貴，一邊是天上淸雅，使人有耳不暇接之感，不如你們兩人分別演奏，也好使我們一飽耳福。」

燕娘朝公子光看了一眼，這一眼包含着警告之意，在嫣余的琴韻誘導下，公子光絕對無法遁形的，叫他及早自處，公子光也領略到琴韻的厲害，剛才在燕娘的協

助下，他已經累得滿身大汗，連衣衫都濕透，如今在嫣余單獨的試探下，他一定抗拒不了的，靈機一動，避席而起，告稟道：「大雅乃廟堂之樂，微臣不敢僭越，請准更衣。」

僚王笑道：「大兄太過隆重了，這不過我們弟兄歡聚。」

公子光長揖說道：「微臣不敢冒瀆廷威！」

嫣余見他汗透衣襟，對自己的技藝更具信心，乃笑道：「君王就讓公子去換件衣服吧，這一身水淋淋的，坐着也不舒服，聆琴乃是樂事，一定要身心十分愉快才行。」

僚王這才點點頭道：「那大兄快一點，嫣余新譜了幾套琴曲，就等着給你這位大行家賞識呢。」

公子光頹然而退，來到私室之中，專諸問道：「如何。」

公子光苦笑道：「兄弟，咱們打消這個主意吧，一點機會都沒有，幸好燕娘先提出了警告，否則我還脫不了身。」

專諸想想道：「錯過今日，再也沒機會……」

公子光道：「可是沒辦法呀，上上下下全是他們的人，連上肴的庖人都要經過搜身，除非硬殺進去。」

專諸道：「我有辦法的，我專練短劍，就是爲了應付這個局面而用，那是伍大哥沒想到的。」

他到厨下，換了身庖人的衣服，然後選了一味煨魚，將一雙短劍都塞在魚腹中，因爲這是欵待國君的大筵，菜肴都須具有氣象，那一尾煨魚足長三尺有餘，一尺多長的短劍藏進去，連一點形跡都看不出來！

公子光一直看着他，這時才道：「這個方法倒可以一試，但是兄弟要注意，你必須一擊而中，僚王腰間帶着一柄寶劍，等到他回手時，你就沒機會了。」

專諸沉聲說道：「我知道，公子也請準備一下，不管我成不成，公子都必須一拚了，剛才我在遠處聆琴，嫣余的技藝比我想像中還深，如果由她單獨演奏，公子的心中秘密必然藏不住，那時候沒有退路了。」

公子光凝重地在他肩頭拍一拍，目送着他走了。

專諸雙手捧着銀盤，一步步地走向大廳，得力於多年學劍的修養，他竟能臨危不亂，聽任那些侍衞們搜過身，放行到正廳上，嫣余正在徐徐撫琴，僚王一手支案專心聆聽着，似乎沒想到煞星已經臨身。

但燕娘却沉不住氣，她從公子光退走後，就一直在期待着事變的發生，專諸扮裝成庖人進來，她知道事在必行，神情緊張起來，身不由主地手搭琴絃，發出琤的一聲！

這一聲在嫣余耳中却不同尋常，連忙叫道：「大王，琴有殺機，謹防不測！快準備！」

這一叫將廳中的人都驚動了，他們都目視四側，提防着有刺客突然地闖進來，只是都沒防到專諸而已。

僚王推案起立，手按劍柄笑道：「我就知道這位族兄必有不臣之心，剛才他避席而去，我就想到他無法藏形了，所以預作防備，倒要看看他用什麼方法來行刺孤家。」

專諸站在廳心，離僚王只有丈來遠近，他先朝燕娘看了一眼，顯示訣別之意，燕娘却比他更快，由琴腹中取出一柄預藏好的匕首，刺向胸口道：「郎君，我先走了！」

一刄刺下去，鮮血跟着迸射，廳上的人都爲她的擧動吸引了注意，專諸却一咬牙，跑前幾步，雙手高擧過頂道：「請大王品餚，這是新從河裏捕來的鮮魚。」

僚王飛起一脚，將漆盤踢飛叱道：「滾開，誰還吃魚！」

專諸料準了有此一擧，也計劃好了自己的步驟，僚王動脚時，他的一隻手已探進魚腹，取得了雙劍，銀盆脫手飛出，他的動作配合極快，寒光掠處，已把僚王的一隻右脚齊踝切了下來，跟着長身進掠，單劍直刺僚王的胸口！

可是這一着他却計算錯誤，僚王殘足後身子失却平衡，一下子坐倒在地，他這一刺剛好脫了空。

僚王畢竟英雄，斷了一足後，發現刺客就在身前，長劍跟着出鞘，專諸一刺脫空，僚王的長劍已反掠而至，直砍在專諸的背上，劍利勁猛，在專諸的手邊身子間掠過！

任何人受了這麼重割後都無法行動了，僚王一劍傷敵後，見專諸俯跌在地，肋間血如泉湧，而幾名侍衞還想上前用亂劍砍下去，連忙喝止道：「且慢，此人魚腹藏劍，敢單身行刺，不愧是個英雄，把他翻過來給我瞧瞧看。」

他自己不顧痛足，用劍支着身子也站了起來，那些侍衞將專諸翻了過來，有認識的人叫道：「是專諸！」

吳王僚哈哈大笑道：「是專諸吧，那我這一隻脚斷得還不寃枉，難怪他有這麼俐落的身手。」

專諸在入廳之前，早已抱定必死之心，燕娘自戕後，他的死意更堅決了，所以肋間的一劍，根本沒有痛苦的感覺，身子躺在地上血在流着，他的心裏倒是一片平靜，默默地計算着如何再補上一劍。

身子被翻過來後，他仍靜靜地躺着，吳王僚單足跳了過來，用長劍指着他道：「專諸！你還能起來嗎？」

專諸閉口不言，僚王又道：「孤王雖然傷了一足，倒是十分賞識你，如果你還能起來，孤王願意再與你一戰！」

專諸緩緩地坐起來道：「大王此言當眞？」

僚王大笑道：「君無戲言，自然是眞的，你是吳國有名的劍士，孤王覺得不用劍技殺死你，也是件遺憾的事。」

專諸吃力地站了起來，可是却站不穩，連幌了幾幌，僚王笑道：「你站了起來，孤王就出手了。」

一劍刺進，專諸欲避無力，胸前又挨了一劍，透背而出，僚王得意大笑道：「公子光用你來作狙擊手，可以說用對了人，只是他對孤王的劍技估計太低了，如果不是你喬裝偷襲，連我這條腿都傷不了，但孤王還是很賞識你，讓你像個劍手，站着飲刄而死！你還有什麼話說？」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鏢神

混沌書生

濟南姚健飛·孔武有力·精技擊·尤善飛鏢·百發百中·人莫敢與之抗衡·初學射鏢嘗懸一銅鈴於樹枝·由近而遠·練習目力手工·朝夕不輟·三年即能以鏢射斷掛鈴之繩·最後於月黑夜深時燃一綫香·遙望之·恍如飛螢細點·姚以鏢在空隙處擲之·火即息滅·可謂神乎其技矣·故人稱之曰·鏢神。

他往來燕趙間十餘年·爲人押解重貲·從未有毫釐損失·蓋盜聞其名·均走避也·

某年有大官出京·素慕姚名·聘爲護符·以重幣爲酬·姚則慨然允諾·自恃力富技精·決無意外·迨船行一百里忽泪盗·舟夕艸·峰却吹行刦·盜魁舞雙劍飛至·姚於百步外擲以鏢中其左劍·分折爲二·盜魁大駭率衆舍舟反登陸奔·姚乃餘勇可賈·立將匹騎窮追之·約行四五里·古木千章，石徑苔長，姚因地趨幽靜·即下馬暫息路旁·忽見紅光自東來·一女子遍體着紅色衣·舞雙劍如匹練·寒光逼人，姚向女飛一鏢·女舉蓮鉤蹴之·鏢忽反飛·中姚左臂·臂痛而撲·女子已不知去向，逮扶傷返船·船則黃白已被刦一空矣·姚受飛鉤之敗·遂隱居入山終身韜晦·藝無止境·驕者必敗·可以鑒矣·

▼ ▼ ▼

專諸忽地目中射出堅毅的光芒道：「大王對專諸的能爲也估計過低了，專諸如果要出手搏殺一人，必不失手，先前只傷大王一足，爲的是大王劍未出鞘，現在我們兩相對面，大家都兵器在手，大王請小心了。」

誰都沒想到一個重傷垂危的人，會有這麼持久的毅力，吳王僚發覺專諸忽然精芒畢露，可惜已太遲了，還不等他有所動作，專諸已像一陣風似的捲了進來，右手的短劍刺胸，左手的短劍削頸，兩支劍竟是同時動作，等兩個身影分開時，吳王僚的頭顱滾向一邊，胸前也噴出血泉！

那些侍衛們發覺也太遲了，等他們想上前圍攻時，專諸不但已手刃了僚王，還像瘋虎一般，捲進了人潮，展開了瘋狂般的屠殺，只看見一條人影，兩道寒光，衝過的地方就是一片血光以及飛舞的斷肢殘足！

這時廳外也傳來了厮殺之聲，是公子光率着他的那批武士衝進來接應了，在混亂中已經分不清敵我，只知道衝破眼前的就是敵人，就是要消滅的敵人！

僚王帶來的甲兵早已消滅殆盡，只剩下十幾名侍衛還在拚命衝殺，公子光總算在人潮中找到了專諸，他滿身浴血，遍體是傷，腹間挨的一劍最重，連腸子都拖出來了，但他還沒有倒下去，還是在找人拚殺！

公子光一把抱住他，問出一個最關心的問題：「兄弟，僚王呢？我一直沒找到他！」

專諸突然軟弱了下來，全身的力氣都沒有了，雙刃噹然墮地，低聲道：「公子放心好了，第一個飲刃的就是他。」

公子光還是不能放心，問道：「死了沒有？」

專諸忽地大笑道：「斷首穿胸，如果還不死，就沒有人能殺死他了，公子誇他英雄無敵，在專諸手下也不過兩劍！」

拚着最後的一點力氣，他在地下的亂屍中找到了僚王的頭顱，拋向公子光道：「這就是憑證！」

公子光接着了僚王的頭顱，審視片刻，證實無誤後，才欣喜欲狂地跑了出去，高聲大叫道：「伍將軍，我們得手了，我們成功了，你可以出手了，別放過任何一人！」

廳外射來颼颼的箭聲，那是伍子胥在施展神射，果然名下無虛，一箭一屍，每個人都是穿胸而過！

當最後一名侍衛在箭下喪身倒地後，專諸已經摸索到燕娘的身邊，將她扶起道：「燕娘！妳還活着嗎？」

燕娘孱弱地道：「還活着，我等你一起走。」

專諸遍顧羣屍，發出一聲苦笑道：「我們成功了，原以爲很難的事，想不到成功得如此容易。」

燕娘道：「是的，我一直在替你記數，你今天一共殺了九十八個人，雖然英雄，但太殘忍了！」

專諸苦笑道：「你算錯了，是整整一百個人，連我們兩條命在內，妳！我！都是我殺死的。」

燕娘一嘆道：「也可以這麼說，但値

得嗎？」

專諸道：「我不知道，我的收穫是我們的孩子可以不必做劍手而有很好的生活，再者後人在史册上會註一筆，吳王僚死於專諸之手，但這些我們都看不見了。」

燕娘低下頭道：「是的，我們活着看不見了。」

專諸忽然道：「但我不遺憾，至少我活着還能做一件事，就是再聽妳撫一次琴，燕娘，妳還能撫琴嗎？」

燕娘肯定的道：「自然能，今天我的琴原是爲你而奏的。」

專諸在她對面坐下，聽她在琴上撥弄出錚錚的聲音：沒有多久，專諸的頭垂下不動了，燕娘演奏如故。

她沒有奏完這一曲，但公子光與伍子胥却在門口聽完了這一曲，那是嫣余在琴曲將半，燕娘氣絕時，替她演奏至終，當她奏完最後一個音符時，伍子胥悄悄地進來，在背後一劍，刺進了她的心窩！

公子光愕然道：「將軍，做什麼？」

伍子胥道：「公子可是有收留她之意嗎？」

公子光道：「是的，她的琴技可謂無敵。」

伍子胥道：「不！她不是燕娘。」

公子光笑了笑道：「但燕娘已經死了，她就天下無匹了。」

伍子胥道：「是的，但公子別忘了，僚王不因爲她，不會到公子府邸中來較琴，也不會有殺身之禍了，自古女色爲禍水，非女色能禍人，乃人自禍！」

公子光恍然動容，長揖道：「敬拜將軍之嘉言！」

伍子胥長嘆道：「員不足拜，助成公子的專諸夫婦，他們才是公子的不世功臣，伍員今日若非目睹，怎麼樣也不會相信一個人的神勇能至此！」

兩人相對一視，雙雙不期而然地對專諸夫婦的遺體下拜，但那兩個人死態十分安詳，好像已不屬於這個世界了。

× × ×

吳王僚被刺後，公子光接替了吳國的政權，是爲吳王闔閭，拜伍子胥爲上將軍，公子蓋餘與公子燭庸賜死，軍符由伍子胥所接掌，興兵伐楚。

楚懷王因聽信佞臣之言，罷黜屈原，終爲吳軍所逐，國幾不保，伍子胥終於報了滅家之恨，但他的仇人楚平王身故，他只有起出平王的遺體，鞭屍三百以雪恨。

吳自勝楚之後，聲威大振，幾乎成爲一代霸王，得志之餘，開始向越國興兵，可惜因爲用兵不愼，在會稽一役，被越王勾踐擊敗，闔閭中箭身死，子夫差立。

夫差志切復仇，每天使一個人問他一聲：「夫差！你忘記了殺父的仇恨嗎？」

夫差也必恭敬地回答道：「不！我不敢忘！」

在這種不共戴天的仇恨心情下，他終於滅了越國，將越王勾踐夫婦擄爲廷囚，可是他志得意滿之際，不理伍子胥的忠告，沒有殺了勾踐，而且還受了越臣的哀懇，將勾踐夫婦遺放回國，臨去之時，伍子胥憤然道：「異日滅吳者必爲越，我可以看得見越國的大軍由都門進來！」

伍子胥又曾批評說：夫差將來可能會敗於女色，夫差就對這個人懷有反感，伍子胥受命托孤，態度更爲跋扈，夫差終於忍無可忍，將伍子胥賜死！而且將他的首級懸在城門上，讓他對着越國。

伍子胥的預言並沒有錯，勾踐回國後臥薪嘗胆，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並以美女西施送侍夫差，煽動他的野心，夫差既得天下第一美人，又想爲天下第一雄主，大會諸侯於潢池，勉强爭了霸主的地位，却沒有防到越王勾踐自後偷襲，佔了他的國土，絕了他的歸路，最後終於將他消滅，火焚夫差於姑蘇台上。

吳越爭霸，勾踐復國，這在歷史上都是大事，而越女西施也是千古留傳的人物，這些人在史册上的光芒似乎都比專諸燦爛多了，大家都知道吳王夫差，越王勾踐以及西施的故事，而對專諸的事忘却了。

其實這些英雄人物的產生，都繫乎在專諸身上，如果專諸刺僚王失手，公子光成不了吳王闔閭，以後的那些事都不會發生了，甚至於一代名將伍子胥，也祇能在吳市吹簫沒沒以終，不會有轟轟烈烈的後半段事跡了。

專諸的犧牲有多大價値呢？正如他臨終前所預料的一樣，在歷史上輕輕地帶上了一筆，以及他後人的榮華而已，吳王闔閭封專諸的兒子爲上卿，這對專諸是一種報償，但在另一種眼光來看，則又不知道是禍是福了，因爲專諸的後人沒沒無聞，再也沒有轟動後世的事跡發生了！

每一個英雄都是生成在困厄中的，筆者一共寫過三個刺客的故事——聶政，豫讓，專諸——他們都是在困厄的環境中，把握時機，作驚天動地的一擊，有的成功了，有的沒有成功，但他們的故事都是感人的，可是在安逸的環境中，却祇能產生一些沒沒無聞的平凡人。

燕娘是筆者杜選的，因爲在歷史上對專諸的記載並不詳，但筆者以爲一個驚天動地的英雄，必須要有一個不平凡的美人去配合他，才能使他的事跡多姿多彩而生色，因此歷史上沒有記載燕娘，筆者却以爲必有其人，只是她也許不叫這個名字而已。

（續完）

朱門刦（二）

小三奇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自周百齡暴斃後，周府籠罩着一片寂靜淒清的氣氛。一天晚上，周夫人金珠枯坐在房中，獨對黯然的寒燈，默然發歎，神情呆滯，像一尊泥塑木雕的神像。忽然她幽幽地長嘆一聲。接着，一條頎長的人影出現在窗外，這人就是楚二爺楚逢春。金珠狀是未覺，楚逢春靜立半晌，始隔窗發聲安慰她幾句。但金珠仍似未覺。楚逢春靜立片刻，然後離開。之後，房內傳出一串夢囈的語聲：逢春，是我害了你，你也要多多保重：：

失恃成狐女　志切報親仇

楚逢春的臉上掠過一絲苦笑，快速離去。

他的身形才消失了沉沉暗影中，周文文却像幽靈似地緩步進入乃母房中。

金珠目注愛女，淒涼地一笑，道：「夜深了，怎麼還沒睡？」

周文文逕行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乃母身旁，也是淒涼地一笑道：「娘，您能睡得覺嗎？」

金珠苦笑無言。

「娘！您知不知道，全蘇州的人都知道我家的事了。」

「我知道，黃昏時分，妳楚叔叔跟我說過。」

「哼！好一個楚叔叔！」

「文兒，妳不能怪楚叔叔，要怪也只能怪我，是……是娘對不起妳。」

「我想，還是怪我自己命苦吧！」

「別說氣話，讓我冷靜的想一想，也許明天我會將眞象告訴妳……。」

「明天？爲甚麼一定要等到明天？」

「文兒，莫逼我，我說過，我需要冷靜的想一想。」

周文文冷冷地一笑道：「好！明天就明天吧！」

金珠的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周文文的咀角掠過一絲冷酷的笑意：「娘！是不是改變主意了？」

「沒有。」金珠苦笑着一嘆，道：「文兒，莫說氣話，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對妳說。」

「說吧！我在聽。」

「娘……娘有一個不祥的預感……」

「是怎樣的不祥法呢？」

「也許娘會突然……突然死去。」

周文文嬌軀一震，道：「娘！您怎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只是一種預感，一種沒法加以解釋的預感，而且這種預感很早就有了。」

「娘！別胡思亂想，好好的一個人，怎會突然死去哩！」

「妳爹不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您跟爹不同……」

「別跟我抬槓。」金珠突然岔開話題，道：「文兒，去年臘月遣嫁的那個春桃，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那是我家人緣最好的一個丫環。」周文文接問道：「娘，您怎麼忽然提起春桃來？」

金珠幽幽地道：「如果有一天，娘忽然死了……」

周文文雙手掩耳道：「我不要聽。」

儘管周文文對乃母有着太多的不滿，但母女天性，骨肉連心，誰也不願意自己的母親忽然不明不白的死去的。

所以，周文文目前的態度，也是情理中事。

金珠忽然起身，將愛女摟入懷中，淚下如雨。

「娘，您怎麼哭了？」

「孩子、別問，好好聽着……」

她，貼着愛女的耳朵，悄聲耳語了一陣之後，才拍拍愛女的香肩，道：「二更已過，妳該回去安歇了。」

× × ×

周文文離開乃母房中之後，金珠也熄燈就寢。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一個顯然是穿着一身黑色勁裝的人，輕輕地弄開她的窗戶，鑽了進去。

窗戶又關上了，那個神秘的勁裝漢子，很久很久都沒看到他出來。

× × ×

宋記茶樓。

二更將盡　茶樓已打烊。

四週一片漆黑，只有閣樓上的一個房間中，還透出微弱的燈光——那是茶樓的老闆娘，「九尾妖狐」胡媚的房間。

房間的陳設很普通，但却是窗明几淨，收拾得一塵不染。

臨窗的小桌子上，有精美的小菜，有清香沁人的美酒。

酒巳斟入杯中，是兩杯，筷子也是兩雙，但人兒却只有一個，那當然是這兒的主人胡媚。

胡媚巳換上薄如蟬翼的粉紅睡褸，那是眞蠶絲做的睡褸，而且，睡褸裏面顯然沒有別的東西。

她，顯得有點不安地，在房間中來回地走着，雙手也不安地互搓着。

儘管她的神色有點不安，却一點也無損於她那原有的妖艷。

尤其是那若隱若現，巍巍高聳的胸前雙峯，配合着她那似乎有點不安的步伐，一步一個顫動，令人目眩神迷。

有約不來近夜半，是誰那麼不懂事？讓這位一代尤物望穿秋水。

忽地，窗外微風颯然，窗內的人兒目光爲之一亮。

一道人影穿窗而入，是甄子虛。

甄子虛似乎一點也不解風情，他，對於面前這位活色生香的一代尤物，好像一點也不動心，甚至當對方像乳燕投懷似地偎入他懷中時，反而一蹙眉峯，道：「這幾天，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提到可疑人物，似乎是給胡媚的滿腔慾焰澆了一盆冷水。

只見她神色一整，道：「提到可疑人物，我今天可發現了兩個，而且，這兩個人差不多每天都到茶樓來一次。」

「是兩個怎樣的人？」

「一個是年輕的小伙子，一個是鄉巴佬裝束的土老兒。」

「那兩個怎樣可疑法？」

「這個……我倒說不出來，只不過是憑我的江湖經驗，斷定他們行跡可疑，而且，那個土老兒似乎跟傳說中的于子畏有點像。」

甄子虛身軀微震，道：「妳說的是武林中的『無影飛俠』于子畏？」

「不錯。」胡媚仰臉笑問：「怎麼，胆怯了？」

甄子虛長眉一揚道：「笑話！當今皇上我都不怕，豈會對那些浪得虛名的老廢物胆怯。」

「話是不錯，但于子畏可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如果他眞的插手咱們的事，還是小心一點爲上策。」

「明天，他們再來時，要設法試探一下。」

「我也這麼想。」

「如果確定他是于子畏，並且是冲着咱們而來，咱們就先下手爲强。」

「我知道，」胡媚一直是偎在他的懷中，現在，她的雙手開始在他的身上輕柔地活動一面笑問道：「那邊情況如何？」

「略有變更。」

「如何變更法？」

「明天，妳就知道啦！」

男人是經不起挑逗的，甄子虛也開始向對方「反擊」起來。

但胡媚却欲擒故縱地避開了，並一本正經地說道：「何必多費手脚呢！乾脆宰掉拉倒。」

甄子虛笑道：「沒這麼便宜，我要慢慢地消遣他，讓他先發瘋……」

約莫十多丈外一處屋脊的陰影中，有兩個人正在以「天視地聽」術監視這兒的一切，那是于子畏和丁少山。

于子畏悄聲問：「小老弟，你都看到聽到了。」

丁少山點點頭道：「是的，但我却認爲，一點也不够精彩。」

于子畏道：「別忙，精彩好戲就要上場啦！」

閣樓上的窗戶關上了。

關住了旖旎春光，却關不住那令人聞之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就當那室內一對男女，沉浸於肉慾之中的當口，室外却傳出一聲其冷如冰的冷笑。

室內的奇異樂章，像刀切似地停止。

室外出現一個修長的人影，那是周府的楚二爺楚逢春。

緊跟着楚逢春瀉落當場的，是一位滿臉絡腮鬍髭的矮胖子和一個瘦高個子。

矮胖子是周府的總管木銳，瘦高個子是周府的護院武師段安良。

楚逢春目注那房間，口中却向身邊的二人說道：「那姓甄的就在這房間中！」

木銳接口道：「二爺，您能確定那厮就是暗殺周大人的兇手？」

楚逢春點點頭道：「絕對錯不了！」

段安良接口道：「那咱們立即將他拉出來，宰掉就行了。」

楚逢春道：「不！咱們必須留下活口，否則，我楚某人揹的這口黑鍋，可別想洗掉了。」

木銳「唔」了一聲，道：「對！咱們就抓活的。」

那房間的窗戶「呀」然而啓，甄子虛、胡媚二人雙雙穿窗而出，並肩站立在楚逢春等三人的對面。

儘管這兩人都是衣冠楚楚，但胡媚的俏臉上，却仍然還有不曾消褪的春潮。

楚逢春冷笑一聲：「好一對無恥狗男女！」

甄子虛平靜地一笑道：「我想，比較起來，我們這一對至少比你們那一對要高尚一百倍。」

「閉嘴！」一旁的木銳怒叱一聲之後，沉聲問道：「姓甄的，你爲何要暗殺咱們周大人？」

甄子虛冷笑反問道：「木總管！你的周大人之死，官府都已證明，是死於心臟病，怎會突然說是被暗殺？並牽扯到甄某人身上來？」

胡媚也接口笑問道：「即使你事後察覺周大人有甚麼死於暗殺的證據，也該向嫌疑最重的人身上着手進行，才是正途，難道說，這兩天來，鬧翻了蘇州地區的有關周府的傳說，你都沒聽到？」

甄子虛又接着說道：「所以，如果那些傳說沒錯，暗殺周大人的嫌疑犯就在你的身邊，爲何捨近求遠，向我這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追查起來？」

這一連串的質問，問得本來是氣勢洶洶的木銳啞口無言。

甄子虛又淡淡地一笑道：「木總管，誰是暗殺周大人的兇手，我想二位比我更清楚，而周府中也還有比二位更清楚的人……」

段安艮忍不住截口發問：「誰？」

甄子虛漫應道：「周夫人金珠，周小姐周文文。」

段安艮、木銳，顯然都是拙於言詞的人，而對方所說的話，又分明沒法反駁，因而一時之間，使得他們兩人面面相覷，一臉的苦笑。

甄子虛又平靜地道：「我了解二位的處境，但我奉勸二位，最好是暫時置身事外，以免受到池魚之殃。」

段安艮、木銳二人臉色一變之間，楚逢春却含笑插口道：「甄子虛，方才，你說了一大堆，只有這兩句話，我還能聽得進去。」

甄子虛道：「很好！總算我並非是完全對牛彈琴。」

楚逢春向木、段二人擺擺手，道：「二位請暫時退過一旁，不論發生甚麼事，都暫時置身事外。」

木銳、段安艮二人互望一眼，默然退立三丈之外。

楚逢春目注甄子虛冷笑道：「我不能不佩服你手段的高明，幾乎每一招都打在我的痛處。」

甄子虛道：「不是我手段高明，是你自己做繭自縛，痛處又太多，所以，不論我一舉手一投足，都會碰到你的痛處。」

緊接着，又輕輕一嘆，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我承認金珠是大美人，你也是大英雄，但古往今來，有多少英雄豪傑，爲了女人弄得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這些歷史教訓，你爲甚麼不記取呢？」

楚逢春輕嘆一聲，欲言又止。

甄子虛又注目問道：「前次在虎丘，我爲甚麼要不戰而退，你知道嗎？」

「我正想請教？」

「那完全是爲你着想。」

「爲我着想？」

「不錯。」

「怕我不是你的敵手？」

「非也！」甄子虛正容道：「人，都有良知，我想，你也絕對不會例外，所以，我當時才不戰而退，給你一個反省的機會，希望你天良發現，坦承自己的錯誤，使十君子全數暴斃的這個疑案的眞象，早日公諸武林。」

他，一頓話鋒，又侃侃地說道：「俗語說得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你能坦承你的罪狀，我敢担保，沒人向你尋仇……」

楚逢春截口冷笑道：「閣下好一副菩薩心腸！」

甄子虛楞了一下，才苦笑道：「你一定要將人家的一片好心當做驢肝肺，那可是沒有辦法的事。」

一直冷眼旁觀的胡媚，插口嬌笑道：「子虛，我早就說過，不要浪費唇舌，對牛彈琴，現在，你該相信老娘的話沒錯了吧？」

甄子虛苦笑道：「媚娘，至少妳該明白，我這麼做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胡媚嬌笑道：「可是，你的善意沒人領情……」

楚逢春截口冷笑道：「別做戲了，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嗆」地一聲，他已亮出腰間長劍。

甄子虛笑道：「楚二爺，你未免太抬舉自己了。」

接着，抬手向胡媚一指道：「認識她嗎？」

楚逢春披唇一哂，道：「人盡可夫的蕩婦『九尾妖狐』胡媚，對不對？」

胡媚嬌笑道：「好！老娘教你先嚐嚐蕩婦的滋味。」

她倒是說幹就幹，她的身上本來沒見甚麼兵刃的，但她話出同時，纖掌一揚，一條紅綾軟帶，已向楚逢春疾捲而來。

以紅綾軟帶做兵刄，必須內家眞力有極高的造詣才行，因此，胡媚的兵刄一出手，楚逢春立即收拾起輕敵念頭而全神應戰。

但儘管如此，胡媚所顯示的身手之高，還是遠出於他的意料之外。

楚逢春的身手也很高明，劍法上更有很高的造詣，但在胡媚的搶攻下，竟然顯得縛手縛脚，先機盡失。

胡媚的紅綾軟帶，竟然像一條具有靈性的游龍，忽焉在前，忽焉在後，忽圈忽點，忽軟忽硬，軟的時候使得對方的長劍無從着力，硬的時候却使對方的長劍發出「砰」然巨震。

雙方交手才二十招，已迫得楚逢春不得不完全採取守勢了。

胡媚更是得理不饒人，一面加强搶攻，一面嬌笑道：「楚二爺，別藏私啊！」

甄子虛也笑道：「楚二爺，現在，還要不要咱們兩人一齊上？」

胡媚接着笑道：「憑他這點三脚貓功夫，百招之內，我一定教他躺下。」

甄子虛立即接口道：「不！媚娘，別讓我爲難，不要殺他。」

胡媚道：「至少也得卸下他一隻胳臂甚麼的，白忙一場我不幹。」

「這個，我不反對。」甄子虛道：「楚二爺，你該聽到了，少了一隻胳臂，以後，可就沒娘兒們愛你的了！」

這「兩口子」一唱一和，根本沒給楚逢春插口的機會。

而事實上，楚逢春在胡媚的搶攻之下，也僅能勉强自守，已沒有餘力去分神插口。

胡媚緊接着又嬌笑道：「楚二爺，我自定的百招之數，也只剩下九招，當心你的胳臂啊！」

暗影中，忽然傳出一聲清叱，喝道：「住手！」

這「住手」二字，似乎很平常，但聽在胡媚耳中，却有如一聲晴天霹靂，震得她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地疾退丈外。

她定了定神，眼前却多出了一位貌雖不驚人，却具有一股懾人英氣的年輕人。

那是丁少山。

胡媚微微一怔，立即媚笑道：「喲！原來是丁公子，想不到你還是一位不露相的高人。」

「過獎！」丁少山裂嘴笑道：「只是，狐狸尾巴已露出來了，可惜，沒有妳的多。」

「是的，我有九條尾巴，而你只有一條，丁兄弟，你自信能鬥得過我這頭『九尾妖狐』嗎？」

丁少山輕鬆地一笑道：「沒有自信，我怎會强行出頭。」

胡媚嬌笑道：「年紀不大，口氣可大得驚人。」

丁少山眉梢一揚，道：「手底下也決不含糊。」

「我相信。」胡媚注目問道：「那位老爺子呢？」

「妳說的是我那位老哥哥？」

「不錯。」

「他老人家沒來。」

「他那麼放心？」

丁少山笑道：「我那位老哥哥非常放心，他認爲我定力不錯，也還不解風情，決不會受到妖狐的誘惑。」

「是嗎！也許你的定力的確不錯，至於說像你這樣年紀的人還不解風情，却是任誰也不會相信。」

「妳何妨試試看？」

其實，胡媚早就在試了。

儘管她的話是用口說的，但她的眼睛、眉毛，甚至於臉部的每一寸肌膚，都好像在說話。

尤其是那雙眼睛，有着太多的柔情，也有着太多的飢渴。

就像是一隻飢餓的蜘蛛所編織的網，只要是生理、心理都正常的男人，除非你不和她的目光接觸，否則，必然成爲她網中的獵獲物。

但事實上，她的狐媚手段是白費了。

也許丁少山那「定力不錯」的話不是吹的，也可能他已經經過高人的指點，此刻，儘管他與對方四目交投，但他的目光中，却仍然是一片湛湛神光，一點也沒受到誘惑的跡象。

可是，「皇帝」不急，「太監」倒急了，只見一旁的楚逢春沉聲喝道：「這位少俠當心！妖婦使的是白蓮教中的『惑心術』。」

丁少山淡淡地一笑道：「哦！多謝提醒。」

緊接着，却向胡媚笑道：「老闆娘，我早已說過，我還不解風情，妳那一套，還是趁早收拾起來吧！」

楚逢春忍不住也接着說道：「妖婦，怪不得妳功力大增，原來已成了白蓮教的餘孽……」

胡媚截口冷笑道：「楚逢春，不是我過份輕視你，即使我沒加入白蓮教之前，你也不是我的百招之敵。」

不等對方接口，又向丁少山笑道：「丁兄弟，我眞服了你了……」

「不敢當。」

「你……你是哪一位高人的徒弟？」

「這與妳不相干，我想，妳應該問問我的來意才是正經。」

「對了，我正要請教，你，是不是楚逢春的伙伴？」

丁少山臉色一沉道：「我不但不是楚二爺的伙伴，而且很可能是對頭冤家。」

「那……」胡媚蹙眉問道：「方才，你爲甚麼要帮他？」

「方才，我不是帮他，只是在周府疑案眞相未明之前，我不希望你們雙方有人死亡或受傷。」

「那麼，你也是與周府有關的人？」

「可以這麼說。」

一直冷眼旁觀的甄子虛，忽然「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怪不得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丁少山笑問道：「閣下明白甚麼？」

甄子虛注目反問：「你姓丁？」

「不錯。」

「可是『十君子』中老二丁泰山的令郎？」

「不錯。」

甄子虛忽然發出一串呵呵狂笑。

胡媚蹙眉，哼了一聲，道：「神經有病？」

甄子虛笑道：「不是神經有病，是太高興了。」

「何事高興？」

「欣見丁泰山這位老友，有這麼一位青勝於藍的兒子克紹箕裘，而且，我也多一位得力助手，還不值得高興嗎！」

丁少山冷然接口道：「我暫時不想成爲任何人的助手。」

甄子虛苦笑道：「爲甚麼？」

丁少山道：「到目前爲止，我認爲，有關十君子全數死得不明不白的這個疑案，你們雙方都有嫌疑。」

甄子虛苦笑着一攤雙手，道：「老弟台，你怎麼把我也扯進去了？」

丁少山道：「俗語說得好：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一個不相干的人，爲何要淌這塘渾水？」

「我是令尊生前的朋友，也是周百齡生前的朋友，難道說，爲朋友盡一點力，反而會招來嫌疑嗎！」

「可是，先父生前，並未提過有你這樣的朋友。」

「你也該明白，一個人不可能將他的每一個朋友都向他的兒子提及的，好！暫時不談這些。」

甄子虛一頓話鋒，又接着說道：「先說眼前的事，關于周府疑案，包括周家的小姐周文文在內，全蘇州地區的人，都認爲楚逢春的嫌疑最重，可說是萬目所視，千夫所指，甚至于連楚逢春他自己也不否認……」

楚逢春插口冷笑道：「不否認就等於承認嗎？」

甄子虛也冷冷笑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自己心中有數。」

丁少山沉聲道：「別抬槓，我須要證據」

甄子虛道：「這個證據，可不容易找啊！」

丁少山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紙是包不住火，在正義之前，我相信眞的兇手，一定會現出原形來。」

甄子虛道：「但願如此。」

楚逢春目注丁少山道：「那麼，丁老弟的意思是——？」

丁少山沉思着道：「今宵，到此爲止，咱們分工合作，共同將那萬惡的兇手找出來。」

甄子虛搶先點首道：「好！冲着丁老弟的金面，我同意。」

丁少山向楚逢春笑問道：「楚二爺你呢？」

楚逢春連連點首，應道：「我當然同意。」

楚逢春不同意還行嗎？

目前，他是處於絕對的劣勢，如果不是丁少山及時出面，可以說，他不死也得脫層皮。

所以，儘管丁少山並未帮他說甚麼，但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對丁少山非常感激的。

× × ×

黎明時分，周府。

周宅的風水可能有了問題，主人死得不明不白，安葬才沒幾天，身爲主母的金珠又暴斃了。

金珠是上吊死的。

發現金珠上吊的，是周家的一個護院武師陳力。

最早獲得此一噩耗的，當然是周文文和楚逢春。

楚逢春哭喪着臉，衣衫不整地，匆匆趕到金珠的房間，但他却仍然比周文文晚了一步。

這時，周文文早已將乃母的遺體解了下來，目含痛淚，向楚逢春投過無比怨毒的一瞥。

金珠的遺體平躺床上，頭上蓋着一塊布。

楚逢春走近床前，揭開蓋布。

目前的金珠，已不再是閉月羞花的大美人，而成了一具人見人怕的恐怖屍體。

吊死的人，本來是令人恐怖的。

即使是昭君再世，西子重生，吊死之後，也一樣的會七孔流血，眼睛凸出，舌頭伸得長長的。

但目前，這張恐怖的面孔，對楚逢春而言，似乎一點也不恐怖，甚至于在他的心目中，也許還是像從前一樣的美艷如花哩！

他，以顫抖的手，在金珠那張恐怖而又冰凉的臉上撫摩着，一面以無比沉痛的語聲說道：「金珠，妳爲甚麼那麼傻？」

周文文憤然推開他的手，並將蓋布重行蓋上，冷冷地道：「你自己應該心中明白……」

楚逢春對周文文的話，聽如未聞，他那雙由于連宵不曾睡而滿佈紅絲的眼睛中，滿含熱淚，喃喃自語道：「爲甚麼？爲甚麼……這是爲甚麼？……」

忽然，他的身形一震，「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周文文冷然注目：「明白甚麼？」

「妳娘死得可疑……」

「如果我娘死得可疑，也以你的嫌疑最大。」

「文文，別說氣話，我敢以生命担保，妳娘絕對不是自己上吊的。」

「你以爲這是謀殺？」

「不錯。」

「但我不這麼想。……」

「爲甚麼？」

「因爲，昨宵我跟娘談了很久，我現在回想起來，她當時的談話中，已有自殺的暗示。」

這時，周家的上下人等，都聞訊而來，圍者在室外。但他們都不敢聲張，只是交頭接耳地耳語着。

楚逢春將門窗關上，淒凉地一笑道：「文文，我知道妳對我成見太深，我請求妳暫時拋開那些先入爲主的成見，冷靜地回答我一些問題，好嗎？」

周文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徐徐地呼了出來，才冷冷地道：「問吧！」

楚逢春苦笑道：「我自己知道，萬方無罪，罪在我楚逢春一個人……」

「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文文，至少妳娘生前，沒認爲我是暗殺妳爹的兇手，是不是？」

「唔……」

「現在，請將昨宵跟妳娘所談的話，都告訴我，不要遺漏。」

這回，周文文沒使小性子，很冷靜地將昨宵與乃母的談話複述了一遍。

楚逢春靜靜地聽完之後，才注目問道：「妳說，妳娘說今天可能會告訴妳事實眞相？」

「不錯。」

「老天！他這一死，我這口黑鍋，是揹定了。」

「……」周文文披唇冷笑。

楚逢春道：「文文，妳知不知道，妳娘就是死在今天可能要告訴妳事實眞相的那句話上？」

「我不懂。」

「因爲，有人不願意妳知道眞相。」

「爲甚麼？」

「妳一知道事實眞相，我這個兇手的黑鍋，就可以卸下來了。」

周文文默然沉思。

楚逢春也沉思着道：「文文，照我判斷，兇手是先點妳娘的睡穴，才給她套上繩索吊死的，妳可以先檢查一下妳娘的睡穴。」

周文文檢查的結果，果如楚逢春所說的。

周文文冷然注目：「你好像是親自看到的？」

「毋須看到，這是常識，只有這樣，死後才眞像個自己吊死的樣子。」

「但我可不一定這樣想法？」

「妳是怎麼想法？」

也可能是你自己做的，而又故意自加說明，使我發生錯覺，並消除對你的疑念。」

「文文，妳一定要這樣想法，我就百口莫辯了。」

「你本來就毋須辯白。」

楚逢春頓足長嘆：「好一個鬼計多端的匹夫！你爲甚麼不乾脆一刀殺了我？」

「多行不義必自斃！」周文文冷笑一聲之後，打開房門，沉聲喝問：「陳力在嗎？」

一個勁裝漢子由人羣中擠出，道：「小的在。」

周文文注目問道：「我娘自縊，是你首先發現的？」

陳力點首恭應：「是的。」

「昨宵上半夜，是你輪值？」

「是的。」

「在發覺我娘自縊之前，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這個……小姐明鑒，有些話，小的實在……實在不便說……」

周文文截口冷笑道：「別吞吞吐吐的，有話直說，你該明白，我現在甚麼都不在乎了。」

「是是……」陳力恭應着嚥下一口口水之後，才訥訥地道：「約莫是二更過後不久，我看……看到一個穿着一身黑色勁裝的人，由……由窗口進入夫……夫人的房間。」

「那個勁裝人，是在甚麼時候離去的呢？」

「這個……小的以後交班了，沒注意到，小的也明白，有些事，小的是不便過問的。」

「唔……有沒有看到那個勁裝人的面孔？」

「沒看到。」

「你，既然是上半夜輪值，爲何早晨起來那麼早？」

這話問得很仔細，一個上半夜當班的人，絕不可能那麼早就起來，不那麼早起來，也就不可能成爲第一個發現金珠屍體的人。

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周文文雖然迭遭劇變，但她的頭腦却够冷靜。

陳力苦笑了一下，道：「當時，小的內急，回程中遠遠看到夫人房間的窗戶洞開，一片漆黑，心知有異，才過去察看一下……」

周文文擺手打斷對方的話，美目在人羣中環掃，沉聲問道：「還有沒有人在昨宵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人羣中寂靜了少頃，才傳出一個頗爲清朗的語聲道：「小的看到過。」

說話的是那個傻呼呼，髒兮兮的小三子。

周文文黛眉一蹙，問道：「你看到甚麼？」

小三子道：「小的看到一個穿黑色勁裝的人由窗口進入二爺的房間。」

楚逢春臉色爲之一變。

周文文冷冷地盯了楚逢春一眼，又向小三子問道：「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人的面孔？」

「沒看到，那個人好快！」

「當時是甚麼時間？」

小三子傻笑道：「這個……小的不知道。」

「你怎會看到那個人的？」

「小的也是內急才起來……」

「够了！」周文文截斷小三子的話後，轉身向楚逢春問道：「楚二爺，你如何解釋？」

楚逢春苦笑道：「文文，妳相信我的解釋嗎？」

周文文臉寒似水，聲冷如冰：「我相信事實。」

楚逢春道：「二更以後，我和木總管，段師傅在宋記茶樓，還跟『九尾妖狐』胡媚殺了一塲，如非是一位叫丁少山的少俠義伸援手，我已經不會活着回來了。」

「爲何要跟胡媚廝殺？」

「我本來是追躡甄子虛的，胡媚是甄子虛的姘頭。」

周文文扭頭向室外的木總管問道：「木總管，你能證明嗎？」

木銳點點頭道：「是的，二爺說的都是實情。」

周文文向楚逢春問道：「那麼，二更以前，你在那兒？」

「我正在追查甄子虛的行踪。」

「有人證嗎？」

周文文像問案的官大人，辭鋒咄咄逼人。

但楚逢春却一點也不以爲忤，只是神色木然地道：「沒有，但有一點，妳該明白，我從來沒穿過勁裝。」

「難道沒有例外？」

「妳可以去我的房間搜查。」

「我會的，即使明知搜不到，我也必須試一試。」

她，一頓話鋒，扭頭沉聲喝道：「木總管，請同段師傅齊去楚二爺的房間搜搜看。」

「是！」

木銳答應得很爽快，但却頗感爲難地將目光投向楚逢春。

楚逢春漠然地揮手，道：「現在是小姐當家，二位不用爲難，儘管去搜查。」

「是……」

搜查的結果，果然找到一身黑衣勁裝，據木銳說，是在楚逢春的床底下搜出來的。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投向楚逢春。

如果目光也能殺人，那些目光足能教楚逢春死上一千次。

但楚逢春却像局外人似的，神情漠然如故，只是臉上的肌肉，有着輕微的抽搐

而已。

周文文眉宇間殺機隱泛，目光像兩枝利劍似地盯着楚逢春，厲聲叱問：「楚逢春，你還有甚麼話說？」

楚逢春苦笑着喟然長嘆道：「唉！事到如今，我毋須再說甚麼了，我只有一個請求……」

周文文「嗆」地一聲，亮出長劍，截口冷笑道：「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還想請求甚麼？」

「讓我自己了斷，並給我半個月的時間。」

「我想，你一定有很動聽的理由？」

「理由不很動聽，却是爲了妳。」

「越說越玄了，好吧！我讓你說個明白。」

楚逢春神色一正，道：「我希望在這半個月的時間內，找出那個陷害我的賊子來……」

周文文厲聲道：「鐵證如山，你還要胡說八道……」

「別打岔，妳說過，讓我說個明白的呀。」

「好，你說！」

「萬一事與願違，半個月之內，找不出那個陷害我的匹夫，到時候，我會在令堂靈前刎頸自裁……」

「爲何不讓我親手宰你？」

楚逢春臉上的肌肉劇烈的抽搐着，仰首長嘆道：「如果妳親手殺了我，令尊令堂在九泉之下，都會錐心泣血，而妳，當妳有一天明白眞相之後，妳更會痛苦一輩子。」

周文文冷笑着問道：「說完了？」

楚逢春淒然一笑道：「千言萬語，我沒法啓口，說出來妳也不會相信，只好算了，但却希望妳能接受我的請求。」

周文文「哼」了一聲道：「別做夢了！我要在我娘的遺體前親手宰你，並挖出你的心肝五臟來……」

「刷」地一劍，刺向楚逢春的前胸。

楚逢春似乎早已料到這一着，對方的劍勢才出，他已衝破關閉着的窗戶，射落天井中，嚇得外面的人紛紛退避。

周文文跟踪而出，展開一串又快又狠的搶攻。

儘管楚逢春似乎不願意與周文文交手，但形勢逼人却不得不亮劍自衞。

但他也僅止於防守，並未反擊。

周文文年紀雖輕，但她的功力之高，與劍勢的奇詭凌厲，却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

加上她復仇心切，每一招一式‧都是毫不留情地，向對方的制命處招呼，並切齒厲叱：「楚老賊，今天，有我無你！」

在身手上，楚逢春比周文文似乎弱了一二籌。

而在氣勢上，楚逢春更是處於絕對劣勢。

還有，在戰技上，只守不攻，更特別顯得捉襟見肘。

而且，在周文文窮追猛打的情況之下，即使楚逢春想逃也逃不了。

此情此景之下，楚逢春還能支持多久呢？

× × ×

這是蘇州城郊五里外的一處農舍。

天才麻麻亮。

農舍中有着微弱的燈光，堂屋中，三合土的地面上，躺着三個人！

一個年約半百的老頭。

一個年約半百的婦人。

一個約莫二十四五的年輕人。

雖然時序已進入初夏，但淸晨的三合土地面，還是不適宜睡覺的。

所以，這躺着的三個人，無疑是被人點了穴道。

因爲，這三個人並未入睡，眼睛都是睜着的，並且眼神與臉色中，都充滿了驚駭。

堂屋左邊的廂房中，一張木床上，躺着一個半裸的少婦。

這半裸少婦，約莫雙十年華，本已有着七分姿色，加上目前這酥胸半掩，橫陳床上的情形，更是格外令人惹火。

她，也跟躺在堂屋中三合土地面上的那三位一樣，全身不能動彈，目光與臉色中，充滿了驚駭。

床前站着一個身裁高大的黑衣蒙面人，俯身凝注床上的少婦，嘿嘿淫笑道：「小寶貝，別怕，我不會殺妳，只要妳肯聽話就行。」

那少婦在極端驚恐之下，話聲顫抖地道：「我的公公，婆婆……丈夫都……都被你殺死了？」

「現在還沒有，但如果妳不聽話，那就很難說了。」

「你……你要怎樣？」

「不怎樣，現在，先告訴我，妳是不是叫春桃？」

「是的？」

「是周府遺嫁的丫頭？」

「是的。」

「周夫人曾經有一個密封的信函，交給妳保管的，那信函放在哪兒？」

「你……你怎麼會知道？」

「別問這些，只要把那信函給我就行了。」

「不，那是給小姐的，夫人交代過，除了小姐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給。」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妳知不知道，周夫人已經死了？」

春桃臉色一變道：「我不信？」

「老夫只要一舉手之勞，就可殺死你們一家四口，妳信不信？」

「……」春桃默然。

「而且，老夫在殺妳之前，一定剝光妳的衣服，當着妳的公公、婆婆和丈夫，消遣箇痛快淋漓……最後，那個信函，我還是是會找到，妳想想看，要怎樣才划算的呢？」

春桃顯然被嚇得失了主意，訥訥地道：「如果我將那信函給你，你就可以……放……放過我們一家人？」

「當然……甚麼人？」

隨着這一聲勁喝，黑衣蒙面人電疾旋身，面對門口。

當門含笑卓立的是丁少山。

堂屋中躺着的三個人不見了，顯然是被丁少山救出，藏了起來。

丁少山屈指輕彈劍葉，裂咀笑道：「在下丁少山，你是誰？」

「老夫是誰，你不配問。」

「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就是甄子虛。」

黑衣蒙面人那透過幪面紗巾的精目中，異彩一閃，笑道：「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甄兄，你來得正是時候！」

任何人處在這情況之下‧都難免心情緊張而扭頭察着，因爲，腹背受敵‧是兵家大忌。

但目前的丁少山却偏偏例外。

他，沉穩得有如一座泰山，仍然目注對方，淡然一笑道：「我也正要找他？」

那黑衣蒙面人一怔，問道：「找他幹嗎？」

丁少山笑道：「別裝胡羊，你尾巴一翹，我就知道你要幹甚麼？」

他，一頓話鋒，又披唇一哂，道：「我背後根本沒人，是不是？」

那黑衣蒙面人道：「你何妨扭頭瞧一瞧。」

「本俠沒工夫，也沒興趣……」

「刷」地一劍，當胸刺出——

他這一劍，劍勢並不算快，看起來，也好像平淡無奇，但却蘊含着太多的變化，使得對方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

那黑衣蒙面人不但沒有閃避的餘地；也沒有後退或格拒的餘地。

因爲，黑衣蒙面人的後面是一張床，手中又沒有兵刃。

但那黑衣蒙面人的身手之高，與應變技巧之絕，的確令人嘆爲觀止。

眼看他即將被丁少山一劍穿胸的間不容髮之間，只見他陡地身形一仰，人已仰臥床上，並順手抓起春桃的嬌軀護住他自己的身子，挺身而起。

那動作之快速，眞箇有如電光石火。

也幸虧丁少山的劍招運用已達收發由心之境。否則，敵人沒殺到，反而會使春桃變成劍下寃魂。

但饒是如此，他的劍尖也已接觸到春桃那半裸的酥胸，他自己也驚出了一身冷汗。

那黑衣蒙面人得了便宜還賣乖地笑道：「小子，你還嫩得很哩？」

丁少山沉聲怒叱：「匹夫，如果你也算一號人物，就不該以婦人女子作爲護身符？」

那黑衣蒙面人笑道：「老夫喜歡這個調調兒，你能把我的鳥咬去。」

只聽屋頂上傳來于子畏的蒼勁語聲道：「小老弟，這老小子交給我，你必須以最快速度，立即趕到周府去？」

丁少山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遵命？」

那「命」字的尾音未落，人已到了那農舍的竹籬之外。

「小子留下命來？」

勁叱聲中，人影飛閃，八道人影，分由四面八方向丁少山圍攻上來。

丁少山怒叱一聲：「擋我者死？」

一招「夜戰八方」，精虹閃處，慘呼連連，鮮血狂噴，人頭滾滾，殘肢斷臂紛飛，剎時之間，八道人影全告了賬。

丁少山那激射的身形，似乎一點也沒受到那八個倒霉鬼的影响，晨光曦微中，但見他身如離弦急矢，接連劃上三個美妙的半弧之後，即消失無踪。

× × ×

各方面都居於劣勢的楚逢春，已經有三次是由死裏逃生了。

楚逢春之所以能三次死裏逃生，並非是周文文劍下留情，也不是楚逢春具有逃生的潛力，而是暗中有人救他。

那個暗中救他的人，用的是一顆小石子，每當楚逢春生死關頭，那個人總是以一顆小石子擊偏周文文的劍勢。使楚逢春能够死裏逃生。

這情形，只氣得周文文嬌聲怒叱：「匹夫，給我滾出來！」

但她的怒叱，一點也沒發生作用。

其實，誰都能想到，那個人既然能以一顆小石子擊偏周文文的劍勢，其身手決不會比周文文差。

同時，那個人既然只在暗中救人，自然有不便出面的理由，又豈會那麼聽話，自己「滾」出來。

周文文冷笑一聲之後，一面向楚逢春節節進逼，一面沉聲喝道：「天井中的人，統統退開！」

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因爲，周文文斷定那個在暗中救楚逢春的人，是雜在人羣中。

那些人都是周府的人，而目前，周文文就是周府的主人，主人下了命令，哪有不遵從之理！

於是，剎時之間，天井中已只剩下激戰中的兩個當事人了。

這情形，也使得楚逢春立即陷入生死邊緣。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

楚逢春也是人，又豈能例外。

只見他振聲大叫道：「文文，我有話說……」

「不必了……」

周文文打斷了對方的話，也震飛了對方的長劍。

她‧趁着震飛對方長劍之勢，劍勢回掃，砍向對方的頸項——

此情此景，楚逢春除了閉目領死之外，可說是連嘆氣的工夫都沒有了。

只聽「噹」地一聲，周文文那即將砍中楚逢春的頸項的長劍被架住了。

出人意料的是，那枝架住周文文的長劍的劍，竟然就是楚逢春被震飛了的那一枝。

不過 那枝劍不是在楚逢春手中，而是在小三子的手中。

這情形，自然使得楚逢春與周文文二人都禁不住爲之一楞。

周文文並立卽冷笑道：「好啊，想不到你小三子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並也是楚老賊的同黨！」

小三子傻笑道：「小姐過獎，小的旣不是高人，也不是楚二爺的同黨。」

「方才一再用石子救他的也是你？」

「是的。」

「既然不是楚老賊的的同黨，爲甚麼要救他？」

小三子正容道：「周小姐，在下鄭重聲明，我不但不是楚二爺的同黨，也完全是一個道地的局外人。」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冷面財神（一）

馮嘉・文　子成・圖

安排妙計　截獲僞鈔

那是一個黑暗的晚上，月黑而風高，更兼下着毛毛雨，虎虎生威的烈風把雨粉吹打着，像是從地上升上來，而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

人走在這雨中，就像沒有雨一樣，本來似乎是大可以不理的，但是假如時間一長了，積少成多，身子還是會濕透，所以司馬洛現在就穿着雨衣。黑色的。雨已經使雨衣的外表全濕了，好像加上了一重油，假如有燈光的話，就會看到這雨衣是亮閃閃的了。但是並沒有燈光，因而這雨衣也沒有反光了。這雨似乎很疏，但距離一遠就見功，好像霧一樣，距離不過一百呎之外的街燈就已經很朦朧了，祇是看得見那邊有燈光，但是不能承受到那燈光，因而雨衣上亦不會有反光了。這雨倒使公路的表面上有反光，因爲公路的路面，當然是與路燈很接近的，而細雨又是使路上加上了一層油。

司馬洛蹲在那小山崗上，看着一百多呎之外的公路，心裏不大舒服。就是爲了那雨。他很喜歡月黑風高，這與他要做的事情是最配合的。但是那毛毛雨，這却是他沒有預算在內的。

這毛毛雨對他最大的不便之處就是影响他的視物能力。在雨中，應用望遠鏡，以至裝在長槍上的望遠瞄準鏡都是有點痳煩的。他甚至躲進車子裏應用也是沒有什麼分別，由於無定向的狂風全把雨粉也吹進來。望遠鏡的玻璃上一沾上了水珠，視力就大大受到影响了。所以司馬洛暫時就不用任何儀器去改善他的視力了。

他祇是凝神看着前頭的路面，偶然也會看看腕錶。腕錶的指針是夜光的，因此他看錶是一點困難都沒有的。

偶然有一部車子在公路上駛過，但他知道那並不是他等的車子。時間不對，而且數目也不對。他等着的是三部車子，一隊三車的車隊，很容易認出來的。

他偶然亦伸手到旁邊去摸摸一隻用雨衣蓋着的箱子。這箱子亦是很濕的。總之這雨下得很不合時，不過亦可以說是有着對他有利的一面的，那就是會使路面很滑。這對駕車的人不利。暫時他是步行的人，而他等的乃是車子。

他等的車子也很準時，在正正應該到的時候就出現了。三部車子。都是美國製的豪華型大房車，而中間那一部還是美國車之中最昂貴的卡特力。

前後那兩部車顯然是做着護駕式的工作。這時，司馬洛就把望遠鏡取出來了，那是一隻長槍上用的望遠瞄準鏡，而事實上現在也正是裝在一把長距離射程的步槍上面。他把槍舉起來，眼睛湊到望遠瞄準鏡上望過去。果然沒有錯，車牌號碼是對的。他看的是中間那部卡特力汽車。這是最重要的，而那車子是駛在公路上，最接近街燈的光，所以他也看得清楚了。

但是他並沒有放槍的打算。

他祇是一看到沒有錯了，便把槍放下來，隨即把雨衣掀開了。那下面是一隻無綫電控制箱，好像那種用以控制模型車的控制箱似的，不過則是較爲大型。

他把控制箱上的掣扭動了，距離他不遠的地方的一團黑影馬上就動了起來。原來那是一部汽車。這部汽車並沒有亮燈，祇是馬達的聲音吼叫起來，便沿着斜坡直向下面的路邊倒下去。

正好橫攔在路面，阻截着那三部汽車的前進。

那三部汽車都馬上慢下來了。

司馬洛匆匆忙忙地又拿起了另一隻無綫電指揮器，扭動起來。在路的對面，另一部汽車亦出現了，也是橫攔在路面上。

那公路雖然相當寬闊，但給這兩部車子這樣平行着一攔，那三部車子的車隊也就變得前無去路了。

那三部車子都停了下來。

司馬洛扭動第三隻無綫電，公路的對面，草叢之中便响起了連串的砰砰之聲，火光閃閃，看來是有人正在那邊放槍。

那三部車子的車門都馬上打開了，有人從對着司馬洛這邊的車上下來，由於槍聲是响在對面，他們就可以以車子作爲障碍物了。自然，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操縱這一切的人都是正正在他們的背後。

司馬洛迅速地又抓起了第一隻無綫電控制器，扭動起來。第一部下去的車子又開動了。毫無疑問，這兩部車子都是由司馬洛

這隻無綫電所操縱的。現在這部車子的車輪一個轉向，便直朝着第一部護駕的車子撞過去。那車旁的人馬上放槍了。有三個人，兩個人用的是手槍，而第三個人用的則是輕機關槍。顯然在這三部車子上的人都並非善男信女。他們都向這部衝來的車子密集射擊　車頭的玻璃窗粉碎了，跟着油箱也中彈而爆出火焰。但這部無綫控制的車子上根本沒有人，而且油箱雖然着了火，衝勢也還　未能止住。它就撞到了那部護駕的車子　那三個人大爲狼狽地退後，退到那部卡特力的旁邊，由於火勢是必然會蔓延到護駕車上去的。

果然亦是如此。着火的車子撞到了護駕車上，「轟隆」一聲响，兩旁車都成爲了火球。那三個人都仍不停地向這車子掃射，以使車中的人假如是仍然活着的話，也沒有命逃出來。他們對於殺人顯然不當一回事。

跟着，司馬洛又把他的第二部無綫電車指揮動作起來。這部車子又衝過來了。

但是另一組人已經在向這車子射擊，因此這部車沒有機會撞到，在半途就爆成了火球　而不能繼續衝前了。

這些人眼看車中也沒有人能够活着逃出、便把注意力轉過去　集中對付對面路邊的射擊。

他們一共有七個人下來。兩部護駕車中每部下來了三個　那部卡特力的上面則祇下來了一個。

對面路邊的草叢中槍聲仍不斷地响，火花不斷地閃着。他們的槍也向那邊密集還擊。由於前路不通，他們一時還不便開車向前衝了，而退後則是太遲的。

他們的背都對着司馬洛，所以司馬洛就有着好幾個毫無遮蔽的目標了。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舉起長槍來，瞄準，了扳一次槍機。他的槍發出來的是蒲　的一聲，就像是有些强力的氣體射出來似的。而事實上他這槍射出來的亦不是子彈，而是一根鋼針。這根鋼針準確地射中了其中一人的腰背。

鋼針上沿着的痲醉藥迅速發揮效力，這人的身子一軟，便滑倒在地下。在黑暗中，在其他的人的眼中看來，他祇是給對面草叢中的槍彈射中了而已。

司馬洛射了這一槍之後，就暫時不再放槍了，祇是通過望遠瞄準鏡向他們探視着。

他可以看到其中一人正在做着手勢，指揮其他的人。雖然聽不到聲音，司馬洛亦可以憑手勢看出這個人是正在吩咐其他的人分開來，從兩面包抄。不能正面衝過去迎戰，就應該從側面繞過去，甚至繞到對方的後面去襲擊了。這也是很合理的戰術。

七個人，已經倒下來了一個，剩下來就祇有六個人了。他們分出了四個，兩個以車子作障碍物，向那邊還火，而其他四個則分兩批，悄悄地潛進黑暗之中，向槍聲所來的地方繞過去。

他們自然完全不注意司馬洛這邊。由於這邊根本沒有什麼動靜，亦沒有槍聲。照常理而言，這邊是不會有什麼人的。假如有的話，還不開槍射他們嗎？

那剩下來的二個人不斷向對面放槍，以吸引對方的注意力，使對方沒有時間想到原來是正有人從左右兩旁包抄過去偷襲。幹是幹得不錯的，可惜的就是，他們太過注重於吸引別人的注意力，而沒有空注意到原來自己的注意力是早已先給別人分散了。

他們並沒有想到，爲什麼對方這樣密集放槍，而竟然沒有一槍擊中他們作爲盾牌的車子？但假如他們有懷疑的話，他們也許會認爲這是由於槍聲太密，槍彈擊中車身時的聲音給掩蓋了。而且他們很可能亦沒有懷疑這一點。他們其中一人已給射倒了，這不已經證明了是有子彈正在從對面射來了？

那兩個人不斷地放槍，而另外四個人則彎低着身子，在黑暗之中，急急地奔跑着。

司馬洛則是以靜制動，在黑暗之中小心地等待着，觀察着。

當他估計那四個包抄的人已經跑得相當遠，很可能已經越過了路面而到達了對面的草叢及樹林之中的時候，他便又把長槍提起來，瞄準。

望遠瞄準鏡暫時還沒有受到狂風細雨的影响，所以是看得很清楚的。祇扳是了兩次槍機，那兩個人便倒下來了。

司馬洛這時就馬上動了，急急地奔過去，很快就到達了那部卡特力汽車的旁邊，現在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了。這把手槍則是可以發射眞正子彈的，假如有人擋路的話，那就合該倒霉了。

車子的門仍然打開着，那個人下車時沒有時間把車門關上。司馬洛好像一隻大老鼠一樣忽然出現在車門口，槍伸進去。

但是在昏暗之中，他看見前座是空的，並沒有人在着。

他立即以最迅速的動作把後座的車門拉開了，而幾乎以同一時間爬進前座，槍伸過前座的靠背，然後頭也伸過去。

他預算後座裏是有一個人躲着的，這人個手上可能有槍，但假如有槍的話，亦是祇會給那突然打開的車門吸引了注意力，而沒有提防前座。無論如何，司馬洛是會快了一點的。

司馬洛一看，就吐出了一聲咒罵，因爲車子的後座裏果然躲着一個人，却不是他預期中的人，而是一個女人。這個女人的兩手給縛在背後，雙腳也給縛住了，嘴巴則給用一片大膠布封着。司馬洛和槍的出現，使她大爲恐怖，喉嚨裏發出「唔唔」的聲音。

在昏暗之中，她看上去是一個相當美的女人，起碼穿着很摩登，而裙子翻高到腰間，露出來的兩條腿子也是長而綫條優美的。在昏暗之中別的看不清楚，曲綫則倒是可以看清楚的。

她的腿子曲着．是由於有一隻金屬的黑色箱子佔據了座位的另一端，使她不能伸直了。本來這寬大的車子的後座是剛剛可以使她躺平在那裏的。

車中並沒有別人。

司馬洛又吐出了一聲咒駡，馬上下車，跑到那部還沒有焚燒的護駕車子那裏去看看。拉開車門，也是看見車中並沒有人在着，而且連一隻箱子都沒有。

司馬洛又趕回那部卡特力汽車，把前

後車門都關上了，然後就開動。車匙是還插在儀器板上的。可能那個匆匆下車的人沒有時間而且亦看不出為什麼他要把車匙拔下。

車子在路上兜了一個圈子，便朝着來時的路駛回去。

這個時候，那四個包抄的打手已經到達了他們的「敵人」的背後了。他們就向火光閃亮及發出槍聲的地方來一陣猛烈的掃射。

跟着他們就發覺情形不大對了。

槍聲還是在響着，火光也還是在閃亮着。他們的掃射未能使對方停上射擊，亦並未使對方扭轉過來向他們抵抗。那些人們仍然是頑固地繼續向公路的方向射擊……假如那裏有人的話。

其中一人連忙衝前去，到了一個火花閃閃的地方。雖然是在昏暗之中，是由於火花閃亨生光，他就可以看到吐出火花的根本不是一隻槍咀，而是一隻燈炮。事實上就是聖誕樹上那種一閃一閃的燈飾差不多的東西，而槍聲則是出自旁邊一隻長方形的箱子的一副揚聲器。

他們都不是笨人，看見有一隻揚聲器就馬上可以料到其他的部份了。揚聲器發出的聲音，當然是由錄音機供應的了。沒有錯，隨即他們又踢着了一根電綫，伸手撈起來，拚命一扯，忽然之間，槍聲就不再響了，祇有那光仍然在閃着。

「中計！中計！」其中一人叫道，「快回去！快回去！」

他們連忙以直綫向公路邊跑回去。

這時，那部卡特力汽車正在駛過。

「唏！停車！」其中一人叫着。

而另一人，則索性向這部車子開槍射擊了。

槍彈擊在車身上，彈開，發出清脆的聲音，這是一部特殊的車子，裝上了避彈鋼甲的，而他們也知道。子彈是傷不了車中負責駕駛的人的。

「快追！」他們向剩下一部車子衝回去。但也許是他們的運氣還未至於太壞吧。剛剛一開步，那部車就「轟」的一聲也炸成了一個火球。那就是司馬洛留下的一隻小型定時炸彈製造的爆炸了。司馬洛祇有一個人，開不走兩部車子，又不希望對方會開了那部車來追他，便索性把那部車也毀滅掉了。

那四個人站在那裏，就像傻瓜似的，不知道如何是好。距離市區有多遠，他們是知道的，要步行回去嗎，可能走到天亮都還未到達，因此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這裏等待有車子過了。

「槍收起來！」其中一人叫道，「看見我們有槍，就沒有人肯停車了！」

他們不拿着槍的話，就不過當是汽車失事的受害者而已，任何人開着車子經過，都會停下來對他們加以援手的。

他們一方面在那裏等着，司馬洛則已經把那部卡特力汽車開到好遠，在一處路邊轉進了樹林之中，通過低懸的樹梢而到達了樹林後面一片空地上。那裏已停着另一部車子。

司馬洛把這部龐大而沉重的車子停下，下車，拉開後面，執住後座那隻金屬箱子的抓手，把它提了起來，相當吃力地拖到地上。

這箱子是相當沉重的，雖然這未必就是說箱中是裝着什麼沉重的東西。箱子本身很厚，即使沒有裝着東西，就已經是非常之沉重的了。

總之箱子內裝着的是貴重的東西，則是可以斷言的，若不是貴重的東西，就不需要用這樣一隻箱子裝着了。

箱子放在地上後，司馬洛看看那個女郎。

那個女郎正在拚命掙扎着，喉嚨間不斷發出「唔唔」的聲音。由於她是這樣被縛在那裏的，她顯然不是車上人的朋友，所以她這樣緊張，也不會是為了勸止司馬洛拿走那箱子了。她自然是要求司馬洛解救她。

司馬洛看着她，躊躇起來。

那個女郎的眼睛睜得那麼大，在昏暗之中就像會發光似的。看來她就怕司馬洛會丟下她不顧而去。

但假如是了解司馬洛的人，就知道這一點是不必担心的，事實上司馬洛自己也不大了解自己的性格的這一面。眼前是一個水深火熱中的女人，而且又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女人，他是必然會解救她的，考慮也是多餘的事情。

果然，司馬洛終於嘆一口氣，動手替她把手脚上的繩子解下來。不是先撕掉咀巴的膠布。

他知道女人的咀巴活動力是特別强的，假如先把膠布撕掉，也許她就會絮絮不休，使他根本沒有空閒把她的手脚解開了。但為了急於讓咀巴有運動的機會，她就會很規矩地讓他先把手脚解開來。

手脚都順利地解開了，她就連忙伸手去撕咀巴上的膠布。不行，她的手被縛了這一段時間，手指已經麻痹了，這種細微的工作暫時還沒有辦法做。司馬洛也不帮她這個忙。

「來吧！」司馬洛向她招招手，然後挽着那隻箱子向另一部車走去。那是一部低矮而漂亮的跑車，車門還是海鷗翼形，開向上面的。司馬洛把車門拉開了，又說：「上車吧！」

那個女郎半走半跌地到達車子，坐上了客位，司馬洛則走到後面去，把箱子放進車尾的行李厢中。再回到車頭的時候，那個女郎並不企圖去撕掉咀巴的膠布了，而是在搓揑着自己的雙手。這倒也是一個相當好的方法，這樣她的手部的血液循環就比較容易恢復正常，而動作亦恢復靈活了。

司馬洛開動車子，通過樹林，回到路上，轉左，離開出事地點更遠了。

車子駛了好一段路之後，她終於能夠自己撕下膠布了。

她說：「謝謝你，我想不到會有人來救我！我還以為我是死定了！」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並不是來救你的，這祇是順便吧了。」

「噢，你是為了那隻箱子？」她問。

司馬洛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也不必問了，不是為了她就為了箱子，不是為了箱子就是為了她了。他說：「我到了市區就放你下車，你自己可以回家了。」

「我不能回家，」她說，「他們會找到我，殺死我的，他們會以為你是來救我的！」

「那剛才你為什麼不裝暈？」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不救你，對你不是更好嗎？」

「你不救我，我還是要死的！」她說道。

「那眞好了，」司馬洛說，「那你認為我應該怎辦好？」

你得找個地方安置我！」她說。

「很有趣，」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救了你吧了，又不是佔了你什麼便宜，我居然要負責任起來了！」

「難道你想我再落在他們的手中嗎？」她說，「我見過你，我認得你的樣子，他們會使我招供出來的。」

「現在你還在要脅救了你的人了！」司馬洛說。

「我不是要脅，」她說，「我不過是照事論事吧了。我不能夠回家的，他們會以為你是來救我的。」

「他們不一定會以為我是來救你，」司馬洛說，「你以為你比這隻箱子更重要嗎？」

「呃——起碼我是跟這箱子放在一起呀。」她說。

「好吧，」司馬洛說，「你究竟犯了什麼事，為什麼他們要殺你呢？」

「我叫藍莉。」她說。

「這個名字相當好聽，」司馬洛說，「我看他們不會祇是為了你叫藍莉而要把你殺掉的吧？」

「不，」她說，「我不過是把我的名字告訴你吧了。你沒有聽過我名字嗎？」

「我很少看電影的。」司馬洛說。

「我——我不是電影明星，」藍莉說道。

「那你是什麼？」司馬洛問。

「我是唱歌的。」藍莉說。

「那更對不起了，」司馬洛說，「我對聽歌更沒有興趣。」

「我不是這個意思，」藍莉說，「我的意思是，那些人，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

「你以為我知道不知道呢？」司馬洛禁不住微笑起來了。

藍莉再想一想，就覺得這個問題的確問得滑稽一點了。司馬洛這樣有計劃地行事把那些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那司馬洛當然不會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是什麼人的。她說：「那麼你也認識焦鈞了。」

「不認識，」司馬洛說，「聽過，這些就是焦鈞的手下。」

「對了，」藍莉說，「焦鈞有個哥哥叫焦鴻，現在正在監獄裏。」

「那麼呢？」司馬洛問。

「是我把他送進監獄裏去的。」藍莉說。

「哦，」司馬洛說，「原來你是女警探。」

「不是，」藍莉連忙否認，「是這樣的，焦鴻是個癮君子。他是不長進的，弟弟賣這個，他自己却吸這個。有一次我知道他身上懷着許多貨，我就打個電話向警方告密，他給截住搜身，搜出來了，他就進了監獄。」

「你也不是女孩子了，」司馬洛說，「為什麼要做這樣頑皮的事情？」

「他纏得我太緊，威脅我跟他……你知道的，那件事情，」藍莉說，「我不答應他——」

「為什麼你不答應他呢？」司馬洛又問。

「為什麼我要答應他？」藍莉憤怒地瞪着司馬洛，「你看我是那種女人嗎？」

「這個從外表看不出來的，」司馬洛說，「我又不是認識了你很久。不過我暫時相信你好了。你不想他繼續纏你，所以你就把他送進監獄了。」

「是的，」藍莉說，「我也很有理由這樣做。他恐嚇說要把我的臉刺破。我不知道焦鈞怎麼查出是我告密的，今天晚上，他就是叫人把我捉住了，帶去見他。假如我給捉到他的面前，我是死定了，他們這種人不講有沒有證據的，他們認為是就是是，不由你否認，他們會打到你承認為止。」

「唔！」司馬洛說，「那你今天晚上是運氣眞好了，碰到我把你救出來！」

「我很多謝你，」藍莉說，「你得再為我着想一下，不能現在就把我丟下不顧的！」

「但是我也不能負責的！」司馬洛說，「我有我的事情，你有你的事情！」

「我：我也不是打算永遠跟着你的，」藍莉嗚咽起來了，「但你得帮我的忙，讓我到別的城市去，我不能留在這裏！」

司馬洛嘆一口氣：「好吧，我為你想想辦法好了。但是暫時不能把你送走，你得忍耐一下，先躲藏起來。」

「祇要不讓我落在他們的手中，」藍莉說，「我不想死。」

「你不會死的。」司馬洛說。

他沉默下來，車子馳向郊區，又進入了市區，又再進入郊區，後來司馬洛把駄盤一扭，車子便轉進了一條小路，小路到了盡頭，便是一座花園的圍牆的鐵門，司馬洛在鐵門前面停下車子，說：「藍莉，你做點事情，去把門打開吧！」

藍莉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息之後，已經恢復過來，行動也恢復靈活了，她下車走過去，發現鐵門祇是在裏面下了門閂而已，並未鎖上，她祇要伸手進去把門閂拔起來就行。

她開了門，司馬洛把車子駛進去了，她又把門關上了，再回到車上。這門內就是一座相當大的花園，司馬洛的車子繞過了樹林才看見房子。屋子是烏燈黑火的。

「你住在這裏嗎？」藍莉問。

「暫時是的。」司馬洛說。

「你叫什麼名字？」藍莉又問。

司馬洛沒有回答她這個問題。他說：「打開車房的門吧！」

車子現在已到達了屋子的車房門外了。藍莉祇好又下車，把車房的門推開了。

司馬洛把車駛進去，又說：「關上吧。」

藍莉把車房門關上了，司馬洛熄了車頭燈，車房俥頓然陷入了黑暗中，不過幾秒鐘之後又光亮起來了，司馬洛已開亮了車房中的燈，燈光從天花板上射下來！

司馬洛似乎忘記了藍莉的存在了，她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他則打開車子的

尾箱，把那隻沉重的箱子提出來。

「裏面是什麼？」藍莉顯然不甘寂寞地提出這個問題。

「沒有打開來看過怎知道？」司馬洛說，「你有鎖匙嗎？」

「當然沒有了，」藍莉說，「你沒有從他們身上拿到嗎？」

「來不及。」司馬洛說着，繞到車頭，從車中的雜物架內取出來了一把手槍，對着那隻箱子，藍莉連忙站開一點。

「掩着耳朵吧。」司馬洛說。

她用兩隻手掩着耳朵，司馬洛扳動手槍，把槍中的子彈都放盡了，一時之間，槍聲在車房之內迴响着，子彈殼在地上跳來跳去，而硝烟四散，使得藍莉咳嗽起來了。她掩着耳朵的手改爲掩着嘴巴。

司馬洛則走過去在箱子前面蹲下來。箱子上那隻鎖已經給轟得不知去向了，他輕易地就可以把箱蓋揭開來。藍莉連忙走上前來，好奇地看着箱中的東西。在燈光之下她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她不禁深深地吸入一口氣。

那箱子裏裝滿了的都是鈔票，美金，而且都是半新不舊的一百元面額的，很整齊地束成一束一束。每一束是五十張。

這數目是印在那束着鈔票的紙圈之上的。

司馬洛拿起一疊來，握着一頭，另一隻手在另一頭上揩過，那疊鈔票便一張一張彈回頭，每一張的表面都可以瞥到一次。他把這疊鈔票放回了，又拿了另一疊，同樣做一次，再拿第三疊，也是同樣做一次，藍莉則祇是在旁邊呆呆地看着。

後來，司馬洛站直身子，拍拍手嘆了口氣。

「這裏，這裏是很多錢了，」藍莉吶吶着說。

「每束五千元，」司馬洛說，「我看這裏大概是五十萬吧。」

「五十萬美元，那是很多錢了。」藍莉困難地咽着口涎。

「是的。」司馬洛說，「那是很多錢了，雖然美金已經貶了值。」

「你——殺死了他們這許多人——」藍莉遲疑着，也許認爲爲了錢而取去這許多性命是不值得的，不過當她看到這許多錢的時候，她的價值觀念又有所改變了，金錢的誘惑就是在這裏，想到是一回事，看到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沒有殺死他們，」司馬洛說，「我不過是使他睡着了而已，他們睡足就會醒來的了，進來吧，我們裏面去坐坐！」

司馬洛推開了車房後部的一度門，原來這車房是與屋子的客廳相通的，這樣進出就方便得多了。藍莉則還是依依不捨地看着那箱鈔票，吶吶着說：「這箱子，你不收好嗎？」

「在這裏不是已經很好了嗎？」司馬洛說，「這裏沒有別人。」

「你是說，你一個人住在這裏的？」藍莉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暫時多了你！」

他們進入了廳中，藍莉忽然說：「噢，天，我得打個電話！」

她走過去拿起電話，司馬洛則走過去拔電話插梳，說：「你別用我的電話。」

「但我不過是打電話給我姐姐吧了！」藍莉說道。

「我不管你打電話給什麼人，」司馬洛說，「你來了這裏，就不能夠跟什麼人聯絡！」

「但我得通知我姐姐避開，」藍莉說「今天晚上出了這件事，他們一定會找她的麻煩，他們會以爲我跟你是串同的。」

「我不管你的姐姐，」司馬洛說，「總之我這裏的電話你不能用。我這個地方是需要保密的，你用了我的電話，就不能保密了，誰知道那邊的電話有沒有給人搭綫偷聽？」

「但是……」藍莉苦着臉，「那你得讓我去把她接回來。」

「把她接回來？」司馬洛說，「你好像把這裏當作你自己的家了。」

「但是——但是我們姊妹相依爲命，他們不見了我，一定會去找她，」藍莉流下淚來了，「我不能夠讓她代我受罪的，先生，你得再帮我這個忙 你得讓我去接她。」

「讓你去接她？」司馬洛微笑，「假如你接不成而給捉住了，那你豈不是會把人帶回這裏來了？」

「那你跟我一起去吧。」藍莉說。

「當初你祇是說要我找個地方安置你吧了，」司馬洛說，「你並沒有提過有什麼姐姐。也許跟着你又來兩個妹妹，兩個弟弟了。」

「沒有，」藍莉說，「我祇有這個姐姐，我剛才太慌張，記不起她吧了。」

「你憑什麼以爲你姐姐會跟你走呢，」司馬洛說，「你知道你這等於是要求她放棄她的一切嗎？」

「她知道這件事情，」藍莉說，「她想不放棄一切都不行。」

司馬洛搖着頭：「天，藍莉，我眞後悔救了你！」

「我們……我們不能浪費時間，」藍莉焦急地說，「我們得馬上就去救她！」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這個時間，她應該在家了，」藍莉說，「已經這麼晚了。她每天要上班！」

「她不是唱歌的？」司馬洛問。

「不，」藍莉搖着頭，「她是在商行裏當女秘書。」

「那她一定在家了，」司馬洛說，「我去接她好了。」

「你——？」藍莉詫異地看着他。

「是的，我一個人去，」司馬洛說，「也許現在去已經太遲了，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更不好跟你一起去了，我不喜歡跟一個女人一起去做這種工作，尤其是我要救的又是另一個女人。女人一多 就是難以應付的。」伸手一指，那邊有紙和筆，你寫封信給我帶去就行了。」

藍莉遲疑了一下，顯然也不願意浪費時間，就走過去拿起紙和筆來，匆匆寫了一封信。

「地址也寫在上面，」司馬洛說，「還有電話號碼。」

她寫着時司馬洛走進裏面的房間裏，當她寫好了時他已經換了一身衣服出來，現在那一身衣服不再像是個降傘突擊隊，而是與那部漂亮的跑車十分配合了。

她把信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摺好放進袋裏，說：「帮手開開車房的門，之後你在屋裏等着我就行了。要吃東西睡覺都可以，就是不要離開屋子，明白嗎？」

她點點頭。

司馬洛把電話也拿在手中，帶着出去了。

藍莉看了那隻電話一眼，但是，沒有表示抗議。由於電話是插插梳的，可以隨便拿到屋子的其他地方，自然帶走也是可以了。

司馬洛帶着電話回到車房中，上了那部跑車，藍莉則替他打開車房的門。

司馬洛把車子開出去了，藍莉看着車子繞過樹林，消失了，再關上車房的門，回到屋中，從酒櫃拿出一瓶酒來，倒了一杯，一口就喝下去了，然後走進睡房參觀一下，那裏的衣櫃裏衣服並不很多，顯然司馬洛也並不打算在此久居的，這個地方也許祇是單爲了做這件事情而租下來的。

藍莉再走到厨房裡看看。那裏面的灶頭上有好幾袋罐頭食物，用超級市場的膠袋裝着，似乎是為了準備在這屋子裏食一個時期也不致於餓死的。

藍莉把其中兩隻袋子中的罐頭食物亂取出來，假如以爲她是要吃東西，那就錯了，她要的是那兩隻膠袋，她把膠袋拿進車房中，那一箱子的美鈔仍然放在那裏，藍莉不慌不忙地在旁邊蹲下來，把那些鈔票一疊一疊地從箱中取出，而轉到其中一隻膠袋裏。拿了一半之後，她就停住了，遲疑着，終於有所決定地把膠袋的袋口闔上，倒轉着塞進了另一隻膠袋之中。這樣，兩隻膠袋互套，就看不見裏面裝着的是什麼了。她提着膠袋回到屋中，進入睡房，從衣櫃裏拿了一件司馬洛的上裝，掛在頭上，以代替雨衣，便走到前門口，拉開門，踏到露台上。外面仍然是狂風細雨。

她把頭一低，便拾級而下。

「不叫車子嗎？」有人在旁邊問。

「呀！」她叫起來，手中的膠袋也丟掉了，連忙轉身。

司馬洛走過來把膠袋拾起來。他就是講話嚇着了她的人。他微笑：「怎麼了，我不是對你講過不要離開這裏嗎？」

藍莉洩氣地低下頭，回轉身走進屋子裏。

司馬洛跟着進去，把大門關好。

藍莉在沙發上軟軟地倒下來，閉上了眼睛。司馬洛說：「我猜你不是眞的有個姐姐的吧？」

「沒有，」藍莉說，「你可以把我殺掉了！開槍吧！」

「我沒有興趣殺人。」司馬洛說，「我祇是奇怪，你究竟打算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逃走。」藍莉說。

「爲什麼？」司馬洛說，「難道在這裏不好嗎？是你自己要來的！」

「我怎知道你肯放我走？」藍莉說，「而且你即使讓我走，你也不見得會把錢分我一半。我要逃走，我身邊當然要帶着點錢，所以我拿了一半！」

「一半？」司馬洛奇異地看着她。

「當然了，」藍莉說，「我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你既然救了我的命，我怎可以不留給你一半呢？」

司馬洛打開膠袋，把那袋鈔票傾在地毡上。用不着點數，也知道這裏並不是全部。他不禁笑起來：「你倒是一個相當有良心的人。」

藍莉聳聳肩，還是閉着眼睛：「你殺我好了！」

「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就這樣殺掉，不太可惜了嗎？」

她的眼皮飛快地張開了：「你——你想幹什麼？」

「既然你準備死了，」司馬洛說，「那你一定不介意陪陪我了，這裏一個人生活，寂寞得很！」

她忽然一跳跳起身，兩隻手的手指曲起來，就像鷹爪似的。她警告道：「不要過來，不要碰我！」

「你不怕我開槍嗎？」司馬洛說。

「你開槍好了！」藍莉兇狠地做出戒備的姿勢，「但你就休想碰我！」

「難道我的模樣眞是那麼可怕嗎？」司馬洛露出啼笑皆非的神情，「我一向以爲我對女人是相當富有吸引力的。」

「不是這個問題，」藍莉說，「總之用這個方式就不行。這是原則問題。」

司馬洛忽然迅速地衝前兩步，藍莉立即轉身逃走，一直逃到客廳的盡頭，把掛在牆壁上的一隻陶質牆飾取下來了，才發覺司馬洛並沒有繼續追來。他已經在沙發上坐下了。

藍莉把那東西拿在手中，遲疑地看着他。司馬洛微笑：「藍莉，你倒有可愛的一面。你可以把鈔票亂拿走時，你也祇拿一半，你祇要合作一下，就可以保存性命了，然而你却寧可給殺掉！」

「我跟你們是不同的！」藍莉說，「我不是你們那一類人！」

司馬洛輕輕拍了兩下手掌：「很有志氣，我給你一點獎品好了。獎你自由，獎你財富。你想走，你走好了。你想拿走這些錢，你拿走好了！來呀，怎麼了？你剛才不是要走嗎？」

「你這就放我走？」藍莉懷疑地說，「世界上可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你過來，」司馬洛招招手，「我讓你看一些東西。」

藍莉並不打算依他之言而走過來。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你以爲我眞的要在你的身上佔便宜嗎？假如我要的話，我大可以把你再縛起來，然後爲所欲爲。你以爲我有沒有能力把你再縛起來呢？」

藍莉呆呆地看着司馬洛，霎着眼睛，明白司馬洛是的確可以這樣做的。既然那些人也可以把她制服而縛起來了，司馬洛是制服那些人的人，爲什麼又不能把她制服而縛起來呢？

於是她走過去了。

司馬洛說：「拿一疊鈔票吧。」

藍莉拿起一疊鈔票。司馬洛說：「看清楚一點。」

藍莉抽出一張來，小心地看，又朝着燈光照一照，說：「不是假的吧？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我猜也許要專家才能看出是假的了。」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你拿走了，你還是會惹了一身痲煩。」

「假的？」藍莉又拿了另一張，小心檢驗着，再舉起來迎着燈光照照，現在注意力全部放在這些鈔票的上面，似乎其他的事情全亂忘記掉了。

「是的，」司馬洛說，「假的。」

「你怎麼知道？」藍莉說，「你——你又沒有機會看清楚，而且，假如你事前早知道是假的，你也不會來搶了吧？」

「給我一張看看。」司馬洛說。

藍莉遞給他一張鈔票，司馬洛迎着燈光起來看看，點點頭：「對了，單單一張，我是看不出來的，但是整整一疊，就看出來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藍莉說。

「我的意思是那些號碼，」司馬洛說，「看看那些號碼吧！」他一放手，那張百元美鈔票便飄落在地上了。

藍莉把另一疊鈔票拿起來，翻了兩張，然後也像司馬洛一樣握住一端，然後另一隻手在另一端上一揩揩過，發出「拍拍」的聲音，這樣，她就可以向每一張鈔票窺到一眼了。她把這一疊丟下，拿起另一疊，做了同樣的動作，再拿起另一疊。拿了三疊之後，司馬洛吃吃笑起來，說：「看你倒像是挺熟手的！」

藍莉有點慚愧地連忙停了手，盤膝坐在地毡上，看着司馬洛：「對號碼的，每一疊亂是號碼相連的。」

「對了，」司馬洛說，「這眞是難得。妳再想清楚吧，這並不是簇新的鈔票，而是半新舊的，有什麼可能還是連號碼的呢？」

假如藍莉還不明白的話，司馬洛這句話是對她解釋得很明白了。半新舊的鈔票，就是已經發出去，用過了的，而鈔票的流行路綫的那麼廣泛，尤其是美鈔，發出去了的鈔票，根本就不可能追尋，因此找到一批半新舊的連號碼鈔票，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是簇新的，也不容易，因爲這裏並不是美國。

「那麼——」藍莉愕愕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這是很明顯了，有人有一個印製僞美鈔的地方，這個地方的機器也許能把新的僞鈔印出來之後再弄成半新舊，以便更加似模似樣。」

「但——但爲什麼呢？」藍莉說，「我的意思是，爲什麼要印連號碼？隨便亂印不行嗎？反正是假的了。」

「因爲印號碼的機器是沒有腦子的，不能隨便亂印，」司馬洛說，「要就是印連號碼的，不然就是每張都是一樣的號碼了！」

藍莉再拿起一張鈔票來，細細地看着：「我還是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你是鈔票專家嗎？」司馬洛問。

「不是，」藍莉又顯得有點難爲情了，「不過我不是沒有見過美鈔，我也知道辨別眞假的時候首先應該注意一些什麼地方。」

「你懂得注意的，」司馬洛說，「印僞鈔的人也一樣懂得注意。我暫時還不知道，但是照初步的印象，我看這些僞鈔是歷來印得最精的精品之一批了。很可能找換店與及銀行的出納都會給瞞過，要由專家用放大鏡看才看得出破綻來。假如消息沒有傳出去的話，則是沒有人會去仔細檢驗的，不過，假如你拿去花的話，則還是保證你會惹上滿身痲煩！」

「那麼，」藍莉說，「你一場辛苦，結果也祇是得到一些假東西而已。」

「是的，」司馬洛說，「全部是假東西，包括你在內。所以，你也應該開始說幾句眞話了，藍莉！」

「眞話？」藍莉吶吶着，「我——我又沒有騙你。」

「哈哈，你沒有騙我，」司馬洛冷笑了起來，「那麼是誰騙我？誰說有個姐姐在城裏，把我哄開，然後又想帶了鈔票走掉？」

「但這個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藍莉說道。

「那麼，關於你給他們捉住的原因呢？」司馬洛問。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藍莉不耐煩地說。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說那個不長進的哥哥看中了你，你不想他騷擾你，就把他害進了監獄，而現在，弟弟却找來了。假如你是我的話，你會不會相信這個呢？」

「但是——」她抗議地說。

司馬洛揮揮手止住她：「你還是別浪費唇舌和時間編造謊話好些，藍莉。你要明白，我不是一個容易騙倒的傻瓜。假如你眞是你所講的那個原因而被捉的話，爲什麼你會給放在那車子裏，與錢箱一起呢？你應該在那兩部護駕車的其中一部上面的。這箱子以這樣名貴的一部車子保護着，似乎沒有理由讓你也跟箱子在一起吧？除非你是與箱子有關的。」

藍莉掩着臉，哭泣起來了。

「別哭，」司馬洛說，「你不可能使我感動的。一個美麗的女人哭起來本來很動人，不過，像你這樣，幹過了那種事情的美麗女人，可就不同了。你愈哭我就愈不相信。」

她果然不哭了，而且好像關水喉似的，淚水一關就關掉了。她說：「你究竟是什麼人？你得先讓我知道。」

「我究竟是什麼人，你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差就是祇差一個名字吧了。我的名字叫司馬洛。」

「司馬洛？你就是司馬洛？」藍莉說道。

「我很高興你對我的名字有點印象，」司馬洛說，「不過希望焦鈞不會也馬上想起我的名字就好了！」

「司馬洛，」藍莉楚楚可憐地說，「你不會把我殺掉吧？」

「看情形吧！」司馬洛說：「假如你對我的安全有威脅，那我就祇好把你殺掉滅口了！」

「但——你從來不會這樣殺人的！」藍莉說：「我聽說過了。」

「既然你對我知道得那麼多。」司馬洛說：「那你還怕什麼？你也應該對我講眞話了。而且，你也要好好地講眞話，起碼你知道我的名字，你也不會是什麼善男信女了。」

「我……我的確是唱歌的。」她說：「我也是叫藍莉——這是藝名。不過……不過我實在是一個賊！」

「唔。」司馬洛微笑，「這個講法總算是像樣一點了。而且我很高興你是個賊，這樣我們相處下去也容易一點了。假如你是個千金小姐，我才不知道該怎麼處置你好呢！」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你合作嗎？」藍莉問道。

「看來你不肯也要肯了。」司馬洛說：「你已經認得了我，難道我還能够讓你走嗎？」

「我……我當然是肯的。」藍莉說：「那是說假如我可以的話。不過——合作什麼呢？難道我們能够把這些假鈔票變回眞的嗎？」

「我們不能够。」司馬洛說：「但是這個是以後的事情了。現在讓我們先談清楚你的問題吧。你這件事情，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嗎？」藍莉聳聳肩。苦笑着：「我也是跟你一樣，想在這些鈔票上打主意，但是我給捉到了。」

「這解釋了爲什麼你會給我跟這些錢一起送去給焦鈞了！」司馬洛說：「到底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實在這也不是我的錯！」藍莉說：「當然，關於焦鴻那件事，祇是我編造出來的吧了。我實在是在焦鈞的夜總會裏唱歌的。」

司馬洛點點頭：「那間藍鐘花，上面還有一座秘密賭場的？」

「是的。」藍莉說：「他們那裏的防盜設備並不周全，這是因爲——你知道的，他們在這裏是隻手遮天的，誰敢來捋虎鬚呢？我知道他們每天晚上都把一隻錢箱拿進經理室，裏面裝着的就是賭場當天的收入。這隻錢箱就放在那裏，等待焦鈞自己或者他的親信手下拿走，押回焦鈞的住宅去。每天晚上都是這樣；箱子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看守的。我祇要事先躲在經理室裏，等他們送來箱子，走了之後，就可以開箱把錢拿走。」

「你是爲了興趣而做這件事的？」司馬洛問道。

「誰會爲了興趣而做賊？」藍莉說：「當然是爲了利益。不過我也不否認，爲興趣的成份也是有一點的，不然，還有許多犯罪的事情都可以賺錢。我進去唱歌，都是爲了做這件事情的。」

司馬洛搖搖頭：「你眞是一個頑皮的女孩子！你可知道，假如這些錢失踪了的話，負責裝箱的人可能給你累死了。」

「我才管不了他們！」藍莉說：「他們都不是善男信女，他們不見得就沒有害過人。」

「好吧。」司馬洛說：「你又是怎麼會失手的呢？」

「我也不明白。」藍莉說：「我是巳經計劃得很周詳的了。那經理室裏面有一個座牆櫃，像你這裏這一座差不多，上面都是架子，下面則是一列小櫃子，跟你這一隻差不多一樣大小的。我躲進一隻櫃子裏面——」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你就是軟骨美人也躲不進去的。」

那下面的櫃子每一隻祇有一呎半深，一呎半寬和兩呎高，一個小孩子也許勉强可以縮進去，但是像藍莉這樣——她雖然是個女人，她却不是一個矮小的女人，也可以算得是身裁高大的。

「別忘記這活動牆櫃。」藍莉說：「全部都可以拆開來的。每一隻櫃子之間有一塊木板隔着，這些木板都是可以拆下的。我就把這些木板都拆下了，放平，然後躲進裏面。」

「唔，這也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不錯，那些櫃子之間假如沒有間隔，那麼就變成是長條的櫃子，成爲棺材狀了，雖然是藍莉這樣一個高大的女人也可以躲進去的。「你躺在裏面，等着箱子拿進來，沒有人的時候你就出來，開箱拿錢，就是這樣簡單了？」

「是的。」藍莉說：「他們把錢箱拿進經理室之後，就會鎖上門而離開。我就從櫃子裏出來，把箱子打開，拿出裏面的鈔票，鎖回了，再躲回櫃子裏。這箱子是那麼重，少了一點鈔票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他們拿走箱子之後，經理室的門自然不會再鎖上，我就可以走了。」

「事後呢？」司馬洛說：「他們不會查到你的身上來嗎？」

「查什麼呢？」藍莉說：「門鎖上了之後他們是還有兩個人在門外的走廊中的沙發上坐着的，沒有權進去的人不能通過，除非他們知道這櫃子有些什麼秘密，否則嫌疑就是落到那些裝錢和看守的人身上了。」

「這眞妙。」司馬洛說：「你打算讓他們拿走一隻空箱子。但是，結果又是出了什麼毛病呢？」

藍莉聳聳肩：「我也不知道。我聽着他們放好箱子，關上門走了，過了一陣，我就打開櫃子要爬出去。但是房中有一個人！」

「你調查得不够清楚了。」司馬洛說道。

「我不明白。」藍莉搖着頭：「不應該有人在房間裏的，就是經理本人，也避免在這段時間留在經理室中的，更何況這是一個陌生人？」

「一個陌生人？」司馬洛問。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藍莉說：「我還以爲是另一個賊呢。但是我一打開櫃門，他就跳過來，一脚把櫃門踢上了。我困在櫃子裏根本使不出氣力來，他叫喊起來，有人進來了，把我抓起來。我給拉出來的時候，這個人却不見了。」

「這個人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的。」藍莉說：「從來沒有見過，而他把櫃門踢上之後自己也不見了，我簡直懷疑是有鬼！」

「跟着呢？」司馬洛問。

「他們打電話告訴焦鈞，焦鈞吩咐把我也帶去見他，於是我就給跟箱子一起放上車了。」藍莉說：「我並不騙你，當然給帶到焦鈞那裏時，我是死定了。」

「而我在中途救了你。」司馬洛微笑說：「那更使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了。你並非單獨行動，而是有一個龐大組織接應的。」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

（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雪小雪逼武陵公子下谷底尋找無情浪子，但谷底不見無情浪子的踪跡，大雪給武陵公子服下歹毒無比的邪藥後才讓他離去。而無情浪子由封禪台墮下之後，被黃海漁夫所救，黃海漁夫是被東陵老農車浚所害，打下懸崖的，東陵老農車浚過斷了他的兩條腿，無情浪子爲黃海漁夫所救後，還對無情浪子傳藝輸功，最後賠上一條老命，無情浪子出谷後決定爲黃海漁夫報仇。送走衣梅娘到落伽山後，無情浪子直奔杭州，一上岸就遇上南山樵子，南山樵子告訴他，杭州目前風雲際會，是與武聖有關：：

牢籠飛彩鳳　靈峯喜相逢

無情浪子頹然道：「他老人家在五年前已經與世長辭了。」

南山樵子雙目大張，緊緊盯着無情浪子道：「小子，你究竟是誰？」

無情浪子道：「前輩明明知道晚輩是無情浪子，這不是多此一問？」

南山樵子哼了一聲道：「好，你不說是不是？老夫也不說了，咱們看看吃虧的底是誰！」

無情浪子沉吟半晌，終於一嘆道：「不是晚輩故意不說，只是碍於先師遺命，不情之處，還望前輩能够諒解。」

南山樵子一把抓住無情浪子的手腕，向他由頭至脚仔仔細細的打量起來。

無情浪子一驚道：「前輩，你這是怎麼哪？」

南山樵子放開他的手腕，哈哈一笑道：「好，好，你不必多說，老夫也能够猜個八九不離十，哦，你說你對尊師只是叫他師父？」

無情浪子道：「不錯呀，師父不叫師父還能叫什麼？」

他口中雖是這麼說，眼中却巳湧出一片淚光，南山樵子瞧得十分不忍，再度握住他的手腕道：「小子，你要知道那小男孩是不是武聖的親生兒子，老夫還可以指引你一條明路。」

無情浪子大喜道：「請前輩賜教。」

南山樵子道：「其實你應該想得到的，除了武聖，正有一個人知道小男孩的來龍去脈。」

無情浪子接道：「銀鞭女俠？」

南山樵子道：「不錯，那小男孩是銀鞭女俠送往終南山的。」

無情浪子道：「前輩說的是，但銀鞭女俠現在俠踪何處？」

南山樵子道：「這個麼，不只是老夫知道，現在是天下武林人人皆知，否則這杭州一地，就不會這麼風雲際會了。」

無情浪子道：「銀鞭女俠莫非就在杭州？」

南山樵子道：「不在杭州，却與杭州

近在咫尺。」

無情浪子道：「是蕭山？」

南山樵子道：「不，是落伽山。」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晚輩曾經去過落伽山，想不到竟失之交臂。」

南山樵子道：「你就是知道也沒有用，她不會見你的。」

無情浪子道：「爲什麼？」

南山樵子道：「銀鞭女俠早巳跳出三界，不在五行，出家當女尼去了，落伽山的小螺庵主，正是這位巾幗奇人。」

無情浪子忽然長身而起，雙拳一抱道：「多謝指點，晚輩告辭。」

南山樵子急道：「等一等，少俠，你去不得。」

無情浪子道：「爲什麼去不得？」

南山樵子道：「難道你瞧不出目前杭州山雨欲來的緊張狀況？」

無情浪子道：「他們如果是對小螺庵主心存不軌，晚輩正好事先去告訴她老人家。」

南山樵子道：「你說的倒是輕鬆，你怎麼去落伽山？飛過去？」

無情浪子道：「這話怎麼說？前輩，去落伽山有的是船隻，還用得着飛？」

南山樵子道：「不錯，海邊有的是船隻，可是你却一艘也租用不到，不信你就去試試。」

無情浪子道：「有這等事？晚輩是坐船來的，只要有錢，怎會僱不到船隻？」

南山樵子道：「你坐來可以，要僱船離去就不成了，不要說水路，連陸上各地通路都有高人把守，只要是武林中人，誰也不准離開。」

無情浪子道：「他們到底想怎樣？」

南山樵子道：「自然是怕走漏消息，想一舉制服小螺庵主了，最後的目的是要庵主交出武聖的武功秘笈。」

無情浪子道：「小螺庵主的何等人物，豈會栽在他們的手裏！」

南山樵子道：「不，少俠，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小螺庵主在無防範之下，仍是令人担憂的。」

無情浪子長吁一聲：「看來在下只好衝出杭州，由別處僱船前往落伽山了。」

南山樵子道：「不，少俠，你千萬不能莽撞，咱們可以從長計議。」

無情浪子道：「晚輩方寸已亂，不知前輩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南山樵子道：「老夫倒是有一個想法，不知少俠是否同意？」

無情浪子道：「前輩請說。」

南山樵子道：「當年武聖行道江湖，活人無數，老夫就是受恩者之一，我相信聚集杭州的同道之中，必然也有受過武聖夫婦恩惠的。」

無情浪子道：「前輩是說……」

南山樵子道：「也許這般人前來杭州是爲了報恩而來，只要將他們聯合起來，聚沙成塔就是一股龐大的力量。」

無情浪子道：「這果然是個好辦法，但這項聯絡工作，只有前輩才能担當。」

南山樵子道：「老夫自然義不容辭，不過少俠也不能閒着。」

無情浪子道：「只要晚輩能力所及，但請前輩吩咐就是。」

南山樵子道：「在濟南說鼓書的小雪姊妹也在杭州，她們似乎有來頭，少俠不妨跟她們走趟，也許能獲得一點帮助。」

無情浪子道：「前輩果然目光如電，一眼便巳瞧出她們來歷不凡，對，她們是紅楓谷的，也是武林中一股神秘力量。」

南山樵子哈哈一笑道：「老夫總算沒有瞧走眼，好，咱們明天就分別進行。」

無情浪子道：「前輩可知道他們住在何處？」

南山樵子道：「來到杭州城的武林同道如此之多，老夫怎能知道他們每一個人的住處？不過女娃兒多半喜愛逛逛名勝，你不妨到西湖去碰碰運氣。」

無情浪子道：「前輩說的是。」

南山樵子道：「那你就去歇息吧，咱們明晚再聊。」

無情浪子拱手道：「晚輩告退。」

南山樵子道：「哦，還有一點你要注意，千萬不可讓人知道你是武聖的傳人，否則麻煩就大了。」

無情浪子道：「這個晚輩知道，只是西門世家已對晚輩起了疑心，曾經多次向晚輩爲難。」

南山樵子眉峯一皺道：「現在聚集杭州的正邪兩大主力，正是西門世家及鐵旗帮，看來少俠的行動當眞要多加小心。」

無情浪子道：「是的，前輩。」

南山樵子道：「這樣吧，我那老哥哥不是已將他的天蠶網送給你了麼？你不妨找機會亮亮寶，他們必然以爲你是他的弟子。」

無情浪子道：「多謝前輩指點，晚輩告辭。」

翌晨是一個天青氣朗的好日子，無情浪子早餐之後就出湧金門向西湖走去。

西湖林巒挺秀，名勝十分之多，雙堤六橋，明湖孤嶼，風花雪月，四時皆宜，無情浪子雖然見過不少名山大川，却也爲西湖秀麗的景色所吸引。他沿着北山路前進，暢遊小劉莊，法相寺，楊莊，玉佛寺等名勝古刹，只見園林梵刹，參差錯落，令人有美不勝收的感覺。

由瑪瑙寺前進，遠遠瞧到岳王祠前圍着一堆人羣，還有叱喝之聲不斷傳來，這自然是打架鬥毆了，杭州聚集了如此多的武林中人，打架鬥毆自然在所難免。

無情浪子是年青人，年青人大都好奇，也喜歡湊熱鬧，因而他加快步伐，向岳王祠馳去。及到達祠前廣場，分開衆人往裏一瞧，敢情是兩名如狠似虎的大漢，在聯手搏擊一個小叫化子。

這兩名大漢全都比小叫化子高了一大截，而且拳風虎虎，身手頗爲不俗。

只是他們那四隻斗大的拳頭竟然拳拳打空，小叫化子像一條游魚，刁滑得很，逗得兩條大漢青筋暴露，哇哇叫個不停。

這還不說，小叫化那對小拳頭有時還在大漢的身上擊上一下，打的不算太輕，逗得兩條大漢叫個不停。

因而圍觀的人們可樂了，有些好事的還在替小叫化打氣加油，將場面弄得熱鬧無比。

不過無情浪子可在替小叫化担心，因爲他瞧到一雙殺光暴射的怒眼，正緊緊盯着小叫化子，此人可能是那兩名大漢的同

伴，所以才這般震怒。

他沒有猜錯，那位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果然冷哼一聲道：「住手。」

兩名大漢應聲躍退三步，並向青衫文士抱拳一禮道：「小的無能……」

青衫文士揮手叫他們退下，然後跨步入場，向小叫化子道：「小兄弟好高明的身法，你是丐帮的？」

小叫化雙眉一挑道：「別以爲要飯的都是丐帮，我跟他們毫無牽連。」

青衫文士哦了一聲道：「那麼小兄弟的尊師是那一位？能够告訴在下麼？」

小叫化道：「我又不想跟你攀交情，爲什麼要告訴你？」

青衫文士面色一沉道：「小要飯的：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濟南三大家的無刀刀客又豈會交你這麼一位朋友？」

青衫文士這一亮出字號，四週瞧熱鬧的幾乎同時啊了一聲，所謂人的名，樹的影，濟南三大家名滿江湖，無刀刀客倫一柱更是其中的翹楚。

小叫化子也是一怔，但在一怔之後，又撇了一下嘴唇道：「無刀刀客雙手如刀，小叫化子正想見識見識，不過……」

他忽然拉長尾音，向旁觀的無情浪子投下一瞥道：「一個名滿湖海的高人，居然想欺負一個小孩子，我縱然不在乎，只怕別人不會願意。」

話是衝着無刀刀客倫一柱說的，眼神却溜向無情浪子，顯然，這個小叫化子可能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自然，無情浪子可以不必理會，可是這樁閒事他偏偏非管不可。

管閒事一定有管的理由，無情浪子自然也有非管不可的道理。

因爲他對這位小叫化子忽然感到頗爲眼熟，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既是熟人，他焉能不管？

於是他走進場中，向無刀刀客雙拳一抱道：「倫大俠請了。」

倫一柱雙眉一挑，向他打量一眼道：「朋友有何指教？」

無情浪子道：「在下冒昧得很，只是想替這位小兄弟討一個人情。」

倫一柱道：「你是誰？」

小叫化子接口道：「你連他都不知道？這就怪了！當日在濟南教訓無形刀客郁嘉年的就是這位公子，現在寃家路狹，有你好看的了，不過你如果叫我三聲小爺，我倒是可以替你向公子求求情。」

小叫化大揭瘡疤，倫一柱不由氣得面色大變，但他也明白當面這位藍衫少年極不好惹，因而强抑怒火，冷冷道：「閣下就是無情浪子？看來咱們不必多說廢話了，請。」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往事如烟，倫大俠何必放在心上？在下今日只是作個調人而已。」

倫一柱道：「小要飯的說過，咱們既是寃家路狹，閣下就不必客套了。」

所謂人要臉，樹要皮，小叫化子適才當衆揭他們濟南三大家的瘡疤，說什麼他也要鬥一鬥無情浪子。

一聲長吁，無情浪子解下了天蠶漁網，道：「尊駕一定要賜教，在下再要推辭，就有點不近人情了，不過尊駕雙手如刀，該不會反對在下用這個吧？」

倫一柱道：「敢情閣下是武林四奇之首黃海漁夫的傳人，很好，請賜招吧。」

無情浪子道了一聲「有僭」，右臂一掄，天蠶網攔腰抽了過去。

天蠶網長有一丈二尺，撒開來可以籠罩縱横兩丈的面積，而且韌度極强，任何寶刀寶劍都傷它不得，倫一柱雖然是雙手如刀，碰到天蠶網也就無可奈何了。

因此他身形一幌，倒退八尺，右臂一伸，猛向天蠶網抓去。

無情浪子自然不會被他抓着，手腕貫力，健臂一振，天蠶網便像靈蛇一般，纏向倫一柱的腕脈。

倫一柱估不到無情浪子的天孫網法使得如此熟練，急縮臂飄身，總算被他躲了過去。

一招甫接，倫一柱就落了下風，他如何能够甘心，於是他仗着靈巧的身法，企圖接近無情浪子，天蠶網只利遠攻，一旦近身就是手刀的天下了。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機會，終於拉近了距離。

機會稍縱即逝，他自然不能放棄，於是一記凌厲的手刀，以全力向無情浪子的胸膛劈去。

這一刀是他畢生功力所聚，足可使地裂山崩，風雲失色。

只是這威猛絕倫的一記手刀却沒有傷到無情浪子，因爲他一飛冲天，身形已凌空拔了起來。

無情浪子的天蠶網原是扭作棍狀的，此時振臂一抖，網面立刻洒開，再以天河倒瀉之勢，向倫一柱當頭罩去。

倫一柱一招走空，就已知道不好，立即彈身倒縱，希望逃出那片漁網，可惜事與願違，他祇不過剛剛縱起，全身已然兜進漁網之內。

無刀刀客敗了，濟南三大家再度栽在無情浪子的手下。

不過無情浪子不爲已甚，身形尚在空際，天蠶網便已撤了回來，待飄落地面之際，已在瞧熱鬧的一丈以外了。

閒事已經管過了，他不想節外生枝，因而挪開脚步，一逕向蘇堤走去。

「無情公子，等一等……」

小叫化子追上了上來，無情浪子只得放慢了脚步。

「什麼事？小兄弟。」

「嘻……公子爺，連你都認不出小婢了？」

「啊，小翠，原來是妳？」

「自然是我了，難得你還沒有忘記了我！」

「嗨，小翠，妳爲什麼要扮個小叫化子？還要到處惹事生非！」

「哼，誰到處惹事生非了？扮叫化子還不都是爲了你！」

「爲我？這話怎麼說？」

「你忘了咱們小姐了？好一個沒良心的！」

「你們小姐？誰？」

「還要問誰，你是怎麼逃出鷹遊山的呀？」

「啊，俏紅？」

「虧你還記得，她却差一點爲你送掉

生命！」

「我知道她爲我吃了不少苦頭，我曾經去到鷹遊山找她，結果不只是沒有找到，還幾乎中了和七郎的道兒。」

「這麼說我是寃枉你了，走，跟我見小姐去。」

「啊，她逃出留雲山莊了？人呢？現在那裏？」

「在靈峯寺，翻過西北邊的山峯就到了。」

「好，咱們走。」

在途中小翠告訴他，當他逃走之後，西門羽曾經親來鷹遊島查看，他不信無情浪子是跳海自盡，但因無憑無據，因而隱忍未發。

及無情浪子在濟南出現，西門羽立將俏紅抓回留雲山莊，如非大莊主西門朋心存顧忌，幾乎將俏紅按門規處死。

不過，她雖然逃得一命，却被關入地牢，總算她命不該絕，終於被小翠救了出來。

無情浪子長長一吁道：「多謝妳，小翠，聽說留雲山莊機關遍地，妳是怎樣救出俏紅的？」

小翠道：「他們要我天天替小姐送飯，自然要告訴我地牢的機關了。」

無情浪子了一聲又吁道：「原來如此，以後呢？」

小翠道：「西門世家知道留雲山莊全部機關的只有西門兄弟，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咱們小姐早已偷偷偵察莊裏的機關埋伏，她十多年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再加上西門世家傾巢而出，咱們脫困自然易如反掌了。」

無情浪子道「我還要謝謝妳，小翠，如非妳救出俏紅，我眞要終身難安了。」

小翠道：「這沒有什麼，我跟小姐從小一塊長大，只因西門世家門規酷烈，沒有人敢流露眞情罷了。」

無情浪子問道：「妳們幾時來到杭州的？」

小翠道：「咱們脫困後就一直來到杭州，小姐認爲杭城風雲際會，必可找到公子，這幾天小婢幾乎走遍杭州每一個角落，今天總算找到你了。」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越過了山峯，在靈峯寺旁的一個農家之中，無情浪子終於見到了俏紅。

她消瘦了，但清麗出塵，風華無雙，那嬌艷的神韻似乎更甚往昔。

當無情浪子踏進茅屋之際，俏紅那一份驚喜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簡直像是失魂落魄，目瞪口呆。

他們互相凝視，默默無言。但兩人的神情，却顯得十分激動。

小翠是乖巧的，她只是微微一笑，便輕輕帶上房門悄悄溜了出去。

當房門關閉，光綫陡然一暗之際，無情浪子再也忍不住了，他猛然向前一衝，一把將俏紅摟進懷裏。

刦後重逢，長久的相思，使他們的情緒，有如紅河潰堤一般，一發就難以抑制了。

他雙手一抄，將她抱了起來，身形一側，便已雙雙滾倒於床榻之上。

甜蜜的長吻，揉合了兩個心靈，在情愛的氾濫中，他們已不知天地間還有別的事物了。

情愛氾濫的終點，必然脫不出一個慾字，但當他們肉帛相見橫戈躍馬之際，無情浪子忽然一呆，他竟然連打兩個寒噤。

俏紅一怔道：「你……怎麼啦？」

無情浪子一言不發，急急着上衣衫，並將俏紅的衣裙丟給她道：「快穿好，我有話問妳。」

俏紅著好衣衫，茫然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快說。」

無情浪子道：「武聖羅量天是妳的什麼人？」

俏紅道：「是我爹。」

無情浪子呼的一聲站了起來，然後又頹然坐了下去，他的臉色似憂非憂，似喜非喜，那份表情簡直古怪巳極。

俏紅道：「怎麼，你跟我爹有仇？」

無情浪子道：「不……」

俏紅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說嘛。」

無情浪子長長一吁道：「妳娘可是西門兄弟的姑姑？」

俏紅道：「不錯。」

無情浪子道：「妳可知道武聖在娶妳娘之前，已經有了妻子？」

俏紅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無情浪子道：「別急，我會慢慢告訴妳的。」

接着他將在南山樵子那兒聽來的，一字不漏的告訴了俏紅。

這無異是一記晴天霹靂，使得俏紅面色大變，最後她顫聲道：「那小男孩就是你？」

無情浪子點點頭。

俏紅道：「你認爲你就是銀鞭女俠跟我爹所生的孩子？」

無情浪子還是沒有說話，因爲他實在無話可說。

俏紅急道：「你以爲咱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啊，不，不，我不要——」

她哭了，聲如孤猿夜啼，顯得悲傷無比。

無情浪子的心情並不好過，雖然天涯何處無芳草，但是他們彼此相愛巳深，雙方都巳投下眞正的感情。

祇不過兄妹是血親，除了同胞手足之愛，是不容許滲雜男女情慾的。

現在他們的情根巳種，愛比金石，竟然要手揮慧劍，活生生的將他們拆散開來，此種痛苦豈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因此，俏紅心有不甘，忽然跳了起來道：「你說銀鞭女俠就是落伽山的小螺庵主？」

無情浪子道：「正是。」

俏紅道：「走，咱們找她去。」

無情浪子道：「走不得，要是能走我還能等到現在？」

俏紅道：「爲什麼走不得？」

無情浪子道：「難道妳對杭州城的現況，一點都不明白？」

俏紅道：「誰說我不明白？只是不知道詳情罷了。」

無情浪子道：「這就難怪了。」

於是他將杭州城裏的現況，以及他的

顧慮，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俏紅。

然後輕輕握着她的玉手道：「南山樵子要以聚沙成塔的辦法，集結同情師父的武林同道，那時咱們就可去見小螺庵主了，現在咱們人單勢孤，千萬不可妄動！」

俏紅眉峯一皺道：「西門世家已傾巢而來，再加上一個鐵旗帮，這股力量實在龐大已極，一般人都是欺善怕惡的，南山樵子的辦法不一定能夠成功！」

無情浪子道：「別担心，俏紅，西門世家鐵旗帮雖然是兩股强大的力量，並不是當眞沒有人敢碰他們。」

俏紅道：「哦，除了你，誰有那麼大的胆子？」

無情浪子道：「武林之中還有一個門派，就是西門世家也不敢輕易招惹。」

俏紅道：「你說的可是紅楓谷？」

無情浪子道：「不錯。」

俏紅道：「那有什麼用？紅楓谷只是一個傳說，根本沒有人能夠找到他們。」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沒有人能找到他們，我却可以。」

俏紅愕然道：「此話當眞？」

無情浪子道：「自然是眞的了，妳可知道有兩個說鼓書的姑娘？」

俏紅啊了一聲，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你說的可是小雪大雪？」

無情浪子一怔道：「妳也知道小雪大雪？」

俏紅道：「我知道的可多呢，要不要我告訴你？」

無情浪子道：「好，妳說。」

俏紅道：「小雪大雪雖是紅楓谷的，不過她們只是外圍份子，連紅楓谷在那裏她們都不知道，這個你可相信？」

無情浪子哦了一聲道：「有這等事？實在令人有些不敢相信。」

俏紅道：「像她們這般身份的還很多，祇不過咱們不知道罷了。」

無情浪子道：「如果當眞這樣，這紅楓谷豈不十分可怕！」

俏紅道：「的確可怕，據說紅楓谷另有一個秘密所在，專門收容無父無母的女孩子，加以訓練之後，再派以秘密的任務，小雪大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無情浪子道：「這可是紅楓谷的一大機密，妳是如何知道的？」

俏紅道：「你別忘了我是來自西門世家，留　山莊不是也名震江湖，有一件神秘的外衣麼？」

無情浪子搖搖頭道：「我原以為知道的不少，看來倒有點孤陋寡聞了。」

俏紅嫣然一笑道：「江湖上的譎詐詭秘，有時連做夢也想像不到，你才闖過幾天江湖？居然敢說知道的不少！」

無情浪子道：「這回又讓妳抓到理了，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稀罕事兒？」

俏紅道：「這個麼？當然有，譬如小雪吧，你知道她是誰？」

無情浪子道：「不知道，不過她與柳千千長得十分相似，我懷疑她們是孿生姊妹。」

俏紅神秘的一笑道：「你為什麼不說她跟柳烟烟十分相似呢？」

無情浪子道：「柳烟烟就是柳千千，她們原是一個人嘛！」

俏紅道：「烟烟千千原是一個人，小雪與烟烟千千又何嚐不是一個人！」

無情浪子大為錯愕，道：「這可是眞的？」

俏紅一嘆道：「我說江湖譎詐，有時連做夢都想像不到，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

無情浪子道：「當然相信，只是我不明白……」

俏紅道：「你不明白？哦，是這樣的，小雪曾經混入留雲山莊做西門二夫人的貼身婢女，後來二莊主瞧中了她，就將她收做侍妾了……」

無情　子啊了一聲道：「後來呢？」

俏紅道：「其實二莊主早已查出了她的底細，將她收做侍妾，不過爾慮我詐，希望由她口中探出紅楓谷的秘密而已。」

無情浪子道：「紅楓谷的秘密連小雪都不知道，西門羽豈不是枉費心機！」

俏紅道：「這個自然，不過他們好像講好了什麼條件，小雪就恢復自由之身了，用她來對付你，那只是臨時客串。」

無情浪子道：「難道紅楓谷就不聞不問，任憑她怎樣做麼？」

俏紅道：「她對紅楓谷必然另有交待，說不定這一切都是稟明紅楓谷的。」

無情浪子一吁道：「這當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想不到人心是這樣的難測，俏紅，有一點我感到不解，先師既是妳的生父，他老人家離開西門世家之時，為什麼不將妳帶走？」

俏紅道：「這個我也不知道，當時我還不滿兩歲，連他老人家是什麼長相都記不起來了。」

無情浪子道：「那妳如何知道妳是先師的女兒？是妳娘告訴妳的？」

俏紅道：「我一歲不到娘就去世了，是奶娘告訴我的，而且西門世家上上下下都稱我為表小姐，這錯得了？」

無情浪子道：「很難說，如果有機會，我倒想問問妳的奶娘。」

俏紅道：「唔，浪子哥哥，依我看，你的身世倒是有些問題。」

無情浪子道：「什麼問題？妳說。」

俏紅道：「你姓什麼？」

無情浪子道：「不知道，師父從小就叫我無情，大概是姓無吧。」

俏紅道：「姓無？這倒是一件稀罕事兒，我見過不少三山五嶽的人物，就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姓無的。」

無情浪子道：「怎麼沒有？上古就有一個帝王叫無懷氏的。」

俏紅道：「浪子哥哥，你聽我說，上古並無姓名氏號之分，至三代以前才有姓氏，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三代之後，姓氏才合而為一，迄明代洪武初年，吳沈撰千家姓，才有姓的系統，總之無懷氏決不是姓無。」

無情浪子道：「想不到妳還是一位女學士，腹笥竟是如此之豐。」

俏紅道：「別損我，浪子哥哥，說眞格的，如果你是我爹的兒子，為什麼你不姓羅？再說做父親的不告訴他兒子姓什麼，豈不是不近人情？」

無情浪子道：「妳說的對，我想咱們不要再談這些傷腦筋的問題，妳餓了吧？

咱們吃飯去。」

俏紅道：「出去吃飯？碰到西門世家的人怎麼辦？我看你就在這裏將就吃一點算了。」

無情浪子道：「當然可以，不過妳總不能老是這麼躲着？」

俏紅道：「誰願意這樣？我原想只要找到你，咱們就遠走高飛，誰知道又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無情浪子道：「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依我說妳就不必考慮那麼多，西門世家正傾全力謀奪師父的武功秘笈，那有心情來對付咱們。」

俏紅道：「不，浪子哥哥，西門兄弟老早就已疑心你是我爹的傳人，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無情浪子道：「別担心，適才在岳王祠前我已經表明我的身份了。」

俏紅道：「你表明了什麼身份？」

無情浪子道：「武林四奇之首賈海漁的弟子，我亮出了他的獨身兵刃，獨門武功，任何人都無法不信！」

俏紅略作沉吟道：「好吧，你等一等，我得改扮一下，小翠，小翠……」

她叫進小翠，主婢兩人經過一番改扮，令人覺得面目一新，一個翩翩佳公子，一個清秀小書僮，如非知道她們的底細，幾乎連無情浪子也認她們不出，於是他們越過靈峯，再度來到西湖。

西湖是美麗的，令人百玩不厭，所謂若將西湖比西子，淡妝抹濃總相宜，西子秀色可餐，西湖自然要百玩不厭了。

俏紅日前來到杭州，一到就躲了起來，雖然曾經路過馳譽天下的名湖，却沒有心情去欣賞，現在就不同了，一路上嘰嘰喳喳，一直走到樓外樓，她的小嘴幾乎沒有停過。

樓外樓是酒樓，也算是西湖的名勝之一，山外靑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指的就是這裏。

× × ×

今天是陰天，密雲不雨。

不管天氣如何陰沉，樓外樓依然衣香鬢影，弦聲不絕。惟一不同於往日的，是客人之中多了一些糾糾武夫罷了。

無情浪子與俏紅小翠登上樓外樓，好不容易在梯口旁邊找到一張空桌，地方雖是不太理想，也只得將就一下。

他們坐下之後，俏紅櫻唇一噘道：「這不像守門的麼？眞蹩扭！」

無情浪子道：「將就一下吧，小姐，能夠找到一張空桌子已經不容易了。」

俏紅道：「好嘛，我只是隨便說說而已，快叫菜吧，我要餓死了！」

他們要來酒菜，邊吃邊談，此時隣桌忽然傳來一股低沉的嗓音道：「老大，這次咱們不應該來的。」

另一蒼老的嗓門道：「我也在後悔，可是已經上了賊船，脫身就不易了！」

低沉嗓音道：「他們也太霸道了，只准進，不准出，這是那門子規矩？」

蒼老嗓門道：「他們如果肯講規矩，就不會橫行江湖了，唉……」

低沉嗓音道：「其實小螺庵主來不來還不能作準，他們如此緊張豈不是庸人自擾！」

蒼老嗓門道：「據說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生日那天，後山十八尼庵要擺大舉行法事，並恭請小螺庵主前來主持，庵主既已答允，按說不會不來，今天是二月初一，連頭帶尾不過還有十九天，無論怎樣委屈，咱們也只好等下去了。」

低沉嗓音道：「到時候，咱們怎麼辦呢？」

蒼老嗓門道：「咱們是來瞻仰銀鞭女俠的，除了瞧瞧熱鬧，還能做些什麼？」

低沉嗓音道：「咱們兄弟人單勢孤，惹他們不起，也只好瞧瞧熱鬧了。」

無情浪子聽到這些，不由悄聲對俏紅道：「聽到了麼？杭州雖是風雲際會，但當眞要不利於小螺庵主的並不太多。」

俏紅道：「話是不錯，可是你別忘了西門世家及鐵旗帮是黑白兩道最具勢力的帮派，咱們也是人單勢孤，一切都不能大意！」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令尊是武聖，妳還會怕那些牛鬼蛇神？」

俏紅道：「那有什麼用？爹離開時我還不足兩歲呢。」

無情浪子道：「這麼說妳並未習得他老人家的武功了，柳千千却說妳與西門兄弟的武功是武聖親傳，看來他對西門世家所知不多！」

俏紅道：「我的武功是奶娘敎的，在西門世家只能算作二流。」

無情浪子道：「不要緊，以後我敎妳就是。」

俏紅嫣然一笑道：「這話可是你說的，以後不准賴皮。」

她語音未落，一團黑影忽然向他們的食桌撞來，無情浪子右掌倏伸，一把抓着那團黑影向樓板上輕輕一放道：「朋友，這裏人多，想打架最好到外面去。」

他抓的是一名勁裝大漢，身材較無情浪子還高了半個頭，但一抓一放，乾淨俐落，好像這名勁裝大漢原本就站在那兒似的。

俏紅忽然驚吁一聲道：「小心！」

無情浪子淡淡一笑道：「不要緊，這位兄台只是在開玩笑罷了，妳瞧，他的刀原是假的。」

適才他一抓一放，並未為難那名勁裝大漢，可是別人不領情，拔出小刀子就向他的脇門搠來。

他反臂一拂一撈，不僅制住了勁裝大漢的穴道，也將那柄小刀取到手中，然後用手指一點一點的掐下，這柄精鋼打造的匕首，好像是篾扎紙糊似的。

折斷一柄匕首並非難事，要將它一點一點的掐下就難了，如非已達一甲子以上的精純內力決難辦到。

練武的多如過江之鯽，但具有一甲子以上功力的畢竟不多，無情浪子祇不過二十上下的年歲，像一株才出土的嫩牙兒，他却具有如此精純的內力，這豈不是駭人聽聞！

他掐完了那柄匕首，才啊了一聲道：「你是怎麼啦？老兄，玩笑開够了你還不走？」

他伸手輕輕揮了一下，勁裝大漢忽然連打兩個寒噤，全身似乎一鬆，手脚也同時恢復了活動。

「朋友，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勁裝大漢栽了觔斗，臨走還要說兩句狠話，無情浪子雖是置之一笑，俏紅主婢却不願讓他如此放肆。

在俏紅示意下，小翠一幌身攔住他的去路。

「喂，把話說明白了再走，什麼叫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勁裝大漢面色一變道：「朋友，光棍只打九九，你們不要欺人過甚！」

小翠道：「這話怎麼說？你想砸掉咱們的桌子，砸不成就想動刀子，你說說看，這欺人的到底是誰？」

這回勁裝大漢不能賴了，酒樓中的人這麼多，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他如何還能耍賴？

可是這名漢子倒也並不簡單，他忽然伸手向懷裏一摸，取出一枝雕刻着一頭飛虎的鐵旗，同時哈哈一陣狂笑道：「看淸楚，小子，你可認識這個？」

鐵旗帮是當代武林的黑道盟主，在江湖道上具有十分驚人的潛力。

該帮分爲靑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壇，勁裝大漢所持，是刻着飛虎的鐵旗，那麼這柄鐵旗自然就是白虎壇的飛虎令了。

各壇的令旗都稱爲鐵旗令，在江湖道上鐵旗令具有極高權威，武林任一門派都不敢對它稍有褻瀆，否則鐵旗帮必傾全力作毀滅的報復。

因此，當勁裝大漢取出飛虎令時，有不少食客面色一變，整個酒樓忽然變得鴉雀無聲。

小翠雖未見過鐵旗令，却也知道江湖上對鐵旗令的傳聞，因而神色一呆，舉目向俏紅瞧去。

對付鐵旗令，是一件重大的問題，小翠不敢擅作主張，才以目光向俏紅詢問。

其實無情浪子早巳走了過來，衝着勁裝大漢雙拳一抱道：「閣下原來是鐵旗帮的，失敬，請收起鐵旗令，咱們好好的談談。」

勁裝大漢哼一聲道：「不必。」身形一側，閃過小翠向樓下急奔而去。

無情浪子沒有強留勁裝大漢，依然回到原先的坐位，俏紅柳眉一皺道：「無端端的又與鐵旗帮結下樑子，這話從那裏說起！」

無情浪子淡淡一笑道：「咱們並沒有侮篾鐵旗令，是那人向咱們找碴，只是個人之間的恩怨，如果鐵旗帮硬要找上咱們，那也只好由他了。」

小翠道：「管他呢，縱便沒有今天的事，鐵旗帮也不會放過咱們的。」

無情浪子道：「這話不錯，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咱們不必將此事放在心上，來，喝酒。」

俏紅道：「我不想再吃了，咱們結賬吧。」

無情浪子道：「也好，咱們到別處玩去。」

他正待招呼店小二結賬，一名店伙忽然匆匆奔上樓梯道：「各位客官，小的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

樓上客人對店伙的報告大感興趣，立即有人問道：「伙記，是什麼好消息？」

店伙道：「名滿中原的小雪姊妹來啦，各位可以大飽耳福了。」

這當眞是一件好消息，樓外樓轟動了，立時响起如雷的掌聲。

俏紅抿嘴一笑道：「浪子哥哥的運氣不壞，終於等到你的心上人了。」

無情浪子道：「別瞎說了，咱們快走吧。」

俏紅道：「不嘛，我沒有聽過說鼓書，正好見識見識。」

俏紅不願走，無情浪子只得留下，其實他也想見見大雪，這位姑娘畢竟是可人的。

此時小雪姊妹巳走進梯口，一眼就巳瞧到無情浪子，一片意外的驚喜，立即掠過她們的面頰，如若不是身在酒樓，她們非叫出聲來不可。

但在掌聲雷動，衆目注視之下，她們只得壓着激動的心情，目光流轉，向全樓的客人報以一絲輕盈的笑意。

在酒樓的上方，設有一桌兩椅，以及說鼓書所用的導具，她們略作歇息，便開始說唱起來。

這是老調，在濟南他曾經欣賞過的，但舊調重彈却能聲聲入耳，不久他就進入忘我之境了。

忽然……

「公子……」

「啊，月兒，是妳。」

「怎麼，公子忘記咱們了？」

「沒有啊，月兒，妳們幾時來到杭州的？」

「咱們昨日才到了，哦，公子，那日你墜崖後，我家小姐痛不欲生，她曾經逼迫武陵公子吃下誅心丹爲你報了仇了。」

「多謝妳家小姐。」

「不要客氣嘛，公子，咱們還到崖下找過你，但什麼都沒有找到，你到底去了那裏？」

「我被別人救走，妳們自然找不到我了。」

「可是你爲什麼不找咱們？害得我家小姐整天失魂落魂似的，你們男人，哼……哼……」

「對不起，月兒，當時我在養傷，後來又不知道妳們去了那裏，所以……」

「過去的就算了，咱們不會怪你的，不過小姐要我告訴你，杭州城山雨欲來，叫公子當心一點。」

「多謝妳，月兒，我會小心的。」

「那我就不多說了，公子住在那兒？告訴我咱們以後有事好找你。」

「我住在湧金門的錢塘老店。」

「好，咱們會來看你的。」身形一擰，像彩蝶似的飛了回去！

俏紅微微一笑道：「好一個逗人喜愛的姑娘，想不到柳千千還有這樣一個可人的婢女，而且更對你情深一往。」

無情浪子道：「她是大雪的婢女，咱們之間祇不過是普遍的朋友而巳。」

小翠撇撇嘴道：「普通的朋友會爲公子失魂落魂，哼，眞會騙人。」

無情浪子一笑道：「不要羨慕別人了，俏紅，妳這位俏丫頭，才當眞逗人喜愛呢。」

小翠粉頰一紅道：「小姐，妳瞧，公子專門調侃咱們。」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該走了，俏紅，咱們逛逛去。」

他們由樓外樓向前走，原想去盪舟遊湖的，剛剛走到蘇堤，就被人攔住去路。

無情浪子一吁道：「咱們不想惹事，別人却不願放過咱們，江湖恩怨實在可怕得很。」

的確有人不放過他，因爲攔住去路的，正是他的寃家對頭。

此人在樓外樓向他找過碴，後來亮出鐵旗令才奪門而去，現在狹路相逢，自然放他不過。

不過這回此人却多了三個帮手，看情形可能都不是泛泛之輩。

領頭的是一個身看灰衫的瘦老頭兒，正用一雙神芒逼人的眼神在向無情浪子打量。

立在瘦老頭右首的，是一名四旬上下的精壯漢子，再後面是一個矮胖子，及那名在樓外樓找碴的大漢。

此時瘦老頭眉峯一揚道：「人稱無情浪子的就是少俠？」

無情浪子道：「正是，前輩是……」

瘦老頭道：「老夫朱攸，現任鐵旗帮白虎壇副壇主。」

無情浪子雙拳一抱道：「原來是朱前輩，久仰。」

朱攸道：「不必客套，老夫現有一事不明，想向少俠請敎。」

無情浪子道：「不敢，不敢，請前輩指示。」

朱攸指着曾在樓外樓找碴的那名大漢道：「老夫這名屬下曲希賢，少俠曾經出手教訓他？」

無情浪子道：「不，是這位曲兄無故向咱們找碴。」

朱攸道：「此話當眞？」

無情浪子道：「 時樓外樓食客衆多，前輩只要問一下就可明白。」

朱攸身旁那名精壯漢子道：「好一個狡滑的小子，曲希賢祇不過無意碰了你一下，你就冷不防痛下殺手，居然還敢顚倒黑白，以是爲非，大爺如果不敎訓你，你還以爲鐵旗帮是好欺負的。」

他踏上兩步就待動手，無情浪子道：「慢點，朋友，你不能聽他片面之詞。」

精壯漢子道：「我不必聽他片面之詞，你也不必一再分辯，有一點你實該知道，鐵旗帮不能栽，栽了就得加倍討回？」

無情浪子淡淡一笑道：「朋友快人快語，這樣倒免得在下浪費唇舌了，要怎樣閣下划下道來就是。」

精壯漢子道：「聽說閣下是四奇之首黃海漁夫的傳人，天孫網法是當代一絕，在下如不領教一下，豈不是一項遺憾。」

無情浪子一面解下天蠶網，同時微微一笑道：「見面就是有緣，閣下能不能賜告你的大名。」

精壯漢子道：「白虎壇下的香主施日昇，朋友注意了。」

此人使的是一桿白臘槍，單臂一振，抖起幾朶槍花，槍尖銀芒萬點，猛向無情浪子的前胸襲來。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只此一招，就知道他這桿白臘槍巳具有極深的火候。

無情浪子腳下斜踏，避開前胸，天蠶網往上一翻，纏向他的白臘槍桿。

施日昇嘿了一聲，身形一側，縮腕倒送一槍，槍桿帶着勁風，點向無情浪子的腰際。

此人一桿白臘槍便得靈活巳極，幾乎舉手投足都是妙着，如果不是無情浪子，只怕不出三五招就會敗下陣來。

可惜他碰到的是無情浪子，只憑流星身法，巳立於不敗之地。

而且無情浪子是武聖唯一的傳人，他所習任何一項武功，全是武林絕响。

祇不過他自闖蕩江湖以來，就沒有眞正施展過武聖絕學，現在更不必說了，一旦暴露身份，豈不是自找麻煩？

其實一套天孫網法，配合流星輕功，能够奈何他的，在當代武林之中，巳經很難找出這麼一個人來了。

一幌數十招，他們好像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其實施日昇的苦可吃得大了，他只是羞刀難入鞘，不甘心認敗服輸罷了。

他那桿白臘槍原是滿場飛舞，隨心所欲的，現在不只是招式走了樣，而且槍桿逐漸沉重，使他有着不勝負荷之感。

試想，他幾乎連槍都無法舞動，如何還能攻敵？他不明白何以會變成這樣，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如非無情浪子手下留情，他早巳丟人現眼了。

最後無情浪子不想再鬥下去了，漁網一收，倒縱八尺，同時雙拳一抱道：「施大俠這一桿白臘槍的確高明，不過咱們無怨無仇，亦必爲一點誤會傷了和氣了，貴帮如能不究既往，在下願向曲兄表示一點歉意。」

施日昇不傻，別人給他台階，他還能不就此下台？於是抱拳一禮道：「好說，副壇主，無情少俠說的對，一點小小的誤會，說開了就不必計較了，副壇主以爲如何？」

在白虎壇，施日昇是第二把高手，除了壇主鍾承烈，就數他功力最高，他說不必計較，朱攸怎能不依？

這位副壇主倒是能屈能伸，揆一個哈哈道：「好，好，咱們不打不相識，老朽鍾承烈要交交你這個朋友？」

無情浪子道：「這是在下的榮幸，他日有暇，當專程拜訪、告辭。」

雙拳一拱，逕與俏紅等放步而去。

經過適才一鬧，俏紅感到興趣索然，他不想再遊湖了，但却眉峯一皺道：「浪子哥哥，時間巳經不早，咱們還是回去吧？」

無情浪子道：「回那兒，靈峯寺？」

俏紅道：「浪子哥哥，那農家還有空房子，環境比湧金門淸靜多了，搬去跟咱們一塊住吧，好麼？」

無情浪子道：「不好。」

俏紅櫻唇一噘道：「爲什麼？」

無情浪子道：「妳忘記咱們是爲什麼來的了？後山雖然淸靜，但訊息却不大靈通，如是小螺庵主來了咱們還不知道，那豈不是太糟？」

俏紅道：「照你這麼一說，咱們應該住到湧金門才對，可是此後麻煩之多，咱們又怕難以安枕了。」

（未完）

八仙門八魔

生面別開龍虎門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玄以妙計氣走逆天魔醫施不施，然後與呂慕岩，韓劍平離開九疑魔宮。在路上李玄問韓劍平是否與白牡丹有約，韓劍平告以白牡丹曾約他於當晚三更在一處松林相見。於是三人依時赴約，李玄與呂慕岩先匿於樹梢，共察韓劍平與白牡丹相會時之情景。不久，白牡丹來到，一見韓劍平，即傾吐衷曲。白牡丹對韓劍平情深一往，最後並告以呼延西於三日後率衆與韓等三人一搏，提醒韓劍平等預早爲謀，且誓言要助韓等一臂之力，暗殺呼延西及施小萍，同心合力摧毀九疑魔宮，脫離魔掌，重新做人……

韓劍平見狀，不禁心中微慌，暗想此時雖不宜得罪這「美人狐」白牡丹，但李玄與呂慕岩又在頭頂之上，四目睽睽，注視一切，這場風流罪過，却叫自己怎樣——

但韓劍平總算有福，他念還未了，「美人狐」白牡丹便銀牙緊咬，一跺蠻靴，向韓劍平纖手微搖，穿林而去——

韓劍平目送這朶慾海奇葩的白衣倩影，消失在林木掩映以外之後，方自心中微定，伸手抹去了額間冷汗！

「鐵拐酒仙」李玄，低低一笑，飄身下樹，向韓劍平雙翹拇指，盛讚說道：「韓老弟，你眞應付得好，可說是圓滑靈通，面面俱到，我老花子尤其欣賞你『成人之美』，及最後那句『負責設法使白姑娘獲得你理想中的精神補償』，這兩句話兒以內所蘊含的弦外之音！」

韓劍平苦笑說道：「李兄業已體會出小弟的一番苦心了麼？」

李玄微笑說道：「關於這件風流韻事，我是局外之人，袖手觀棋，高人一着，故而靈機活潑，有了聞弦歌而知雅意的師曠之聰，呂老弟則因與『美人狐』白牡丹，有過一段香火因緣，利害關心，神明不朗，便茫茫然地，難測究竟，像是被悶在葫蘆中了！」

呂慕岩苦笑連聲，愧然說道：「我確實被你們裝在葫蘆之中，悶得好不難過，李兄與韓老弟，能不能做點好事，替我把葫蘆敲破？」

李玄啞然失笑，方待發話，驀地三人同有所警，臉色齊變，目光凝注林外——

韓劍平首先問道：「林外是誰？儘管現身相見，何必鬼鬼祟祟？」

語音方落，林外果然響起一陣森森冷笑，有人應聲答道：「寡女孤男，幽林密約，才算稱得上鬼鬼祟祟，好個『玉笛韓湘』韓劍平，你枉負『雁蕩大俠』之稱，却原來如此行徑，只是一個竊玉偷香的江湖浪子！」

韓劍平被對方刻薄得俊臉通紅，雖覺來人話音似乎有點熟悉，仍然怒嘯一聲，穿林閃了出去！

呂慕岩也將趕去接應，李玄却伸手把他拉住，怪笑問道：「呂老弟，我不相信你耳力如此弱法，你難道未曾聽出來人是誰？」

呂慕岩皺眉答道：「此人話音甚熟，有點像是『美人狐』白牡丹適才所說業已向『藍面魔君』呼延西告辭他往的藍啓明？」

李玄點頭笑道：「呂老弟聽得不錯，來人正是藍啓明，我總覺得此人未必會站在『藍面魔君』呼延西一面，故而不妨慢些出去，讓他先嚐嚐韓老弟手中那根玉笛的威力滋味，也許會逼出他的內心眞話！」

兩人一面談笑，一面緩步走出林外，果見「玉笛韓湘」韓劍平因憤於對方言語之內過份刻薄自己，遂把掌中一根玉笛，展盡絕招，幻出漫天笛影寒光，將藍啓明的藍衫人影，密密圈住！

李玄與呂慕岩方一現身出林，那藍啓明便怪聲叫道：「鐵拐酒仙李老人家，你趕快施展你的絕學奇能，救我一救，這位『玉笛韓湘』韓大俠，名不虛傳，功力極高，手中玉笛更是招招均是絕情，我藍啓明若非仗着一些尚稱靈妙的師門『鳳落岐山』身法，早就吃不消兜着走了！」

李玄出林之後，看見藍啓明在韓劍平漫天笛影之中，所施展的飄忽靈妙身法，本已心頭微動，如今再聽了「鳳落岐山」四字，遂向韓劍平含笑叫道：「韓老弟，請且住手！」

韓劍平玉笛狂揮，一招「捭闔風雲」，帶着尖銳嘯聲，把藍啓明逼得連施絕妙身法，退出八九尺外，方收笛揚眉，向李玄發話問道：「李兄何必替他講情，此人在言語之中，辱我太甚！」

李玄微微一笑，說道：「韓老弟不必動怒，我認爲這位藍老弟是性愛詼諧，故意向你調侃而已！」

藍啓明聞言，一面舉袖拭去額上汗漬，一面緩步走過，向「玉笛韓湘」韓劍平微抱雙拳，含笑說道：「韓兄，小弟藍啓明先向你賠禮謝罪，然後却要對你褒貶幾句！」

韓劍平因對方敵意已消，只好也自抱拳還禮，皺眉問道：「藍兄打算怎樣褒貶小弟？」

藍啓明笑嘻嘻地說道：「褒的是韓兄玉笛招術，不僅淩厲絕倫，笛上所挾『先天太乙眞氣』，更是强勁得令人難加抵抗，最多再過十三四個照面，定會把藍啓明擱在當場，委實不愧爲雁蕩之豪，一代大俠！」

韓劍平苦笑說道：「好說，好說，但藍兄聲稱褒貶，未聞貶語？」

藍啓明眼皮一霎，含笑說道：「韓兄的這根玉笛，太以厲害，嚇得我只好先褒後貶，讓

你開心一下，否則，却怕你怒火未息，又聞貶語，會再度對我施展出什麼絕招辣手。」

韓劍平覺得這位藍啓明的詼諧性格，及伶牙俐齒，頗與「鐵拐酒仙」李玄相同，遂劍眉微蹙說道：「藍兄不必顧慮，你只要不損傷韓劍平的人格，我自信倒還頗有聞貶之量！」

藍啓明微笑說道：「小弟所謂貶詞，絕非有關人格的事，只是覺得韓兄武學雖高，但論起江湖經驗，及識人之明，却似要比這位『鐵拐酒仙』李老人家，差一籌了！」

韓劍平聞言，體會出藍啓明的弦外之音，「哦」了一聲，面色略霽地，微笑問道：「這樣說來，莫非藍兄與那『藍面魔君』呼延西，並無深交？」

藍啓明哈哈笑道：「我和呼延西不僅無甚麼深交，根本也沾不上絲毫淵源，勉强說來，只有我姓『藍』，他號『藍』面魔君的一字相同之雅！」

韓劍平雙眉一揚，問道：「『藍面魔君』呼延西在『龍虎堂』上爲彼此引介之時，曾說藍兄是昔年『血手人屠』卜五先生的衣鉢傳人呢！」

藍啓明方一搖頭，「鐵拐酒仙」李玄却已含笑說道：「藍老弟，照我想來，『血手人屠』卜五先生，恐怕不是你的師傅，而是你的師伯！」

藍啓明微微一笑，向韓劍平說道：「韓兄，我方才所說的話如何，你看『鐵拐酒仙』李老人家的兩隻眼睛，有多厲害，簡直能察秋毫之末，可見深草滾珠——」

語猶未了，李玄便怪笑叫道：「藍老弟，你不要話中藏話，繞着彎子罵人，我又不是老鷹，怎能看得見深草滾珠，若非你自己說出『鳳落岐山』身法，我却如何知道你是『血手人屠』卜五先生之弟，『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的得意高足！」

說到此處，目光微掃韓劍平和呂慕岩，含笑問道：「韓老弟及呂老弟，是否還未曾聽說過『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之名？」

韓劍平，呂慕岩一齊搖頭，李玄遂又笑道：「這位卜八先生，是位精擅易容妙術的蓋代神偷，武功極高，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及一套『鳳落岐山』身法，足稱妙絕當時，每次遊俠風塵，形容輒變，故而本來面目，未爲世識！他與『血手人屠』卜五先生，雖是同胞兄弟，但薰蕕善惡有異，據聞卜五先生終仍被卜八先生以誠心毅力，不斷進言，勸得幡然悟道，放下屠刀，兄弟二人，雙雙歸隱！」

藍啓明因聽李玄提到恩師師伯的昔年故事，不禁微覺愴神，目中含淚地，點頭說道「李老人家說得不錯，我師傅與師伯歸隱『終南』在淸修十年之後，雙雙撒手坐化。」

韓劍平肅然說道：「卜八先生能盡言，卜五先生能訥諫，兄弟雙雙悟道，同證眞覺，確是一樁値得流傳的武林佳話！」

藍啓明拭去淚漬，含笑說道：「小弟此次路過湘南，見『九疑魔宮』大張喜宴，並久聞『藍面魔君』呼延西稱霸一方惡蹟，遂打着先師伯卜五先生旗號，爲呼延西上賓，想探探魔宮虛實，察看有無除魔濟世之策。」

韓劍平與呂慕岩聞言，方知究竟，自對藍啓明敵意全泯，反倒有些氣味交投，相識恨晚之感！

李玄則在聽完話後，眼珠連轉，向藍啓明縱聲怪笑說道：「藍老弟，尊師卜八先生是位蓋代神偷，你自然應該得承衣鉢，常言道：『賊無空手』——」

韓劍平與呂慕岩聞言，均覺「鐵拐酒仙」李玄對於新交不久的藍啓明，便如此詼諧調笑，似乎略嫌失敬。

誰知藍啓明聞言之下，却毫不爲忤地，微軒雙眉，自懷內取去一柄藍汪汪的月牙飛刀，及一隻小小黃色玉瓶，攤在掌中，向李玄點頭含笑說道：「李老人家眞是藍啓明的知己，我因在筵席散後，立即離開『九疑魔宮』，故而尚未尋那號稱富可敵國的『藍面魔君』呼延西的晦氣，只在席上順手摸了這點彩頭，以示老人家方才所說的『賊無空手』之意！」

李玄看出那柄藍汪汪的月牙飛刀，是「九劍狼公」衞遠謀所用「七柄淬毒月牙刀」之一，遂恍然笑道「我明白了，藍老弟是在聽出我們準備奉送一頂綠帽子，給『藍面魔君』呼延西，作爲賀禮因而忍俊不禁，噴了『逆天魔醫』施不施，『九劍狼公』衞遠謀兩人，一身美酒，替他們陪罪擦拭酒漬之際，乘機施展了得自卜八先生眞傳的空空妙手！」

藍啓明點點頭笑道：「李老人家的眼光厲害，日後我若想偷你一票，恐怕還眞不太容易呢？」

李玄哈哈大笑說道：「藍老弟，你千萬不必動我腦筋，我老花子除了一身瘡疤，及幾張膏藥之外，可說身無長物！難道你會把我這視如性命的酒葫蘆偷走了？」

呂慕岩聽得與韓劍平相視而笑，暗想李玄與藍啓明這老少二人，全都性愛詼諧，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怪俠！

藍啓明聽得劍眉一挑，失笑說道「李老人家，你是個身無長物的窮花子，那『九劍狼公』衞遠謀却是個窮强盜！我在他身邊摸來摸去，均無所獲，只好拿了這樣一柄『淬毒月牙刀』，但這柄刀兒的鋼質，却還眞算不錯！」

話完，隨手一甩，精芒閃處，「叮」的一聲，這柄「淬毒月牙刀」，果然深深沒入石壁，顯得鋒利無比！

李玄一面微伸兩指，夾住刀尾，自石中拔出這柄「淬毒月牙刀」，送還藍啓明，一面目光凝注在他掌上那隻小小黃色玉瓶，含笑問道：「藍老弟，這隻玉瓶，是『逆天魔醫』施不施懷中之物麼？」

藍啓明點頭笑道：「李老人家猜得不錯，這瓶中所貯，是爲數不多，却是有奇香的一種白色藥粉！但既無標籤，又無用法根本不知道是何藥物？」

李玄取過玉瓶，才一拔開瓶塞，便覺淸芬四散，挹人神爽！

韓劍平聞得奇香，失驚說道：「風聞『逆天魔醫』施不施，練有一種罕世聖藥，命名亦頗爲別緻，叫做『逆天神散』，又號『氣死閻羅續命丹』，不知是否這玉瓶中所貯之物？」

李玄搖頭笑道：「韓老弟所說又稱『逆天神散』的『氣死閻羅續命丹』，是施不施視如性命之物，恐怕未必會隨隨便便地揣在懷中了，但因這位『逆天魔醫』確有驚神泣鬼的生死人而肉白骨之能，從他身邊所弄來的東西，却可斷定決非尋常藥物！藍老弟好好珍藏，將來或有大用。」

說完，塞好瓶塞，仍把這隻小小黃色玉瓶，交還藍啓明的手內！

藍啓明揣好黃色玉瓶，及淬毒月牙刀，向李玄含笑問道：「李老人家——」

李玄連連搖手，截住他的話頭，怪笑問道：「藍老弟，你是不是眞心願與我們結交？」

藍啓明揚眉一笑說道：「芝蘭同臭，氣味相投——」

李玄又復截斷他話頭，點頭笑道：「藍老弟不必多講，有了這『芝蘭同臭，氣味相投』的八個字兒，業已足夠！你以後應該與韓劍平老弟，及呂慕岩老弟一樣，叫我李兄，不可再右一句老人家，左一句老人家地，叫得我全身都覺難過，聽在耳中，也不是滋味！」

藍啓明聽了呂慕岩之名，不禁向這位身材依舊，形相却變的「純陽劍客」，看了兩眼！

李玄見狀，方想起呂慕岩業巳取下人皮面具，形容與日間不同，遂哈哈大笑地，向藍啓明道：「藍老弟，我應該爲你引介一下，這位道長的眞名號是『純陽劍客』呂慕岩，不是甚麼『紫面天尊』逍遙子——」

藍啓明聞言遂在與呂慕岩互相施禮之後，又向李玄含笑說道：「李兄既許藍啓明得附交末，我們何不一盟在地？結爲金蘭之好！」

韓劍平一旁笑道：「藍兄此議絕妙，我們且一敍年庚！」

四人敍庚之下，是李玄居長。

呂慕岩次之。

韓劍平，藍啓明却敬陪末座，作了小弟。

撮土爲香，對月盟誓以後，藍啓明微笑問道：「李大哥，如今你該告訴小弟爲何『逆天魔醫』施不施會那樣一面對你狠毒巳極，一面又對你絕對服從？以免悶得我好不難過！」

李玄目注韓劍平笑道「韓老三，你把這椿得意傑作，說給藍小四聽聽，讓他評論評論我李老大是否有幾分出人意料的絕妙手段？」

韓劍平點頭一笑，遂把這椿妙趣絕倫之事，向藍啓明詳加敍述。

藍啓明聽得連連稱妙，高興巳極，並對李玄笑道：「李大哥，你是李鐵拐，呂二哥是呂純陽，韓三哥是韓湘子，小弟既巳勉附驥尾，位列仙班，總得也給我一個名份，才覺相襯！我想我既姓藍，就讓我作藍采和吧！」

呂慕岩微笑說道：「藍老弟，我們正在搜尋宇內，期聚八仙，故而不僅早就把你認成藍采和，你韓三哥更巳把他一位專精鑄製各種奇妙機械的好友『七巧玲瓏醉魯班』公冶龍，爲你鑄造一隻合乎藍采和身份的特殊兵刃『聚寶萬花籃』了！」

藍啓明大喜問道：「呂二哥，你們要聚集八仙則甚？人數都湊齊了麼？」

呂慕岩便把「鐵拐酒仙」李玄意欲聚八仙鬥八魔，並於明年九九重陽，八仙渡海，共赴「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南海普陀壽宴」之事，說了一遍。

說完之後並指着眼前四人，揚眉笑道：「至於『八洞神仙』之數，眼前巳有李鐵拐，呂純陽，韓湘子，藍采和等四位，『崑崙處士』曹長吉是極爲現成的曹國舅，適合充任張果老的理想人物也在夾袋之中，如今只缺一位道行最深的漢鍾離，及一位萬綠叢中一點紅的何仙姑了！」

藍啓明聽完呂慕岩所說，高興得眉飛色舞地，向李玄縱聲狂笑說道：「李大哥眞虧你想得出來，聚八仙，鬥八魔，這是多麼精彩熱鬧，妙絕古今之事！」

語音未了，忽然劍眉微蹙，搖頭說道「李大哥，『逆天魔醫』施不施業巳被你氣走，『九疑魔宮』之內，只賸下『藍面魔君』呼延西一位身負絕學的大魔頭！我們後日赴會，以四仙鬥一魔，會不會貽爲武林笑柄？」

李玄呵呵大笑說道：「藍小四，你還以爲我們人多？難道適才不曾聽得『美人狐』白牡丹所說，『九疑魔宮』之中，大魔頭雖然只有呼延西一個，但魔爪魔牙却來了不少！」

藍啓明看了韓劍平一眼，搖頭含笑說道：「小弟雖是尾隨『美人狐』白牡丹來此，但因猜她必與韓三哥，有甚體己話兒要說，恐怕會聽得臉燒，看得眼紅，故而不敢過份靠近，未曾聽清她說些甚麼？」

韓劍平劍眉微蹙，李玄却怪笑罵道：「藍小四，你以後在想開玩笑之前，先得認清對象！韓老三臉皮子薄，不像李老大這等厚顏無恥，倘若惹惱了他，你可又得提防他會再讓你嚐嚐玉笛絕招滋味，使你吃不消而兜着走呢！」

藍啓明聽得一咋舌頭，立即垂手肅立向韓劍平恭恭敬敬說道：「韓三哥，小弟知罪！你若生氣，便儘管用玉笛打我，藍啓明甘心領責，決不施展我師門『鳳落岐山』身法閃避！」

韓劍平委實對李玄，藍啓明這一老一少，毫無辦法，只好苦笑連聲，向呂慕岩搖頭嘆道：「呂二哥，你看李大哥與藍四弟這樣一吹一唱，一搭一擋，眞可以稱得上是一對能把人活活氣死的難兄難弟！」

李玄怪笑幾聲，向藍啓明說道：「藍小四，你既不曾聽清，我就再對你覆述一遍！『九疑魔宮』之中除了『藍面魔君』呼延西，『毒手西施』施小萍，『活閻王』吳明，『蛇丐』孫三等四名一流高手之外，又來了三位武學卓絕之人，是南海普陀，『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名震東海一帶『玉女金童，雙奇一怪』五大好手中的『鬼爪奇婆』孟瑜，山東嶗山秘魔莊『魔心秀士』古玉奇手下，『秘魔四煞』中的『三眼煞神』楊九思，以及呼延西的一位至交好友『神棍震天』孫化石！」

藍啓明聽得揚眉笑道「好，好，這樣才使後日那場『九疑大戰』略爲生色緊張！倘若僅有呼延西，施小萍，恐怕還不夠韓三哥的玉笛微揮，呂二哥的神劍一掃！」

李玄正色說道：「藍小四，你不要如此傲敵，慢說『藍面魔君』呼延西久霸湘南，必然身懷絕學，就連『毒手西施』施小萍，及『活閻王』吳明，『蛇丐』孫三，亦均各具獨門煞手，不可對其忽視——」

李玄話猶未了，韓劍平忽然劍眉微蹙，插口叫道：「李大哥，我想起一椿怪事！」

李玄怪眼微翻，接着愕然問道：「甚麼怪事？」

韓劍平道：「呼延西暮年得子，傳柬三湘，普徵武林中知名之士，來赴彌月喜宴，正派豪俠，或許不屑與會，但我們在『岳陽樓』頭所遇，那位名列八魔之中的『神環魔僧』通化頭陀，怎也不見踪跡了？」

李玄點頭說道：「韓三弟懷疑得對；『神環魔僧』通化頭陀與『藍面魔君』呼延西，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同道人物，却怎會不來參與這場熱鬧？」

藍啓明一旁笑道：「這椿事兒，小弟知道，因爲我聽『藍面魔君』呼延西說過『神環魔僧』通化頭陀不能趕來參與喜宴之因！」

李玄怪眼一瞪，沉聲叱道：「藍小四，你放甚麼刁？既然知道，怎不快說？」

藍啓明指着韓劍平，微笑說道：「那位『神環魔僧』通化頭陀之所以不能趕來『九疑魔宮』參與呼延西之子的彌月喜宴，還是爲了韓三哥呢！」

韓劍平訝然說道：「他能不能來，與我何干？」

藍啓明微笑道：「通化頭陀因欲邀請三哥於明年九九重陽，前往『南海普陀』，共赴『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賀號祝壽大會』，並知韓三哥必有出奇高手相助，遂與『神劍魔道』顧凌霄，『神拂魔尼』玉師太等『方外三魔』，一同覓地閉關，研練幾種厲害功力，以期到時能勝得韓三哥，爭取人前顯耀！」

韓劍平聽完藍啓明所說，不禁向李玄正色說道：「李大哥，對方居然如此戒愼地，未雨綢繆，我們也不宜過於托大，應該有所準備才好！」

李玄笑道：「我們的準備，就是聚集八仙！只要能找得到合於理想的『八洞神仙』，則渡海降魔，必然無慮！」

說到此處，轉面向藍啓明笑道：「藍小四你既然答應『藍面魔君』呼延西，到時趕回助陣，我便命你如今就去，或許還可多知道一些有關秘密！」

藍啓明笑道：「約期是在後日，大哥何必要我這麼早便去『九疑魔宮』？藍啓明奉陪三位兄長，略爲登臨遊賞——」

李玄怪眼一瞪，截斷藍啓明的話頭，佯怒叱道：「胡說！呼延西手下耳目，幾遍江南。倘若看見你與我們同遊，必然密報魔宮！則你再去之時，豈不成了肉包子打狗般地，自投死路？」

藍啓明無可奈何，只得點點頭笑道：「我早點前去也好，可以大放手脚，在『九疑魔宮』之中，偷它一個痛痛快快！」

李玄怪笑說道：「藍小四，你不要賊癮大發，須知『上得山多終遇虎』呢！」

藍啓明俊眉雙揚，狂笑說道：「李大哥放心，『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主的衣鉢傳人，總還有些不同流俗手段。大哥請看，這不是你揣在懷中的一帖爛膏藥麼？」

說完，果然笑嘻嘻地向李玄一舒右掌，遞過一張乾淨膏藥！

韓劍平與呂慕巖看得不禁失笑，李玄也怪笑說道：「藍小四，眞有兩套，我老子猜到你賊心不改，頗曾着意提防，居然還是被你做了手脚！」

藍啓明揚眉一笑，向三位義兄抱拳長揖，便自暫時告別地，回轉「九疑魔宮」之中，探聽羣魔機密。

李玄見藍啓明走後，遂與呂慕巖，韓劍平，尋了座幽僻山洞，靜坐行功，充實內力，準備後日與「九疑羣兇」，放手一搏。

兩天光陰，彈指即過。轉眼間便到了互相約會之日的未末申初時分。

呂慕岩雙眉一揚，含笑說道：「李大哥與韓三弟，我們與呼延西約定是黃昏時分相會，如今業巳未末申初，該去『九疑魔宮』了吧？」

李玄與韓劍平，雙雙含笑點頭，韓劍平一面舉步，一面向呂慕岩問道：「呂二哥，你今日是以『紫面天尊』逍遙子的身份赴會，還是以『純陽劍客』呂慕岩的本來面目出現？」

李玄接口笑道：「美人狐白牡丹之事，尚未了結，呂老二自然不便現出本來面目，仍委屈他多戴一副人皮面具，並儘量減少開口說話，莫使白牡丹看出破綻便了！」

韓劍平目光一轉，微微一笑，說道：「呂二哥雖然可以戴上人皮面具，掩飾本來面目，可以儘量減少高聲說話，使『美人狐』白牡丹不易聽出語音，但今日是與羣兇惡鬥，却無法避免出手對敵，倘若在武功方面，被白牡丹認識——」

呂慕巖聽到此處，搖手笑道：「韓三弟不必爲此担心，『美人狐』白牡丹除了曾見我施展輕功之外，不曾見我施展過其他功力！」

韓劍平點頭笑道：「既然如此，少時若遇輕功比鬥，便由小弟或李大哥應敵，呂二哥韜光隱晦，只在一旁留神掠陣就是！」

談笑之間，業巳達到「九疑魔宮」，但却未見多人。

只有「藍面魔君」呼延西，與他兩位愛姬，「美人狐」白牡丹，「毒手西施」施小萍，在宮前等候！

李玄等人，身形一現，「藍面魔君」呼延西便抱拳笑道：「李大俠，韓大俠，及這位逍遙道長，呼延西今夜打算在宮中演武場上，挑燈宴客，並還有幾位遠道高朋，要想瞻仰瞻仰三位大俠風采！」

韓劍平劍眉一挑，岸然說道：「呼延魔君請爲引路，韓劍平與我兩位盟兄，也想多認識幾位黑道高人！」

這「黑道高人」四字，本頗刺耳，但「藍面魔君」呼延西却佯作未聞地，微微一笑，轉身爲客引路。

「美人狐」白牡丹極爲矜持莊重，默然未發片語，只是隨同呼延西回身入宮之際，目光微颺，風情無限地，向韓劍平飄了一眼！

「毒手西施」施小萍，則面若寒霜，兩道狠毒冷銳眼神，始終盯在「鐵拐酒仙」李玄身上！

李玄知道她是心痛情郎柳英圖之死，有苦難言地，把一切怨毒，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少時必盡所能，施展最狠毒的手段，以圖報復！

進了「九疑魔宮」，左轉不遠，便是一片地勢不小的演武場，場上陳設了兩席盛宴。

主方八人一席，賓方則只有李玄，韓劍平，呂慕巖等三位。

李玄目光一掃，縱聲狂笑說道「妙極，妙極，三個人吃一席酒，我老花子今天足可大快朵頤，但呼延魔君却不可因我們人少，而扣掉幾個菜呢！」

呼延西大笑說道：「李大俠，你儘管放心飲啖，呼延西今日所備酒肴，尚稱豐富，足供大嚼，常言道：『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三位確實應該多進幾杯才好！」

李玄「咦」了一聲，怪叫說道「呼延魔君，你兩句『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的話兒之內，似乎含有我們活不太久意味，莫非竟在酒中下毒了麼？」

說完，便端起酒盃，連嗅帶看地，細察其中是否蘊毒？

呼延西見狀，哂然一笑，搖頭說道：「李大俠，你不要過份看不起我們黑道中人，呼延西今日雖存領教之心，却係各憑藝業，一較高低，尚不至於卑鄙到在酒菜之內，暗下劇毒地步！」

李玄看了「毒手西施」施小萍一眼，向呼延西點頭怪笑說道「我也知道你身爲一方霸主，不會如此卑鄙，但你手下之人中，却或許有人會對老花子心懷怨毒，暗下辣手！」

呼延西冷笑一聲，目光如炬地，電掃四週，朗然發話叫道：「九疑門下聽真，誰若意存卑鄙，有辱呼延西聲名，我就把他立斃掌下，毫不寬貸！」

李玄右手拇指一翹，狂笑說道：「呼延魔君確實不愧爲一方雄豪，有了你這句話兒，李玄等人便可放心飲啖，叨擾盛宴的了！」

話完，目光一掃呂慕巖及韓劍平，三人同時不再顧慮地，飲乾了杯中美酒！

呼延西冷冷一笑，揚聲說道：「三位大俠，呼延西現在爲你們引見幾位遠道賓朋，武林好手！」

語音一住，首先指着身畔坐的一位身材高大的白髮婆婆笑道：「這位是南海普陀『魔鈴公主』諸葛飛瓊身旁得力人物，『玉女金童』雙奇一怪之中的『鬼爪奇婆』孟瑜！」

韓劍平見這「鬼爪奇婆」孟瑜，雙目中不時閃射出異樣精芒，便知此人具有出奇功力，決非易與，遂一抱雙拳，含笑說道：「韓劍平久仰孟老婆婆盛名，我等於明歲重陽，前往『南海普陀』爲諸葛公主拜壽之時，還望老婆婆多加照拂！」

「鬼爪奇婆」孟瑜，見韓劍平神情語氣，均極謙和，遂也抱拳笑道：「韓大俠的『玉笛韓湘』四字，名滿江湖，我家諸葛公主，也對韓大俠極爲欽遲，仰慕甚久，明歲重九，倘蒙光降『普陀』，定當竭誠欵待！」

呼延西又指着一位眉心有粒極大紅痣的灰衣老叟笑道：「這位是山東嶗山秘魔莊『魔心秀士』古玉奇手下『秘魔四煞』中的『三眼煞神』楊九思！」

韓劍平照樣神色謙和地，抱拳笑道：「韓

劍平久聞『嶗山秘魔莊』中，無論一花一草一樹一石，皆有出奇妙用，別具匠心，若遇機緣，頗思瞻仰，還請楊朋友代問『魔心秀士』古玉奇莊主先容——」

誰知這「三眼煞神」楊九思，與那「鬼爪奇婆」孟瑜不同，居然大邁邁地，傲聲狂笑說道：「韓哥兒，『嶗山秘魔莊』却與這『九疑魔宮』不同，縱是眞正的大羅金仙韓湘子進入莊中，最少也得把他那根笛兒留下，我勸你們仔細掂掂份量，莫要『不走陽關道，偏闖鬼門關』，自尋沒趣了吧！」

這幾句話兒，不僅狂妄得使韓劍平面帶冷笑，微剔雙眉，連呼延西，施小萍都以一種不悅神色，向「三眼煞神」楊九思，盯了幾眼！

李玄哈哈大笑，揚眉叫道：「無怪說『龍生九子，各有不同』，連同稱『八魔』的『魔心秀士』古玉奇，與『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均優劣迥異，楊九思，你比起方才那位孟老婆婆來，似乎差得遠了，就憑你這麼一塊草包材料，也列名『秘魔四煞』，我老花子便可看出『魔心秀士』古玉奇不過爾爾，『嶗山秘魔莊』也沒有甚麼了不得！」

「三眼煞神」楊九思被李玄譏刺得滿面通紅地，霍然站起身形，厲聲叫道：「李老花子休要猖狂，楊九思鬥你五百回合！」

李玄訕笑一聲，搖手說道：「別忙，且等呼延魔君引介完了再說，你還怕今天這場架兒會打不起來麼？但『五百回合』之後，却未免把你自己捧得太高，若能在我老花子手下，走上五招，你就不愧是山東道上的有數人物！」

呼延西不願再聽李玄與「三眼煞神」楊九思之間的這些舌劍唇槍，遂手指一位紅光滿面的銀髮老者，一位形貌極爲兇惡的中年壯漢，及一位臉龐瘦削，目光閃爍的老年乞丐，繼續引介說道：「這位銀鬚老叟，是呼延西多年好友『神棍震天』孫化石，其餘兩位則是我『九疑魔宮』中的『活閻王』吳明，及『蛇丐』孫三！」

韓劍平禮貌週到地，一一致意以後，又向「藍面魔君」呼延西抱拳笑道：「呼延魔君，你適才曾有『各憑藝業，一較高低』之語，莫非不肯聽從韓劍平三日以前的良言所勸？」

呼延西雙眉一挑，手指眼前金碧輝煌的無數亭台殿閣，縱聲狂笑說道：「呼延西劍底飛魂，刀頭舔血地，在綠林中闖蕩了數十年光景才積聚得『九疑魔宮』這點基業，却怎忍心在聽了韓大俠幾句話兒以後，便自平白捨棄？」

韓劍平點頭笑道：「我也明知呼延西魔君決不甘心捨棄——」

呼延西搖手笑道：「我不是不甘心捨棄，而是不甘心平白捨棄！」

韓劍平「哦」了一聲，揚眉笑道：「呼延魔君此語之意，是否要取得一些甚麼代價？」

呼延西點頭笑道：「我是想把這片『九疑魔宮』基業，充作一場豪賭中的賭注！」

韓劍平俊目閃光，朗聲問道：「既稱賭注，便有賭徒，呼延魔君是否想把韓劍平等，當作賭友？」

呼延西狂笑說道：「韓大俠猜得對極，呼延西近年生涯，太以平穩，正想找些刺激，我們不妨來豪賭一場！」

韓劍平搖頭笑道：「豪賭二字，韓劍平等都有些承担不起，因爲呼延魔君有一座畢生心血所聚，建設得華麗無倫的『九疑魔宮』，作爲賭注，韓劍平等則萍踪無定，浪跡江湖，那裏去尋——」

呼延西接口笑道：「三位大俠本身，便是一件絕好賭注，其價值之高，並不在我一座費盡半生心血的『九疑魔宮』之下！」

李玄一旁聽得怪笑問道：「呼延魔君，莫非你要我們以三顆項上人頭，與你的『九疑魔宮』作賭？」

呼延西搖手笑道：「不必如此嚴重，呼延西倘若今夜賭輸，便縱火自焚『九疑魔宮』，離開三湘地面，但萬一倖勝，擬請三位與我結爲兄弟，同享風光！」

韓劍平點頭冷笑道：「呼延魔君的雄心不小，韓劍平代表我兩位盟兄，承認這椿賭約就是！」

呼延西揚眉一笑，繼續說道：「賭注既定，我們再來商量商量，採取甚麼賭法？」

韓劍平微笑說道：「何必商量，無論呼延魔君怎樣劃道，韓劍平等一準奉陪就是！」

呼延西含笑說道：「韓大俠放心，武林較技必須公平，呼延西倖獲微名尙知愛惜羽毛，決不會暗佔便宜，我們以十陣定輸贏如何？」

韓劍平聞言，正待點頭，李玄却發出一陣諷刺意味極濃的「嘿嘿」冷笑說道：「好一個『決不會暗佔便宜』，這『十陣定輸贏』之舉，我們幾乎每個人要攤到三陣半呢！」

呼延西臉上一熱，目中精芒電射地，凝注着「鐵拐酒仙」李玄，厲聲說道：「李大俠倘嫌十陣過多，我們便以三陣爲斷也好，三位大俠無妨車輪出手，呼延西單獨奉陪！」

李玄手指呼延西，冷冷大笑說道：「呼延魔君，你看你這盛氣難遏情形，分明在心性修爲方面，還未到達爐火純靑之境，常言道『滿瓶不動半瓶搖』，我老花子雖非絕頂人物，但少時彼此比劃之際，你難免會在『氣』字之上，栽個小小跟頭！」

這一番話兒，確是武術眞言，居然使那位平素氣焰萬丈，壯如烈火的「藍面魔君」呼延西，聽得暗沁冷汗，盛氣立平地，向「鐵拐酒仙」李玄，抱拳含笑說道：「呼延西多謝李大俠指敎，但不知李大俠是同意我適才所說。十陣定輸贏』之舉，抑或另有高明辦法！」

李玄見呼延西被自己譏誚一番，非但未曾怒上加怒，反到盛氣立平，和聲含笑相向，不禁也自暗生警惕，知道這位久霸湘南的「藍面魔君」火候老辣，定是扎手，千萬不可輕敵！

李玄一面心中生戒，一面在聽完呼延西的話後，怪笑說道：「呼延魔君，我老花子是嫌十陣太少，不是嫌十陣太多，因爲萬一你們來個直落六陣而敗，我們才出手兩次，豈非太不過癮？」

呼延西聽得苦笑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便決定以十招之數，分判輸贏，呼延西及一干友好並當竭盡所能，務使李大俠不至於太不過癮就是！」

話完，轉身向「九疑魔宮」中的侍應之人，高聲吩咐說道：「掌燈上菜！」

語音方落，眼前一亮，便見四外燈光，一齊點起，把這演武場中，照耀得恍如白晝！

跟着便是兩位少年弟子，各捧着一隻熱騰騰的帶蓋巨碗，分別獻到主位客位等兩席盛筵之上！

呼延西在主位席上站起身形，向客位席上的李玄，呂慕巖，韓劍平等三人，含笑叫道：「三位大俠，這碗『清蒸天鵝』，是道難得辦到的美味佳肴，我們吃完以後，再後開始較技，呼延西今夜命厨下準備了十樣名菜，恰好每嘗一味，便較一藝，到也頗爲有趣！」

李玄首先鼓掌狂笑讚道：「妙極，妙極，呼延魔君，你既使我這癩蝦蟆似的老花子，得嚐天鵝肉的滋味，我定然知恩報德，在過招之時，少打一兩巴掌便了！」

碗蓋一揭，奇香挹人，李玄嗅得「嘓」地一聲，嚥下兩口饞涎，瞪着一雙怪眼，對那碗中天鵝，眈眈注視，那副神情，眞像一隻絕大蝦蟆模樣！

韓劍平看得正覺好笑，忽然耳邊有以「蟻語傳聲」功力，向他說道：「鵝眼有毒！」

韓劍平聞言一驚，知道此話必是「美人狐」白牡丹向自己密告！

這時，「藍面魔君」呼延西業已舉箸謝客，李玄遂一軒雙眉，對韓劍平，呂慕巖笑道：「老二，老三，我李老大生平吃雞吃鴨，只吃『飛叫跳翹』四字，對於這隻天鵝，眞也不能例外，鵝頭，鵝翼，鵝掌，及鵝屁股歸我，其餘的整隻鵝肉，都由你們去吃！」

他一面口沫四飛地，狂笑說話，一面業已接二連三，把一隻鵝頭，兩隻鵝翼，兩隻鵝掌，及一枚鵝屁股，舉箸挾到自己面前碟內，準備恣意大嚼！

韓劍平目光電閃，瞥見「毒手西施」施小萍嘴角之間，浮現了惡毒笑容，遂伸手阻住李玄正要先吃鵝頭的奇饞動作，含笑說道：「李大哥，鵝翼，鵝掌，鵝屁股一齊歸你無妨，但這隻鵝頭，小弟却想——』

李玄連連搖頭，怪聲叫道：「不行，不行，我老花子最愛吃鵝頭和鵝屁股，老三倘若嘴饞，我分你一隻翅膀便了！」

韓劍平向李玄微施眼色，含笑說道：「李大哥，不是小弟嘴饞，小弟是說這位端菜之人，神色恭謹禮貌極佳，想把鵝頭賞給他吃！」

李玄何等精明，一見韓劍平向自己微施眼色，便知必有蹊蹺，遂舉箸挾起鵝頭，遞向那名端菜弟子，並縱聲怪笑說道：「我韓三弟既然這等說法，這隻鵝頭，便賞了你吧！」

那名端菜弟子，面色如土，立即顫聲稱謝，表示不敢領受。

李玄哈哈一笑，向主位席上的「藍面魔君」呼延西高聲叫道：「呼延魔君，你門下弟子怎麼竟不肯給我老花子一些顏面，常言道：『羞刀難入鞘』，我這隻賞出去的鵝頭，又怎好意思拿回來呢？」

呼延西不知他們葫蘆之中，賣的甚麼藥，遂吩咐那名弟子，接受李玄賞賜，把鵝頭當衆吃掉。

那名弟子聞言之下，雖然不得不伸手接過鵝頭，却仍然遲遲疑疑地，不肯當面大嚼！

呼延西恍然有悟，剛剛濃眉倒剔「哼」了一聲，「毒手西施」施小萍却搶先厲聲叱道：「該死的東西，『九疑魔宮』的臉面，都被你一人丟盡，我還留你何用？」

語音後發，纖手先揚，就用面前的一雙牙筷，電疾射出！

一根牙筷，自太陽穴中射出，使這名執役弟子，立即倒地身亡。

另一根牙筷，則極見功力地，不僅射中那隻鵝頭，並貫穿飛出，把鵝頭上的兩隻鵝眼，一齊射成粉碎！

「藍面魔君」呼延西何等老奸巨滑，此時業已知道鵝頭有毒，愛妾「毒手西施」施小萍飛快殺人的這種作法，是湮沒證據，不肯授人口實。

他當衆之下，不便責怪施小萍，只向她神色沉重地，看了一眼，站起身形，向李玄抱拳陪笑道：「九疑門下弟子不肖，致掃李大俠酒興，呼延西敬爲陪罪，李大俠倘眞嗜食鵝頭，這邊席上，還有一支可以奉敬！」

李玄搖手怪笑，正欲好好諷刺這位「藍面魔君」呼延西，忽然目光一閃，微愕不語！

因爲，那位身爲「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得意傳人，如今並已與李玄，呂慕岩，韓劍平等結盟，位列仙班，被推爲藍采和身份的藍啓明，忽然出現，大搖大擺地，走進「演武場」內！

韓劍平也自微覺奇愕地，向李玄低聲說道：「李大哥，我們方才竟忘了注意藍四弟不在主位席上，他怎麼此刻才來？」

李玄皺眉笑道：「這藍小四刁鑽古怪，花樣極多，我們叫他早返『九疑魔宮』，他却偏偏臨時趕到，定是有甚特別事故？」

呼延西忽見藍啓明趕到，正好趁機岔過這場有損顏面的難堪之事，遂吩咐手下，添設座位，就請藍啓明坐在主席上！

吃完這道「清蒸天鵝」，韓劍平揚眉笑道：「呼延魔君，我們如今是否應該開始十陣論輸贏中的第一陣了？」

呼延西點頭一笑，目注「活閻王」吳明，低聲說道：「第一陣不便勞動遠客，也不便由我及兩位姨娘出手，且由你以素所精擅的『閻王十三抓』手法，與對方比劃比劃！」

「活閻王」吳明領命離席，神凝氣穩地，緩步走到演武場中，向韓劍平等，微抱雙拳，揚眉道：「吳明奉我家呼延魔君之命，拋磚引玉，領敎高明，但不知那位大俠肯對在下指點幾招掌法？」

韓劍平聞言，向李玄笑道：「李大哥，這一陣是由你去打發這位『活閻王』，還是由小弟下場活動，我呂二哥不宜過早暴露本來面目，應該儘量使他減少出手才是！」

李玄怪笑說道：「韓老三，你那『玉笛韓湘』名頭，比我『鐵拐酒仙』響亮，致被『藍面魔君』呼延西，當作主帥看待，主帥豈可能輕動，這第一陣自然由我李老大發發威風，使那『活閻王』變作『死小鬼』前往陰曹地府之中，見見眞正的閻羅天子便了！」

呂慕岩聞言，訝然一驚，低聲問道：「李大哥第一陣就想殺人？」

李玄一面站起身形，一面低聲怪笑答道：「我久聞這『活閻王』吳明，是三湘有名巨寇，心狠手黑，毒辣無比，毀在他一雙鬼爪之下的武林豪俠，已不在少，如此兇人，自然是殺之無赦，上上大吉！」

語音了後，人已走下場中，但右手之內，却還端着一隻酒杯，杯中美酒約有九分深淺！

「活閻王」吳明前次雖因奉命招待其他賓客，未曾與李玄在「龍虎堂」中同席，但已聽說這位「鐵拐酒仙」，極其厲害，甚至於嘻笑怒罵之外，都會具有出人意料的威力！

故而他一見這位怪老花子下場，心中便越發加深警覺！

李玄一直走到「活閻王」吳明面前五六尺處，方止步怪笑說道：「閻王爺，我老花子命雖窮苦，却尙未活夠，還想在這花花世界之中，多混上一些酒肉吃喝，故而下場陪你玩上幾招無妨，千萬拜託你不要用出什麼勾魂令，攝魄旛等，把老花子的魂兒拘走！」

「活閻王」吳明目光凝注在李玄手中所擎酒杯之上，訝然問道：「李大俠，你既下場指點吳明掌法，却還帶着這杯酒兒則甚？」

李玄把酒杯湊在鼻前，嗅了一嗅，狂笑說道：「你們呼延魔君適才說得好，『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曹孟德也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等語，故而我老化子特於下場較技以前，帶杯酒來，以備萬一要在你這位『活閻王』手下絕命之時，再喝上兩口，免得身入黃泉，無處買醉！」

「活閻王」吳明聽得冷笑說道：「李大俠何必對吳明如此諷刺，武林人物較技過招，生死勝負，原是常事，誰若疏神失手，確實可能血染流平，屍橫就地，但慘遭刦數之人，又怎見得定然是你而不是我呢？」

李玄聽得怪笑幾聲，點頭道：「是你也好，倘若竟是你這『活閻王』去往陰曹到差，則老花子便在你屍身之上，洒酒致奠，也可算是略盡心意！」

「活閻王」吳明「哼」了一聲，眉峯深蹙

地，抱拳叫道：「李大俠請，吳明先謝過你這番盛意！」

話完，雙手手腕一垂，虛抱胸前，開出一種形似「白求掌」的門戶，目內兇芒電射，滿佈殺氣！

李玄則仍是嘻皮笑臉地，發話說道：「吳當家的，你活着是位『閻王』，死了也不會太小，老花子不得不奉承奉承，將來雙腿一伸之際，也好在陰曹地府之中，落個照應，我且讓你一十三招，等到第十四招上，再復還手。」

「活閻王」吳明聞言一驚，暗想自己最擅長的功力，就是飄忽如風，陰損如鬼的「閻王十三抓」，怎麼對方如此湊巧的，要讓自己十三招呢？

他心中感到驚奇，面上却趁勢笑道：「吳明多謝李大俠，我放肆了。」

語音方落，左掌立伸，一招「惡鬼抓魂」，便覷準李玄的心窩抓去！

李玄儼如未覺，直等「活閻王」吳明的左掌五指，即將觸及自己胸前的百結鶉衣之際方微提眞氣，略一縮胸，使對方只差分許，不曾抓中！

吳明的「閻王十三抓」手法，極爲厲害，不僅十指銳甲，淬有劇毒，能使人一絲見血，立告飛魂，並可隔空傷人於無形無聲之下！

故而如今他那十指銳利毒甲，未能抓中李玄，但掌心中的暗挾陰風，却已透衣而入，襲向這位「鐵拐酒仙」的「期門」要穴！

誰知李玄居然不懼這種惡毒陰風，只是哈哈怪笑地，對「活閻王」吳明豎起一根手指說道：「吳當家的記住，老花子讓了一招！」

「活閻王」吳明鋼牙微挫，悶聲不響，左掌「截江奪斗」，右掌「龍項探驪」，又自接連攻出兩招「閻王十三抓」中的厲害絕招！

李玄面含哂笑，身軀略一迴旋，不僅避開了對方兩招，連手中所擎美酒也未洒出半點！

「藍面魔君」呼延西一看便知李玄的一身功力，高得離奇，「活閻王」吳明，根本遠非對手。

但雙方剛剛開始爭鬥，怎好意思在這一瞬間，便自認敗換人，故而只得心中深爲吳明担憂地，皺眉觀看究竟。

「活閻王」吳明人極刁狡，他也自知不敵，遂打定主意，只得把「閻王十三抓」施展完畢，而無法勝得對方之際，便而收手認敗，全身而退！

他既有此打算，又倚仗李玄當衆誇稱在十三招之中，決不還手，故而放棄防禦，是以全力進攻，一招連着一招，一式套着一式，展盡獨門手法「閻王十三抓」的精微巧妙，把這位「鐵拐酒仙」李玄，圈在一片銳嘯攝魂的指風爪影之內！

李玄起初倒還瀟洒自如，但因「活閻王」吳明武功極强，攻勢也宛如天風海雨，咄咄逼人，故而到了第十招上，便有些險象環生，身法微亂，吳明見狀，心中狂喜，把最後三招迴環絕學，全力施爲，「霸王抓帶」「仙人抓袍」「閻羅抓鬼」接連出手，幻化出漫天指影，威勢凌厲無匹。

李玄被他逼得怪嘯連聲，展盡輕功，左翻右閃，好不容易地，閃過了「霸王抓帶」「仙人抓袍」兩招，但已極見勉强，把杯中美酒潑出些少。

「活閻王」吳明平素本極心狠手辣，如今得理之下，怎肯讓人，遂厲嘯一聲，趁着「鐵拐酒仙」李玄脚底踉蹌，身法凌亂之際，搶步直踏中宮，施展撤手絕學「閻羅抓鬼」，疾如電光石火一般，十指如鈎，抓向李玄左右肩頭的軟筋部位！

這招『閻羅抓鬼』絕學，果然奏功，李玄不及再閃，眞像一名小鬼般的，硬被「活閻王」吳明狠狠抓中。

十指才一觸肩，慘嚎，狂笑，以及嘆息之聲，紛紛併起！

慘嚎的是「活閻王」吳明！

嘆息的則是主位席上「藍面魔君」呼延西的那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魎！

原來，「鐵拐酒仙」李玄存心使這「活閻王」吳明，死在他自己過份手狠，及所煉的毒指甲之上，故意裝出身法凌亂，把破綻賣給對方，其實早將內家神功「先天無形罡氣」凝足備用，可使着意念所動，展佈到全身上下的任何部位！故而，「活閻王」吳明，施展「閻羅抓鬼」絕學，十指運足功勁，猛抓「鐵拐酒仙」李玄雙肩，李玄的「先天無形罡氣」，也就恰好展佈在左右肩頭之上！

吳明既想不到對方身上，會有無形罡氣，往外反震，又因心腸太毒，用力過重，意欲一舉抓死對方，自然招術用老，收勢不及，慘嚎一聲，硬被那「先天無形罡氣」，把十指銳利毒甲，全部生生震斷，反扣入雙掌掌心之內！

他指甲上所淬劇毒，厲害萬分，只要一絲見血，便能使對方封喉無救，如今十枚斷甲，一齊沒入掌心，那裏還有絲毫僥倖，遂立告氣絕地，屍身栽倒。

李玄緩緩回身，哂然一笑，把杯中剩酒，洒在「活閻王」吳明屍身之上，搖頭嘆息說道：「吳當家的，我老化子業已當衆聲明，讓你十三招，決不還手，你只消把最後殺着虛發，立即收招認敗，安然退出，老花子縱有通天本領，其奈你何？誰知你偏偏自不量力，心腸太狠，才自食其果，如此下場，但願你到了黃泉地府，好好反省，莫怪我老花子捉狹陰損。」

「藍面魔君」呼延西臉色鐵靑，一面吩咐手下，抬走「活閻王」吳明的屍身，入棺殮葬，一面吩咐上菜添酒！

第二道大菜，是味「紅燒熊掌」！

吃完這道美肴，對方便準備再度較藝！

「毒手西施」施小萍，柳眉雙挑，向「藍面魔君」呼延西身邊低語，要求出陣！

呼延西知道施小萍藝業極高，又有特殊殺手，遂點頭同意，但仍向她低聲囑咐說道：「對方雖僅三人，但無一不是身負奇學的絕頂高手，你務須儘量施展特長，見好即收，不可貪功過甚！」

施小萍冷笑應命，起身離席，走到了演武場內。

李玄一見「毒手西施」施小萍下場，便裝出一臉苦相，向韓劍平低聲說道：「韓老三，施小萍因她情郎柳英圖等於被我害死，必然恨毒在心，這次下場定是想找老花子的痲煩！」

韓劍平含笑說道：「李大哥又不是吳王夫差，難道還會害怕這位『毒手西施』，能使你把大好江山，斷送在『姑蘇台』的夜夜香宵之內麼？」

李玄蹙眉苦笑說道：「我老花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有點惹不起女人，故而特別向你韓老三拜託，倘若這位『毒手西施』眞想找我晦氣，就請你代爲擋上一陣！」

韓劍平聽得方把眉頭一皺，那位「毒手西施」施小萍，已在演武場中，傲然卓立，揚聲問道：「李老花子，你練得好高明的『先天無形罡氣』，且請再下場中，和我施小萍比劃比劃吧。」

李玄聞言，伸手一指韓劍平，向「毒手西施」施小萍哈哈怪笑叫道：「施夫人既然對我垂愛，老花子自當拚着這條老命，陪你玩玩，但我們這位韓老三，却賦性風流，想請我讓他一陣……」

施小萍截口道：「什麼？」（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三奇帶同羅剛，譚長風三人，由岳湘引路，同到仙女廟後院探查四神女的下落，到了目的地，却發現裏面停放了七具棺材，譚掀起其中一棺，裏面躺着一具屍體，似是屍骨未寒，即以竹杖點去試探，誰料該屍體突然坐起，並伸手扣住譚之手腕，羅迅速出掌拍向該屍肩胛，相持中，一老嫗出現，與屍耳語，該屍復躺棺中。李等三人權冒官府中人，强要一看其餘六棺，嫗無奈，只得由李等開棺，棺開，均爲空棺，李等頹然而返……

四雄斃五鬼　少俠鬥女神

李三奇道：「我想見識一下追踪咱們的人。」

羅剛道：「哦！」

譚長風道：「對！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們既然盯咱們的梢，咱們也該瞧瞧他們是何方神聖？」

羅剛道：「好！事情已經逼到頭上了，咱們躲也躲不開，我們也應該見識他們一下了。」

譚長風道：「目下，他們如是不現身，咱們又如何才能逼他出來。」

李三奇四顧了一眼，道：「看到了麼，十丈外，有一棵大榆樹，咱們由樹上行，譚兄想法子躲上樹去。」

羅剛道：「然後呢？」

李三奇道：「然後，羅兄繼續向西北面走，那一面形勢遼闊，咱們將要行到盡頭時，突然回過身來，他們如是不躲，自然和咱們照了一面，如是他們躲了起來，譚兄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停身之處了。」

羅剛道：「好！」

× × ×

這法子相當靈驗，李三奇轉過身子時，看見了一個身着土布褲褂中年漢子。

他手中提了一個鐵鋤。

他好像還不願和羅剛等照面，轉身向外行去。

羅剛冷笑一聲，道：「朋友，只看你手提鐵鋤的姿勢，就不像一個種田的人，用不着裝作了。」

那土布衣着漢子，緩緩放下手中鐵鋤，冷冷說道：「羅總鏢頭果然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招子亮的很啊！」

羅剛笑一笑道：「閣下以後再有機會扮作村裝時，最好能學的像一點，別要人家一眼就瞧了出來。」

土布衣着漢子道：「羅剛，你可是在激定我麼？」

羅剛道：「我也在奇怪，你一直跟着我們，用心何在？」

布衣大漢冷笑一聲，道：「羅剛，你覺着我一直在盯諸位的梢麼？」

羅剛道：「不錯。」

布衣大漢冷笑一聲，道：「其實，盯着諸位的，又何至我一個人。」

羅剛不自禁的四顧了一眼，道：「還

有些什麼人？」

布衣大漢嘆息一聲，道：「我太急了一些，很不幸的，被你們發現了，不過，他們都會隱藏的很好。」

李三奇淡淡一笑道：「朋友，可以說明白，你的用心了，究竟是爲了什麼？」

布衣大漢道：「盯你們的梢，這還不明白麼？」

李三奇道：「看你這個樣子，大概還不是主要的人物，閣下就算是盯我的梢，我相信，也是奉了別人的令諭而來。」

布衣大漢道：「不錯啊！我這個德行，還能當什麼首腦人物不成。」

李三奇一笑道：「朋友倒是謙虛的很啊！」

布衣大漢道：「好說，好說。」

李三奇道：「現在，你朋友，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是奉了什麼人的令諭，來這裏盯我們的梢。」

布衣大漢道：「如是我是你，絕對不會這樣問？」

李三奇道：「哦！」

布衣大漢道：「因爲，我絕對不會說出來。」

李三奇道：「其實，你不說，我們也知道是誰？」

布衣大漢道：「你們眞的知道麼？」

李三奇道：「青蓮子，仙女廟的主持，對麼？」

布衣大漢道：「你們實在很聰明，看起來，我也不用和你們說下去了。」

轉身向外行去。

譚長風突然橫跨兩步，攔住了布衣大漢，道：「朋友，就這樣想走了麼？」

布衣大漢道：「我既然被你們發覺了，只好走了。」

譚長風道：「就這樣，也不交待一聲麼？」

布衣大漢道：「交待什麼？」

譚長風道：「閣下也該留下兩手，然後再走。」

布衣大漢道：「怎麼？你是說要打架了？」

掄動鐵鋤，呼的一聲，掃了過來。

他不但出手快，而且，勁道强猛，挾着一股强厲的勁風。

譚長風吃了一驚，仰身倒臥，避開一擊。

布衣大漢鐵鋤再掄動，展開了一輪急攻。

但見鋤影縱橫，呼呼風生，不但譚長風被迫的連連後退，就是羅剛和李三奇，也被迫的連連向後閃避。

這布衣大漢手中一把鐵鋤，實在要的十分凌厲、高明。

譚長風和羅剛，却沒有還擊，李三奇也未出手。

這三個人，只分出一個三角站着，把布衣大漢圍在中間。

布衣大漢揮擊了十幾鋤，仍然沒有見打到一個人，只好停了下來。笑一笑，道：「諸位，爲什麼不出手呢？」

羅剛道：「閣下是什麼人物？」

布衣大漢道：「三位既是不願動手，我這裏告辭了。」

轉身向外行去。

譚長風正想攔住，却被李三奇示意阻止。

布衣大漢快步向前行了過去。

譚長風低聲說道：「李大俠，爲什麼要放他離去。」

李三奇笑道：「他奉命追踪咱們，自然是別有目的，我想，這四週他們還有很多別的人，此刻，還不是硬拚的時刻，他被咱們撵走了，必不甘心，我想，他們很快會再找上來。」

羅剛道：「李大俠，你看，他們說咱們的用心何在？」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我想，他們早已知道了咱們的駐足之處，追踪咱們的用心，只怕是想對咱們下手……」

「不錯，李大俠果是精明的很。」

就在身側兩丈左右處，一株大樹之上，忽然間跳下了五個人。

五個穿着淡綠色勁裝的人。

其中一人，笑一笑，道：「咱們本來不願招惹風塵三俠，但李大俠，不但不肯賞臉，退出這場紛爭，而且隱隱之間，成了首腦人物。」

李三奇點點頭，道：「諸位爲了便於藏身，連衣服也換了綠色，豈不是早有了準備。」

居中一人，似乎是五人中的首腦，一直由他答話。

只見他笑一笑，道：「李大俠，咱們本來是準備暗中下手，一下結果了三位，但李大俠太聰明了，竟然能洞燭機先，逼的咱們不得明着來了。」

李三奇道：「三位對我李某人的底子，似乎是摸的很清楚，但在下對五位，却是陌生的很。」

居中綠衣人道：「你是大人物，風塵三俠，名滿江湖，怎識得咱們這種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羅剛突然接道：「五位雖然經過了更衣，易容，但是可惜不太高明，留下了破綻……」

居中綠衣人冷然一笑，接道：「你是誰，你已經認出來咱們是誰了。」

羅剛道：「湘西五行鬼？羅某人沒有猜錯。」

李三奇心頭一震，暗道：原來是這五個魔頭。

口中却哈哈一笑，道：「我說呢，諸位這麼狂放，原來，竟然是湘西五位高人呀。」

居中綠衣人雙目中泛起了怒意，冷冷的盯住了羅剛，道：「你不該說出來的，你既瞧出了咱們兄弟的身份，就該知道咱們行事的規矩。」

羅剛雖然認出了五鬼，但都不知道他們行事的規矩是什麼？笑一笑道：「諸位行事還有規矩。」

居中綠衣人道：「不錯，咱們兄弟行事，一向希望，神不知，鬼不覺的，如是遇上了高明人物，咱們會知難而退，但如對方叫明了字號，那就不同了，五個默默無聞的人，可以放手離去，湘西五行鬼，却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物……」

李三奇冷冷接道：「說來說去，還不是你們五個人。」

居中綠衣人哈哈一笑道：「李三奇，

不是那麼回事，叫出了湘西五行兄弟的名字，那只是兩個結果，不是咱們殺了諸位，就是你們有能力把我們擺平。」

李三奇道：「哦！這意思是，咱們之間，一定要分個生死出來了。」

居中綠衣人道：「不錯……」

目光轉動，掃掠了四人一眼，道：「四位兄弟，你們聽着，咱們巳被人叫明了字號，如是不能宰了他們三個，咱們兄弟就只有躺着回去，給我殺。」

殺字出口，兩側四個綠衣人，巳然發動，但見刀光閃動，四把刀由四個方位攻出。

其中有兩把刀，一齊捲向了李三奇。

李三奇飛身而起，一躍丈餘，避過兩把刀。

譚長風和羅剛却被逼的亮出兵刃和二鬼動上了手。

這時，不遠處大樹上，突然飛下了一條人影，落在那居中綠衣人的面前。

是岳湘。

岳湘冷冷說道：「湘西五行鬼，在江湖上橫行了不少年，專幹殺人的勾當，對麼？」

居中綠衣人笑一笑，道：「其實，我們兄弟殺人並不太多，加起來，只不過才一百七十三個。」

岳湘點點頭，道：「比起諸位，在下實在慚愧，我現在一共只殺過十個人，不過，今天要增加五個。」

居中的綠衣人笑一笑，道：「你的口氣很大，但不知敢不敢報上名來？」

岳湘道：「岳湘。」

綠衣人一皺眉頭，道：「岳湘，老二，你聽過身個名字沒有。」

靠左首綠衣人道：「沒有，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原來，江湖上，都知道無影劍，但知道岳湘這兩個字的人，却是不多。

居中綠衣人輕輕吁一口氣，道：「你一定是有了毛病。」

突然一揮手，兩側四鬼，以迅如石火的速度，把幾人圍了起來。

岳湘高聲說道：「湘西五行鬼，練成了一種合揉之術，十分兇厲，咱們散開一些，不讓他們呼應。」

口中說話，人却踏中宮，直攻而上，迎面一掌，劈向居中綠衣人。

譚長風，李三奇，羅剛，橫向兩側散去，使五鬼合揉陣勢，無法發揮。

這一來，五鬼只好分頭迎敵了。

岳湘掌劈指點，赤手空拳，獨鬥中其二鬼。

譚長風，李三奇，羅剛，各自對付一個人。

一動上手，雙手都是連出險招，招呼向致命所在。

二十合後，就看出了武功上的等級。

李三奇獨鬥一鬼，佔盡優勢。

五鬼却已經亮了兵刃。

是五把厚背鬼頭短刀。

羅剛，本是以鐵砂掌見長，但他爲了愼重起見，也亮出了兵刃，是一對子母金環。

譚長風是一把短劍，羅剛是一柄雁翎刀。

只有岳湘，不但力敵二鬼，而且，還是赤手空拳。

李三奇的子母金環，變化神奇，二十合後，已把對方攻勢封住。

譚長風和羅剛，却和對方打的難解難分。

羅剛雁翎刀和對方鬼頭刀，也打個半斤八兩。

這四個人，分作兩對厮殺，勢均力敵，看樣子，不到五百招以上，只怕是很難分出勝負了。

岳湘在兩柄鬼頭刀交錯的刀光之中，穿來閃去，身法靈巧異常。

儘管二鬼雙刀如狂風急雨，但却無法封住岳湘的攻勢。

犄角之中，突聞得一聲慘叫傳來。

原來，李三奇獨鬥一鬼，搏鬥到百招之後，突下殺手，一掌擊斃了對方。

岳湘一皺眉頭，右手突然一揚，寒芒一閃，一鬼被寒芒貫穿咽喉，立刻斃命。

五鬼之首看得一呆，道：「無……無影劍……」

可惜他發覺的太晚了，口中叫出無影劍三個字，人巳死在了劍下。

岳湘連斃二鬼之後，道：「快！李兄，帮助他們，把另外兩個人也殺了。」

口中說着話，人巳撲向了和譚長風動手的綠衣人。

李三奇也回身帮助了羅剛。

岳湘一抬右手，無影劍突然出手，又斃一人。

李三奇也全力出手，施出大力金剛掌，擊斃了餘下一鬼。

這時，已是暮色蒼茫的時刻了。

李三奇望望五鬼屍體，道：「岳兄弟，如何處置這五具屍體。」

岳湘道：「把他們埋起來。」

羅剛心中暗道：「江湖上動手相搏，管殺管埋，倒是很少聽到。」

但岳湘巳動了手，譚長風，李三奇，羅剛，也只好跟着動手。

四個人很快的埋好了五具屍體。

直待埋好了五具屍體，岳湘才輕輕吁一口氣，道：「三位可是有些奇怪，在下爲什麼要把他們埋起來麼？」

羅剛道：「正要請教岳兄。」

岳湘道：「湘西五行鬼，出身於湘西鬼王門，平日裏橫行三湘七澤，這幾人受先天稟賦所限，並沒有多大成就，大家讓他們幾分，完全是怕招惹鬼王，鬼王這個人，最爲護短。」

李三奇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湘西鬼王，也可能到了揚州。」

岳湘四顧了一眼，道：「很可能，湘西五行鬼，不是辦大事的人物，只是五個馬前卒，他們在此出現，鬼王很可能也到了揚州。」

李三奇道：「這麼說來，咱們殺了湘西五行鬼，豈不是和鬼王門結下了不解之仇。」

岳湘道：「現在，只有使他晚發現幾日，咱們多一些準備時間……」

歎口氣，接道：「你們是在仙女廟後，看到那位老婦了。」

李三奇道：「是啊！岳兄弟怎會突然失了踪。」

岳湘道：「我認識他，所以，只好先躲了出來。」

李三奇道：「那老夫人是誰？」

岳湘歎息一聲，道：「她是比湘西鬼王更可怕的人物！」

李三奇道：「難道是九陰鬼母。」

岳湘道：「不錯，李兄也聽過九陰鬼母的事了。」

李三奇呆住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以九陰鬼母的身份，怎肯照顧那些躺在棺材中的人呢！」

岳湘道：「如若那些人，是他門下弟子呢？」

李三奇道：「這就可能了。」

岳湘道：「李兄，這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仙女廟的主持，用心只在敲那徐百萬幾兩銀子的事了。」

李三奇道：「嗯！看起來，這是一件很驚人的大事。」

岳湘道：「對，所以，咱們也要照大事處置。」

李三奇道：「兄弟的意思是……」

岳湘接道：「看情形，今日之事，已非你李老三能够處置了。」

李三奇點點頭。

岳湘道：「所以，最好把你們的老大，老三，都請過來。」

李三奇道：「對！我就傳出信息。」

譚長風道：「風塵三俠，如若是齊聚了起來，咱們就不用害怕他們了。」

李三奇道：「這個很難說。」

岳湘道：「李兄，九陰鬼母出現於此，湘西鬼王門中人，也在此地現身，這件事，非同小可了，在下之意，李兄除了招請你們老大，老三到此之外，還得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李三奇道：「告訴別人？什麼人？」

岳湘道：「我想，第一個，應該通知丐帮一聲。」

李三奇點點頭，道：「不錯，只有通知丐帮，才能把這件事，傳入江湖……」

突然住口，沉吟不語。

岳湘接道：「九陰鬼母，駕臨揚州，躲在仙女廟中……」

李三奇伸手攔住岳湘，道：「兄弟，事情有些不對？」

岳湘道：「什麼事？」

李三奇道：「我在想，丐帮揚州分舵舵主……」

岳湘接道：「他怎麼樣了。」

李三奇道：「他可能已經早知道什麼隱密了，但却沒有告訴我。」

岳湘道：「你和丐帮的交情如何？」

李三奇道：「我們兄弟和丐帮，一向有來往，揚州分舵舵主，和我也有過交往，過去辦事，向極迅速，但這一次，却有點推三阻四。」

岳湘道：「徵候十分可疑，莫非他已被仙女廟所收買。」

李三奇道：「當時，我只是感覺到他，也許不願捲入這個漩渦，但現在想來，事情似乎是有些不妥。」

岳湘凝目沉思了片刻，道：「確有可疑，看樣子，九陰鬼母到揚州的時間，不會太短，湘西五行鬼進入揚州的事，也不會是一兩天的事，這些人就算很注意保持自己行踪的隱密，但決無法瞞過丐帮的耳目。」

李三奇道：「正因如此，我才發覺不對。」

岳湘道：「如若丐帮也靠不住，這實在江湖上一件可悲的事。」

李三奇道：「所以，這件事，只怕無法借重丐帮了。」

岳湘點點頭，道：「除了丐帮之外，天下再沒有任何一個組合，有他們那樣的傳訊，追踪和尋人的能力了。」

李三奇道：「可疑的只是揚州分舵，整個的丐帮，我想還不致有違他們的忠義帮規。」

岳湘道：「九陰鬼母潛伏揚州仙女廟一事，倒不急於傳揚江湖，但找你們老大，老三一事，急爲迫切，這一點，如不借重丐帮之力，只怕很難在短期中如願。」

李三奇道：「幸好我們早有一個約定，本月十五，在鎭江會面，算起來，只不過還有五天時間……」

岳湘接道：「那很好，令兄和令弟的事，如若不用丐帮相助，至少，咱們可以暫時不用借重他們了。」

李三奇道：「我担心的是，揚州丐帮分舵，如是不帮咱們的忙，很可能會帮助他們，這一點，咱們得有點準備。」

羅剛道：「如若那守護七具棺材的白髮老婦人，就是九陰鬼母了，仙女廟的主持青蓮子，豈不是更可怕了。」

岳湘道：「九陰鬼母的武功，已到了莫測之境，而且，還具有很多神秘的奇能，我雖然無法斷言她和青蓮子的關係，但青蓮子總不能高過她，這一點，在下倒可肯定。」

羅剛道：「揚州算不得什麼大地方，這些人怎麼會聚集於此呢？」

岳湘道：「他們聚集於此，必有大圖，可能是需要一筆銀子，這才向徐百萬訛詐，但他却未料到李二俠，竟會挿手此事，目下他們可能還沒有摸出我們的底細，一旦被他們弄清楚了，定會想法子殺我們滅口。」

譚長風道：「那位九陰鬼母，是不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岳湘道：「九陰鬼母在江湖的聲威極大，但她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却不多。」

譚長風道：「爲什麼？」

岳湘道：「她手下有很多的鬼子，鬼女，所以，用不着她行動，只要她吩咐一聲，什麼事都算辦好了。」

譚長風道：「她對江湖上的事情，似乎是不太明白。」

岳湘道：「對九陰鬼母這個人，我也知道的不多，她很少在江湖上出現，但她的兇名，却是在江湖上十分著名。」

羅剛道：「她似是不太明瞭江湖中事，竟會被我唬了過去。」

岳湘道：「你怎麼唬他的。」

羅剛道：「我告訴她，我們是官方的人，她似乎是對官方有些憚忌。」

岳湘道：「哦！」

羅剛道：「岳少兄，我羅某人，在江湖上也走了不少年，遇見過不少光怪陸離的事，但像今日的情形，却是從來沒有見過，那些人，是不是還能算人？」

李三奇道：「你是說，那些棺木中的人。」

羅剛道：「對！」

李三奇道：「岳兄弟，你到過湘西鬼王門？」

岳湘道：「去過。」

李三奇道：「這個門戶，與九陰鬼母是不是有些關連？」

岳湘道：「就我所知，似乎無關，鬼王門在湘西，九陰鬼母却遠在滇邊。」

李三奇道：「他們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組合，怎麼會合在一起呢？」

岳湘道：「這中間，只怕和青蓮子有些關係了。」

李三奇道：「那四位神女，和棺木中人，武功都高的出奇，不知他是鬼母門下，或是湘西鬼王門下之人。」

羅剛道：「我想和鬼母有關，否則，鬼母怎麼會去照顧他們。」

譚長風道：「住在棺材中，練出了那樣一身武功，也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羅剛道：「李大俠，因爲徐公子的受驚致病，竟然牽出了這樣一場麻煩，眼見所見之事，都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事，所以，我想，好像已經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應付了。」

李三奇道：「羅兄的意思是……」

羅剛接道：「這件事，看上去，牽扯很大，所以，李大俠該把此事，視作江湖中的一件大事來辦？」

岳湘道：「羅兄的意思可是想把此事公諸江湖。」

羅剛道：「不錯，在下希望李大俠，以風塵三俠的名義，傳出俠義帖，廣邀人手，共同對付九陰鬼母。」

李三奇道：「江湖上無奇不有，確有很多人穿上鬼衣，晝伏夜出，他那還是人，但咱們目下遇上的怪事，事實上，江湖上有多少人肯相信呢？」

羅剛道：「以李大俠聲望，我相信，不少人會相信。」

李三奇含笑一下，道：「羅兄，就算在不計成敗，把此事公諸江湖，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湘道：「羅總鏢頭，在下同意李兄的意見，此事，暫時不宜傳揚出去。」

羅剛道：「岳少兄，此事如不公諸江湖，九陰鬼母一樣不會放過咱們。」

岳湘道：「現在，他們似乎是還未打算把事情鬧開，雙方也只算是暗中接觸，風塵三俠如能聚齊，咱們並非是不能一戰，如是傳出於江湖，他們很可能收拾離去，一旦請來了大批人手，咱們找不出證據，那就鬧了一個大笑話……」

他似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

李三奇道：「咱們先回到徐府中去，從長計議此事。」

羅剛走鏢數十年，遇上過不少高手，但却從沒遇上這等詭異的事，心中實已暗生畏懼。

徐百萬的府上，內眷，婦孺，都已遷出，留下的都是健壯的家丁。

羅剛由鏢局中，又調來了不少精幹趟子手，和幾個武功不錯的鏢師。

整座徐府，在嚴密的戒備中。

李三奇心中也明白，遇上了從未有過的棘手事情，立刻暗中遣人，尋找兩位義兄弟。

岳湘回到了徐府，就一個人躲在房中，緊閉房門，不知道他在做些什麼？

譚長風這個人，雖然像貌不凡，但却是一個很有心機的人，在徐府中設下了不少埋伏。

直到第二天，吃晚飯時，岳湘才離臥室。

這一日半夜，他未離過臥房，也未吃過東西。

譚長風準備了很多豐盛的酒菜：

但岳湘匆匆吃了兩碗飯，又回到他的臥室之中。

對岳湘，羅剛瞭解的太少，實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道：「李大俠，如何對付仙女廟，是件大事，岳少俠年輕多智，咱們該和他多商量、商量才是。」

李三奇微微一笑，道：「羅兄，對岳湘這個人，我也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他是很了不起的年輕高人，不但武功高，而且思維愼密，只是性格有些冷僻，如是他不願管的事，不論如何求他，他也不會答允，他覺着該管的事，自會全力以赴，用不着咱們費心。」

譚長風道：「這件事，岳少俠是否已決定管了。」

李三奇道：「如是他決定不管時，早已飄然離去，怎麼還留在此地。」

羅剛道：「這一點，就是在下的不解之處了，他既然決定插手此事，爲什麼一直躲在房中，此事重大，非同小可，咱們也該好好商量一下才是。」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我想定有作用，只不過，咱們無法瞭解，這件事，羅兄不用費心，該告訴咱們的時候，我想，他自會說出來。」

羅剛未再多問，但好奇之心，却是愈爲强烈，決心暗中查看一下。

二更時分，羅剛借巡夜的機會，行到了岳湘的住處。

這時，岳湘的房中，仍然燈火通明。

羅剛輕步慢移，逼近到岳湘的居室窗外！

他武功不錯，這種小心行動，當眞是聲息全無。

羅剛小心翼翼借窗子一道空隙，向內望去！

只見岳湘坐在木桌之前，桌上攤着一張白箋，手握竹管，似是計算什麼，不時的皺眉沉吟。

忽然間，岳湘放下竹管，目光一掠窗子，道：「羅總鏢頭，房門未拴，請進來吧！」

羅剛呆了呆，忖道：我這等小心謹愼，仍然被他發覺了。

但別人既然叫破了，只好硬着頭皮推開門行了進去。

岳湘笑了一笑道：「羅總鏢頭，想知道什麼？」

羅剛道：「在下正值巡夜，見岳少兄房中燈火通明，就過來瞧瞧，想不到竟然驚動了岳少兄，當眞抱歉萬分。」

岳湘哦了一聲，道：「羅兄如此關心在下！」

羅剛道：「仙女廟藏龍臥虎，但咱們却不幸招惹了他們，羅某人自知無能担承重任，必得借重岳少兄和李大俠之力。」

岳湘接道：「羅兄見聞識廣，請予指正一二？」

羅剛微微一怔，道：「指正什麼？」

岳湘笑一笑，道：「羅總鏢頭對我這個人，是不是有些好奇？」

羅剛心中暗道：我既然找上了這裏，看樣子，也不能不承認了。笑一笑，道：「對岳少俠，在下確有一份好奇。」

岳湘道：「對我這個人，還是對我的舉動？」

羅剛道：「自然是對岳少俠的舉動，仙女廟的事，咱們希望多聽聽岳少俠的高見。」

岳湘道：「羅總鏢頭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呢？」

羅剛道：「在下覺得這件事，已不是徐百萬和仙女廟之間的私人恩怨，徐公子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岳湘道：「仙女廟需要一大筆錢，看上了徐公子，正巧徐公子又是一個喜愛女色的人，這就給了他們一個下手的機會，不過，仙女廟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鬧出這樣大的糾紛。」

羅剛道：「李大俠和岳少俠的參與，才使他們改變了主意，否則，只怕早已經鬧出了人命。」

岳湘道：「李大俠要了徐百萬二十萬兩賑濟的銀子，這就使他無法罷手，在下麼，倒是被一股好奇吸引，既然插上了手，也不便中途退出，老實說，像徐百萬這種人，就算給我再多的錢，我也不會捲入了這個漩渦之中。」

羅剛道：「岳少俠，現在，你既然不能罷手，最好能和李大俠多研商一下，老實說，就憑敝鏢局一點實力，實在不堪一擊。」

岳湘神情肅然的說道：「羅總鏢頭，如若他們眞要放手施爲，別說貴鏢局了，就算風塵三俠聚齊了，也無法和九陰鬼母抗拒。」

羅剛道：「未雨綢繆，岳少俠既有此感，爲什麼不早作謀計呢？」

岳湘道：「我爲此事，化費了不少心血，這幾天都在計算……」

羅剛目光一掠書桌上的白箋，只見上面畫了很多圖形。

以羅剛見識之廣，竟然瞧不出那圖形代表些什麼？

岳湘笑一笑，道：「羅總鏢頭，請多指點。」

羅剛頓覺臉上一熱，整個臉都紅了起來，笑一笑，道：「岳少俠，不怕你見笑，在下，連這是什麼，都瞧不出來了。」

岳湘道：「哦？」

羅剛緩緩站起身子，道：「岳少俠，這幅圖，難道和仙女廟有關麼？」

岳湘點點頭。

羅剛拿起了圖案，很用心的看了一陣，仍是看不出一點明堂。

只見那張白箋之上，畫了不少圈圈，點點。

既非字，亦非圖，實在弄不懂，他畫的是什麼？

搖搖頭，羅剛吁一口氣，道：「在下讀書不多，實在看不出這圖中的深奧含意，岳少俠可否指點一下？」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我在計算，如何把他們困住。」

羅剛道：「把什麼人困住？」

岳湘道：「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

羅剛道：「湘西鬼王，也已經到了仙女廟中。」

岳湘道：「也許他還沒有到，不過，不能不把他算上。」

羅剛道：「哦，岳少兄，這紙的圈圈點點，都代表些什麼？」

岳湘道：「人，這是一幅十面埋伏圖，我們的實力，既然無法和對方抗拒，必須出奇制勝！」

羅剛精神一振，道：「岳少兄這麼解釋，在下看看這圖形方位，倒覺得有些似曾相識了。」

岳湘道：「這地方，你羅兄十分熟悉麼！」

羅剛道：「難道是這座徐家宅院？」

岳湘道：「不錯，這幅圖就是以這座徐宅爲主，設下埋伏，暗器，兵刃，相互支援，等在下計算清楚了，還要請羅兄帮忙了。」

羅剛道：「我能帮什麼忙？」

岳湘道：「這十面埋伏，雖然講究的是形勢變化，但，也要一些有武功的人，領導變化，武功越高，力量越大，咱們人手不多，屆時，還要借重你羅兄之力，多僱請一個鏢師相助。」

羅剛道：「揚州城內，幾個有名氣的鏢師，都已被我帶來了。」

岳湘道：「對面鎭江，聽說有幾家很有名的鏢局。」

羅剛道：「我就派人去洽請。」

岳湘道：「徐百萬的銀子很多，咱們爲了保護他，多化他一點錢，也是應該的了！」

羅剛道：「這一點，岳少俠不用顧慮，不過，請各處鏢局中人，對抗仙女廟中那些江湖上一流高手，只怕是很難勢均力敵。」

岳湘道：「所以，我要繪出這一幅十面埋伏圖，借徐家財富，僱請鏢師之力，先把這片宅院保住，咱們並想法子，對付仙女廟，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了。」

羅剛又望了白箋上圈圈點點一眼，道：「這幅圖，眞能有這麼大的力量？」

岳湘道：「羅兄，你有學過五行奇術麼？」

羅剛笑一笑，道：「沒有，沒有，不過，我倒是曾聽說過，江湖上有這一門學問。」

岳湘道：「等我計算完成之後，還要羅兄帮忙。」

羅剛婀了一聲，道：「我能帮你什麼忙？」

岳湘道：「調動貴局鏢師，以他們前來，學習這十面埋伏。」

羅剛道：「這個當然了，在下理當效勞。」

岳湘笑一笑，道：「羅兄，可曾派人暗中監視了仙女廟的舉動？」

羅剛道：「派的人，他們都是揚州土

生土長的人，不會引起仙女廟的懷疑。」

站起身子接道：「岳少俠多多辛苦，在下不打擾了！」

轉身向外行去。

打開了房門，不禁失聲而叫！

以他這個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竟然失聲而叫，竟然是遇上了極度驚駭的事！

岳湘急快的閃身而出。

凝目望去，只見一身粉紅衣衫的少女，披着垂肩的長髮，肅立在夜色之下，和羅剛相距也就不過是四五尺遠。

徐家大宅院中，已有着嚴肅的戒備，這紅衣少女，竟然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闖了進來，而且，深入了內院。

羅剛的失聲而叫，不但驚動了岳湘，也驚動了李三奇和譚長風。

兩條人影迅快奔走，立刻把紅衣少女給圍了起來。

人多胆壯，羅剛吁一口氣，突然欺身而上，道：「姑娘可是來自仙女廟？」

口中喝問，右手却已疾伸而出，抓向了那紅衣少女的右腕。

紅衣少女右手一抬，纖纖十指，反點，左手長袖拂動，橫掃羅剛的面門。

羅剛吃了一驚，疾快的向後退了五步，避開一擊！

岳湘却飛躍而上拳，脚並出，和那紅衣少女打在一處！

雙方交手十餘招，紅衣少女突然飛身而起，躍上了屋面。

譚長風一提氣，一個飛撲，流星趕月一般，追了上去！

紅衣少女長袖一用，一股極强的力道，橫裏掃來。

譚長風脚步還未站穩，人已經被那强勁的力道，給逼了下來。

李三奇及時而至，一把接住了譚長風，扶正了身軀。

譚長風臉一紅，道：「慚愧。」

就這一瞬工夫，岳湘和那紅衣少女，却已走的沒了影子！

這時，埋伏在宅院四週的暗樁，也受了驚動，立刻燈火通明，人影閃動。

這是羅剛的安排，每一處暗樁所在，都有一枝火炬。

一旦有警時，除了人手出動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點上火炬。

火炬耀照，整座的徐宅，都變的一片通明！

可惜的是，敵人早已經走的沒有了影兒！

羅剛輕輕吁一口氣，道：「看來，咱們這些佈置，要想對付江湖高手，完全沒有什麼用處。」

李三奇道：「他們接二連三的派人過來，似乎是敵對之勢，已經形成了。」

羅剛道：「咱們的力量，是單薄了一些。」

李三奇道：「等岳少俠回來，咱們要從長計議一番。」

譚長風道：「李大俠，有一點，在下想不明白？」

李三奇道：「什麼事？」

譚長風道：「神女出現，的是詫異，老實說，她們隨時可以傷人，但她們却沒有下手，至少，剛才出現的紅衣神女，如要傷害在下，實是易如反掌。」

羅剛道：「對……他們似是有一些顧慮。」

譚長風道：「他們顧慮些什麼呢？」

羅剛道：「這就是我們需要查查的事了。」

李三奇心中暗道：青蓮子確實有一些不願招惹風塵三俠，但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絕對不會如此客氣。

而且，目下事情已經明朗，彼此之間，幾乎是明槍明刀對上了，他們還會有什麼顧慮呢？

莫非是顧慮岳湘。

李三奇久年在江湖上走動，風塵三俠事實上，也算得江湖上知名人士，但三個的聲望，如能說讓九陰鬼母，和湘西鬼王，也有些畏懼，那未免自我陶醉了！

但李三奇是很清醒的人。

這是個謎，連李三奇也想不通的謎。

岳湘很快的回來了，他身法快速，有如一縷輕烟般，在明亮的燈火之下，倏忽間，出現在李三奇等身前。

岳湘的頭上，隱隱有着汗水。

李三奇低聲，道：「岳兄，竟究怎麼樣了。」

岳湘道：「鬼丫頭，武功出人意外的高，我們動手，鬥了一陣，幾次我都幾乎傷在她的手下。」

李三奇一皺眉頭，道：「岳老弟，你看他們的用心何在呢？」

岳湘道：「這一點，我也在想，如若他們的目的是在行刺，似乎是，他們早已可以得手，但他們又沒有存傷人之心。」

李三奇道：「哦！」

岳湘道：「好像這些人，被派來此，是在示威。」

李三奇道：「示威？」

岳湘道：「除此之外，倒是瞧不出，還有什麼別的用心。」

李三奇低聲道：「岳老弟，他們的武功如何？」

岳湘道：「十分高明，縱然是江湖上第一流高手，也不過如此罷了。」

李三奇沉吟了一陣，道：「岳老弟，我看，這件事，不像只是示威。」

岳湘道：「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別的用心呢？」

李三奇道：「磨練。」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徐家宅院中，有埋伏，也有岳老弟這樣高明武功的人，他們派了人到來這裏，可以磨練他們和人動手的經驗，也可以測驗一下他們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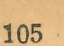
岳湘呆了一呆，道：「這倒是很有可能，今夜，這位紅衣姑娘，和日前那位彩衣少女，分明是兩個不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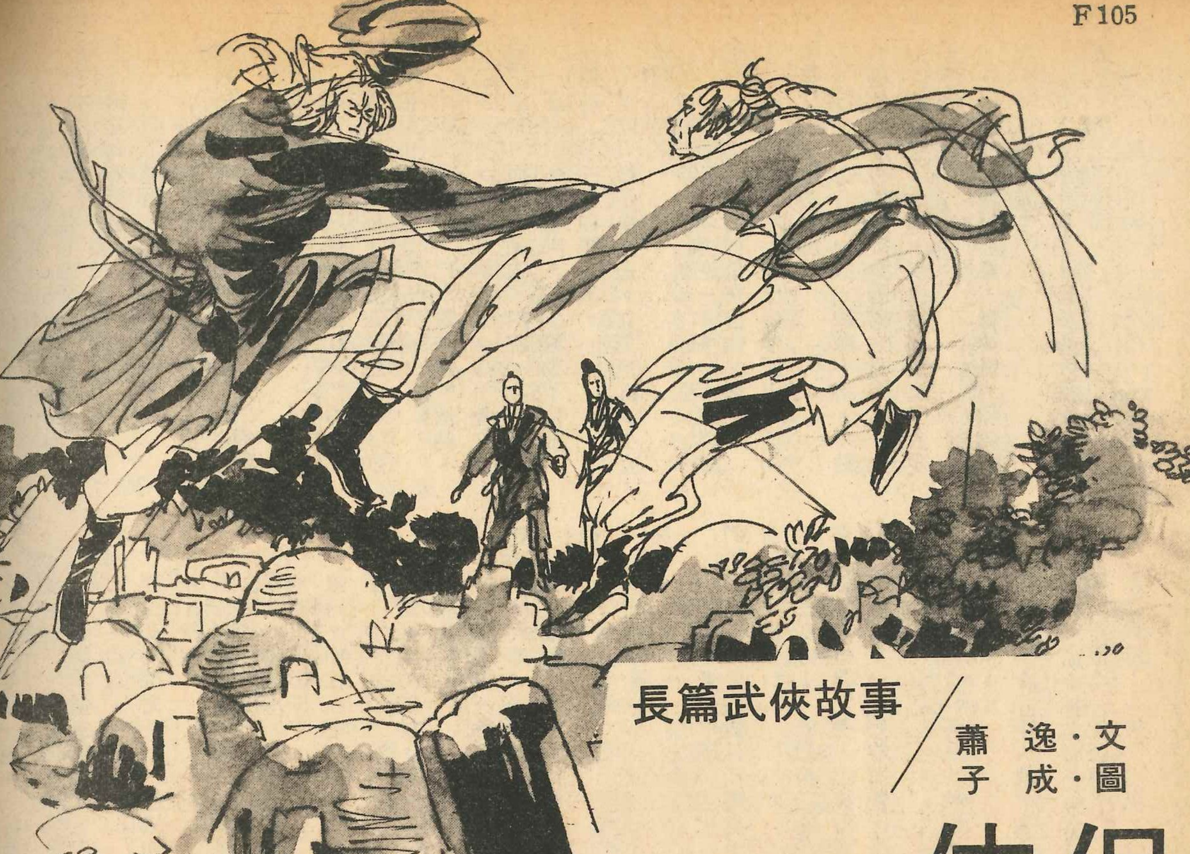
李三奇點點頭，道：「羅兄，吩咐他們熄去火吧，今夜之中，大概不會有什麼事了，譚師父也請回休息去吧！」

遣走了兩人之後，李三奇跟着岳湘行入了房中。說道：「也許咱們殺死湘西五行鬼的事，他們還不知道，也可能，湘西五行鬼只是受他們之僱而來，這件事，和湘西鬼王，還扯不上什麼關係。」

岳湘沉思不語。

（未完）





俠侶

長篇武俠故事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蝶邀駱江元來爲她師父石老人護法，兩人在石老人坐關歷刧的墓穴外守護，以防他人前來尋仇，果然仇人絡繹而來，江元先後制服了蘇明照，擊斃了李元新，稍安一時。但不久又發覺有四個老人一起而來，這四人是「花眉叟」段溪，「富俠」呂子超，「追魂手」莫胆信，還有一位就是胡波平。但江元技高胆壯，更有鐵蝶在防範「五羊婆」刁玉嬋前來突襲，所以他挑戰四人，這四位老人便以「車輪戰」法輪流與江元搏鬪……

老人失所踪　分頭共追尋

江元大怒，他倒不是因爲心事被說破；而是他這句話等於提醒了那久無動靜的五羊婆。

江元恨透了段溪，他竟不打招呼，劈空就是一掌打了過去！

這一掌，江元在盛怒之下用了八成勁力，段溪沒有防備，突覺一股極大的掌力，當頭湧到。

他大吃一驚，拚命的往外閃躲，雖被他躲過了，可是掌風所及，也震得他胸前發麻，頭昏不已！

江元這一掌，竟把四個江湖有名的老人一齊震住，他們不禁相顧失色。

這時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想法：「九天鷹已不得了，要是瞎仙她在這裏……」

想到這裏，他們不禁不寒而慄，若是花蝶夢在這裏，他們是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出來。

江元猜出了他們的心思，當下心中一動，計上心來，忖道：我何不嚇嚇他們，也讓刁玉嬋有點戒心！

江元想到這裏，冷然說道：「你們這大年紀，可是武功太差，足見年青時却不知苦練，如今在江湖上得些虛名，便輕狂如此，居然敢來尋石老人較量！」

一頓又道：「你們都知道，我九天鷹最愛管江湖的閒事，既然與你們動了手，當然不能不分勝負，你們不必害怕，我師父她老人家連看也不願看你們，你們儘管動手，她老人家還沒到出面的時候呢！」

四老聞言，忖道：媽呀！果然瞎婆子也在這裏！

可是他們知道，江元說的話不錯，花蝶夢不會與他們動手。

一個九天鷹已够他們膽寒的，可是已動了手，又不能無故脫逃，雖然他們知道，九天鷹年紀雖輕，可是功夫却是極高，幾與花婆相抵。

他們的朋友，功夫比他們高得多，都在江元手中落得大敗，他們更是討不了好

去，可是這時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也只好硬着頭皮一戰了！

胡波平拱手道：「你的名字我們很熟了，既然花婆不出面，我們很願在你手下討教一下……」

他話未說完，鐵蝶說道：「你們打，我不是沒事了麼？這樣好了，我和小老頭打！」

她說着，指了莫膽信一下，莫膽信好不生氣，問道：「姑娘，妳叫我什麼？」

鐵蝶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我叫你小老頭……嘻……」

莫膽信氣得面成醬色，叫道：「完了！我一世英名已……」

他話未說完，又被呂子超打斷道：「好了！你就會鬼叫！叫你小老頭就讓她叫好了，吵什麼？」

莫膽信氣道：「你說得倒輕鬆，讓她叫，你怎麼不讓她叫？」

呂子超回道：「嘎！誰叫你又老又瘦小？」

莫膽信撇嘴道：「唷！你高？你比罐子高！」

這兩個人，竟爲此頂起嘴來，江元不禁又氣又笑，喝道：「嗨！你們要吵就滾回去吵！」

二人這才停了下來，段溪一拱手道：「我們少說廢話，接招吧！」

他方要出招，突聽十丈以外，傳來一聲輕脆的語聲道：「算了吧！你們快別丟人！」

隨見墳後走出一個白髮老婆婆。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長衣，白髮如銀，閃閃的發出光澤，她的面龐却不見得蒼老，反而有一種罕有的血紅色，那色調襯得她滿頭的白髮，更加顯得好看。

在四老第一眼望見她的時候，一個個嚇得魂飛天外，他們以爲是花蝶夢來了；當他們看清了不是花蝶夢時，才把心安了下來。

江元及鐵蝶見刁玉嬋現身，都不由緊張起來，因爲這時雖距石老人功成之時，只有一盞茶的時間；可是，對於刁玉嬋這一類的天下奇人來說，是可以辦得很多事的。

四老之中，莫膽信脾氣最壞，他一見不是花蝶夢，心中立時沒了顧忌，冷笑一聲道：「哼！妳又不是那座墳裏的寃鬼？還來惹麻煩！」

江元及鐵蝶心中暗笑，忖道：這下子你可有苦頭吃了！

五羊婆刁玉嬋聞言，她兩道細細的眉毛，微微的向上揚起一些，她年青時代的那種嫵媚，仍然可以由她的眼睛及臉龐上看到——她長得很美，雖然她老了！

五羊婆一雙明亮的眼睛，上下的看了莫膽信兩眼，冷冷說道：「你就叫莫膽信麼？」

莫膽信哼了一聲，把頭昂得高高的，說道：「哼！妳也知道我的大名！」

這時呂子超及段溪已感覺有些不大對，因爲這個老婆婆神情很怪，她意態的安詳和鎮定，使人吃驚。

五羊婆眼角傳出了一股殺氣，一霎時，使得她的面貌變得恐怖起來。

她的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你可是要找死？」

莫膽信大怒，怪聲叫道：「老婆子，妳……」

他才叫到這裏，突見五羊婆一雙細眉，高高的向上揚起，雙目射發出可怕的光芒。

她右手輕甩，長袖飄飄，已向莫膽信打到，口中說道：「你還是死了吧！」

莫膽信不知厲害，雙掌迎出，罵道：「妳才死……」

才說到這裏，只聽他鬼嚎般的一聲怪叫，整個身子向墳地裏倒了下去。

其他三個老人不禁大驚，慌忙看時，只見他雙手猶如血染，就在她長袖一拂之際，已變得血肉漠糊，他人已昏死過去。

五羊婆望了他一眼，冷冷道：「這種無名小輩，我實在不用殺他，你們快把他抬走吧！」

呂子超問道：「妳……妳……妳到底是誰？」

五羊婆拂了拂手，不耐道：「叫你走就走！少在這裏煩人！憑你們這點功夫，還想來此尋仇，眞是太不自量了！」

呂子超雖懼她功夫深奥，但仍搖頭道：「妳不留下名字，叫我們怎麼走？」

五羊婆微微一笑，說道：「既然你們一定要問，我告訴你們，以後下次再遇見，就是你們的死期了！」

段溪在旁接口道：「那也未必！」

五羊婆冷笑一聲，說道：「好的！你們可知苗疆有五雙手……」

五羊婆此話一出，三老不禁嚇得面無人色，互相對視了一陣，呂子超點頭道：「原來是五羊婆……」

五羊婆瞪眼道：「快滾！別躭誤了我的事，時間不多了！」

在他們對話動手時，江元及鐵蝶一直默默的站在一旁，這時聽她說到「時間不多」，二人不禁都吃了一驚。

江元忖道：這老婆子果然聰明，把時間推算得一點不錯了！

這時呂子超三人，分別的向五羊婆及江元一拱手，說道：「好的！我們後會有期！」

於是他們抬起了半死的莫膽信，在寒風之中悻悻的離去了。

五羊婆等他們去遠了，轉過了身子，她又恢復了剛才的平靜，含笑說道：「九天鷹的大名我已久聞了，果然名不虛傳……花婆現在可好？」

若干年前，刁玉嬋與花蝶夢因自己名滿江湖而二人結拜成異姓姐妹；可是又爲了一點小事反目，好幾年互不來往了！

提到花蝶夢，江元心中一陣難過，可是他表面絕不露出，冷笑道：「很好，每天坐禪入定，越來越健康了！」

五羊婆恨得狠狠的咬着嘴唇，又說道：「駱江元，你的脾氣倒是像你師父，冷傲得很！」

江元望了她一眼，說道：「妳何嘗不是？」

這句話說得五羊婆一陣大笑，她說道

：「我倒喜歡你的脾氣。」

江元及鐵蝶均不言語，可是他們全心防備着，以防五羊婆的舉動。

五羊婆笑了良久，對鐵蝶道：「鐵姑娘！妳師父可好？

鐵蝶搖頭，說道：「不好！妳來了對他更不好！」

鐵蝶這句話說得江元心中直笑，忖道：這姑娘說的全是小孩話！

鐵蝶的答話，令五羊婆有些啼笑皆非，灺怔了一下，接道：「那妳知道我的來意了？」

鐵蝶生氣道：「哼，廢話！我當然知道！

五羊婆雙眉一揚，鐵蝶已蓄掌以待，江元更向前走了一步。

五羊婆一轉動雙眼，含笑說道：「唷，你們倒一點不害怕！」

江元提高了一些聲音道：「我們爲什麼要害怕？」

五羊婆不禁大怒，用手指着墳頭，厲聲道：「這些墳可是空的？」

江元及鐵蝶暗暗一驚，忖道：這老婆子可眞厲害。

江元面上仍含笑自若，但平靜的說道：「這些墳不空，妳猜錯了！」

江元才說出這句話，又見一個白髮的老婆婆，正以絕快的身法，向這些墳場撲來

江元知道來的人，是蘇月雯，他心中一動，立時立下了計策。

五羊婆撇了一下嘴道：「我不信！」

江元用手指着入口道：「妳不信可以下去看看！」

鐵蝶不禁有些意外，忖道：現在到師父出關還有一會，如果被她這麼快就發覺了……

鐵蝶想到這裏，異常焦急，却見江元一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自己。

當下心中暗忖：江元一向冷靜多智，他一定有些道理的！

鐵蝶想到這裏，便忍了下去。

五羊婆雙目一陣流動後，陰陰的笑道：「不怕你有什麼詭計……」

她話未說完，江元已一聲長笑道：「哈，花蝶夢之徒，向來不施詭計的！」

五羊婆點點頭，道：「好！我下去看看！」

說着，她掀開了石板而閃身入內。

江元見蘇月雯已漸趕到，立時鐵蝶輕聲道：「等五羊婆一出墳，我們立時上前圍攻，最好灺能把蘇明照帶出來，那我們就無慮了！」

鐵蝶雖不太懂他的意思，但知道是有道理，連忙點頭答應。

就在這時，五羊婆已掀石而出，她腋下挾着一個半死的蘇明照。

她一出墳，立時用手指着蘇明照道：「我倒要明白，這……」

她才說到這裏，却不料江元及鐵蝶立時圍攻而上，江元口中還大叫道：「五羊婆！他是無辜的人，妳爲何要加害他？」

五羊婆躲開了江元的夾攻，心中忖道：這個人到底是誰？他們既然說他，剛才爲何又不阻止我入內？

五羊婆正在詫異，江元已見蘇月雯來到十丈以外，當下把聲音放大了道：「五羊婆，這人也是來尋仇的，妳拿他出氣做什麼？有話找我說，何必要傷人？」

五羊婆雖是有點莫名其妙，可是她却知道江元必有深意，正要說話時，鐵蝶也明白過來，搶道：「一個無辜的人，妳點他重穴，豈不太辣了！」

五羊婆不禁大怒，她本是性傲之人，聞言大叫道：「我點他重穴又如何，在此三人，我要一個一個的懲治，怎麼樣？」

她話才說完，突由十丈以外，傳來一陣怪笑之聲，又道：「老妹妹，妳倒眞沒忘了我！」

五羊婆心中一驚，忖道：啊！她也來了！

轉身一望，隨見一白髮的老婆婆，生得奇醜，簡直不像個人。

她慢呑呑的由一座石墳後走了出來，臉上帶着一股駭人的怒容。

江元及鐵蝶都不禁一驚，忖道：她長得果然與盧嫗一樣！

五羊婆見蘇月雯突然現身，也吃了一驚，她發出了一聲笑聲。說道：「啊——妳也來到此地湊個熱鬧嗎？」

蘇月雯臉上的皺紋，壓得她幾乎不能睜開眼睛，她用力的抬了一下眼皮，用着大嗓子道：「老妹妹！久違了，我們該親熱一下……」

她才說到這裏，一眼看見了五羊婆所挾的是蘇明照，臉色立時難看起來。

她用着一種怪異的嗓子說道：「老妹妹，妳挾着的是什麼人？」

五羊婆用手抓着蘇明照的頭髮，說道：「不知是什麼人物？」

蘇月雯一眼看清了蘇明照的面孔，叫道：「放下！把他放下！」

江元心中暗笑，望了鐵蝶一眼，心道：「這一下子有好戲看了！」

五羊婆不明白是江元設的巧計，見蘇月雯如此大怒，心中不由也生了氣，說道：「幹什麼？妳對我叫什麼？」

蘇月雯巳暴怒如雷，看樣子就要動手，她怪叫道：「放下……這是我弟弟！」

五羊婆聞言心中一驚，忖道：完了！我中了這小子的道兒了！

她連忙把蘇明照放下，狠狠瞪了江元一眼，說道：「原來是妳弟弟，被這兩個小鬼藏去墳內，多虧我把他救出來……」

她才說到這裏，蘇月雯巳一把把他搶了過來，叫道：「放屁！我明看見在妳手中，他們二人與妳爭吵，還叫妳莫傷無辜呢。」

五羊婆聞言氣得吐血，她深知蘇月雯的脾氣，這一下子絕纏不清了。

這時蘇月雯又發出了一聲怪叫聲，她竟流下了一滴眼淚，哭道：「狗婆子，妳好狠的心，點了他如此重穴，他要殘廢終身了。」

她哭着，在蘇明照身上拍了一掌，蘇明照發出了一聲悶哼。

他雖醒了過來，可是由於負傷太重，所以張目無聲，連眼睛也睜不開。

五羊婆無法分辯，見蘇明照已醒了，連忙用手指着他道：「老姐姐！他已醒了，妳問問他，到底是誰把他打傷的？」

蘇月雯怪叫道：「問個屁！他現在喘氣還沒功夫呢！這筆賬妳不用想賴！」

五羊婆見蘇月雯如此專橫，不禁也生了氣，用手指着石老人坐關的那座墳，大叫道：「老姐姐，等我把這段事了結了，任憑妳怎麼算賬都可以！」

江元及鐵蝶不禁同時一驚，忖道：好厲害！她怎麼知道在那座墳裏？

蘇月雯聽五羊婆的話，她發出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

她笑過之後，冷冷說道：「妳的如意算盤打得倒是不錯。不過我不答應，我弟弟這筆賬非算不可，妳別脫身……再說石老兒也蠻厲害的！」

五羊婆急得跺脚道：「我的天，妳眞是鬼，這個時候才來纏我……」

她話未說完，蘇月雯巳怒道：「妳才是鬼！妳既然傷了我的胞弟，我們是仇上加仇，先把這段仇了結，再去辦事吧！」

五羊婆知道今天報仇之事已完畢了，不禁恨得面孔變色起來。

她狠狠的望了江元及鐵蝶一眼，咬牙道：「你們會終身不得安寧了！」

江元聞言心中好笑，面上却怒着不解道：「我們並未開罪妳呀！」

鐵蝶見江元裝假，當下也裝着說道：「我們並未攔妳尋仇，是蘇婆婆！」

五羊婆氣得渾身發抖，可是蘇月雯又道：「喂！老妹子！妳怎麼了？既有胆量傷人，現在怎麼又裝蒜起來？」

五羊婆巳氣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點頭道：「好！好！跟我走吧！」

蘇月雯閃動一下那雙小眼，轉對鐵蝶道：「今天便宜了你們！要不是石老兒跟我並無多大仇恨，我是不會輕易去的！」

鐵蝶連忙道：「妳的盛意，以後師父自會答謝的。」

鐵蝶的話，明是致謝，實際是有不領情及不高興的意思。

蘇月雯禿眉一動，正要說話，五羊婆巳在數十丈外喊道：「喂！老姐姐！妳怎麼變卦了？」

蘇月雯小眼一轉動，尖叫道：「我一生行事，幾曾變卦過？」

她說罷，雙手捧起了蘇明照，幾個閃身，巳失去了踪跡。

江元望着她的背影，吁了一口氣，笑道：「這一下我們可高枕無憂了！」

鐵蝶也笑道：「想不到刁玉嬋和蘇月雯還有仇恨呢！」

江元笑道：「我早知道了，否則這條計策也就行不通了！」

二人正在談話之時，巳聽見數十丈外，掌風呼呼，震得可怕。

鐵蝶喜道：「她們巳經打起來了……我們去看一看吧！」

江元搖頭道：「有什麼好看！現在我們不宜離開，以免功虧一簣，那就太寃枉了！」

鐵蝶聞言，四下看了看說道：「我看！是不會有人來了，再說有她們兩個老怪物在這拚命，一般江湖人誰還敢過來？」

江元聞言思索了一下，覺得鐵蝶言中有理，可是他却不願去看她們打鬥，說道：「好在時間快到了，我們坐在這兒聊聊好了！」

鐵蝶從第一眼看到江元時，便對他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情。

可是江元的表現，一直是理智而鎭定的，只是一個朋友，然而鐵蝶心靈上的那分空虛，又豈是「朋友」能塡補的？

他的目光只是那麼的尋常，像是一張空白的紙，可是當她想在這張白紙上寫幾個字時，他又很快的收了回去了！

「你在想什麼？」她試探的，輕輕的問道。

江元把他的思想，由遙遠的地方收了回去，這時他才感覺到，鐵蝶一直對坐在他的對面——並且很近！

他微微一笑，低聲道：「啊……沒什麼！我只是在猜她們誰會打勝？」

鐵蝶看得他心不在焉，忖道：他一定是在想吉文瑤。

想到這裏，鐵蝶有些難過，開始沉默下來。

事實上，江元並沒有在想文瑤，而是由於五羊婆及蘇月雯的出現，引起了他對花蝶夢懷念。

他的師父巳經去世很久了，他不但未能報仇，甚至連仇人都不知道，更不幸的是，連一點搜索的綫索都沒有了。

遠處不住傳來刁玉嬋和蘇月雯的喝叱聲，她們似乎打得很劇烈。

鐵蝶心不在焉的說道：「她們打得好厲害呢！」

江元向遠方望了一下，說道：「她們本有仇恨，現在越法解不開了！」

鐵蝶又問道：「那蘇明照眞的會終身殘廢麼？」

江元點點頭，說道：「大概吧……等他復元之後，蘇月雯就知道是我弄的鬼了！」

鐵蝶不禁有些緊張，說道：「那……那他一定會向你尋仇的！」

江元昂然的搖頭，說道：「別人怕她，我可不怕她，她巳經快九十了，我一個年青人，難道還會怕她？」

江元的口氣很狂妄，鐵蝶早就在江湖上，聽說江元武功出奇；但却不能確知他到底高到什麼程度，有些爲他担心。

她關切的說道：「如果能夠避免的話，那最好還是與她們不結仇，要不然，總是……」

她的話才說到這裏，江元巳打斷道：「今天的事，巳把她們得罪到家了，難道要我向她們賠罪？」

鐵蝶笑道：「我知道你不怕她們，不過這些老人都是怪脾氣，惹了她們總是麻煩的！」

江元見她如此關心自己，點頭道：「以後我儘量的避免和他們接觸就是了！」

鐵蝶這才滿意的笑了起來。

江元用手拍着土墳道：「以後妳們一直就要住在這裏？」

鐵蝶搖頭道：「我也不知道，要看師

父他老人家怎麼說了！」

這時突然聽見刁玉嬋的聲音，叫道：

「老姐姐！妳眞厲害呀！」

二人聽她語氣頗爲憤怒，江元笑道：

「五羊婆大概吃虧了！」

鐵蝶奇道：「想不到蘇月雯的功夫竟是這麼高！」

江元笑着接道：「她功夫不高，她女兒怎麼會揚名江湖呢？」

江元才說到這裏，突聽石老人歷刧的那座墳中，發出了一聲極大的聲響。

二人不禁大驚失色，幌身之下，如飛的撲了過去。

鐵蝶及江元萬料不到，他們二人就坐在附近，居然石墳中仍發生了變故。

鐵蝶不禁有些心慌意亂，急切的問道：「江元……怎……怎麼辦？」

江元劍眉飛揚，低聲說道：「進去再說。」

江元說着伸手就掀起了石碑，可是就在將石板掀起的一刹那間，突然有一股極凌厲的勁風，已由內撲了出毒手。

江元才一接觸，適時感覺到這股突來的勁風，〃絕不是等閒易與的，慌忙的向外閃出了五尺。

就在石板向下倒去的刹那，一條紅影閃電般的由墳內撲出，他連次的縱身，已然撲出了二十多丈，隱在一座大墳之後。

這眞是大出江元及鐵蝶意料，江元驚怒之下，大聲喝道：「鐵蝶，你快進來看看，我去追……」

他話未講完，身起如雁，已翻出了十餘丈，向那座大墳撲去了。

鐵蝶心急之下，掛念着師父，立時翻開石板，匆匆的趕了進去。

江元盛怒之下，一連二個猛撲，已然落在了那座墳頭，極目之下，風吹草動，那裏有一絲人跡。

江元冷笑一聲，自語道：「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掌之中！」

說罷此話，他長袖擺處，身如一個旋轉着的大風車，以驚人的速度，已把這座墳的四周，整個的轉遍了。

可是，令江元感到驚異的是，整個一大墳場，竟連一個人影也無。

江元心中懊惱異常，心中忖道：這人好高身法，連池是男是女都沒弄清楚。

江元決心要把這個人找出來，當下施展開絕妙法的輕功，如飛而去，開始搜索的工作。

江元雙目如電，身手矯捷，凡是經他搜索過的地方，就連一隻飛鳥也難逃。

可是等他把這一片墳場搜畢之後，別說是人，連一絲可疑的跡象也找不到。

江元氣得連連跺脚，狠聲道：「我要是找不着你，那我已栽透了。」

可是任他如何尋找，只是不見一絲痕跡，心中又驚又怒，依着他的脾氣，一定要尋出個水落石出。

然而這時他心中又惦記着石老人，如果再有強敵來，恐怕不是鐵蝶一個人能應付的。

江元只得折了回來，心道：「便宜了你。」

他以極快的速度趕了回來，江元心中忖道：若是沒有什麼意外的話，石老人應該已大功告成了。

當江元回到那座石墳時，看不出有什麼異狀，也不見鐵蝶出來。

江元身旁還聽得五羊婆及蘇月雯打鬥之聲，四下平靜如故。

江元匆匆的掀起了石板，踏階而下，當他走入這座墳時，心中不禁奇怪起來。

原來是一道長長的甬道，現在已不見了，代替的是一塊極大的石板，把空隙封得很緊，簡直看不出一絲痕跡來。

江元心中不禁暗自稱奇，忖道：這石老人眞是個有鬼斧神工之能，這樣看來，他應該是安全了。江元想到這裏，提高了聲音，叫道：「鐵蝶，你在那裏了。」

這時石壁之後傳來了鐵蝶的聲音道：「你順着石壁走，到了盡頭就知道了。」

江元答應一聲，順着石壁，慢慢的向前摸索，走到了盡頭，果然發現石壁之後，又有一條甬道，心中想道：「這座墳倒眞被他們弄了不少機關呢！」

江元由雙壁之間的隙道走了過去，不大的工夫，已發現了燈光。

江元推開一座石門，進入內房，笑道：「這座墳還眞不簡單。」

說着進入房內，只見室內空空，石老人已不知去向，鐵蝶坐在石板上雙目垂淚，面帶憂戚。

江元見狀不禁大驚，趕上一步，問道：「怎麼了？石師伯他……」

鐵蝶却一連串的搖着頭，淚水長流，低頭不語。

江元見她如此煩燥，心中已涼了半截，知道一定出了大變，緊問道：「難道他……妳倒是說話呀！」

鐵蝶忍住眼淚，抬起了頭，悲聲道：「師父，被他們……被他們……」

鐵蝶說到這裏又哭起來，逼得她停了下來。

江元又氣又急，跺脚道：「被他們怎麼了？妳快說呀！」

鐵蝶被江元大聲喝叫嚇了一跳，忍住了眼淚，說道：「師父被他們擄去了」

江元聞言又驚了一下，不禁頓足長嘆，說道：「唉！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江元說着，計算一下時間，說道：「按說那人進墳的時候，午時應該已過，石師伯恢復行動，怎麼還可能會……」

鐵蝶黯然道：「我也是這麼想，也許就在時辰快要結束的一刹那，出了這種變故。」

江元總想不透這事是怎麼發生的，說道：「剛才那個人，我果然沒有追着，可是並未看出他手中帶着人呀！」

鐵蝶揚起了一雙淚眼，問道：「啊！你剛才沒有追上他？」

江元面上一紅，搖頭道：「沒有！」

鐵蝶立時又流下淚來，說道：「只怕師父要……」

江元這時心亂異常，搖頭道：「妳不要亂想，石師伯絕無不測，否則那人不會將他擄去，只怕那人有極大的作用！」

「可是我却不明白，以師父這等奇人

，竟被人擄去，這裏面定有些原故。」

鐵蝶也是百思莫解，猜度了老半天，弄不出了個所以然來。

江元問道：「據妳所知，師伯還有沒有什麼仇人？」

鐵蝶聞言，睜大了一雙眼睛，思索了半天，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了，師父最擔心的是五羊婆，可是五羊婆已被蘇月雯纏住了。」

江元聞言搖頭道：「這可就怪了。」

他們二人，在石室之中徘徊了良久，用各種方法去推測，却始終得不到結論。

最後，他們只好決定分頭去尋找。

幾個時辰以後，鐵蝶提着一個小包袱，與江元共同走出了這片墳場。

他們耳邊聽見五羊婆與蘇月雯打鬥之聲，不時的隨風傳來。

鐵蝶不禁問道：「她們還要打到什麼時候呢？」

江元見她剛才還悲痛欲絕，現在好像一點也沒有事，反倒關心起她們的打鬥來了。

這句話弄得江元哭笑不得，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鐵蝶眼中露出了一片驚奇之色，又說道：「眞怪！他們這麼老了，打了半天還不累！」

她才說到這裏，被江元狠狠的盯了一眼。

鐵蝶這才體會過來，臉上微微一紅，想到了師父，不禁又嘆了一口氣

江元見到鐵蝶忘得快，想也快，眞個有些氣笑不得了。

鐵蝶眼望着遠方，有些迷惑的問道：「我們到那裏去找師父呢？」

江元見她提的問題，都是自己所無法回答的，當下對她眞是個無可奈何，苦笑一下道：「唉呀，我的姑娘，妳問我，我又問誰呢？」

鐵蝶皺眉頭道：「天南地北，一點綫索也沒有，到底到那裏去找呢？」

這個問題，也正是江元深爲困擾的。

他停下了步子，望了鐵蝶一陣，說道：「妳首先拜訪一下石師伯以前的老朋友，或許可以得到一點點綫索吧！」

江元這句話提醒了鐵蝶，她拍手說道：「有了，有了！」

江元奇怪的問道：「有了什麼？」

鐵蝶也不禁爲自己的失態而有些面紅，低聲說道：「以前師父和杜師伯相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想去問問杜師伯，一定可得點綫索。」

江元知道她所說的杜師伯，就是曲星的師父，當下不禁喜道：「那麼妳快去吧……我也想到一個老前輩，分頭探聽，一定會有下落。」

鐵蝶答應了一聲，二人一同走出了這片墳場，江元整理一下衣服，問道：「往那裏走。」

鐵蝶答道：「我往金陵，你呢？」

江元含笑道：「那我們要分道揚鑣了，我到大都（卽北平）去了。」

只是短短的幾天相處，可是他們之間已產生了微妙的感情，——雖然江元並不覺得

分別在卽，他們都覺得有些惆悵，這種感覺，在鐵蝶尤其是明顯和深刻。

她低聲的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面呢？」

江元略爲思索，說道：「我在魯冀道上，很有些躭擱，恐怕一時無法南下，那麼半年以後，我們在大都『天安門』前『五柳客棧』見面好了。」

鐵蝶思索了一下，又問道：「你一定在那裏麼？」

江元點頭道：「我總會趕回去的，誰先去誰就等，不見不散如何？」

鐵蝶答應一聲，遲遲的說道：「那麼——我走了。」

江元含笑道：「一路珍重。」

鐵蝶的眼圈有些紅，她輕聲道：「你也珍重。」

這句話說完了，她迅速的轉過了身，快步而去！

江元心頭悵悵，追上一步，叫道：「鐵姑娘。」

鐵蝶轉過了身，她眼中有些淚光，強笑道：「什麼事？」

江元低聲道：「我很抱歉，這一次未能代替師父……！」

江元話未說完，鐵蝶已搖手道：「不要說這些話，我已很感激你了！」

可是江元心中，仍然感到極度的自愧，連連的搖頭，說不出一句話。

鐵蝶怔怔的望了他一陣，低聲道：「我走了……再見！」

說完這句話，她嬌軀微幌，已出去了好幾丈，極快的由一條小道，向南而去。

江元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這種感覺的產生，連江元自己也莫名其妙。

他又回頭打量了一下這墳場，這兩天的生活，就好像是一個奇怪的夢，使人感觸不少。

江元轉過了身子，慢慢踏上了北去的大道。

這一次的護法，他功敗垂成，心頭好不懊惱，沿途不停的想道：「我眞是不中用，第一次代替師父，就弄得一團糟，如果我一直守在墳旁的話，絕不會發生這件事。」

想到了那個紅衣人，心中不禁越發的奇怪起來，忖道：那人的功夫，難道會高過我這麼多了……爲甚麼我連他的形影都沒有看清楚呢？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爲何要把石老人刦走呢？

江元百思莫解，脚下如飛，沿途均是極荒僻之地，四下毫無人跡，他心中想道：「我先趕回蓬萊鎭，再作道理吧！」

於是他施展了出奇的輕功，身子快得像是一枝瀉箭，在荒野之中，如飛而下。

傍晚時分，江元已來到蓬萊鎭，鎭內燈火輝煌，頗爲熱鬧。

江元慢慢走進鎭來，他望着這滿街忙碌而又歡樂的人，心中頗爲感慨，忖道：像他們這種生活，那有我們這些煩惱？

這時江元對自己的遭遇，不禁深深的

感到悲哀。

他正在慢行之際，突然有人在他肩頭拍了一掌，笑道：「又遇見你了！」

江元回頭望時，却是冷古。

江元不禁有些意外，含笑道：「你怎麼還在這裏？」

冷古點點頭，說道：「我來此辦一件事，不久就要離開！」

江元答應一聲，因爲奔波了一整天，腹內甚是飢餓，加上心中煩悶，便對冷古道：「你可有興趣一起同飲幾杯？」

冷古含笑道：「正有此意，走！」

說着向前而去，江元見冷古已不若初見時那麼冷漠，心中頗爲高興。

二人來到一家叫「三九」的小酒店，入內之後，小二早已含笑相迎，讓出一個靠街口的座頭。

冷古隨便點了幾樣酒菜，慢慢食用起來。

冷古見江元一杯杯的猛喝，心中知他必有不如意的事情的。

可是冷古絕口不問，江元也是一勁的喝悶酒，二人沉默半天，就連四周的食客，也不禁紛紛奇怪的望了他們幾眼。

這時江元又喝乾了一滿杯酒，當他還要酌酒時，發覺酒壺已空了，不禁敲桌叫道：「小二哥，添酒來！」

小二連忙答應着，又送來一壺酒，含笑說道：「客官，這酒可厲害，你仔細點喝……」

他話未說完，江元已一掌把他推開，喝道：「去！去！誰要你提醒！」

小二被他推得連退了幾步，嚇得匆匆而去。

冷古淺飲了一口酒，含笑說道：「江元兄，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這是他們入店之後，兩人所談的第一句話。

江元心中一驚，忖道：他怎麼知道我要遠行呢？

可是他臉上却不露出，一笑道：「我要到大都去！」

冷古夾了一箸菜，慢慢的嚼道，含笑道：「巧了，我們可以同路了！」

江元抬起眼睛，問道：「你也到大都去？」

冷古點了點頭，說道：「我正愁一個人路上無聊，想不到和你結了伴，甚是幸會！」

江元一笑，道：「你不是一向獨行的麼？」

冷古聞言發出了兩聲極响亮的笑聲，惹得四周的食客，都不禁轉頭望了一下，他們實在有些奇怪於這兩個少年的一舉一動。

冷古笑罷之後，揚着一雙劍眉道：「你如嫌我，我們各自前往也就是了！」

江元搖着頭道：「我不嫌你！倒想與你多親近親近呢！」

江元的話說得冷古又是一陣大笑，使得江元感到，冷古在很多地方，表現得比他還要怪異和狂妄。

他們又沉默了一會，冷古壓低了聲音道：「江元兄，你師父可好？」

這句話問得江元突然一驚，睜大了一雙眼睛，望了冷古半天。

冷古的臉上，始終帶着很平靜的笑容，使人永遠猜不透他心中想的什麼。

江元把一杯滿酒，一仰而盡，用着堅定的口吻，略帶傷感的說道：「她很好……很安靜，沒有任何人打擾她老人家。」

冷古不住的點頭，接道：「是的，沒有任何人會打擾她！」

江元一驚，閃目道：「你……什麼意思？」

冷古仍然慢吞吞的說道：「我剛從山上下來，才向她請過安！」

冷古話未說完，江元面色大變，他霍然而起，伸手抓住了冷古的腕子，壓低了聲音，怒喝道：「冷古，你好大的膽！」

冷古含笑自若，搖頭道：「不要對我這樣。記住，我是冷古，不是江湖上其他的人！」

江元一念之間，也覺得自己實在無理生事，鬆開了他的手，頹然坐下。

他不住的搖着頭說道：「好了，你去吧！」

冷古却是不動，拍了江元的肩膀一下，笑道：「你的心情我明白，也許你認爲花婆應該永遠存在的，我以前也有這種想法，可是我師父早就死了！」

江元怒氣不歇，轉爲悲哀，抬目問道：「你師父是誰？」

因爲冷古雖然名滿江湖，可是他武功自成一家，任何人也不知道他師父是誰？

冷古搖頭道：「不提了！」

江元沉默了一下，又問道：「你可知道我師父是怎麼死的？」

冷古輕聲道：「我可以猜到一些，她大概是被人暗算吧！」

江元不禁佩服冷古的眼光，當下嘆了一口長氣，黯然道：「你猜的不錯，她老人家是被人暗殺的！」

冷古又問道：「你可是連仇人也不知道？」

江元驚道：「你怎麼知道？」

冷古一笑，說道：「以你的脾氣，如果知道仇人，早就弄得天翻地覆了。」

江元苦笑搖頭道：「那也不見得！我這一次下山以後，脾氣已改了很多了！」

冷古似乎有些意外，驚異的望了他一眼，但却轉過了話題道：「我們是今晚動身，還是明晨動身呢？」

江元略一思索，答道：「我還要拜別師墓，你如果有雅興，不妨隨我到山上住一宵。」

冷古沉吟了一下，說道：「好的！我隨你上山！」

江元喝了不少的酒，已有些微醉了，他怕又像在百里彤家中一樣，弄得大醉。於是便令小二送上了麵食慢慢吃了起來。

等到二人出店，街上行人已很少，因爲秋寒已濃，山風又大，多半在家中偎火閒話。

冷古出得店來，哼了一聲道：「唷！天怕要下雪了，有些冷哩！」

江元笑道：「冷？我們還要往北方走呢。」

說着他們二人已然轉上了山徑，江元又道：「我們可要快些走！」

冷古道：「秋山夜行，很有意思，你可願意陪我踱步嗎？」

江元聞言，心道：「這可好！他比我還要怪。」

江元想着，嘴上說道：「好的！我們慢慢走！」

於是，他們二人並肩而行，慢慢的在山道上移動。

秋風習習，落葉如絮，寒涼的夜，有如一片雲霧裏的歌聲，使人有一種夢寐的感覺。

江元問道：「你學了幾年藝了？」

冷古輕笑一聲，答道：「我一歲開始！你呢？」

冷古的語氣顯得有些驕傲。

江元抖動了一下長袖，打飛了一片落下的秋葉，含笑道：「一樣，我也是週歲學藝。」

說着，他也得意的笑了兩聲。

冷古有些驚異，斜望了他一眼，恰好江元的目光也投了過來。

二人對目而視，沉默了良久，突然同時的笑了起來。

他們的笑聲極爲爽朗和响亮，傳出了老遠，震得山林呼嘯，宿禽飛逃。

他們笑了良久才止住，冷古笑道：「想不到……我以爲只有我一人！」

江元也笑得前俯後仰，說道：「看不出，你也是週歲練功……哈哈……」

「我們難怪是天下的奇人呢……哈哈……哈哈……」

「可不是！哈哈……」

這兩個輕狂的年青人，笑聲震動了整個的蓬萊山。

他們都在爲他們不凡的遭遇，感到驕傲。

× × ×

這裏是山東黃縣，由黃縣到掖縣、灘縣、廣饒一直通往河北，這一條千里的遠途，可以說是一片平原，根本找不着一個山頭。

冷古與江元聯袂而行，這似乎是一個奇跡，他們居然產生了很好的友誼。

就在一個寒冷早上，不過四更天，他們跨進了黃縣縣境，滿天都是濛濛的霧，寒冷得厲害。

冷古及江元衣衫都被寒露濕透，看來有些狼狽。

冷古用衣袖抹着臉上寒露，吁了一口氣，一股熱氣衝散了一片濃霧。

他縮了一下肩膀，說道：「好冷！快下雪了罷？」

江元拂着眉梢的露珠，點頭道：「快了！大約十天之內吧！這一帶雪下得很早的，不像江南！」

「我們是投店呢？還是繼續趕路？」

江元一笑道：「你什麼都問我。……由你作主好了！」

冷古道：「若依我就投店，我要換件衣裳，這件都濕透了，眞不舒服！」

江元一向也最講究衣着，聞言點頭道：「也好！我們吃點東西，等露散了再走吧！」

說着，便見路口不遠，有一座小客店，「迎賓樓」的小鐵招牌，在寒風中上下擺搖，發出一連串的叮叮噹噹之响聲。

江元用手指着那小店說道：「咦！那邊有個迎賓樓，我們就在這兒歇歇吧！」

冷古聞言望了一眼笑道：「這那有樓呀？」

原來這「迎賓樓」只不過比普通的房子高上了一些，並無樓台的建築。

江元笑了一下，說道：「管他的，有東西吃就行！」

說着二人已然走到門口，冷古在那薄薄的木門上，用力的搥了兩拳

這兩拳的聲音，立時引起了附近的狗吠，冷古皺了一下眉，低聲的道：「媽的！討厭的東西！」

江元不禁已想起了，第一次與文瑤交談時，那家小店中的「自由」，心中好笑不已。

不大的工夫！裏面傳來一個低啞的聲音，用着山東的土話道：「誰呀？黑天半夜的，要找收生婆呀？」

冷古皺了一下眉，對江元道：「這老小子說話眞難聽呀！」

那人問過之後，不見有人回答，又把聲音提高了一些，叫道：「我說是誰呀，怎麼不哼氣？吃什麼噎住了？」

江元不禁又氣又笑，又用力的拍了兩下門，提高聲音道：「別胡說八道，咱們是住店的！」

江元原來是一口四川話，這時也改成了山東腔，惹得冷古又笑起來。

那人聞言叫了一聲怪，拋着嗓子道，「怪！快四更了還住店？等天亮再來！」

冷古長眉一挑，就要發怒，江元伸手指了一下，說道：「犯不上生氣！」

江元說到這裏，朗聲道：「掌櫃的！你要是不開門，我們可拍個沒完！」

掌櫃的聞言喲了一聲，說道：「娘的！你這一手可厲害……等着我來開門！」

二人聽得裏面一陣聲响，不大的工夫，店主已走到門口，口中嚅嚅說道：「好冷！……別是下雪了吧？」

他說着「吱呀——」一聲，把木門打開。

立時有一陣寒風撲進，凍得他一縮頸子，退後了好幾步，叫道：「快進來！……快！」

二人閃身而入，店主立時「嘭！」的一聲關上了門，口中埋怨着道：「早晚不來！眞是！」

二人入內之後，立時覺得一股暖氣，並且還有一大股人體的臭氣，不禁皺起了眉頭。

二人見這是一條很窄的甬道，左端通着一排小木梯，果然還眞有樓上。

右端有一間小房，大概是店主所居。店主是個三十出頭的粗壯漢子，披着一件棉袍，不住的發抖。

江元皺了一下眉頭，說道：「這裏有沒有房間？」

店主一怔，傻傻道：「沒房間咱開甚麼店呢？隨我來！」

冷古大怒，江元急忙的道：「我們先看看再說！」

當下隨在店主身後，走上扶梯，梯頂有一扇小木門，是往外拉的。

店主騰出了地方，伸手把門拉開。

二人鼻端立時聞得一股熱臭之氣，昏暗的燈光下，只見這是一間五丈左右的木房間，並無床桌，地板上已然睡了好幾十個人，老少皆有，擠在一起，鼾聲震天。

店主回頭說道：「你們找個地方擠擠吧！」

江元及冷古早已返身而下，店主連忙趕了回來，奇怪的問道：「雜了？（怎麼了）你們跑甚麼？」

冷古氣道：「開門，我們不住了！」

店主這下火上來了，也不管有人睡覺，大叫道：「這是幹甚麼？拿咱玩笑？」

他方叫到這裏，睡覺的人，有被他吵醒的，已在紛紛的怒罵。

江元立刻由懷中摸出一塊碎銀，塞在店主手中，不耐煩的道：「快開門！快開門！少惹我生氣！」

店主銀子到手，早已怒氣消盡，奇道：「這是幹甚麼？白給咱銀子！」

江元催道：「你不用管，快開門！」

店主怔怔的望了望手中的銀子，呆道：「這是幹甚麼事的？」

他話未說完，冷古已怒道：「這是幹掉下來的，當下也不再問，打開了店門。

二人連忙出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店主「砰！」的一聲關上門，二人又聽見他自語着道：「這兩人是幹甚麼？」

他的聲音漸漸小去，江元及冷古二人對了一下目光，都有些氣笑不得。

冷古吁了一口氣道：「眞沒見過，這是什麼店呀！」

江元含笑道：「這我見的可多，這還算是好的，你要是往新疆去，甘、凉道上的店，就是間木屋，地上連蓆子都沒有，那才夠受呢！」

冷古奇道：「你到過新疆？」

江元搖頭道：「沒有，不過甘、凉道上去了好幾趟，出過玉門關，沙漠地也去過！」

冷古不禁有些羨慕，啊了一聲道：「將來有機會，我也要去跑跑！」

駱江元的話不錯。深信如去甘、凉道上行過的，對於這種「鷄籠」式的客店一定很熟悉，在那一帶的居民，生活都是苦極，往往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赤身露體，沒有一些遮攔。

江元望了望天色，說道：「還有一個更次呢！我們另找店還是乾脆等天亮？」

冷古笑道：「要是這樣的店，我倒寧願等天亮！」

江元一笑道：「不會的！這一帶有好一人迎面而來，腳步甚是快速。

二人久走江湖，一眼之下，便知來者定非常人。那人斜着由一條街道拐去，濃霧之中，並未發現江元及冷古。

冷古扯了江元衣袖一下，輕聲道：「我們跟他一程！」

二人皆是少年多事人，這時遠遠的跟下。

江湖上的人就是這麼奇怪，往往根本與自己毫不發生關係的事，也硬要插上一足，所以江湖之中恩怨特多，風雲屢起，也就是這個緣故。

那人走的迅速快捷，二人不願過於逼近，只遠遠跟着他那極淡的影子。

不大的工夫，那人停步在一座頗為宏偉的大樓前，二人運用目力看時，只見是「仙居客棧」四個字。

江元輕聲說道：「原來他也是住店的哩！」

冷古轉念一想，說道：「反正我們也投店，乾脆趕上去！」

江元略一思索，點頭道：「好！省得叫人家開兩次門呀！」

二人立時加快了脚步，不大的工夫，已然距離不遠，當下把脚步放慢，並互相談着話，裝着對那人毫不關心的樣子。

冷古笑着道：「大叔要知道我們捉了一夜的鳥，不知要怎麼生氣哩！」

江元及冷古見他年約二十二三歲，生得劍眉朗目，虎背熊腰，雙目閃閃有神，只見有一身極高的功夫，心中不禁同時一驚。但他們的面上，卻連一絲絲也不露出來，江元笑着道：「這一帶儘是小林子，不比蓬萊，恐怕連個夜貓子都沒有吧！」

江元話才說完，那人突然發出了一聲輕笑。

江元一怔，正要出聲喝問，冷古已使眼色將他止住。

這時店門已被小二打開，見了江元等三人，立時笑臉說道：「三位爺好早！是一塊來的麼？……」

他話未說完，那人已搖手道：「不是的！小二哥，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小二揉了一下眼睛道：「啊！原來你是東五號的客人，您多久出去的？」

那人一笑道：「昨天晚上。」

他說着已登登的上樓而去。

二人聽他說得一口京片子，心中不由更為納悶。小二已笑着對二人行禮道：「二位爺可是住店？」

二人見這客店整潔寬大，心中好不奇怪，在同一鎮上兩家客店竟相差這麼多。

江元笑着點了點頭，說道：「是的！你開間寬敞的房子給我們！」

小二答應一聲，引領着二人上樓。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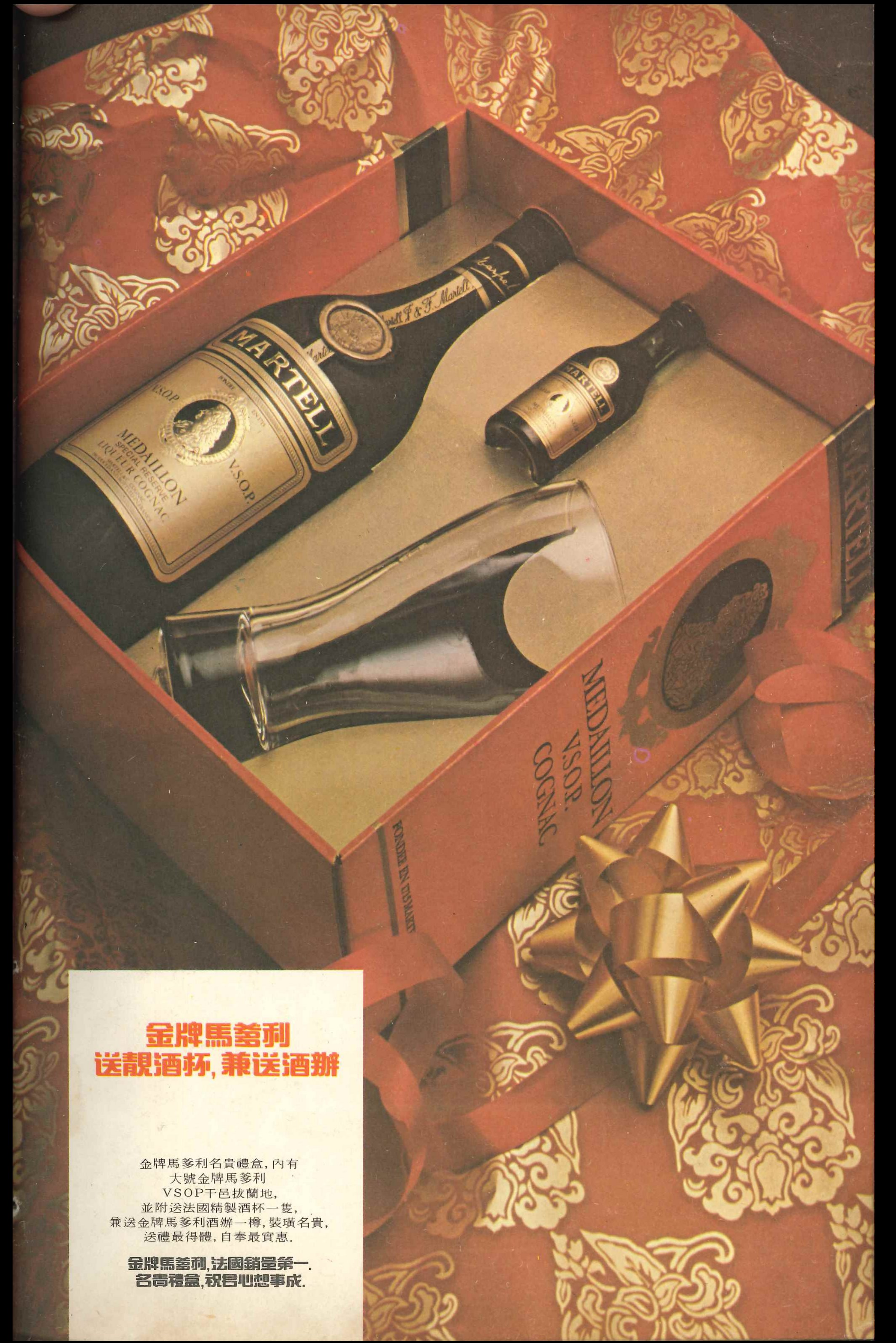
唐太宗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西元五九八－六四九）

唐太宗，姓李，名世民。隋末，天下大亂，羣雄並起，世民佐父高祖起兵，戡定宇內，而有天下。太宗為人虛心好學，知人善任，勇納直諫，有「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之句。嗣位後，改元貞觀。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輔政，輕徭薄賦，省刑慎法，選用廉吏，以致國富民安，夜不閉戶，世稱「貞觀之治」。其時四夷賓服，聲威遠播，文治武功，震爍千古。

孫會文敬撰

楊亮功拜書


MARTELL
V.S.O.P
MEDAILLON
SPECIAL RESERVE
LIQUEUR COGNAC
MARTELL
MEDAILLON
V.S.O.P.
COGNAC
金牌馬爹利
送靚酒杯, 兼送酒辦
金牌馬爹利名貴禮盒, 內有
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
並附送法國精製酒杯一隻,
兼送金牌馬爹利酒辦一樽, 裝璜名貴,
送禮最得體, 自奉最實惠.
金牌馬爹利, 法國銷量第一.
名貴禮盒, 祝君心想事成.